

蔡陸仙編

中國醫藥匯海
(共)

中華書局印行

MG
R2-52
14



3 0296 7517 4

中國醫藥匯海

第三編 論說部目錄

論說部提要.....一

(一) 生理類

論人類受生之始.....二

論人類生成之原理及原形.....二

論中國古昔精蟲之闡明.....四

論內經所謂天癸含有卵細胞精細胞之意義.....六

論精蟲之說不始於歐洲.....七

論胎.....八

論胎成男女之原因.....九

第三編 論說部目錄



A411048

論雙胎.....

(附)辨胎孕男女法

論胎衣之作用.....

論臍帶之作用.....

論胎兒正產與非正產之區別.....

論小兒變蒸爲發育之現狀.....

論小兒稟受之不同.....

附論

外形通釋.....

上部 中部 下部

內景通釋.....

論內外形臟各部之作用.....

論人生之陰陽應天地之陰陽.....

一一一

一三三

一四四

一六六

一七七

一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三

一一六

一一七

論人秉天地之氣化而生.....	二八
論呼吸之原理.....	三〇
論腎間動氣及膻中宗氣之原始.....	三一
論天地氣通於人之理.....	三三
論天地正陽之氣與人身正陽之氣.....	三四
論人身三陽三陰之氣離則爲三合則爲一之理.....	三五
論人身元氣運動各器官之機能.....	三六
論聲音之原理.....	三七
論音聲所主之器官.....	三八
論消化之原理.....	四〇
論營衛二氣之行度.....	四一
論營衛之生會.....	四四
論先天真氣及後天精氣變化氣血之原因及種類.....	四五

論血之功用.....	四六
論血行之動力.....	四七
論血有輕重之區別.....	四八
論天癸非精血之謂.....	四九
論男子成熟期精氣之源委.....	五〇
論女子成熟期經水之源委.....	五一
論乳汁之生化.....	五二
附錄	
論津液發生之源.....	五三
論體溫.....	五四
論脈搏一.....	五五
論脈搏二.....	五七
總論骨骼生成原理.....	五九

論人身十二經筋之機能.....	六一
總論經筋與筋肉之關係.....	六二
論中人所稱經筋有合腦筋之說.....	六三
論靱帶有連合骨節之筋.....	六四
論腱之功用.....	六六
總論經隧即大動脈大靜脈幹之說.....	六六
論衝脈即經隧及大動脈大靜脈幹之說.....	六七
論經脈之所主.....	七一
論十二經脈之循環.....	七一
論十二經脈中關係腦氣筋之作用.....	七二
論奇經八脈之概略.....	七五
論十二經外當合奇經督任二脈爲十四經.....	七六
論督脈主司肢體動作之機能.....	七七

論任脈營運內藏動作之機能	七八
論奇經八脈之要旨一	七九
論奇經八脈之要旨二	八〇
論奇經八脈之要旨三	八二
論十二經脈外有十五絡	八三
論經脈與絡之區別	八四
論經脈與絡之出入環轉	八五
論經絡血氣出入以孫絡爲機杼	八七
(附)微絲血管之功用	
論腦爲元神之府	八八
論腦以腎爲本	八九
論腦爲心所使	九三
論鼻	九四

論目	九五
論耳	九六
論口	九七
論舌	九八
論齒	九九
論皮肉之生成	一〇〇
論毛髮生成及鬚髭之有無	一〇二
論四肢一	一〇三
論四肢二	一〇四
論爪甲	一〇五
論肝之功用	一〇六
論肝與膽之關係	一〇七
論肝與臆中之關係	一〇七

論肝與肺之關係.....	一〇八
論肝與目之關係.....	一〇八
論肝與筋之關係.....	一〇九
論肝之藏魂.....	一〇九
論肝藏之情志動作狀態.....	一一〇
論心之功用.....	一一一
論心與脈之關係.....	一一二
論心與小腸之關係.....	一一三
論心與包絡之關係.....	一一三
論心與腦之關係.....	一一四
論心之藏神.....	一一五
論心統攝七情而爲之主.....	一一六
論心藏之情志動作狀態.....	一一六

論心之外候.....	一一八
論脾藏之功用.....	一一九
論古人以脾脍爲一臟.....	一二一
論脾與肺胃之關係.....	一二一
論脾與四肢之關係.....	一二二
論脾與九竅之關係.....	一二三
論脾與血之關係.....	一二四
論脾與肉之關係.....	一二四
論脾之藏營.....	一二四
論脾爲後天之本.....	一二五
論脾藏之情志動作狀態.....	一二六
論脾之外候.....	一二七
論肺之功用.....	一二七

論肺與大氣之關係一	一一八
論肺與大氣之關係二	一二九
論大氣與左乳下之關係	一二九
論大氣與腦之關係	一三〇
論肺與腎之關係	一三〇
論肺與心之關係	一三一
論肺與犬腸之關係	一三一
論肺與膀胱之關係	一三二
論肺之藏魄	一三三
論肺臟之情志動作狀態	一三三
論肺之外候	一三四
論腎臟之功用	一三五
論腎與肺之關係	一三六

論腎與心之關係.....一三七

論腎與膀胱之關係.....一三七

論腎與三焦之關係.....一三八

論命門即腎系爲胞宮之蒂.....一三八

論胞宮.....一三九

論莖垂.....一四一

論命門爲精細胞卵細胞之生殖之原.....一四二

論兩腎總號命門.....一四三

論命門爲人身生命之主.....一四四

論腎臟之情志動作狀態.....一四五

論腎之外候.....一四六

論膽之功用.....一四七

論膽與肝之關係.....一四八

論膽與三焦之關係·····	一四九
論膽與心之關係·····	一四九
論膽與目之關係·····	一五〇
論膽與口中之津液之關係·····	一五〇
論膽腑之情志動作狀態·····	一五一
論膽之外候·····	一五二
論胃之功用·····	一五二
論胃與心肺之關係·····	一五三
論胃與肝之關係·····	一五三
論胃與脾肺之關係·····	一五四
論胃與血脈之關係·····	一五四
論胃爲五臟六腑之海·····	一五五
論胃中穀化精微所出之道·····	一五五

論胃腑之情志動作狀態·····	一五六
論胃之外候·····	一五九
論小腸之功用·····	一五九
論小腸與心之關係·····	一六〇
論小腸與脾之關係·····	一六〇
論小腸之情志動作狀態·····	一六一
論小腸之外候·····	一六一
論大腸之功用·····	一六二
論大腸與肺之關係·····	一六三
論大腸與肝之關係·····	一六三
論大腸與脾胃之關係·····	一六四
論大腸與小腸之關係·····	一六四
論大腸位置之特別·····	一六五

論大腸之情志動作狀態	一六六
論大腸之外候	一六六
論膀胱之功用	一六七
論膀胱與命門之關係	一六八
論膀胱與胞宮之關係	一六八
論膀胱與肺之關係	一六九
論膀胱與小腸之關係	一六九
論膀胱與三焦之關係	一七〇
論膀胱之情志動作狀態	一七〇
論膀胱之外候	一七一
論心包絡之功用	一七一
論心包絡與宗氣之關係	一七一
論心胞絡與命門之關係	一七二

論心主與三焦之關係	一七四
論心主之情志動作狀態	一七五
論三焦之功用	一七六
論三焦與肺腎膀胱之關係	一七七
論三焦與命門之關係	一七七
論三焦與心包絡之關係	一七八
論三焦之火候	一七九
論三焦之情志動作狀態	一八一
論三焦之外候	一八二
論臟腑之機能	一八二
腦屬於心說	一八六
心腦皆非全體生理之主宰說	一八八
中西醫論心抵觸之批評	一八九

心與小腸相爲表裏之新釋.....	一九〇
小腸主消化之中西合論.....	一九一
肝臟的功能.....	一九二
肝與膽之關係.....	一九四
肝左脾右之新釋.....	一九五
中醫之所謂脾.....	一九六
脾統血之新明證.....	二〇一
論脾與脾.....	二〇二
腸胃主降之新理解.....	二〇三
肺藏氣論.....	二〇五
中西論肺之會通.....	二一四
中西醫論腎抵觸之批判.....	二一七
腎司漉尿說.....	二一八

命門卽交感神經之解釋(節錄).....	二一〇
三焦新發明.....	二二二
經脈卽血管之研究.....	二三四
奇經八脈之新義.....	二二七
腠理新解.....	二二八
營衛新釋.....	二二九
體溫之來源.....	二三二
體溫與汗之關係.....	二三三
氣血新解.....	二三四
氣爲血帥之新解.....	二三六
細胞學說之大略.....	二三七
鼻與諸臟器關係之新說.....	二三九
鼻與呼吸器之關係	
鼻與循環器之關係	
鼻與消化器之關係	
鼻與	

泌尿器之關係 鼻與生殖器之關係

女子無鬚之研究.....二四一

乳頭屬肝乳房屬胃之原理.....二四三

女子乳汁與經水之研究.....二四四

論月經非成胎之要素.....二四五

女子天癸非月經說.....二四六

男女均有天癸說.....二四六

天癸與內分泌.....二四八

緒言 關於西醫內分泌之發明 關於內經天癸之原文 關於闕各注

家之謬誤 關於內分泌與天癸之印證 結論

論內分泌與孕乳之關係.....二五一

與羅君其成論受胎與得胎.....二五二

(二) 哲理類

論醫學與哲學·····	二五七
氣化新論·····	二五九
氣化新解·····	二六〇
論氣化爲細胞之母·····	二六一
發明氣化與胎生學之關係·····	二六三
陰陽二字之新發明·····	二六四
陰陽二字的定義 無論何物皆有陰陽 陰陽與物質變化的關係 有 機界與陰陽的關係	
陰陽新解·····	二六七
論人身各組織之陰陽·····	二六八
五藏陰陽新學說·····	二六九

三陰三陽之新發明.....	二七四
五行新解.....	二七七
五行爲四時之代名詞.....	二七八
炭淡酸爲金木二氣之略論.....	二七九
五運新解.....	二八一
五運六氣之新論.....	二八二
論六氣爲細菌之母.....	二八六
論內經陰陽五行甲子之說出於曆學.....	二八九
論醫學與曆學之關係.....	二九〇
論氣候.....	二九三
論醫與易同原.....	二九五
論陰陽.....	二九六

(二) 病理類

中西病理之不同	二九九
中西病源說之比較	三〇一
疾病之原因	三〇二
病與症	三〇三
病菌談	三〇三
細菌之研究	三〇五
六淫七情新論	三〇七
內外六淫新解	三一
外感六淫新說	三二五
七情病理之研究	三二六
論情志病	三二八

性情與疾病·····	二一九
內傷病系說·····	二二〇
萬病一毒說·····	二二二
人體循環系與神經系發生變化之疾病·····	二二二
論瘀血之害·····	二二五
瘀血多在身體左側之新理·····	二二〇
氣傷痛形傷腫新義·····	二二二
論急逆虛實之四種病態·····	二二三
病理公例·····	二三五
(一)營衛 (二)氣血	
論病因·····	二二六
論風·····	二三八
病從口鼻而入·····	二三八

四時外感伏氣之研究.....二四〇

論人身氣化應時.....二四二

(四)病症分類(附診斷治療)

病症不同論.....二五三

頭部.....二五三

總論 辨頭痛證治大法 各種頭痛證治 頭痛評治 頭痛 眩暈

發腦 枕疽 腦疽 對口瘡 髮際發 頂門癰 腦風 雷頭風 頭

風 大頭痛 頭重 偏頭痛 頭搖 真頭痛 百會疽 額疽 太陽

疽 赤色疽 蟬拱頭 白禿瘡 濕熱上干於頭 額黑 癩頭瘡

頭角生瘡

面部.....二八七

面病專屬胃 辨色總論 面發毒 疥腮毒 發頤毒 穿腮 頰癰

面風毒 頰疽 鵝陷瘡 胃疸面黃 面黃腫 面赤 面腫 面熱
 面色 面寒 面鼻黑 面風 面戴陽證 時毒 面浮腫 額瘍 頰
 瘍 肺風粉刺酒皰鼻 雀斑 白屑風 黧黑斑 凍瘡

耳部

四〇一

耳病論治 耳論治 耳鳴聾總論 耳聾有六候 論耳諸病 耳病方
 論 耳聾 耳風毒 耳根癰 發耳 石疽 耳鳴 耳簾聲 卒聾
 聾耳 耳中生瘡 耳病診法 耳後疽 黑疔 耳痒

目部

四一

目論 目病論治 病因并治法 眼屬五藏 眼論 通治眼病 淫熱
 反尅之病 目病不宜用涼藥 目病 目直視 上下眼丹 風熱 目
 醫 偷針 目盲目瞑 瞳子散大 青白翳 目赤 眼眶骨痛 內外
 障 羞明 五輪病症 青盲 迎風冷淚 羞明怕日 蟹睛突起 昧
 目飛塵 行血爲治目之綱 散熱爲治目之要 點服藥說 鉤割針烙

說 論目痛 論目赤 論外障 論內障 瞳神緊小 瞳神欹側 論
目昏花 瞳神反背 倒睫拳毛 能遠視不能近視 能近視不能遠視
視正反邪 視定反動 視物顛倒 視一爲二 物偶入睛 論目爲
火病腎肝同治 目疾方論 論症 目病腫 眼花猝倒 目生星 視
物倒置 眼生長肉 努肉攀睛

鼻疾類

四四二

鼻癰 論治 瘰肉 焦乾 鼻淵 鼻鼽 鼻窒 病色 嚏 肺和則
知香臭 流清涕 壅塞 酒醴 鼻痠 鼻痒 食入腦中 鼻症 流
涕 色診 腦砂 鼻痛 鼻瘡 鼻痔 病因 鼻病方論 腫痛由火
鼻火 孔生紅線

唇口病類

四五二

齟齬 驗病 唇腫唇瘡 口臭 失欠脫頰 口苦 口糜 口瘡 辨
飲食勞役傷 五藏氣偏勝則應於口 口病方論 諸症治法 口破

苦酸之味 臭氣 口瘡 唇裂

齒病類

論症 齒屬腎 毒痰痛 蟲蝕痛 痛因 牙癰 牙腫 牙宣 寒入
腦痛 痛屬火 風腫疼 論證 論症 食酸齒軟 牙床腫痛 瘀血
痛 宣露動搖 風熱毒 風冷痛 蟲蝕痛 惡寒惡熱 脈法 骨槽
風 走馬疳 齒病方論 生齒 固齒

四六一

舌病類

舌論 木舌 重舌 重齶 生瘡 蓮花舌 胎色 舌說 生刺 口
舌主五味 證治 短強 腫長 破裂 舌病方論 痰包 生瘡 吐
出 縮入 斷者可續 絕者可長

四七一

咽喉病類

喉嚨論 總論 纏喉風說 雙乳蛾 單乳蛾 酒毒 風毒 風熱
陰毒 積熱生癰 喉瘡風 弄舌風 腫閉 喉節 氣壅閉 噎食風

四七九

七情生癰 脚跟風 喉閉 生瘤 懸癰 鎖喉瘡 傷寒遺毒喉閉
懸癰 梅核氣 尸咽 穀賊 痺痛 火分虛實 夾喉疽 結喉癰
喉閉方論 看法 腫痛

鬚髮病類

.....五〇〇

眉風毒 發眉瘡 毳發毒 鬚發毒 血熱髮落 眉煉 榮枯槁落
眉眶痛 經脈所榮 發鬚毒 髮際瘡 發胃疽 眉心疽 龍泉疽虎
鬚毒 生眉烏鬚

頸項病類

.....五〇七

九漏 項疽毒 風毒頸癰 瘰癧 頸痛 項軟 瘰癧結核癭氣 瘰
癭 痰核 癭 天柱疽 杼疽 腦疽論 看法 治法

肩病類

.....五一七

肩疽 上肩疽下鼠疽 左右搭 左右串 癰疽發 肩痛 作痛 痛
屬火刑肺 左右搭手 蓮子發 缺盆疽 肩後疽

腋病類

左右疽 狐臭漏腋 瘰癧癰 狐臭 所屬部分 腋發 腋癰

五二二

脅病類

痛屬肝實熱 滿屬肝虛寒 痛滿 內丹 上下肋癰 痛滿 脅熱
脅鳴 痛滿 久痛不已 痛有左血右痰之分 脅疽 脅癰 疼痛方

五二五

論 痛滿治法

背脊病類

魚脊瘡 兩頭發 腎俞發 上中下三搭手 上中下三發背 總發痰

五二四

注 三串毒 腎俞雙發脾癰 血潰流注疽 對臍毒 發背 強痛惡

寒 氣鬱作痛 發背 冷痛 惡寒屬飲 疼痛屬肺 寒熱僂僕 逆

子發 脾發 蜂窩發 對心發 流注發 龜形發 論調護法 生死

形症 陰陽疽 禽疽 滿天星 老鼠攢 竟體發 酒毒發疽 黃瓜

癰 龍疽 丹毒發疽 蜂窩發 疼痛 開裂出蛇蝨

胸腹病類.....五四九

胸腹諸病 試胸内生癰法 腸癰 井疽發 穿心冷瘻 蜂窩發胸

發肚毒 肚癰 肋肚癰 臍癰 九發 小腸癰 盤腸癰 胃脘癰

心痛 滿悶 腹痛 痞 心腹痛 腸鳴 膈痛 心瘥 論臍 胸痺

胸痛 膻中疽 脾發疽 臍癰 小腹疽 痞 心腹痛 論痛脈

結胸 論痛治

腰痛類.....五七四

痛因有五 總論 內丹 腰疽 痛證 總論痛病 總論痛病 瀝血

痛 風痛 血虛 腎虛 閃撲 感寒 傷濕 風痛 熱痛 閃挫

瘀血 氣滯 痰積 腎虛 內傷七情 濕痰流注 飲食滯鬱 色慾

傷腎 陰火而軟 腰疽 石疽 纏腰火丹 腰痛方論

四肢病類.....五八五

論風毒狀 論何以得之於脚 論得已便令人覺否 論風毒相貌 論

得之所致 論冷熱不同 論因脚氣續生諸病 論須療緩急 論虛實
可服藥不可服藥 論看病問疾人 論脈候法 論腫不腫 論須慎不
慎 論善能治者幾日可瘥 論服湯藥色目 脚氣 脚氣 訓疽 脚
背發 發臂毒 筋疽 天蚊毒 臂面毒 手心毒 手腕毒 發臍
冷疔 臙瘡 委中毒 腿遊風 鶴膝風 膝眼毒 臄疽 骨槽疽
脚手發背 骨瘰疽 脚拐毒 跟疽 鞋帶瘡 脚心毒 血風瘡 腎
氣游風 裏外臙瘡 蠅蛆三串 中發疽 風毒發疽 四肢辨內外傷
脚氣 足跟痛 手足麻木 肢節痛 手氣 臂痛 脚氣 脚心痛
鶴膝風 不舉不用 邪留肢節 脚跟痛 脚轉筋 手足自汗 四
肢攣搐 甲疽 代指 天蛇頭 鶴膝風 臙瘡 脚跟瘡 脚肚瘡
袴口瘡 足發 嵌甲 脚指丫瘡 脚背發 踝漏 腿中熱痛 足軟
脫疽 寸疔 虎口疔 蛇頭疔 臂癰 臄癰 手心毒 虎口疽
鴉叉 臄癰 手發背 大指疽 天蛇頭 致疽 手指節發 代指

股陰疽 股陽疽 腿游風 委中毒 鶴膝風 脛陰癰 三里發 接
骨發 青蛇便 瓜藤纏 內踝疽 外踝疽 腓脛發 癰瘡 風疽
脫疽 脚氣瘡 甲疽 足跗發 足跟疽 琉璃疽 足心癰 肉刺
無名腫痛 癩發 石榴疽 穿踝疽 血風瘡 婦人脚丫作痒 手足
破裂 螻蛄串 臭田螺 牛程躡 蠶螂蛀 田螺泡 鵝掌風 拾遺
證 手足痛 手麻木 脚板紅 手足脫落 指甲脫落 指縫流血
掌中突高 脚肚肉塊 脚下生指

前陰病類.....六三九

陰癰 妬精瘡 囊縮 七疔 陰癩 腎癰 陰囊毒 陰蝕瘡 左右
便毒 小腸流注 癰疽 小腸氣 陰疔 蠱疔 心痛 疔本肝經宜
通勿塞論 七疔病形 便癰 論陰瘡 治法 囊癰 陰瘡 胞痺
疔氣論 陰痿 陰虛疔 囊縮 小腸氣 妬精 陰蝕 楊梅 莖中
痒 諸瘡治法 前陰諸病 疔論 懸癰 懸癰 七疔方論 強陽不

倒 痿陽不振 狐疝

後陰病類

六六六

通閉辨 肛靈論 五痔論 痔分二十五 脫肛 穿襠發 坐馬癰

藏毒 臀癰 痔漏腫痛 痔瘻論 脫肛 痔瘡 痔漏 肛門蟲出

脫肛諸因 臀蛆瘡 腸澀痔漏論 復齋治痔法 脫肛方論

口皮病類

六八一

虛實 寒在皮膚熱在骨髓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論 皮總論 乾燥 燥

癢 病應各經 皴揭 皮癬 索澤屬燥 搔痒 不仁 皮內蟲聲

開裂

肉病類

六八五

肉極 虛實 不仁 痿痛消削 麻木 病因 肉脫者死 肉痿 脾

痺 麻木 剛惕 不仁

筋病類

六八九

筋極 擊急 強痿 癱瘓 筋惕 病屬外感 辨內外傷 痿縱 筋
病應經 轉筋 筋燥 筋痛 筋緩急 癱瘓 青筋 筋縮 筋病治
法

骨病類

骨極 辨內外傷 骨痿 骨病應經 節痛 節痛

六九七

傷寒外感病類

傷寒總論 分表裏 詳藥證 心要論 心要餘論 傷寒發熱論 解
利傷寒 辨寒熱 傷寒傷風論 仲景傷寒立法考 統論 用藥寒熱
相得 陰毒 兩感 溫病論 傷寒十四證 論脈 傷寒舌色辨 相
舌秘法

七〇〇

瘟疫病類

瘟疫 溫病 溫疫證治 大頭傷風 時氣 瘟疫 寒疫 疫癘 溫
病論 溫疫治法 外感溫熱篇 三時伏氣外感篇

七二五

風病類.....七四五

論雜風狀 風非 風懿 中風 風非 中風 論中風 口噤 不語

手足不遂 自汗 半身不遂 口眼喎斜 小便不利 遺尿 多食

痰涎壅盛 身痛 昏冒 豫防 分別陰陽 中風要旨 律五條

古今中風辨 經病之輕證 經病之危證 藏病之輕證 藏病之危證

不治證

痺症類.....七六一

五痺歷節 諸痺 痛風 白虎飛尸 歷節 痺分陰陽 諸痺

寒病類.....七六六

痛冷 治寒以熱 中寒 中寒 色脈六則 論寒病症治

暑病類.....七七一

暑濕合病為濕溫 暑由口鼻入 中暑 中暑 動靜不同 中暑 中

喝 注夏 辨虛實陰陽 辨中傷冒伏 辨風與厥 暑毒痰火

濕病類.....七七七

濕病 中濕 濕辨中傷 濕分內外上下

燥病類.....七八五

論燥 燥證論 燥分內外

火病類.....七八八

火 火分內外虛實 先哲格言論火 論虛火 論五志之火

痰病類.....七九四

痰論 痰飲 痰飲 積飲 痰病 痰病 痰病似祟論 痰分新久

辨色 虛證 吐禁 藥禁

咳嗽症類.....八〇二

咳嗽 欬嗽證 欬嗽 乾欬嗽 分虛實 外感 內傷 痰水上干

瘀血內阻 治分新久 禁先用澀藥 呷嗽

嘔吐症類.....八一三

嘔吐諸症 用藥宜禁 論證分經 嘔吐 吐酸 吐酸吞酸 吐別腥
酸 有冷熱氣食之殊 下焦寒 不可下 濕痰水火 膿血風暑

泄瀉症類

傷寒下利 泄瀉 泄瀉證治 泄證有七 脈候

八一九

霍亂症類

總論 總論 霍亂症治 絞腸痧證治

八二六

滯下症類

熱冷疴蝕諸痢論 痢病 辨五色 審七情 虛勞 休息 盡症 治

八三一

法 愈後 辨似 論虛實 論寒熱 論積垢 論五色

大小便病類

閉塞 大小便祕澀 燥結 論通大便禁忌 小便不禁 小便不通

八四三

閉癢 頻數遺尿 不禁頻數 閉癢 不利 大便燥結 小便不通

淋濁遺精症類

八五二

淋閉 小便渾濁 虛勞爲白淫 小便淋閉論 淋 赤白濁 夢遺
五淋 赤白濁 夢遺 濁

血病類

吐血 鼻衄 上溢 鼻衄 便血 吐血 嘔血 效咯血 衄血 溺
血 下血 腸風藏毒 咯血 嗽血 舌衄 牙宣(卽齒衄) 汗血
小便血 瀉血 腸風辨 肌衄 九竅出血 腦血 效咯唾血證治

八六五

汗病類

自汗 盜汗 頭汗 手足汗 自汗 盜汗 心汗 汗證 不治證
戰汗

八八〇

渴病類

論證 傷寒渴證 消渴證 辨內外傷 消渴證治 辨六經渴

八八六

哮喘症類

喘論 喘病證治 哮喘治法 辨喘

八九二

疸症類

論症 疸病證治 陽證 陰證 論酒疸 辨諸黃疸

八九六

瘧病類

治法 屬五臟 素問五臟瘧 素問六經瘧 瘧病症治 瘧病症治

九〇〇

分陰陽 辨寒熱 明六經 感異氣 汗吐下利 虛勞 痰虐 食積

瘧母 兼痢 傷寒變證 似瘧 熱少寒多 往來寒熱 溫瘧 瘴瘧

瘴瘧

厥症類

論陰陽寒熱 厥逆 陰厥 陽厥 外感寒暑 內傷七情 厥厥 酒

九一三

色所致 尸厥 治法 血厥

癩狂症類

癩狂證治 狂越 罵詈 狂言譫語 鄭聲辨 癩狂 心風 如狂 總

九二一

論 呆病治法

癰症類.....九二九

癰 癰病論證 證治 痰火與驚 治法

癱瘓病類.....九三二

濕熱成痿肺金受邪論 痿躄證治 總論 治法

虛勞病類.....九三五

藏府虛勞症脈 總論證治 論五勞六極證治 虛損論 勞瘵 五勞

腫脹症類.....九四五

水脹 水腫有五傷 水病禁忌 腫症 脹證 腫滿 脹病 水腫

鼓脹 腫滿有可治不可治 禁忌 脹病有寒有熱 凶證 蟲脹證治

水腫論陰陽 陰腫治法 穀蟲癥瘕之分 水血之辨

噎膈反胃病類.....九五六

噎塞論 反胃 膈噎證治 反胃證治 死證 脈候

飲食病類.....九六一

論治 內傷 傷食 傷酒 傷食

積聚病類.....九六四

證分陰陽 總論 養正邪自除 證治 痞塊

驚悸怔忡健忘病類.....九六七

驚悸 健忘 論治 總論證治 總論證治

情志病類.....九七二

邪熱傷腎 笑病之原 悲病之原 情病治法 恐屬四臟 怒傷肝治

法 膽怯治法

煩躁病類.....九七六

躁擾 煩 總論證治 辨證

嗜臥症類.....九七八

多眠有四症 脾胃虛證 辨證

不得臥症類.....九八〇

證辨虛實 總論證治

聲音病類.....九八一

風寒客中 大驚不語 聲出於腎 婦人重身 分經辨因 虛損 症
治 中風失音 雜症

呃症類.....九八三

論症 吃逆辨名 證分陰陽 病別虛實 火炎陰虛 勞役傷脾 久

病 傷食 痰氣 失下悞下 治法

噫氣症類.....九八七

病屬痰火 治分虛實 總論 噫氣吞酸

懊懷症類.....九八八

總論證治

懈惰症類.....九八九

脾胃虛症 論證治 久暫之殊

中蠱病類.....九九一

論症治 論證治

中毒病類.....九九四

禽獸魚蟲禁忌 果實菜穀禁忌 論飲食諸毒 論解百藥毒 解一切

飲食毒 中砒毒

中惡病類.....一〇〇一

飛尸鬼疰 鬼擊 卒忤 中惡 五尸 中惡

卒中暴死病類.....一〇〇四

卒中暴厥 卒死

諸嘔病類.....一〇〇六

諸治大法 從類治法 吐法最妙

諸蟲病類.....一〇〇七

九蟲 治法 九蟲 虻蟲 寸白蟲 小兒疳蟲

癰疽疔毒類.....一〇二

總論 癰疽之別 疔毒總論 開刀手術 總論脈法證治 用藥總論

瘡名十則 用藥加減法 痛證 癰疽癰毒證治 紅絲瘡證治 多

骨疽證治 行年血忌 不可患癰疽者七處 看法 脈法

遊風丹毒斑疹類.....一〇二八

丹毒 癩疹 丹毒 斑論 亦白遊風 斑疹丹毒

浸淫疥癬類.....一〇三二

總論證治 用藥法 疥瘡 頑癬 治法 疥癬治法

瘦瘠疣痣類.....一〇三六

瘦瘠 論瘰證治 論疣 論瘰 瘰氣 雀子斑 枯筋箭黑子血痣

瘤贅 瘰瘰治法

反花天泡楊梅類.....一〇四一

楊梅瘡總論 天泡 反花 結毒 楊梅

癘瘍癰疽風類.....一〇四四

惡疾大風 總論 論癘風 證論 論證治 癘風分證

附骨流注類.....一〇五〇

附骨疽 流注證治 論附骨 流注 附骨疽

熱瘡瘰癧類.....一〇五四

熱瘡癰子 癰瘰證治

湯火凍漆瘡類.....一〇五五

凍瘡論治 論湯火瘡 漆瘡

跌打金刃竹木破傷風類.....一〇五六

破傷風論 墜損 刀傷 折傷 杖傷 損傷總論 金瘡 咬傷

蟲獸傷類.....一〇六〇

在犬 惡蟲蛇傷 誤吞水蛭 毛蟲證治 蟲獸治法

婦人經脈類.....一〇六一

經脈總論 月水不調論治 熱入血室 經閉有三 辨紫黑痛塊 二

陽病論 熱入血室成結胸 經事不調 調經 經脈不行 論月水

論東垣潔古治血枯法 總賦 調經用四物湯論 辨血色

婦女子嗣類.....一〇七二

子嗣類 無子論 論種子服秦桂丸之非 寡慾論 濟陰通元賦 子

嗣

婦人胎前類.....一〇七六

總論 惡阻 論胎教 產前不治證 金匱當歸散論 胎墜 轉胞

諸六合湯法 論半產調護法 胎前宜清熱養血一預防難產 胎前賦

安胎總論 子懸 漏胎 胎動 小產

婦人臨產類.....一〇八五

總論 難產論 將護孕婦論 橫生倒產 胞肥難產 坐草 切脈法

驗死胎法 十產論 論揚子健傷產法 入月預備藥物 催生法

論滑胎

婦人產後類

證治總論 飲食所宜 脈法 產後用藥方法 產後忌用溫熱之劑

誤用寒涼之藥論 總論 初產禁用黑神散五積散論 禁用芍藥論

調理法 雜症 論三禁 產後宜補論

婦人崩漏類

總論證治 血崩 經漏不止有三 治法 血崩證治 崩漏證治 經

驗簡要治崩中法 論治

婦人帶下類

論證 論治 赤白帶下崩中漏下 總論證治 固真丸論 論潔古治

法 必用之藥 白帶與白淫白濁不同 論證

婦人乳疾類

乳病證治 乳鞭論 乳鞭病因 妬乳

一〇九三

一一〇〇

一一〇六

一一一一

婦人前陰疾類.....一三三

陰病證治 證治 治法

婦人夢與鬼交類.....一一五

總論證治 論證治

婦人交腸類.....一一七

交腸論證治

胎兒類.....一一七

未生 胎兒總論 慈幼論 胎教以保其真

初生護養類.....一一九

初生出腹論 溺愛小兒反害小兒說 灸法論 小兒不宜妄針灸 治

未病 論初生用藥 初誕法 初生 洗浴論 保護法

診視類.....一一三

小兒總論 兒科治法 壽夭 小兒總論 脈法 小兒病 總歌 虎

口脈 視形察色 家傳二法 死色 鼻上色 目內色 虛實論 形氣論

小兒臟腑形證類

五藏虛實寒熱 五藏相勝證治

小兒初生諸疾類

初生出腹論 胎驚 吐瀉 夜啼 驚啼 撮口 胎肥 胎熱 胎怯 臍風 胎黃 語遲 行遲齒遲 小兒風門 小兒論 胎疾 變蒸 初出諸疾胎疾 百哮喘 胎證 五軟五硬 噤風 噤風 胎瘤

諸疾總論

小兒頭面耳目鼻諸疾類

顛顛論 頭瘡論 解顛顛陷顛填 項軟髮不生胎患通睛眼中生贅青 盲疳眼 耳中諸病論 眼目病類 鼻中論病 枕陷

小兒口齒喉舌類

一一四七

一一四四

一一三一

一一三〇

齒病論 弄舌 牙疳 鵝口口瘡 舌腫 木舌 重舌 走馬疳 咽

喉病論

小兒胸背手足病類.....一一五一

龜胸龜背 鶴膝 手足病 行遲

小兒風寒病類.....一一五二

傷寒 傷風兼變證治 傷寒

小兒諸卒中類.....一一五四

嬰孺客忤 客忤 物觸候 馬脾風 三疰論

小兒驚癇病類.....一一五六

候癇法 驚癇證治 治小兒驚論 驚後 天鈞內鈞 小兒病多屬肝

脾二經 瘵證 驚癇八候 驚風候各有所屬 胎驚 驚啼 四證八

候 慢脾風不治症

小兒吐瀉病類.....一一六三

吐瀉兼變證治 瀉痢 久瀉不止 嘔吐 嘔證吐乳證 霍亂吐瀉

瀉泄 禁忌 吐瀉呢

小兒二便病類.....一一六八

大小便論 大小便白 遺尿 淋瀝 五淋論

小兒心腹痛類.....一一六九

腹痛蟲痛 腸痛 虻痛 鎖肚痛 心痛 腹痛外治 小兒腹痛論

小兒腫脹病類.....一一七二

腹脹 腫病 水腫不洽證 腹脹虛實論

小兒食癥病類.....一一七三

癥論 腹中有癥 小兒肌熱 傷食 積病不可醫者六 食氣積癥論

小兒諸疳類.....一一七六

五臟內外疳證主治 牙疳 蟲論 諸疳證治 諸疳 治疳傷 莊氏

二十四候 丁癸 五疳 諸蟲論

小兒痢疾類.....一一八二

諸色痢論治 痢疾證治 脫肛

小兒瘡痢類.....一一八四

瘡論 諸瘡證治

小兒諸汗類.....一一八六

汗論 頭汗 自汗 盜汗 盜汗蒸骨

小兒陰病類.....一一八八

脫囊腫大 陰腫疝氣 癩疝論

小兒雜病類.....一一八九

瘡病 瘰癧病 記病 織病 小兒好睡 諸失血證 論渴有三

小兒痘疹病類.....一一九一

五藏痘疹證治 治痘疹論 論受病之由 有餘不足分治 斑疹論

瘡疱癰疹論 未顯斑證所用之藥 已顯斑證所用之藥 瘡疹輕重候

辨斑證 痘瘡 癩疹 斑疹 治痘疽要總論 疏利論 愛護將理
用百祥丸證 首尾不可汗下 治痘凡例 形色 輕重 老嫩 癩
證水痘 煎瘡後餘毒 古人拯治痘瘡要法 出痘發搐 斑疹水痘大
痘所出難易 痘瘡首尾戒忌 痘疹總論 痘疹辨 痘皴 不治證七
解表 攻裏 托裏法 辨疑似 痘疹用藥 見形三朝生死 灌漿
證治 收膿證治 關時醫之謬 癩疹四忌 證治大要 水痘證治
部位論 評諸家用藥 結痂落痂證治 黑痘四種 痘疹預防 見點
治痘藥性摘要賦 論落靨

中國醫藥匯海

第三編 論說部

雲陽蔡陸仙編輯

論說部提要

章翼方
薛定華 助編

論說綜計，分四大類：曰生理，曰哲理，曰病理，曰病症分類；（概括診斷治療在內）國醫學術雖深，理論雖廣，以此四部概之，亦可略窺其門徑矣。夫歷來各醫學名家，著論立說，皆以羽翼聖經，開示來學，未有不融會貫通，而能得其精奧者，而況醫論學說，足資診斷治療借鏡，又焉能不淹博乎？第我國醫書，汗牛充棟，各家論說，浩如煙海，匪特鑽研爲難，即遍搜歷覽，又豈易事。茲就歷代名醫學說中，取其理旨純正，切合初學者，去其繁蕪，擷其精要，匯集成若干篇，俾學者得是編，即可治諸家學說於一爐，更由是而窮究精討，又何難窺軒岐堂奧耶？輯論說爲第三編。

本編論說，無分古今新舊，但以理旨純正，有裨來學者，悉採錄焉。而生理哲理病理編，尤多輯時賢作品，非趨尙時習，蓋求學理之融貫而已。博雅君子，幸垂鑒焉。

(一) 生理類

論人類受生之始

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自無而有，體象之祖也。」蓋自天地相因，生生化化，品物彰矣；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有生之初，雖陽予之正，育而充之，必陰爲之主，因形移易，日改月化，坤道之代終也。謂之妊者何？陽既受始，陰壬之也，壬子謂之妊。謂之胞者何？已爲陽正，陰包之也。謂之胚者何？未成爲器，猶云坯也。謂之胎者何？胎者始也，器始備也；又凡孕而未生，皆曰胎。若娠則以時動也，若懷則以身依之也。天之德，地之氣，陰陽之至和，相與流薄於一體，是以循四序之運，生長收藏，代出萬物，儀則咸備，天地之氣全，而人以生。

論人類生成之原理及原形

萬物一元之說，泰西盛倡之，而我國學者，謂其理一本於太極；天地，一太極也；生物之初，一太極也；生人之初，一太極也；故物物一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錯綜變化，而大造生生之理。

畢具矣。西說曰人體者，「積多數細胞而成也。」細胞者，又自最初之一細胞發生也；最初之一細胞，曰卵子細胞，亦曰人卵，生於母腹之卵巢，一經受孕，遂倍數分裂。一裂爲二，猶太極生兩儀也，二裂爲四，猶兩儀生四象也，四裂爲八，猶四象生八卦也，八裂爲十六，十六裂爲三十二，猶八卦之錯綜變化，爲六十四也。愈裂愈多，凝成球形，稱曰胚球，由是而所起之現象曰陷入。胚球漸次自下方陷入於上方，換言之，卽所謂陰陽二氣，升降交抱，而滋長不息也。由是而陷入益深，成爲壺狀之體，名曰胚囊，其周壁分內胚層中胚層外胚層三部，自外胚層生皮膚神經及五官器等，自中胚層生筋肉及液管等，自內胚層生消化器及其附屬腺等，換言之，卽所謂陽從陰變，生精津筋骨，陰從陽化，生血肉皮毛也。然則人體所以構成之原因，舉中西學說而合勘之，固一而二而一者矣。按我國無細胞之說，未嘗無細胞之理，所謂太極者，卽細胞之代表也。昔周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言天地陰陽，所以生人之本也。朱晦菴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言天命之性，乃人所以能生之本也。余取易學家及醫學家所製太極圖，以證細胞之說，以太極作我國之細胞觀焉可也。太極者何？理而已矣。凡人之生，形猶後也，氣爲先，氣猶後也，理爲先，惟初太極，道立於一，爲萬化之源，乃陰陽二氣之所從生者，而二氣之良能爲鬼神，鬼者陰之靈，於人爲魄，神者陽之靈，於人爲魂，魂魄凝合，是謂元神。

在人氣中，所以能生，故人之生也，不離乎二氣；而鬼神在氣之先，理又在鬼神之先，此人所賴以生之本也。至於氣以成形，則氣固不離乎形，而氣又爲形之本矣。若夫因委以窮源，父精之中，卽有陽氣存焉，母血之中，卽有陰氣存焉。假令精血之中，不得父之陽氣，母之陰氣，抑亦敗精瘀血而已，其何以生人？且陽氣之中，卽有父之魂焉，陰氣之中，卽有母之魄焉。假令無父魂母魄，在此二氣之中，則元神散失，不能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猶是敗精瘀血而已，又何以生人？此蓋有大造之生理寓焉。是理也，在天地未有之先，以之造天地，萬物未有之先，以之造萬物，吾身未有之先，以之造吾身，象數未形，理已先具，周子謂太極本無極者此也。及夫由象成形，陰氣主降，陽氣主升，於是起交抱作用，故魂魄凝而元神聚，陰從陽化，陽從陰變，於是起滋長作用，故精津筋骨生，而血肉皮毛長，朱子謂氣以成形者此也。夫大造生生之理，微矣。中西學者，類皆竭慮殫精以求之，西國從解剖上觀察，我國從氣化上研究，故一則求得原形，以細胞立說；一則求得原理，以太極立言。雖其所從入之徑不同，究之論理者，不能索諸形之外，論形者，不能越乎理之中，互相發明焉可矣。

論中國古昔精蟲之闡明

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以是知萬物化生之始，固無一而非此一點精氣爲之也。此一點精氣，在植物則爲核中之仁，在動物則爲精中之蟲。記有之曰：「羽蟲三百六十屬，而鳳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屬，而龍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屬，而龜爲之長；裸蟲三百六十屬，而人爲之長。」凡屬動物，皆蟲類也，故均謂之蟲，以其所傳播之種，乃一同樣蝌蚪形之活動物也。自西人以顯微鏡考察，男子精液中有無數精蟲，精蟲之游泳精液中，一如蝌蚪之在流水；當交合時，男子之精蟲，與女子之卵種，乘交合之機會，而互相凝合，停留子宮，漸次發育，遂成胚胎，是妊娠之原理，與其最初之雛形，此西人以精良之儀器發明之也。抑知我國古昔時代，固已早有此說矣。溯自我國製字之初，天雨粟，鬼夜哭，凡人體象形之字，罔非從解剖而來。人之形自包始，包之從巳也，說曰：象子未成形，包篆作，口胎衣也；子未成形也。又孕篆作，凡亦訓爲胎衣，是子兒已成形矣。子加以者，象其成形後兩手上舉曲抱也。子乃子之變也，古篆作，其始最初之雛形乎？此形何形？蝌蚪形也。更就已篆下徵之，子訓爲陽氣，陽氣畢布，萬物資生，古人以正法眼藏，察見無形，乃於已篆下更推廣其義曰爲蛇，象形，明其爲蟲也，是不啻由一陽之生氣，洞見最初之雛形，包之從巳，殆有深義焉。故已篆作，與蟲篆作，其形相近，千載後循文思義，猶想見其製字之工，即其格物之精。觀夫中國已字象形之體作，與西人所繪精蟲之形爲，其意義固不

甚懸殊矣。

論內經所謂天癸含有卵細胞精細胞之意義

如前二節所述，對於西人細胞之學說，在古昔時代，其理固有可徵者，試證之內經。經曰：「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所謂兩精者，非謂父之精爲精液也，母之精爲血液也，此中有天癸水在。換言之，即精細胞與卵細胞，乘交合之機會，而成胚胎，故曰神也。張氏類經云：「萬物初生，其來皆水，果核未實，猶水也，卵胎未成，猶水也。」凡人之生，以及草木昆蟲，莫不皆然，是不啻將細胞情形，顯然揭出。西人云：「細胞之本形如球，內含液體，爲生物體至要物質，一曰原形質。」以此證張氏之說，固不謀而合也。然則經雖不曰細胞，而論精液血液中之至精者，命曰天癸，是已不啻舉西人所謂卵細胞精細胞而統括其中矣。

列子曰：「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謂萬物之生，必有生元，西人推本於細胞，中人推本於天癸，一也。此乃生生之元也。我未生之先，此生元寄之父母，我已生之後，此生元屬之我身，及至成人，又將以得之父母者，以之蕃育子女也。經曰：「女子二七天癸至。」此卵細胞成熟之期也，故於此期

月事以時下。「男子二八天癸至，」此精細胞成熟之期也，故於此期精氣溢瀉。天癸者何？天一所生之水，人類初生，無不由此而發育，是此一點水質，爲生生之元。在女子曰卵細胞，男子曰精細胞。中西雖名稱不同，而究其實固無以異也。

論精蟲之說不始於歐洲

小乘治禪病祕要經曰：「子臧者，在生臧之上，孰臧之下，（古經臟作臧）九十九重膜，如死豬胞，四百四脈，從於子臧，猶如樹根，散布諸根，如盛尿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萬戶蟲，圍繞周匝，四百四脈，以及子臧，猶如馬腸，直至壺門，如臂釧形，圓圓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百四蟲。」

筋色蟲，此蟲形體似筋，連持子臧，能動諸脈，吸精出入，男蟲青白，女蟲紅赤，七萬八千，共相纏裹，如纒環。」

又小乘正法念處經曰：「十種蟲行於髓中，有行於精中，九日起身根蟲云。」

章氏叢書雜錄引此說曰：「所謂筋色蟲，在男青白，在女紅赤者，即精子與胚球是已。復云行於精

中名起身根蟲，身根由此而起，其爲精子益明。大率印度解剖之術素優，故有筋色蟲起身根蟲之說，當今所謂精子。又有八萬戶蟲之說，當今所謂細胞也。夫罕曼（歐洲十七世紀人始發見精蟲）初見精子，未嘗用顯微鏡，徒以解剖生物，窺見景略，遂卓然稱祭酒大師，而印度自二千歲前，已知其名物儀象，斯亦一奇也。」（以上從章氏論印度先民知地球繞日及精蟲二則中節要錄出。）

論胎

胎生之學，中國發明最早，通考全經，其論生化之原有三，備述於左：

（一）生之來謂之精。（本神篇）

（二）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決氣篇）

（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後腦髓生，骨爲幹，脈爲營，筋爲剛，肉爲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於胃，脈道以通，血氣以行。（經脈篇）

右述三大原則，此固古今中外所莫能外也。雖近代泰西學說輸入，其論人之始胎，原委畢具，燦乎備矣，然要不能外此三大原則，別有發明也。爰錄李樾一說，以供學者瀏覽焉。其說曰：「人之有生也，母

之血室方開，父之精潮適至，陰幕既翕，如布袋絞紐，而精血乘冲氣，自然旋轉不息。如螻蛄之滾丸，啖吞含受成胎，團圓瓊瑣，九日一息不停，然後陰陽大定，元黃相包。外似纏絲瑪瑙，其中自成一竅，空洞虛圓，與雞子黃中一穴相似。而團圓之外，氣自凝結爲胎衣，初薄漸厚，如米飲豆漿，面上自結一皮，中竅日生，從無入有，精血自化，從有入無，九日之後，次九又九，凡二十七日，卽成一月之數。竅自然凝成一粒如露珠然。乃太極動而生陽，天一生水也，是謂之胚。又三九二十七日，卽二月數也。此露珠變成赤色，如桃花瓣子。乃太極靜而生陰，地二生火也，是謂之暉。又三九二十七日，卽三月數。百日間變成男女形影，如潭魚滌中有白絨相似，以成人形。魚與雌雄二器，先就分明，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謂之胎。四月男女已分，始受水精以成血脈，形象具，六府順成。五月筋骨四肢已具，毛髮始生。六月口耳皆成。七月骨成，皮毛已生，能動左手。八月皮膚成，形骸漸長，能動右手。九月皮毛成，百節畢具。十月受氣足，五臟六腑齊通，納天地之氣於丹田，使關節人神皆備，於是乎破胎而出矣。」

論胎成男女之原因

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坤者，陰陽之性情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男女者，陰陽之儀

象也。父精母血，因感而會，精之泄，陽之施也。血能攝之，陰之化也。精能成其骨，此萬物之資始於乾元也。血能成其胞，此萬物之資生於坤元也。陰陽交媾，胎孕乃凝，胎之所居，名曰子宮。一系在下，上有二歧，一達於左，一達於右，精勝其血，及剛日陽時感者，則陽爲之主，受氣於左子宮，而男形成。精不勝血，及柔日陰時感者，則陰爲之主，受氣於右子宮，而女形成。此其男女之所由分也。

西醫論成男女之原因謂：「右辜丸精蟲，入右卵巢而胚胎，則生男；左辜丸精蟲，入左卵巢而胚胎，則生女。」又曰：「女子左卵巢排出女性之卵，右卵巢排出男性之卵，故但欲生男者，可割去左卵巢，但欲生女者，可割去右卵巢。」其說與中國所謂受氣於左子宮者成男，受氣於右子宮者成女之說相反。惟農殖之理云：「女子月經淨後，四日妊娠，則卵未成熟，可生女子。過四日而妊娠，則卵已熟極，可生男子。」醫事新根云：「月經淨後，二日至六日妊娠，即得女兒。九日至二十日內妊娠，即得男兒。」有合於中說精勝其血，陽爲之主成男，精不勝血，陰爲之主成女。英國博士薩梨氏曰：「婦人月經淨後，即交合而成孕者，當生女子。經數日後而交合者，當生男子。」其義亦同。

近雞卵雌雄鑑別法有云：「老雄雞與雌雞交配，所產之卵多雌，反之者多雄。」頗與精血勝與不勝之說相合。又云：「第一日午前七時產第一卵，則第二日午前九時產第二卵，第三日午前十一時產

第三卵，如是逐日產卵之時刻，漸次後移，至五六日後，必有休息之一日，在此第一日及第二日所產之卵，量重殼厚者，多數爲雄卵，餘則多爲雌卵。寒冷之季節，所產之卵多雌，溫燠之季節，所產之卵多雄，與時日剛柔陰陽之說亦通。

論雙胎

胎成男女之原因，與西說雖間有異同之點，然泰西諸家學說，亦不一致，其可以互相印證者實多。若夫雙胎，中西學者皆研究及之。其雙胎者何？我國學說謂精氣有餘，歧而分之，血因分而攝之也，曰精曰血者，概詞也。以經天真篇證之，女子二七天癸至，男子二八天癸至，當男女成熟之年，則男精女血之中，固皆有所謂天癸水者，係人生原形質，內含液體，即精細胞卵細胞之謂。在我國則命之曰天癸。天癸至，故有子也。而此曰精氣有餘，歧而分之，則精蟲之穿入子宮，必有異於常例也。曰血因分而攝之者，則蛋核之收納精蟲，亦必有異於常例也。以常例論，女子成胎，但一焉耳。王冰玄珠密語曰：「人生三子主太平，人生三女國媿失政，人生十子諸侯競作。」此殆近於識緯家言，無復有研究價值，然其說實錄異於常例而發。蓋常例女子受胎，普通祇有一數。西說亦云，通例卵細胞內穿入精細胞，只納其一，蛋黃表

面卽生薄膜，以防止他精蟲浸入。若夫雙胎原因，則有種種學說，一謂一個濾胞內產生二卵，斯時精蟲直入，一入於此，一入於彼，而雙胎卽成；一謂兩個濾胞內各生一卵，而精蟲直入，卽成雙胎；一謂一個濾胞內產生一卵，其卵中有二個胚斑，適逢精蟲直入而產生雙胎。余謂第一說頗與我國學說相近。夫我國無精蟲卵珠之說，而曰精氣有餘，歧而分之，血因分而攝之者，是卽一個濾胞內產生二卵，當交合時精蟲直入，一入於此，一入於彼之說也。我國當守關時代，科學尙未輸入，而學者之理想已先見及此，斯亦奇矣。

附 辨胎孕男女法

(一) 古人以脈左大爲男，右大爲女。然多有素稟偏大偏小者。惟寸口滑實爲男，尺中滑實爲女。兩寸俱滑實爲雙男，兩尺俱滑實爲二女。右尺左寸俱滑實者爲一男一女，最爲要訣。

(二) 遺婦向南行，於無意自後呼之，左回首者爲男，右回首者爲女。蓋男左女右，勢有偏重，迴顧時，就其所偏重也。此法試過頗驗。

(三) 摸腹如覆盆者男，如肘頸參差者女。

(四) 左乳房有核者男，右乳房有核者女。

論胎衣之作用

我國自古論胎胞者不一家，或明其義，或明其形色與氣質，然其說多略焉而不詳，惟王勳臣所論，繇於實驗，足與西說相質證，而補內經之缺焉。爰列諸說於左：

〔說文〕 包篆下云：裹也，小兒胎衣也。此訓詁家言，所以明其義也。

〔丹書〕 天地之先，陰陽之祖，乾坤之橐籥，鉛汞之匡廓，胚暉將兆，九九數足，隨兒後出，謂之河車，一

曰渾沌衣，其色有紅紫綠，卽胞是也。此方術家言，所以明其形與色也。

〔綱目〕 吳球云：「兒孕胎中，臍系於胞，胞系母脊，真元所鍾，故曰河車。雖稟後天之形，實得先天之

氣，超然非他金石草木之類可比。此藥物家言，所以明其形與氣也。

以上所述，論胎胞者，雖各有所見，而要以王氏勳臣所論較爲詳實，其言曰：「結胎一月內，並無胎衣，二三月後，始生胎衣，胎衣既成，兒體已定。胎衣分兩段，一段厚是雙層，其內盛血，一段薄是單層，其內存胎。厚薄之間，夾縫中長一管，曰臍帶，通入兒腹，營養兒體，及兒長成，卽破胎趁漿液直下，胞亦隨之而出。」以西說證之，卵細胞既受胎，達於子宮之內，月經卽

爲停止，子宮粘膜積血而腫脹，裹卵細胞至牢固，而胎衣之所以生可知。至漸長漸成，其前壁粘膜，且脫落而生皺襞，皺襞左右相合成膜，悉包卵細胞而無遺，而胎衣之所以成可知。分娩之際，與兒共出，西人名曰脫落膜，從其後言之也；中人不曰脫落膜，而曰渾沌衣，溯其始言之也。若其論形也，西人曰，胎盤爲圓形，自發育之頂點，直徑五寸至五寸五分，厚一寸至一寸三分，重十三兩有奇，其考察固爲詳密，而王氏分段析層之說，其精審亦與西說相伯仲，各有發明處焉。

論臍帶之作用

臍帶作用，我國自古闡明最早，撮取二說，備錄於後，並附以解釋。

一曰：「臍者，命帶也，當心腎之中，爲真元歸宿之處；胎在母腹，臍連於胞，翕開呼吸滋養之妙，從此而通。胎出母腹，臍帶剪斷，即一點真元之氣，乃歸納於命門丹田，故臍爲命帶，臍帶爲真氣轉輸之所也。」

二曰：「夫人之臍也，方受生之初，父精母血，互相凝結，胞胎混沌，從太極未分之時，一氣分得二穴。穴中加產四穴，外通二腎，內長赤白二脈。四穴之中，分爲表裏，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

按此二說，於人身原始之組織，先天之呼吸，參透無遺。證以西說，有相得益彰者；如所云太極未分之時，一氣分爲二穴，卽西人細胞之數，由一裂爲二而四而八，愈裂愈多，結成球形之謂，中人但曰穴也。所謂赤白二脈，卽構成人體之二大管。西人謂人體由兩大管而成，此二大管前後並列，造成軀幹，附於四肢。一動物性管，在軀幹之背側，包容神經中樞，（腦脊髓）故又名神經管，是中人所謂白脈也。一植物性管，在軀幹之腹側，包容營養殖之器管，故又名內臟管，是中人所謂赤脈也。白脈爲陽精所化，背爲陽，故由背側發育，而以腦爲髓之海。赤脈爲陰血所化，腹爲陰，故由腹側發育，而以胃爲水穀之海。西人謂動物性管造成軀幹，植物性管造成臟腑，無非此赤白二脈所發育也。余考內經有二府之說，一奇恆之府，藏而不瀉，一傳化之府，瀉而不藏，觀此圖殆近之矣。說雖小異，理則同也。然則人之生也，如上所云，一氣分爲二穴，證之西說細胞無疑。然兒在母腹，天地之氣化，何由輸入以資兒之生乎？則臍其命蒂也，故曰臍者，命蒂也。當心腎之中，爲真元歸宿之處，胞在母腹，臍連於胞，翕闔呼吸滋養之妙，從此而通，西人謂胎盤與胎兒聯絡之物，卽爲臍帶，胎兒之血液，由臍動脈通過臍帶，至於臍帶成爲毛細管，分歧而出，經毛細管時，並受自母體來之營養分及酸素，再集於臍靜脈，通過臍帶，而達兒體，血液循環，異於大人之處，第一在心臟之左右房相交通，大人則否，心臟左右房及心室之間，有縱壁隔之，血不得過；第二

肺動脈至肺而分歧，不入大動脈，是由胎兒惟藉胎盤以取營養分及酸素，無須自爲呼吸，血液並可不
至肺中，故有此別；而其所以然者，則由胎兒腎間動氣尙未充足，及其充足，上由心擊動肺衣，則將自爲
呼吸。破胎而出，墜地以後，颯然一聲，則先天之竅閉，後天之竅開，遂息以鼻，食以口矣。而一點真元之氣，
乃歸於命門丹田。

論胎兒正產與非正產之區別

孕滿十月，待時而生，自然之理，無所勉強，而世俗不察，或未產而強速，致有橫逆之虞，推其故，由於
未明其理，不辨其候而然。初覺腹痛，遂謂欲生，稍事遲延，遂謂難產，專藥以攻之，非法以擾之，使氣瞿神
亂，子母俱傷，可憫而已。辨產之法，難經曰：「娠婦月滿則脈離經。」離經者，難經所謂一呼三至曰離經，
一呼一至亦曰離經。又曰：「尺脈轉急如切繩轉珠者，欲產也。」千金方論曰：「將產者離經，離經者其脈浮」
「宋彥修曰：「離經六至，沉細而滑。」按切繩轉珠者，動疾之象，即一呼三至之義，一呼三至，一吸三至，
呼吸定息七至，間以太息脈八至，疾之甚也。」凡診產脈，以一分鐘一百二十至爲斷。）要之胎動欲產，
無論浮沉遲數，皆有動象，無動象者，非正產也。

正產腹痛必連腰及臍，或牽引脊背，胎氣下陷，或日中生火，穀道挺迸，漿血下後，腹痛愈緊，乃爲欲生。若漸痛漸緩，或乍緊乍緩，即使漿血交下，皆非正產。達生篇有試痛正產之辨，及誤以試痛爲正產之害，推勘極精，多可採者。其曰初覺腹痛，第一以忍痛爲主，無論爲正產爲試痛，痛久自生。更以養神息力，安睡爲妙，不可輕易臨盆，誠爲名言。西人亦云，兒在母腹，其體位有頭部在下，臀部在下，下肢部在下，諸種。前一種最普通，亦易產；後二種則屬例外。惟至時順其姿勢，亦自安穩產出。倘以假痛誤爲真痛，用力過早，或強逼太甚，以致順者亦逆，危險百出，凡此弊端，皆欲速所致。故臨產以緩爲止，即使過遲，亦無妨礙也。余謂妊娠至七八月，或妊母有火，起居不時，即孕不安，因而作痛，所謂試痛也，但須照常眠食，甚則服安胎藥一二劑即止。若誤作欲產，遽令坐櫛，即使勉強能生，母氣必損，子亦多天。猶之剖卵出雛，裂繭取蛹，安望生耶！且腹痛有感寒傷食之候，亦宜辨別。傷食者當臍而當，手按轉加，或臍旁如有臏起者，不連腰及脊，寒痛多在臍之綿綿延延，無所增減，得煖稍安，此皆試痛，不可誤以爲正產。以上所述，極言欲速之害，實由於辨產未明之過也。

論小兒變蒸爲發育之現狀

豹之變文也，虎之換爪也，麋鹿之解角也，凡經一度變易，即增一番發育，而蛇蛻蠶眠，猶其爲人所習見者，物類如此，人亦有然，特其形當移易之間，在外者可見，在內者不可見也。小兒在腹中，胎化十月而生，皮膚筋骨，臟腑氣血，雖已全具，尙未完備，其有時體熱上氣，若病狀然者，實非病也，是謂變蒸。蓋變者上氣，蒸者體熱；上氣者，即以五臟改易而皆上朝，真臟莫高於肺也。體熱者，則血脈敷榮，陽方外固，而陰爲使也，故變蒸畢而形氣成熟也。其理闡自內經，分定爲十變五蒸，而其期如左：

自生後至三十二日一變，三十二日長骨節添精神，人有三百六十五骨，以象天數，以應期歲，而分十二經絡，故初生至三十二日一變生癸，屬足少陰經腎臟，藏精與志。至六十四日二變一蒸生壬，屬足太陽經膀胱腑，其發耳與眦俱冷，腎與膀胱合，主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至九十六日三變生丁，屬手少陰經心臟，藏神，其性爲喜。至一百二十八日，四變二蒸生丙，屬手太陽經小腸腑，其發汗而微驚，心與小腸合，主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至一百六十五日五變生乙，屬足厥陰經肝臟，藏魂，喜哭。至一百九十二日六變三蒸生甲，屬足少陽經膽腑，其發目不閉（一本作開）而赤，肝與膽合，主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至二百二十四日七變生辛，屬手太陰經肺臟，藏魄，主聲。至二百五十六日八變四蒸生庚，屬手陽明經大腸腑，其發膚熱而汗或不汗，肺與太陽合，主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至二百八十八日九變生己，屬足

太陰經脾臟，藏意與智。至三百二十日十變五蒸生戊，屬足陽明經胃腑，其發不食腹痛而吐乳，脾與胃合，主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又手厥陰經心包絡爲臟，手少陽經三焦爲腑，此一臟一腑皆屬脂膜，不變亦不蒸也。前十變五蒸乃天地生成之數，然後始生齒，能言，知喜怒，故人始全也；於是氣入四肢，長碎骨，於十變後六十四日爲一大蒸，計三百八十四日長其經絡手足，手受血而能持矣，足受血而能行且立矣。經云蒸且變，謂蒸畢而足一歲之日而有餘也。亦有胎氣稟實，當其變蒸之候，皆無形證，一一變易知覺，此爲暗變蒸也。

按小兒當變蒸之候，身上溫溫壯熱，上脣頭起白泡珠如魚目，耳尻俱冷，目無光彩，微欲驚而不哺乳，輕則如此，重則脈亂壯熱，燥渴夜啼，與傷寒相似。蒸於肝則目眩微赤，蒸於肺則噎嗽毛聾，蒸於脾則吐乳而或瀉，蒸於心則微驚而壯熱，蒸於腎則尻冷而耳熱，或自汗盜汗，如此者，須用古法調和，不可深治太過。

論小兒稟受之不同

小兒生後，體重日增。西人云：「小兒初產出時，體重約五斤，三四日中，反減輕五六兩，十日後，逐

日增加，每日約八錢。〔一〕性靈日啓，譬如草木出地，萌茁勾達，生機勃然，然強弱夭壽，亦至不齊，則由於稟受胎氣不同之故。千金方論曰：「六十日腫子成，能笑語識人；百日壬脈生，能反覆；一百八日尻骨成，能獨坐；二百一十日掌骨成，能匍匐；三百日臛骨成，能獨立；三百六十日爲一春，膝骨成，乃能移步；此理之常，不如是者，身不得平矣。或有四五歲不能行立，此皆受胎之不足者也。若筋實則多力，骨實則早行，血實則形瘦多髮，肉實則少病，精實則伶俐多語笑，不怕寒暑，氣實則少髮而體肥，此皆受胎氣之充足者也。大抵稟賦得中，陰陽純粹，剛柔兼濟，氣血相和，精神完備，形體壯健，未周之先，顛顛墜墜，暗黑神清，口方唇厚，骨粗聲滿，臍深肚突，莖小卵大，齒細髮潤，聲洪睡穩，此受胎氣之得中和者也。以故聽其聲，觀其形，則可以知其虛實夭壽矣。」

附論

嬰兒生後兩滿月，卽目腫子成，能笑識人，乳母不得令生人抱之，並見非常之物。

嬰兒百日任脈生，能反覆，乳母當存節喜怒，適其寒溫。

嬰兒半晬尻骨已成，乳母當教兒學坐。

嬰兒二百日外掌骨成，乳母教兒地上匍匐。

嬰兒三百日髓骨成，乳母教兒獨立。

嬰兒周辟膝骨已成，乳母教兒行步。

以上諸件，本於張煥所述，並是定法，惜世之人不能如法存節，往往抱兒過時，損傷筋骨，非所以暢遂其生機也。故予嘗比之草木，其生於深山大澤者，易於合抱，至於奇葩異卉，縱加培養，間有不秀實者，豈貴賤異哉！數見風日，卽血凝氣剛，肌肉堅密，此其所以耐風寒也。世之人盍一思之！

外形通釋

人身形骸，各有名稱，茲分三部詮釋如左：

上部

自其首而言之，腦後爲風府，項兩旁頸，頸上爲腦，腦上爲巔，巔前爲頂額，頂額前爲顛，顛前爲額，額兩旁爲額角，額角前爲眉骨，眉骨前爲額，額下爲鼻，鼻根爲頰，頰旁爲目，內眥爲睛明，外眥爲銳眥，耳下爲頰車，耳前目下爲頤，頤下爲顛，顛下爲額，額下爲頤，唇上爲人中，地閣爲承漿，肩下爲膊，（音柏，肩膊也。）膊下爲臑，臑盡爲肘，肘下爲臂，臂盡爲腕，下踝爲銳骨，上踝爲高骨，骨下動脈爲關，關前爲寸，關後

爲尺，寸口骨爲束骨，束骨前爲掌骨，肥肉際爲魚際，兩筋前爲歧骨，歧骨前爲虎口。

中部（下自二陰起上至肩骹止）

由下而上言之，二陰之中爲屏翳，兩筋間爲篡，篡內深處爲下極，下極之前，男爲陰廷，女爲竅漏，陰器上爲聚陰，聚陰上爲毛際，毛際兩旁動脈爲氣衝，氣衝上中爲小腹，小腹內爲中極，中極上爲關元，關元上爲臍，臍上至鳩尾爲腹，腹上爲臆，臆上爲胸，兩乳間爲膻中，兩旁高處爲膺，膺上爲巨骨，巨骨上爲缺盆，缺盆骨爲骹，骹連舌本爲結喉，結喉兩旁大脈應手可候五臟氣者，爲人迎，人迎上曲頷前動脈爲大迎，大迎內爲喉嚨，喉嚨上爲頰顙，內爲咽門，脅上爲腋，脅下爲肋，肋八骨間爲季脇，脇下空軟處爲眇，眇外爲脇，脊骨節爲頤，其盡處爲頤尾，一名骶骨，兩旁爲扁骨，扁骨之內，陽曰十二髎，陰曰八髎，蓋分各處爲尻，尻上橫者爲腰藍骨，藍骨上爲腰骨，一名髑，髑上爲髀，髀上爲脊骨，凡二十一節，通項骨三節，共二十四節，以象天之二十四氣也。脊內爲膂，膂兩旁爲脊，脊內爲胛，一名膂，膂上兩角爲肩解，肩解下成片者爲肩胛，一名膊，肩兩端爲肬骨，肩胛際會處爲三柱，三柱之上，兩旁之前爲骹。

下部（自足跟部至京骨止）

自其下而言之，足跟爲踠，踠上爲踵，踵上爲腦，一名腓腸，腓腸之上，膝後曲處爲膕，膝上至腰髁骨

下通爲捷，捷上俠髓骨兩旁爲機，機後爲臀，臀肉爲脛，機前爲髀厭，一名髀樞，樞下爲股，一名膝，膝骨爲髌，股下爲魚腹，腹外爲髀股，髀之前膝上起肉爲伏兔，伏兔後交文中爲髀關，關上橫骨爲枕骨，關下膝解爲骸關，俠膝解中爲臏，臏下通爲髓，髓外爲後輔骨，髓兩旁爲髌，髌前爲胛，一名胛，亦名脛，脛下盡處兩踝相對謂之腕，內踝之前，大骨陷中爲然骨，外踝上爲絕骨，足背爲跗，一名足跌，跌前爲躡，躡前爲趾，曰趾者，別於手指而言也。足大趾側本節後內側圓骨形突者爲核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爲京骨。此則一身之次第也。

內景通釋

內景者何？則臟腑是。人之內景自喉以下聯綴者皆臟也。自咽以下聯綴者皆腑也。茲分二道詮釋如左：

臟腑內景各有區別，咽喉二竅，同出一系，異道施化，喉在前，其系堅空，連接肺本，氣息之道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肺之竅，以及諸脈之行氣要道也；咽在後，其系柔空，下接胃水，飲食之道路，水穀同下，併歸胃中，乃運糧之關津也。二道並行，各不相犯；蓋飲食必歷氣口而下，氣口有一會厭，當飲食方嚥，會厭即

垂，厥口乃閉，故水穀下咽，可不犯喉，言語呼吸，則會厭開張，當食言語，則水穀乘氣道入喉管，遂噎而咳矣。是會厭乃喉咽二竅啓閉之機關也。（西人製機器製鞴，以司啓閉，所司僅屬一管，而會厭以一瓣作二管啓閉之用，大造生人之巧，洵不可及矣。）自此以下，分咽喉兩道說明之。

喉下爲肺，兩叶白瑩（兩叶指左右兩大叶也。）謂之華蓋；以其形如蜂窠，下無透竅，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一呼一吸，水之上源無有窮也，乃清濁之交通，人身之橐籥。肺之下爲心，心有系絡，上繫於肺，肺受清氣，下乃灌注，其象尖圓，其色赤，其中有竅。古云三毛七孔，就其上之管竅言曰毛，就其中之徑竅言曰孔也。象如仰盂，心卽居其中，九重端拱，寂然不動，凡脾胃肝胆兩腎膀胱，各有一系，繫於包絡之旁，以通於心，此間有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卽如霧者是也。如外邪干犯，則犯包絡，心不可犯，犯心卽死矣。此下有膈膜，與脊脇周迴相着，遮蔽濁氣，使不得上薰心肺。膈膜之下有肝，有獨叶者，有三二叶者，其系亦上絡於心包，爲血之海，上通於目，下亦無竅，肝短叶間有胆附焉。胆有汁，藏而不瀉，此喉之一竅，施氣運化，薰蒸流行，以成絡脈者如此。

咽至胃長一尺六寸，通謂之咽門。咽下是膈膜，膈膜之下爲胃，盛受飲食而腐熟之。其左有脾，與胃相附，其色如馬肝，赤紫，其形如刀鏹，居油網之上，能壅蒸蒸胃，食乃消化。胃之左有小腸，後附脊脊，左環

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臍上，共盤十六曲。又有大腸，即迴腸。當臍左環迴周疊積而下，亦盤十六曲。廣腸附脊，以受迴腸，疊積下辟，乃出滓穢之路。廣腸左側爲膀胱，乃津液之府，五味入胃，其津液上行，精者化爲血液，以成骨髓，津液之餘，留入下部，得三焦之氣施化，小腸滲出，膀胱滲入，而洩便注泄矣。凡胃中腐熟水穀，其精氣自胃之上口曰賁門，傳於肺，肺傳諸脈，其滓穢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於小腸。至小腸下口曰闌門，泌別其汁，清者滲出小腸，以入膀胱，滓穢之物，則轉入大腸，膀胱赤白瑩淨，與連網相接處，卽入水處，水入膀胱，全賴丹田之火，蒸化水氣，上行則爲津液，下泄則爲溲溺。此咽之一竅，資生血氣，轉化糟粕而出入如此。

三焦者，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主持諸氣，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穀腐熟，皆待此通達，與命門相火，相爲表裏。上焦在胃上口，主納而不出，其理在膻中；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泌糟粕，蒸津液，其理在臍旁；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出而不納，其理在臍下一寸；此皆言三焦氣化，故曰三焦爲元真通會之處。究竟三焦何物？實指之，卽油膜也。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脊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系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腎之兩系中卽命門，以一陽藏於二陰之間，是爲元

陽，即是真火。人無此火，腎無以作強，心無以神明，脾胃無以蒸腐水穀，化精微而傳糟粕。試取一綫近玩戲品，譬況之：有如元宵走馬燈，舞者馳者，栩栩欲活，其中止燃一火耳。火熾則運疾，火微則運遲，火滅則不動。軀殼非不存也，火滅斯僵矣。古人云：「身非汝身，乃天地之委形也。」洵不誣哉！

論內外形臟各部之作用

人身之組織，分爲二層，皮毛肌膚筋骨包裹支柱於外，五臟六腑發育生成於內，而構成一完全之人體。此一構成完全之人體，果何以能活動而施其種種作用乎？蓋必有主宰之者也。西洋歸於腦氣筋，東洋譯作神經系，謂腦充頭殼內，質軟色白，形略如卵，分左右兩半，面多皺紋，後部下層有小段皺紋，異於上層曰小腦，上層曰大腦，小腦體積約大腦八分之一，腦之根蒂延展而漸下，填塞於脊柱骨洞，而達於腰際。其未出頭骨者曰延髓，處脊柱洞者曰脊髓。神經或生於腦之根蒂，或生於脊柱之兩側，皆左右對生。腦及脊髓，稱曰神經中樞，神經中樞由知覺神經以受外物之感觸，由運動神經以利筋肉之伸縮，故人之知覺運動，無不本於神經之命令。證之中國經說，乃督脈由脊貫腦之部，以下交感於任脈也。督脈屬腎，中國所謂腎，非指內腎言，乃統腎所主之各部而言，是廣義而非狹義也。故經曰：「腎藏志。」又

曰：「腎爲作強之官，伎巧出焉。」皆所以闡明知覺運動之所本，而督脈由脊貫腦，以下交感於任脈，實爲施其作用，則西國所謂腦氣筋，固不能外此矣。

論人生之陰陽應天地之陰陽

天地一陰陽也，而玄黃判。人生一陰陽也，而男女分。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人固感陰陽二氣，聚而成形也。然則人生之陰陽，其猶天地之陰陽乎？金匱真言論曰：「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藏府中之陰陽，則藏者爲陰，府者爲陽；心肝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胆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在在以應天地之陰陽也。是則聖人謹候陰陽而消息之。至六節藏象論又申明其義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少陰，（肺在十二經爲太陰，然在陰分之中，當作少陰。）通於秋氣；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太陰，（腎在十二經爲少陰，然在陰分之中，當作太陰。）通於冬氣；

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出入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此爲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一藏皆取決於胆也。〔胆爲甲木生生之氣也。〕是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以人生之陰陽，參合天地之陰陽，而謹調之，生長收藏，與天爲一，順之則元真通暢，反之形乃困薄。

按人生陰陽二氣，與天地相參，其變化陰陰陽陽不窮，岐伯所謂數之可百可千也。其實陰陽者，不過相反相用之一種名詞，而百體之生活，卽藉此陰陽之不同，而生電氣之工程作用。凡一細胞，無不含正負電氣，而血管中又藉管內外電氣不同之力，而成順逆之流通，身外之邪，藉電氣爲之抵禦，身內之穢，藉電氣爲之排出，電氣有餘，則百體健，電氣不足，則百病叢生。

論人秉天地之氣化而生

一、五氣五行五味之氣化 經云：〔六節藏象論〕「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此言人類之發生，莫不由於天地之氣化，東方生風，司風化，其氣躁，而地應之，於五行生木，木生酸，酸味入肝而生肝矣；南方生熱，司熱化，其氣焦，而地應之，於五行生火，火生苦，苦味入心而生心矣；中央生濕，司濕化，其

氣香，而地應之，於五行生土，土生甘，甘味入脾而生脾矣；西方生燥，司燥化，其氣腥，而地應之，於五行生金，金生辛，辛味入肺而生肺矣；北方生寒，司寒化，其氣腐，而地應之，於五行生水，水生鹹，鹹味入腎而生腎矣。夫天以無形之五氣，化生有形之五行，地以有形之五行，化生有質之五味，此天地之所以生人也。人與天地之氣化，息息相通，其在母腹，食氣於母，所以養其形也；食味於母，所以養其精也。滋育以氣味爲本，母食之，胎又食之，是以由象成形。及其既生，則又食天之氣，食地之味，固無一時一日可得而或離者也。西人曰：人身由二十四原質造成，所謂輕養炭淡等，無非天之氣所輸入也；所謂礪礪鐵鈣等，無非地之味所輸入也。彼就化學辨析，故曰此輕也養也，炭也淡也，此礪也礪也，鐵也鈣也，試爲究其原理，又何一而非同耶？

一、五方五色之氣化 經云：（金匱真言論）「南方赤色，入通於心；北方黑色，入通於腎；東方青色，入通於肝；西方白色，入通於肺；中央黃色，入通於脾。」近世恆有持此說以疑經論者，曰是有說焉。宇宙內形形色色，何非由天地氣化而生？植物之葉與花，有色乎？無色乎？花葉之色，非花葉之色也，植物之花葉，本無色也，胡爲而綠焉？胡爲而紅焉？又胡爲而有黑有白有黃焉？則以植物之花葉，其中含有色素，各受日而異焉者也。中國稱日爲衆陽之宗，五色俱備，而於日珥徵之。西國則以日有七色，而於虹彩徵

之，並製有三稜鏡，實驗日光，以分七色，此盡人所知者。植物不見日光，枝葉嫩脆，人身不見日光，形體萎弱，此又盡人所知者。至經以五色入通五臟，而人獨疑之，則大謬也。肺色白，心色赤，不待辨矣。胆汁綠，是肝含有青素之徵也。腎膜紫，是腎含有黑素之徵也。脾居油網之上，脂肪皆其所司，脂肪白色也，一黯則變而爲黃矣，是脾含有黃素之徵也。再由此推之，脾之黑非屬腎乎？皮之白非屬肺乎？筋之青非屬肝乎？血之赤非屬心乎？脾土屬中央，其色黃，已於脂肪說明之矣。至大便色黃，脾胃正色也，青則入肝矣，黑則入腎矣，此又可從病理上悟之也。故人之於物，在辨其味，而尤在辨色。凡色赤皆入心，色黑皆入腎，色青皆入肝，色白皆入肺，色黃皆入脾，蓋人得天地氣化之全，物得天地氣化之偏，一或有病，以物之偏，救人之偏，則五色之氣化，猶五行也。人有疑此說者，試從五色之所繇來而研究之，當不難迎刃而解矣。細玩經文一通字，義蘊精深，誠哉後世光學之先導也。

論呼吸之原理

人在氣中，猶魚在水中，日優游藏息而不自知，苟或離焉，魚則死，人則斃矣。然其能呼內氣而吸外氣而入，果孰使之然耶？是必有一原動力以主宰之。原動力安在？即腎間動氣，膻中宗氣是也。夫人當

受生之始，玄黃未判，猶天地未闢之初，一團真火，盤旋於空虛之中，及漸寒漸凝，結成地殼，有形有質，則一點真火，遂藏之於地心。易曰：「地中有火。」此之謂矣。惟其地心真有火，故能使地氣升降，萬物生長收藏以發榮；惟其人身有真火，故能使人氣升降，百體生長收藏以永壽。一旦熄滅，地球立毀，人身亦立毀。經曰：「腎間動氣，呼吸之根也。」又曰：「宗氣積於胸中，以司呼吸。」此乃人生真氣，一絃相承，猶地心真火也。一則以動氣名之，一則以其動也應衣狀之，可知其一點元氣，分司上下，如磁針相吸，而轉旋不已，吾無以命之，命之曰人生之原動力。當其吸也，則氣自鼻入腦，循脊歷肝及腎，而至臍下胞宮而止，此爲吸氣之道路也。及其呼也，氣自臍旁氣街，循腹過膈，歷心及肺，至鼻下兩孔而出，此爲呼氣之道路也。而氣之出入，於是爲一大循環。經曰：「吸入肝與腎，呼出心與肺。」其言呼吸之原理悉矣，而卒歸本腎間動氣，膻中宗氣。是知鼻者通氣之孔竅也，噙者納氣之門戶也，肺者貯氣之器官也。而一呼一吸，究非鼻能爲之也，噙能爲之也，亦非肺能自爲張弛，而使氣之出入也，是固有原動之力在。

論腎間動氣及膻中宗氣之原始

人受生之初，在胞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蓋以在母腹內，臍帶繫於母之任脈，不翅花蒂之在枝，

任脈起於胞中，上通於肺，肺通於鼻，是以兒在母腹，隨母呼吸，由臍帶以通天氣，而無事自爲呼吸也。及臍下真氣，漸足漸充，引而上行，由心入肺，鼓擊肺衣，則欲自行呼吸，遂破胎而出。及既生後，臍帶剪斷，一點真靈之氣，乃聚於臍下，是爲腎間動氣。其引而上行之氣，乃積於臍中，是爲臍中宗氣。腎間之氣，祖炁也，故稱臍中之氣曰宗。試舉經論如左：

一、腎間動氣 經曰：「十二經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又曰：「十二經皆以俞爲原者何也？」（俞音恕，五藏之穴，在於背上者。）然（答辭）五藏俞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三焦所行之俞爲原者何也？然。臍下腎間動氣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故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諸氣（上中下三焦之氣）經歷五臟六腑，原者，三焦之尊號也，故所止輒爲原（難經文）是以曰，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誠探本之言矣。

一、臍中宗氣 人生有兩氣海，下氣海在丹田，即腎間也；上氣海在胸中，即臍中也，宗氣積焉。經論宗氣有二義，不可不細別也。一曰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爲血（西人言，血液循環，紫血化爲赤血之義，經文已先道破。）以營四末，

內應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靈樞經文）此言宗氣上貫於心主之脈，主脈中之營氣，以應呼吸漏下者也。一曰穀始入於胃，其精者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大氣即宗氣也。）出於肺，循喉嚨，故呼則出，吸則入（同上）此言宗氣出於肺，循喉嚨以司呼吸。夫肺主氣，外合皮毛，人一呼則八萬四千毛竅皆開，一吸則八萬四千毛竅皆閉，是又宗氣主脈外之毛竅，而行呼吸者也，然則人之一呼一吸，在上體中宗氣司之，在下腎間動氣主之，天地翕闔之玄機，其在此乎？其在此乎？

按人生以得氣爲最先，而尤其先於呼吸，眼耳鼻舌意，胥是氣以爲之貫注，非是氣則聲香味觸法，都不知覺，所以能知覺者，以氣貫注之也。丹經云：「氣之呼接天根，氣之吸接地根。」天根（即鼻額中）謂上命門，此體中宗氣之部也。地根謂下命門，此腎間動氣之部也。人物之生在此，仙佛所修養者，亦無不在此。（呼吸之數，一分鐘十八息爲平人。）

論天地氣通於人之理

西人云：「人離空氣則窒息而死，吸養吐炭，人之所以生活者在此。」然此但就化學成分上析之，

未足盡造化之祕也。吾讀陰陽應象大論而知之矣。其曰：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爲萬物之父母者，蓋天地一氣而已。鴻濛未闢，此氣天得之爲精，地得之爲形，磅礴於兩大間，爲萬物生化之原也。曰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是故天地之靜動，神明爲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者，蓋自乾坤定位，清者上浮，濁者下降，四時成化，而萬物生生不絕，無有紀極也。曰惟賢者上配天以養頭，下配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者，此言人在天地氣交之中，參贊化育者，唯賢者能之。曰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噓，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谷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者，以氣之入也，有攝收機能。曰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者，以氣之出也，有排泄作用，蓋新陳代謝，故陰陽和也。且又示以亢害承制之理，曰以天地爲之陰陽，陽之汗以天地之兩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暴氣象雷，炭氣象陽，故治不法天之氣，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俾人循天地自然之化，調適陰陽，以永生命。此造化之祕也，非聖人烏知之。

論天地正陽之氣與人身正陽之氣

徐靈胎曰：「天地之陽氣有二，一爲元陽之陽，一爲陰陽之陽，陰陽之陽，分於太極既判之時，以日

月爲升降，水火則其用也，與陰爲對待，而不併於陰，此天地並立之義也；元陽之陽，存於太極未判之時，以寒暑爲起伏，雷雨則其用也，與陰爲附麗而不離乎陰，此天包地之義也。不觀於龍乎？龍者天地元陽之氣所生，藏於水而不離乎水者也。故春分陽氣上，井泉冷，龍用事而能飛；秋分陽氣下，井泉溫，龍退蟄而能潛。人身五藏屬陰，而腎尤爲陰中之至陰，故人之元陽藏焉。據此是腎爲藏水之藏，亦爲藏火之藏也。」

論人身三陽三陰之氣離則爲二合則爲一之理

人秉陰陽水火而生，總屬一氣血耳，而氣尤在血先。世有讀傷寒論三陽三陰之說，謂皮膚肌腠，五藏六府，各有所主之氣，恐於一陰一陽之理相背者，此蓋不知陰陽離合之道耳。夫陰陽離合之道，合則爲一，離則爲三，以三陽論之，是就一陽之氣，分而爲三也。經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陽明根於厲兌，結於頰大；少陽根於竅陰，結於窗籠。」此三者，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是爲人身陽分之氣，出入表理之關鍵也。以三陰論之，是就一陰之氣，分而爲三也。經云：「太陰根於隱白，結於太倉；少陰根於湧泉，結於廉泉；厥陰根於大敦，結於玉英。」此三者，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是爲人身陰分之氣，

出入表裏之關鍵也。開闔樞利則身強，開闔樞折則病危。傷寒論分爲三陰三陽者，治病之法也。若夫養生之道，則由其分焉者，以求其合，所謂合者，乃先天之一炁，上通於肺，合宗氣而司呼吸者也。夫人自有生之後，皆屬後天，飲之食之，故藉中焦水穀之精微，以養先天之精炁，復藉先天之精炁，以化水穀之精微，先後二天，互相資益，此卽氣血之所由生化也。若不明陰陽離合之道，卽不知氣血生化之源，與夫氣血出入表裏關鍵之所在，以之治病則失法，以之養生則失道。

論人身元氣運動各器官之機能

吾觀於天之造人，其一最靈最妙之機器乎？試考汽鍋之製，而知其與人身臟腑肢體各器官運動之故，其理同也。人身之內，胃爲水穀之海，交乎中焦，藉命門龍雷之火，以化生精氣，上達於肺，由是鼓動翕張，而爲往來呼吸。其精氣又灌輸於肺腑，敷布於經絡，用以運動五官百骸，脾在胃旁，終朝引動，壅熱氣以蒸腐水穀，故脾與胃以膜相連，胃之上口出於咽，其脈繫於舌本，是以脾胃之寒熱，可於是乎驗之。今觀於機器之有鍋爐，猶人身之有脾與命門也；汽渦一沸，則蒸氣上騰，猶脾胃之化生精氣也；引擎之高下低昂，猶肺之鼓動翕張也；機輪之周轉，有一定之數，猶之呼吸之氣，一呼脈二至，一吸脈二至也；輸

動則衆機皆動，猶五官百骸之効其靈也；皮帶撤去，則各輪停滯，猶脾一停歇，人即倦臥也；熱度表可驗水沸之熱度，猶舌之可驗胃中之熱度也；汽鍋之水，上下輪流更換，猶精氣之灌注旁達也；熱度已至，則馬力充足，猶脾胃健則氣力壯盛也。汽鍋所需者煤炭之火，人身所需者命門之火，命門之火，係龍雷之火，乃陰中真陽，能化生萬物，實先天生氣之根本。近今新學說所指之電氣也。

論聲音之原理

聲音何自來乎？曰繇於氣之動。當其靜也，空虛寥廓之中，萬籟俱寂；及乎其動，風之盪，雷之震，空界動機一發，音聲以生，而地感之；山谷之應響，川海之激流，是其徵也，而物感之，絲弦之彈撥，金石之敲擊，簫管之嗷吹，亦以發音而成聲。若夫龍吟虎嘯，獅吼猿啼，狐嘯犬吠，羊咩馬嘶，與夫蟲以翼磨擦，蛙以腮鼓擊，禽以腔隨脛而低昂，凡有知覺者感之，莫不有名有狀，以傳寫其音聲。至於人爲萬物之靈，備五音五聲之全，以應萬變。其發爲音聲也，且隨所感而協乎律呂焉。肝聲呼，音近角，調而直，音聲相應則無病，角亂則病在肝；心聲笑，音應徵，和而長，音聲相應則無病，徵亂則病在心；脾聲歌，音應宮，大而和，音聲相應則無病，宮亂則病在脾；肺聲哭，音應商，輕而勁，音聲相應則無病，商亂則病在肺；腎聲呻，音應羽，沈而

深，音聲相應則無病，邪亂則病在腎，是五臟皆有音聲之所發也。然其機果何在乎？曰在於腎，雖心主言，肺主聲，亦屬主要之器官，然猶其標也；而其本必歸於腎，腎經之脈，下貫於腎，上繫於舌本，舌之發機，其靈否不在於舌，而係乎腎脈之通塞，使此脈道阻絕不通，則舌不能發機而爲瘖。內經奇病論篇，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爲何也？」岐伯對曰：「胞之絡絕也。」（絕謂脈不流通，則不能言，非天眞之氣絕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於舌本，（少陰腎脈也）故不能言。」（氣不榮養，故不能言，蓋時至九月，妊胎已久，兒體日大，胞室之絡脈，繫於腎經者，阻絕不通，故問有爲之瘖者，非人人然也，此阻絕之絕，非斷絕之謂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至十月分娩之後，胎出則胞絡通而音聲復矣。）是故腎者呼吸之根，抑亦音聲之根也。昔先王之作樂也，於易取象於豫，以雷出地中，音聲發於上，實根於下，其格理也，精且微矣。

論音聲所主之器官

人之發言也，則有音聲，此音聲果何器官主之乎？經言所主之器官，蓋有七焉：

一、喉嚨——肺之上管爲喉嚨，在咽之前，主氣之呼吸，氣不利者，音聲卽爲之不利。故經曰：「喉嚨者，

氣之所以上下也。」

二、會厭——會厭在喉嚨之兩旁，能張能收，食入則收，掩其喉音，出則開張。故經云：「會厭者，音聲之戶也。」

三、口脣——唇開合而後語句清明，名爲飛門，以象其數數動也。唇緩則音失。故經曰：「口脣者，音聲之扇也。」

四、舌——舌者心之苗，言爲心聲，舌能辨音。故經曰：「舌者，音聲之機也。」（名曰機者，謂其伸縮轉掉也。聲則響出於喉，音則分宮商角徵羽，由舌辨之也。）

五、懸雍——喉之上腭，有如懸雍之垂，亦名曰帝丁，音從此出。常見啞人皆無腭上帝丁，蓋會厭無關，則氣不收束，氣散則不能成音，是帝丁居氣管之上，實主音聲，而爲之關鍵。故經曰：「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

六、頰頰——頰頰卽上腭，氣從此分出於口鼻。故經曰：「頰頰者，氣分之所洩也。」

七、橫骨——橫骨在舌本，心臟神而開竅於舌，故橫骨爲其所使，以爲發舌之機。橫骨一名靱骨，在會厭之下，與舌根相連，主發舌者也。靱骨以膜相連，又有筋牽之，最靈動，以供心神肺氣之

使。故經曰：「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

論消化之原理

人之於飲食也，脣以攝收之，齒以咀嚼之，舌以轉掉之，使之往復周廻，然後嚥入。會厭居食管氣管之間，氣出則張，食入則掩蓋氣門，使食橋渡而過，由此入喉，傳送至胃之上口賁門，入胃，脾以磨之，肝以疏之，而後蒸化腐熟，由胃之津門泄出水分，其汁由幽門傳入小腸；經所謂小腸爲受盛之官是也。至小腸之闌門，又分泌津液，其水分皆由三焦傳腎及膀胱，由溺孔而出；經所謂三焦爲決瀆之官是也。是時穀已成糟粕，傳入大腸；經所謂大腸爲傳導之官是也。至直腸則結爲糞，由肛門而出，自古相傳，腸胃之功用如此。泊西人消化作用之新理出，謂食物之入於口中也，先由唾腺分泌唾液，通食道而入於胃中，又從胃壁分泌胃液，進至腸中，由脾臟分泌胰液，由肝臟分泌胆汁，由腸壁分泌腸液，凡體內各部特別機能，皆消化食物；此則西人所發明消化作用之新理也。又謂口中唾液主消化澱粉，胃液主消化蛋白質，胆汁主消化脂肪，腸液主消化澱粉、蛋白、脂肪等質；此則西人所說明消化作用之新理也。凡此悉依化學作學，以推測食物消化之理。是理也，然乎否乎？吾謂唾液、胃液、腸液、胆汁及某某液者，非某液

之自爲作用也。是蓋有精神作用在焉。精神作用維何？人生之元氣是矣。此元氣足，則精神之作用強，而消化易；元氣不足，則精神之作用弱，而消化難。譬之釀酒，凡種種諸液，皆助穀發酵糲也。胃爲水穀之海，穀在胃中，猶穀在釜中，非有釜底之火，不足以蒸發之。氣海者，元氣之府也。化水穀而生血氣，無此一點真火，磅礴發，以造化爲鑑，以陰陽爲炭，其腐化穀食之能力尤大且偉，速且強。西人言穀在腸胃之中，得種種諸液起酸化之作用，又謂有一種溫度起蠕動之作用，究之其熱力何自而生乎？若曰由酸化之作用而生，則猶爲科學囿也。吾故推闡我古醫經真義，說明消化之原理，在乎元氣。

論營衛二氣之行度

一、營氣之行度 營者，水穀之精粹，其清者爲營，奉心化血，命曰營氣。乃得獨行於經隧，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曰營行脈中。脈者猶川河溪澗之道；營者，猶川河溪澗之水。其始也，循脈自手太陰肺，肺注於手陽明大腸，大腸注足陽明胃，胃注足太陰脾，脾注手少陰心，心注手太陽小腸，小腸注足太陽膀胱，膀胱注足少陰腎，腎注手厥陰心包絡，心包絡注手少陽三焦，三焦注足少陽胆，胆注足厥陰肝，統人身經脈計長十六丈二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爲一息，合

計脈行六寸，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盡，爲一周於體，弱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漏下百刻而脈終，終而復始，如環無端。

按近世每疑經言一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爲不合，不知欲定經文息數，須先定脈行度數。脈行從中焦始，本手太陰肺呼吸之息頭，分歧貫注兩手足之經脈，兩手足各有陰脈陽脈，是以陰兩陽兩，相間而行，交通於中，而營周不休，則非衛晝行陽只二十五度，夜行陰只二十五度矣。營行速，衛行遲，故盧子繇曰：「一晝夜周行五十度者，衛行之紀也。水下百刻，漏盡脈終者，營行之紀也。此經於五十營篇發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之論。」據此脈行度數應百刻，足脈行百度與衛大會也。脈度定，息數亦定矣。茲以脈行百度應百刻起算，以百乘脈長十六丈二尺，得一千六百二十丈，又按一息脈行六寸，以六寸除一千六百二十丈，得二萬七千息，卽一晝夜之息數。是知經所謂息數，因以平旦爲紀，衛行五十度適應之。遂於營，亦曰五十營，實則營在陰在陽並行五十度，出入心臟兩次，經舉一概之也。

一、衛氣之行度 衛者，亦水穀之精粹，既以其清者爲營，因其次者爲衛，遂云其濁者爲衛耳。衛氣出入形藏，分於晝夜，以固生身，莫祕於此，故曰衛行脈外。其始也，從中焦，平旦陰盡陽始生，而

人寤，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於目銳眦，下手太陽，下至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於目銳眦，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頰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此之謂衛行脈外，行身之陽道爲一周，非循行經隧之爲衛行脈外也。周而復始，合計廿五。周於身，爲衛獨行陽二十五度，非合營並行陽二十五度也。陽盡於陰，陰受氣而人寤，其始入於陰，常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此之謂衛行脈外藏舍之陰爲一周，亦非循行經隧之爲衛行脈外也。周而復始，合計廿五。周於藏，爲衛獨行陰二十五度，亦非合營並行陰二十五度也。合計晝行陽二十五度，與夫夜行陰二十五度，斯之謂一周於身。┌

按瘕論篇有衛行周盡日下一節之文，以衛行一周身盡，日下脊骨之一節，二十一日至骶骨，上行九日出於缺盆，復會於大椎，斯之謂歷盡行身度之一周，大會於體躬，此一篇爲他篇所未及，至此而義始完備。據此則衛行之始終起止可定矣。夫營衛生會行度及脈度，猶氣之有節節之有候，衡平權度，無容暫失，但衛行遲，營行速，衛行遲者，終月始歷盡一周之體躬，猶日行遲，

一年十二月巡行周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一年也。營行速者，非比衛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營周不休，以應百刻，猶月行疾，一月三十日，日超天一十三度半有奇，一月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一月也。學者設未玩味靈素全文，不知衛行日下一節，二十一日窮歷骹骨，上行九日出於缺盆。岐伯補載瘧論，是祇知一晝一夜衛行度之始終起止，而不知一月衛行度之始終起止，則所論不備，故盧子繇導經參訂，而後衛之行度，始無遺義，其開悟來學之功，豈淺渺哉。

論營衛之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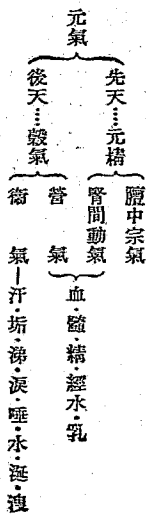
經云：「人受氣於穀，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度而復大會。」此所謂五十度，指下衛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言，故於營曰營周不休，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爲晝夜，太陽主外，太陰主內，各行二十五度，平且陰盡而陽受氣矣。」謹釋經旨，闡明人生氣血生化之源。蓋以胃者，水穀之海也，水穀入胃，氣海真氣蒸發之而變化生，穀氣變化，清者爲營，濁者爲衛，其始渾合穀氣，至此而分。氣海者，是不啻穀氣化分之所也。及其化

分，營由脈中行，溢於諸絡，爲陽之守，衛由脈外行，達於膚表，爲陰之衛，各走其道，上行積於臆中，與宗氣並居，宗氣積於臆中，搏而不行，其動也應衣，貫肺循喉以司呼吸者也。一呼一吸，宣五穀味，吐濁氣而吸清氣，於時營也衛也，大會於肺中，津液合化，經所謂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謂之血是也。營衛歷一晝一夜，大會於手太陰肺，宣五穀味，變化爲血，以奉心臟，是又不啻以手太陰肺臟爲營衛二氣化合之所也。難經云：「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陰陽相貫，相隨上下，如環無端。」觀此則換氣轉血之理，內經詳之，難經復申述之。我國古昔時代已闡發無遺，明萬曆二十四年，西人有哈佛氏者，發明血液循環之理，醫界爲之一變。其說曰：「心內分左右四房，皆有管竅爲生血迴血之用，血受炭氣則紫，回行至心右上房，有一總管接回血入心中，落右下房；又有一總管運血出而過肺，被肺吹去紫色，遂變純赤，還入心之左上房，落左下房；又有一總管運血出行，遍於週身，復迴於心。」其云心上三總管，及心內四房，即中國所謂三毛七孔是也。而所論血液循環之理，亦即內經營衛交會於手太陰肺，及心主血脈之說也。

論先天真氣及後天精氣變化氣血之原因及種類

人稟先天之真氣，得後天之精氣，滋養發育，而變化以生。後天之精氣，本於穀氣，尤賴先天真氣之

原動力，發生真火，蒸氣四佈，而五臟六腑，遂如雨露之溉。水穀之氣，化分爲二，曰營曰衛，爲人生生化之原。衛氣內走臟腑，外達皮毛，其上出之氣，出於口鼻，著於漆石，則爲水焉；其在口舌，則爲唾焉；其在於目，則爲淚焉；其在於鼻，則爲涕焉；其在於耳，則爲垢焉；其在臟腑外層，則爲涎焉；其靈膚潤肌，出於皮毛，則爲汗焉；其下出者，則爲溲焉；凡此皆衛氣之所變化也。營氣一晝一夜，與衛氣大會於手太陰肺，陽津陰汁，交相感觸，變而爲血，其理已詳於營衛生會篇，無庸贅述。若夫精則含於血者也，髓則生於精者也，皆腎主之，腎中天一之陽氣，化而爲癸水，男女皆有之，女子之乳，亦由於天一之水，故女子乳子，而癸水不行，凡此無非先天之真氣及後天之精氣所變化也。



論血之功用

血者，水穀之精氣所生也。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受於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腎，灌溉一身，目得之而

能視，耳得之而能聽，手得之而能攝，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臟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傳注於脈，少則澁，充則實，常以飲食日滋，故能陽生陰長，取汁變化而赤爲血也；是故血足則形盛，血貧則形衰。吾嘗論之，血譬則水也，氣譬則風也，風行水上，有血氣之象焉，血爲氣配，故氣者血之帥也，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氣溫則血滑，氣寒則血澁，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故人之一身，血以濡之，氣以煦之，兩者不相失也。

論血行之動力

人身有三大要經，曰呼吸，曰消化，曰循環。其在人身，出入心臟，而循環不已，無一刻或停者，則血是也。西人謂血流有定向，心臟以排之，動脈以輸之，靜脈以承之，還流而迴於心臟，略需二十三秒時，即血行遍及全體一遍。又謂心壁筋肉，自能伸縮，謂之心動，殆以此爲血行動力之所繇起也。我國學說，則異於斯。經曰：「呼出心與肺，吸入肝與腎。」蓋以氣之出入與血之轉換，惟呼吸之力是賴，故不主心壁筋肉之伸縮力，而主胸中大氣之轉擊力。經曰：「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呼則出，吸則入，是謂呼吸爲大氣所司，呼吸之行，實由大氣行之，大氣在胸中，積而不行，而呼吸無一

刻停者，其動力使之然也。所謂搏者，正以見大氣之搏力，即呼吸之動力矣。且更進而論之，大氣亦謂之宗氣。經曰：「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此又見大氣在胸中，且以貫心脈焉。是則心之發血，脈之輸血，其與大氣更有莫大之關係者在。蓋人一呼則脈行三寸，一吸則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考訂息數及脈之至數，詳見脈搏節下，與西說血行一週略需二十三秒時亦合。）脈者，血之道也，脈行即謂血行，而呼吸實所以行之，呼吸之動力為大氣所司，斯血行之動力，亦必大氣所司矣。譬如電機，此動彼應，經以一搏字形容大氣，其曲盡大氣之妙用如此。據此則前所謂氣行血行者，非謂大氣以氣帥血而行，實以力運血而行也可知矣，是不可以不辨。

論血有輕重之區別

人之所以生也，氣為主，血為輔，氣為重，血為輕，血有不足，可以漸生，若氣不立，則人即死。然考人周身毛竅之內，有孫絡，（西人謂之毛細管；）孫絡之內，有橫絡，（西人謂之靜脈管；）橫絡之內，則有經焉。（西人謂之動脈管。）經與絡皆有血也，是又有輕重之別焉。孫絡橫絡之血，起於胞中之血海，其血熱肉充膚，澹滲皮毛，皮毛之外，肺氣主之，皮毛之內，肝血主之，若經脈之血，則主於手厥陰心包，乃中焦

取汁，奉心化赤之血也。血海之血，行於絡脈，男子絡唇口，而生髭鬚，女子月事以時下，皆此血也。心包之血，行於經隧，內養其筋，外榮於脈，皆奉心化赤之血也。血海之血，多出不死，心包之血，多出即死。（西人謂靜脈管中之血，多出不致命，動脈管中之血，多出即立斃。）是又絡脈之血爲輕，而經脈之血爲重也。經云：「陽絡傷則吐血，陰絡傷則便血。」此血海之血也。一息不運則機鍼窮，一絲不續則霄壤判，此經脈之血也。血氣二者，乃醫之大綱，學者不可不察也。

論天癸非精血之謂

天癸之義，諸家俱以精血爲解，是不詳內經之旨也。玩經云：「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時下，男子二八天癸至，精氣溢瀉。」則是天癸在先，而後精血繼之；天癸非即精血之謂也明矣。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真水，在人身是謂元陰，即曰元氣。人之未生，此氣蘊於父母，謂之先天元氣；人之既生，此氣化於吾身，謂之後天元氣。但氣之初生，真陰甚微，及其既盛，精血乃壯，然必真陰足而後精血化，是真陰在精血之先，精血在真陰之後，不然女子四十九，男子六十四，而天癸俱絕，其周身之精血何以仍運行於營衛之中，而未見其涸竭也。則知天癸非精血明矣。其以精血爲天癸者，王太僕陳良甫以下之謬論也。（中國

古無細胞之名，故曰元陰、元氣。

論男子成熟期精氣之源委

經云：「男子二八（二八爲男子成熟之年）而天癸至，」八爲少陰之數，老陰之數極於十，少陰之數次於八也。（西人云，在未成熟之童男，斷無精蟲，但不盡然，有十歲小兒精蟲已完全發育者，有年已弱冠，尙無精蟲者，此非常例，二八者，男子成熟期之常例也。）男子本陽體而得陰數者，陽與陰互爲根也。故於卦爲坎，坎爲男，男子八歲腎氣始實，二八腎氣始盛，腎中天一所生陽氣之水，於是化成，是爲癸水，所化癸水，從腎系出於胞中，男子之胎名丹田，名氣海，又名精室，西人所謂精囊是也。精囊者，輸出精蟲之所也。精蟲卽精細胞，如蝌蚪形。精細胞爲含液體，卽先天督脈腎陽所化之水而成，中入所謂天癸水也。既從腎系至於胞中，則後天衝任奉心所化之血，與相應亦至胞中，惟男子屬陽主氣，秉督脈精氣之化，則氣勝於血，不爲經而爲精。經云：「男子二八精氣溢瀉，」故有子者，以精氣中含有天癸水也。且既化爲精，此精游溢形骸之內，蘊含血液之中，循督脈入脊上腦，是生骨髓，循任脈上頰，繞脣，是生鬚髮，出於皮膚生毛，故男子之骨較女堅，毛較女重者，以得督脈之陽化也。及男女交媾，命門火熾，遂從

血液中攝取而聚集於胞中，癸水藉此由精道注射女體中，而與女子癸水（即卵細胞）凝合，是爲生人之種子，即爲生命之大本。

考精在人身最貴而甚少，統計通有一升二合，此男子二八未洩之成數也，稱得一斤，積而滿者至三升。人生十六歲而精泄，凡交一次則喪半合，有喪無益，則精衰身憊，若耗損不及一升，則其真精散失，疾病叢生，死亡隨之矣。

論女子成熟期經水之源委

經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七爲少陽之數，老陽之數極於九，少陽之數次於七也。（此常例也。男二八女二七，此就人類平均之數，若成熟期之早遲亦有關於風土，視其體質者，不在此例。）女本陰體，而得陽數者，陰與陽互爲根也。故於卦爲離，離爲女，女子七歲腎氣盛，至二七任脈通，太衝脈盛，腎中天一陽氣所生之水，所謂癸水者，即發於腎系之中，而至胞中，女子之胞名血海，名子宮，西人亦謂之子宮，輸進卵細胞之所也。卵細胞有卵巢，釀生卵種，卵種既繁，而後由輸卵管輸入，經所謂任脈通者，蓋指此而言。其卵細胞爲含蛋白質黃液體，則所謂天癸水也。此屬先天督脈所司，若衝脈弱於陽明，屬後天

主奉心化血。陽明飲食所化之精汁，既化爲血，則由衝脈導引下行，以入胞宮，與天癸之水會合，惟女子屬陰主血，乘衝脈血氣之化，則血勝於氣，不爲精而爲經。經云：「女子二七月事以時下，」故有子者，以經水中含有天癸水也。（卽卵細胞）與男子遇則成胎，否則從精道泄出，及至年衰癸水消滅之歲，卽爲經水斷絕之時，以腎氣既衰，則後天衝任二脈血氣，亦不爲之潮也。少壯女子每月經行一次，其色赤者，以本衝脈血氣之化也。應時而下，每月有事，故曰月事；又以其如潮汐之有信也，曰月信；其行止之有常也，曰月經。督脈癸水之陽不足，則經遲而滯，衝任之陰血不足，則經淡而枯。

考經水初潮，色作淡紅，量亦不多，漸行漸多，色變殷紅，至將淨時，仍還淡色，一次之量，自三錢至八兩不等，各隨其體質而殊。經少者日數短，一、二日已淨，多則日數長，八、九日始止。

論乳汁之生化

婦人經水，每月一至，應時而下，其候不愆，及乎懷妊以後，經水不至，所以養胎也。分娩以後，經水仍不至者，非以生乳乎？乳汁之與經水，固大有關係矣。然經汁色赤，而乳汁色白，乳汁果由於經水乎？試一究乳汁生化之所以然？其源委不可不詳也。凡人受氣於穀，穀主化汁，人身一切之汁，皆本穀氣所生，匪

獨乳汁然也。經云：「食入於界，脈道乃行。」此言胃中穀汁，上歸於心，化血以行脈也，而爲血之始。又曰：「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此言胃中穀汁，奉心所化之血，由衝任二脈導引而下，與癸水會合，男子化精，女子化經，皆本乎此。而爲血之終，女子血有餘，以血爲主，而血生於穀，穀氣歸心而化血，是以行經，及其乳子，穀氣奉心化血者少，而散精於左右乳房者多，是以血不足而經不行，當乳子期間，穀氣上行，不得心火之化爲血，而得肺金之化爲乳，及兒斷乳後，穀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是以乳斷而血旺，則經水行矣。

附錄

男子屬陽，陽極則必自上而下垂，故陰物垂而乳房縮；女子屬陰，陰極則必自下而上衝，故乳房大而陰戶縮。此其上下伸縮，凸凹異用，殆造化之玄機也。

論津液發生之源

廉泉玉英者，上液之道也。玉英謂脣內斷交，蓋胃臟之精液，一從任脈而出於舌下之廉泉，一從脊骨髓空而上通於腦，腦空在腦後三分顛際銳骨之下，一在斷基下，一在項後復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

風府上，是骨之精髓，從脊骨上空，上通於腦，而下滲於斷基，督脈循於脊骨，厥陰肝脈與督脈上會於顛，而下玉英。口中津液，由此滋生，西人謂口中有三腺，一舌下腺，一腭下腺，一耳下腺，皆主津液。中國於耳下腺則以腭下腺該之，腭下腺玉英也。舌下腺廉泉也，此二穴爲上液之道，西人謂口中津液由胃而上，經謂腎主五液，則其源也，故歸本於腎。

論體溫

人之所以能生活，能動作者，果何緣而致之耶？曰：以有體溫之故。人之有體溫也，雖當冬寒凜冽，而體則常溫，此非緣多著衣服而始然也。人第知多著衣服，所以禦外寒，而不知實所以護內熱。試觀人就眠時，被褥皆冷，越旦而起，則一變而爲溫暖；蓋人身不翹火爐，溫其體，且並及於附近之物體。匪直人類爲然，即各種動物，如飛禽類，如走獸類，亦莫不具有體溫，此盡人所知也。至於爬蟲類、魚類、蛙蛇類、昆蟲之類，所稱爲冷血動物者，似乎無體溫矣，然亦具有體溫，特其溫度微且小耳。是人與各種動物，在生活時，皆有體溫焉。及至死亡，則僵矣冷矣。體僵且冷，斯不能動作矣。如稍有熱度，則猶將斃未斃也。

然則人能生活能動作者，由於有體溫也。但體溫何自而來耶？試思除動物而外，何物有熱，並其動

作之由於熱，而動作僅限於有熱之時，曰此惟水蒸機器爲然。然機器之能動作，由於燃燒煤炭，蒸化水氣，經過唧筒，於是機器變熱，且能動作。但機器作工之時，必燃燒煤炭，以保持其熱度，若煤炭燒盡，則機器必不能動作，且變而爲冷，一如死亡之動物也。人體亦如水蒸機器，能動作，且有熱，因人體內有一眞火，時時燃燒，恰如機器之爐火，亦時時增益其新鮮之燃料，此燃料非煤炭也，卽食物耳。經云：「人生受氣於穀，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相隨上下，如環無端，以周遍於全身，人身肉之大會爲谷，小會爲谿，谿谷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是卽衛氣與營血相會，而發生溫度之部也。」計人身谿谷三百六十五穴會，行營衛以會大氣，相與發生溫度，則大絡衆絡及孫絡，無非導熱之管矣。經云：「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其理已昭然若揭矣。然又探源於衛出下焦，是指衛氣之生化，由於丹田氣海。謂人吸天陽，入肺歷心，循脊過腎系，而至胞宮，蒸化穀氣，爲衛氣發生之所，是爲眞火，卽曰元氣。在下衝脈稟之，滲三陰，灌諸絡，以溫肌肉；在上宗氣宣之，薰肌澤膚，如雨露之溉。是以衛氣內走臟腑，外達皮膚，衛氣之所分布，卽爲溫度之所分布也。

論脈搏一

脈搏之理，中國闡明最早，內經於人身動脈之處，分天地人三部九候，迄於越人始獨取寸口，謂肺朝百脈爲華蓋，營衛於此交會，故卽肺寸口之脈，可以診知五臟六腑之所終始。近西人著生理學，亦詳列脈搏一條。其說曰：「心一躍則周身之脈皆躍，」故其論脈搏也，謂人一呼則心二躍，人一吸則心二躍，猶我中國所謂一呼脈二至，一吸脈二至也；以時計按之，一分鐘得十八息有零，一晝夜當得二萬七千息。但靈樞五十營篇只云一萬三千五百息，相差一半，幾滋後人大惑，不知此由讀者誤解經文漏下百刻，合計脈行周身五十度二語。夫人身經脈分陰陽，陰兩陽兩，相間而行，在陽固脈行五十度，在陰亦脈行五十度，非僅行陽只二十五度，行陰亦只二十五度也。此理盧子綽先生著學古診則已先我言之。且下文有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兩語，卽明言人身經脈在陽行陽五十度，在陰行陰五十度，陰兩陽兩，相間交通，其並行五十度則一也，故曰一數可。知經文已不啻自下註脚，準此百度應百刻起算，有不能難迎刃而解者，爰釋之於左：

人身經脈，計長十六丈二尺，卽一度周行於身爲十六丈二尺，以百乘之，得一千六百二十丈，卽百度周行於身之數，亦卽一晝一夜脈行之長度。經云：「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以六除一千六百二十丈，（先將丈化爲寸）得二萬七千，卽一晝一夜之息數。」以今之時刻計之，

一晝一夜共有一千四百四十分。以此數除上得之息數，得十八有零，即現行時計一分時內有十八息。又經云：「一呼脈二至，一吸脈二至。」是一息四至也，以四乘十八，得七十二，即現行時計一分時內脈有七十二至也。此數證之實驗，適相吻合，與西人所定一分鐘內脈有七十二躍亦符。

論脈搏二

前義尚有未盡，再就經文疏證之。靈素所論營衛諸篇，爲我國定脈行度數之根本，即爲我國定一晝一夜息數之根本，學者不能會通經例，一經解錯，根本盡翻，尙何脈之可言？夫十二經應十二時，經有明文，十二時者，一晝一夜之時計也。古漏刻定，一晝一夜爲百刻，（按古有閏年法在內，故曰百刻，實則九十六刻。）是就十二時分之也。十二經約之爲六，曰六經，六經又約之爲兩，曰陰經陽經，又約陰陽經爲一，曰脈，是就十二經合之也。此固盡人皆知，何待贅述。至經論營之行度，而人恆誤解何也？營衛生會篇曰：「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是言營爲脈中事，而衛爲脈外事也。曰：「營周不休。」是言營行速，無一時不返肺入心，故曰不休也。五十度而復大會，是言衛行遲，必須行度一周，乃復於肺而與營相會，此小會也。蓋衛氣晝行於陽則寤，夜行於陰則寐，必晝夜合行二十五度，乃復於肺而與營大會，故營周不

体，是就營行肺中言也。五十度而復大會，是就衛行脈外言也。下文言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爲晝夜，太陽主外，太陰主內，各行二十五度，屬衛而不屬營也彰矣。文義顯然，不可混也。若營周不休，則不僅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矣。故五十營篇所載經脈之循環，終於足厥陰肝，始於手太陰肺，是紀一周之數也。由此兩陰兩陽，相間而行，復終於厥陰，始於太陰，其行度固非晝行於陽，夜行於陰之謂也。而亦非比衛氣晝行於陽二十五度，夜行於陰二十五度之謂矣。人身經脈，有陰有陽，陽兩陰兩，（兩手足皆有三陽脈三陰脈，故曰陽兩陰兩。）相間而行，故上文祇言脈，並陰脈陽脈言之，猶十二經約爲六，六約爲二，二又約爲一。曰脈者，概辭也。人身經脈計長十六丈二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合計脈行六寸，漏水下二刻，呼二百七十，吸二百七十，合計息二百七十。脈行十六丈二尺盡，爲一周於體躬，是於此二刻中，兩陰兩陽之脈，度數息數，舉其一以概之也。而後衛氣始行一周爲一小會，漏水下百刻，度數息數，亦準上例，舉一以概之。而後衛氣始歷六十周，即五十度而大會於手太陰肺。何者營行速，衛行遲也？是一晝一夜五十度，爲衛與營大會言也，非爲營言也。營衛皆爲穀氣，而一行脈中，一行脈外，一行經隧之裏，一行肌膚之表，行道不同，即行度迥異，故營行之速，較衛倍之，以百度應百刻焉。則行度定而息數亦可得而定矣。故經曰：「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是言陰兩陽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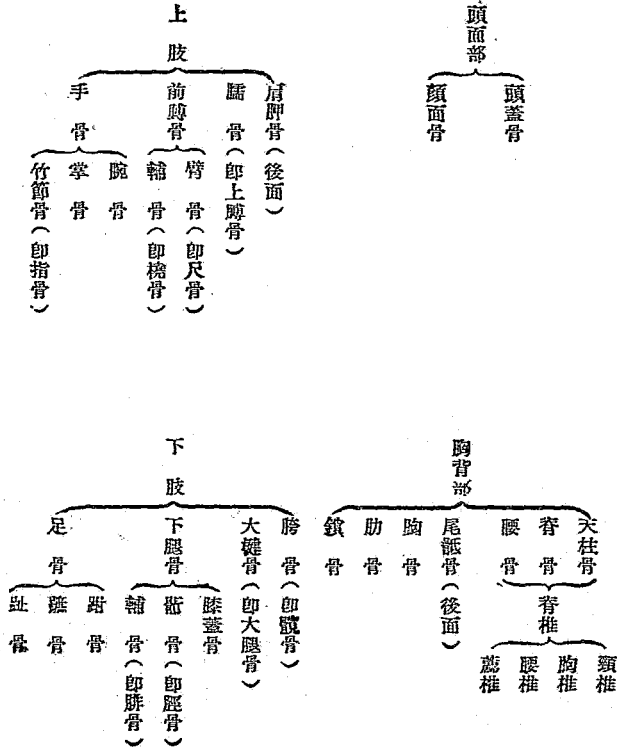
兩兩交通，並行之數則一，乃總括此節之義也。世人不解此義，豈囂然曰：經文大錯，甚且持此詆毀聖經，吾不之怪，怪其不通經例，是以不知經意也。爰推算而說明之，以供閱者研究焉。

總論骨骼生成原理

經云：「腎生精，精生髓，髓生骨。」嘗釋經旨，想像人身之骨，先後構成之原因，而知骨則生於髓者也。髓則生於精者也，精則生於腎者也。人當受生之始，天一生水，兩腎先成，兩腎之間，中有一系，是爲腎系，腎生之精，化而爲髓，繇此系節節上輸至頂，聚積爲腦，此卽經所謂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後腦髓生也。腦爲髓海，猶水之朝宗於海也。沿背輸髓之線路，所得滋養料中之苦味鹹質，與髓中所含之黏質交相結合，由薄而厚，由脆而堅，而骨以成。（西說謂骨由鈣養及膠質而成。）脊骨成所以爲輸髓之車也。（脊爲河車之路。）顛骨成所以爲護腦之蓋也。次第發育，構成周身之骨三百六十五節，以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經云：「骨爲幹。」而脊骨尤其主幹也。

西說謂全身骨骼共二百一十骨，是就骨骼之數言；中說謂周身之骨三百六十五節者，蓋指人之骨間穴言，神氣之所游行也，非骨骼之成數也。茲分三部條次於左：

人體骨骼一覽表



論人身十二經筋之機能

筋者，所以包裹骨骼，連綴肌肉，雖名歸形臟之一，非若皮毛骨肉，僅司一體者比也。爰即經旨，闡明於後：

(一) 筋之作用 人體十二經筋其要重與經脈同。蓋經脈營行表裏，故出入臟腑，各有其次；經筋聯綴百骸，故維絡周身各效其職。凡人肢體俯仰屈伸，無一非筋之作用。

(二) 筋之起止 十二經筋多起於四支指爪之間，而後盛於輔骨，結於肘腕，繫於膝關，聯於肌肉，上於頸項，終於頭面，此人身經筋之大略也。

(三) 筋有剛柔 項背直上跗骨之筋皆剛筋，胸腹頭面支別橫絡之筋皆柔筋；但手足二經之經，又各有不同，如手足三陽行於外，其筋多剛，手足三陰行於內，其筋多柔。

(四) 筋有大小 大筋連於骨節之內，小筋絡於骨肉之外。

(五) 筋有左右交維 維筋從左之右，右之左，下而上，上而下，左右上下交維，故命曰維筋相交，此足少陽之筋交於陽維之筋也。

(六)筋主俯仰 太陽之筋在外主仰，少陰之筋在內主俯。

(七)筋之盛衰時期 丈夫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

(八)筋之體用 維結束絡，筋之體也；繻縱卷舒，筋之用也。

(九)筋之大會 足太陰厥陰少陰之筋及陽明之筋，與夫衝任督之筋，皆聚於陰器，故曰前陰者宗筋之所會聚，此筋之大會也。

(十)筋之所主 一身之筋，皆肝所生，故惟足厥陰之筋絡諸筋，而肝曰罷極之本；肝主筋，絡諸筋而一之，所以成健運之用。

按西人詳言筋肉韌帶肌腱，而證以我國經筋，殊未論及。考我國經筋，殆指分肉中筋絲及外筋膜，綴肉貼骨，周遍全身，具有健運之功能者，故聖人取以配經脈。

總論經筋與筋肉之關係

內經經筋篇，詳論人身之經筋，而西人則獨詳於筋肉，彼所謂筋肉者，蓋指肌肉而言。謂肌肉占全身組織之大部分，以成吾人完全之形體，隨所在而各呈其形式，即隨所在而各施其作用，以爲之運動。

焉。初未嘗一及於筋，究之運動之力，肌肉爲之乎？抑非肌肉爲之乎？考之我國學說，說文筋篆下云：「肉之力也，从月从力，所以明其義也；从竹者，以竹之爲物多節，所以明其形也。」據此，則肉之力生於筋也彰矣。今試就經筋與肌肉之關係，舉三例以證之。足太陽之筋，散爲目上綱，足陽明之筋，散爲目下綱，所以約束目睫，司開闔也。此其例一。足少陽之筋，結於目眥爲外維，凡人能左右盼視者，正以此筋爲之伸縮也。此其例二。足少陽之筋，前結於陽明之伏兔，後結於督脈之尻，所以連臀膝而運樞機也。此其例三。有此三例，可知肌肉之作用，其主動不盡關於肌肉，筋爲之也。故筋者肉之力也。一語爲千古定義。

論中人所稱經筋有合腦筋之說

中人所稱之經筋，與西人所稱之筋肉判然兩物。中人所稱經筋者，惟腦筋殆近之。試以質言，腦筋之質，柔如線，其色白，根梢粗，杪極細，歧而又歧，至不可見，此與中人所稱經筋相近。在人體中綴於肉，貼於骨，白色無紋，所聚成束，成束者大，西人稱韌帶，中人亦稱大筋，散綴於各部者小，中人亦稱小筋。此王氏所以又謂大筋連於骨節之間，小筋絡於肉骨之外也。試以用言，腦筋含有知覺運動二性，由主知覺腦筋，以受外物之感觸；由主運動腦筋，以制肌肉之伸縮；故知覺由腦，運動亦由腦。就運動言之，中人

所稱經筋，並謂人之肢體，一切運動，皆由筋之所使。凡屈伸俯仰，無一不隨其命令，如響斯應。太陽之筋主仰，少陰之筋主俯，一俯一仰，蓋未有不由於筋之屈伸者。且經有言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是以神合筋而言。例如經言血者神氣也，血爲體，神氣爲用，神即指上之作用言，此則神與筋並稱，亦筋爲體，神爲用，神即指筋之作用言，謂其感覺也。至靈，其運用也至捷，故命之曰神，殆有合於近世所稱之神經系也。特我國古無此稱耳。然玩味經文，固已含有此種意義，非古人見不及此也。且更就經義引伸之，經所謂陽氣者，謂人身之電氣也，而人身之筋，卽爲傳達於腦之電綫，故以電氣言，則有陰有陽，以陽氣言，則有精有柔，必也內精外柔，交相爲濟，而後運動始爲適宜。經所云：「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者，殆此義歟。然則西人論筋肉種種作用，當乎否乎？曰：數言以來，學者亦稍稍擬議之。昔日本近淺次郎論生理，於筋肉篇未嘗不言筋肉收縮及展伸作用，而更於神經系篇，明著其言曰：「人體動作，由於筋肉之收縮。」然筋肉不能自行收縮，必有激使之者，而後能收縮，如取肉一片，以電過之，則收縮立見，電激之也。或以藥灌之，或以手擊之，亦皆同。筋肉居體內，其激之者，神經也，據此則我說爲不誣矣。

論韌帶爲連合骨節之筋

余讀內經有諸筋皆屬於骨之文。竊謂屬有二義：以筋附麗於骨而言，是爲附屬之義；以筋聯合二骨而言，是爲聯屬之義。韌帶者，以附麗於骨之筋，聯合兩骨者也。是西人所謂韌帶學者，經以一言該之矣。蓋韌帶爲質韌色白之筋，筋骨交會之處，經號爲機關之室。容邪篇曰：「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游，凡以明骨節間，有真氣，血絡以流通之者也。」曰真氣之所過者，言有神經以爲之交貫也。曰血絡之所游者，言有血管以爲之滋養也。而其維持此機關，使得便利自如者，中人稱爲筋，西人則謂之韌帶。蓋韌帶者，連綴兩骨之交，此兩骨相交處，卽所謂節是也。然則人身之骨節幾何？曰經舉兩肘兩腋兩髀兩脛，此八者以發其凡，通而考之，軀幹部韌帶所屬者六，上肢部韌帶所屬者五，下肢部韌帶所屬者亦五，凡關節所在，皆韌帶所屬也。

按經又言，筋骨之會曰節。經旣以一屬字形容之，又以一會字申明之，凡以見骨節之間韌帶之用也。試本經義而以西說參考之，其功能益顯著焉。

說曰：二骨交接處非無膠柱不移者，然其接節能轉動者居多。骨節間有軟骨爲之襯，易撓曲而饒具彈力，故二面轉動相感觸，磨力不多。○二骨交節，雖經厲動，而不脫者賴有韌帶包絡之也。韌帶性質，易撓而難伸，苟使骨節循其範圍轉動，不致有失，惟強力屈之，突過其度，則韌帶傷，而骨節脫矣。○韌帶

之內，與骨節之外，各有薄膜一層包之，稱曰滑液膜，常滋生滑液以滋潤骨節，使少磨力，如油之膏車軸。然人之運四肢，不覺抵抗者，賴滑液之潤其骨節也。（刺禁篇云：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王冰注：諸筋皆屬於節，津液滲潤之，液出則筋膜乾，故不得屈伸也。是滑液膜古人非不言及之。）

論髓之功用

說文髓篆下云：「筋之本也。徐鉉曰：筋之根結也。筋或从月建，即髓也。」據此則髓爲筋之本，筋根結於髓，而始附着於骨也。西人謂筋之纖維不直附於骨面，而先附着於強韌無彈力之髓之周圍，因此而後連於骨，否則筋之粗者，其纖維不能盡附於骨，則纖維之作用不能遍及於骨也。第西人所云筋纖維者，指肌肉言。中說則以髓緩肉貼骨爲筋之本，而髓爲筋之根結。又善緣附於關節之上，並能補筋之作用所不及，此所以維絡骨節，以成健運之功。

總論經隧卽大動脈大靜脈幹之說

經論人身之血脈，縱橫羅絡，流派萬歧，有出有入，有往有來，所有血氣，要皆一本於經隧。曰：「經隧

者，言其潛伏於裏，深藏而不可見也。實指之，殆卽西人大動脈幹大靜脈幹之謂歟。特我國古無此稱，故命之曰經隧。素問及靈樞皆詳及之。素問調經篇曰：「五臟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此蓋指發血管言，大動脈也。吾於經文一出字，一行字，可以想見云。靈樞玉版篇曰：「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五臟六腑之大絡也。」此蓋指迴血管言，大靜脈也。吾於經言五臟，兼及六腑，而經隧之稱，忽變爲大絡，則大動脈散爲毛細管，毛細管又匯爲大靜脈，可以想見之。故甲乙經，經隧又作經渠，皆所以標示經隧爲他經脈之隧道也。古以掘地通路曰隧，故命之曰經隧。

論衝脈卽經隧及大動脈大靜脈幹之說

我國古代，分人身臟腑經絡，與西國各有主旨，要皆各自成一系統，不得而軒輊之。以脈而言，西人所謂大動脈大靜脈幹者，我國以經隧名之，既如上述矣。而還以求之經脈中，能當此經隧之稱者，則衝脈是也。經曰：（逆順肥瘦篇）「夫衝脈者，五臟六腑之海，五臟六腑皆稟焉。」適與上述經隧之說脗合，其卽西人所論之大動靜脈幹，可比類而知之矣。茲將內經所載衝脈各條，分簡說明之：

（一）其上者出於頰額，滲諸陽，灌諸精。

(二) 其下者注少陰大絡，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髀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三陰。

(三) 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

就此三節論之，衝脈爲四海之二，（髓海、氣海、水穀之海、十二經脈之海。）其環流上下前後，爲衆脈之所歸，故經稱十二經之海。海者，謂其吐納衆流，網羅萬派，故名之也。其爲人身幹脈可知，爰引西說，參證於左：

上行大動脈幹，在心囊中，卽大動脈幹之始端，居上大靜脈幹及肺動脈之間，上右行，向後左曲成弓。其枝別有左右心冠狀動脈，經肺動脈根，與左右心耳之間，沿冠狀溝達前後縱溝而相脗合。其起於弓之下部者，爲上氣管枝動脈，有二枝，沿左右氣管枝以達肺。起於弓之上部者，有三大枝，左二枝（一）曰左總頸動脈，沿氣管側而上，至上頸三角部，（上頸三角部，由胸鎖乳嘴筋二腹頸筋後腹肩胛舌骨筋前腹組成，乃緊要之部也。）對喉頭上緣，分爲內外頸動脈，外頸動脈居其前，入二腹頸筋莖狀舌骨筋之後，沿下顎枝後緣而上，對下顎骨頸。其枝別分布於喉頭、咽頭、甲狀腺、舌頤口蓋耳後後頭各部。其二終枝淺頸動脈，及內頸動脈，又分枝而逆於顏面、眼、窠耳、齒口蓋各部，內頸動脈居其後，在深頸筋

前側，上行咽喉側壁達頭蓋底，經顛顛骨岩樣部之內頸動脈溝，出頭蓋內，沿蝴蝶骨體內頸動脈溝前行，至視神經孔後側，上曲達頭蓋底，分枝爲眼動脈，及前大腦中大腦動脈三大枝，而達於眼鼻及腦部。

(二)曰左鎖骨下動脈，略如弓，上外行入前中斜角筋之間，沿第一肋骨鎖骨下動脈溝，達液窩。其枝別分布於椎骨後腦及項頸胸乳肋間各部，腋窩動脈接起，經腋窩深部，入大胸筋附着之下緣。其枝別分布於胸肩膊上膊之部，由是變爲上膊動脈，依腋窩之方向達肘窩，分爲二枝，沿二前膊骨而下，成橈骨尺骨二動脈，以達於手。右一枝曰無名動脈，在胸骨柄與氣管之間，斜向上右行，至胸鎖關節後，亦分爲右總頸動脈，及右鎖骨下動脈，其循行之道路，與左側同。

此與經言衝脈其上者云云之說合。(按身半以上爲陽，故經云：「滲諸陽，灌諸精。」)

下行大動脈幹，自大動脈弓下行，至第三胸椎左側，入後縱膈洞中，曰胸部動脈幹。其枝別分布於肋間筋及氣管食管與後縱膈洞淋巴腺，自是趨出橫膈膜裂孔，至第四腰椎，曰腹部動脈幹。其枝別分布於脾腸腸胃肝腎之間。由是分爲左右總腸骨動脈，外下行至薦腸關節部，分爲內外腸骨動脈。內腸骨動脈之枝別，分布骨盤內外各藏器及諸筋；外腸骨動脈之枝別，分布恥骨及直腹筋之間，而與輸精管交叉。其一系曰股動脈，沿股靜脈外側經腸恥窩。(鼠蹊窩三角)其枝別分布於鼠蹊腺及陰阜陰

囊之間，由是穿大腿管入大內轉筋裂孔，成膝關動脈。至膝關筋下，分爲前後脛骨動脈。後脛骨動脈居下腿後側之淺深二層間，向內踝下行，生許多筋枝，至內踝下，生二三小支，分佈於跟骨內側者，曰內跟骨動脈。乃經外轉踴筋外部，至足蹠成內外足蹠動脈，分佈於足蹠兩側，終成足蹠動脈弓。

此與經言衝脈其下者云云之說合。（按身半以下爲陰，故經云：「滲三陰。」）

前脛骨動脈，自膝關動脈分歧部，穿骨關韌帶上部，至下腿前側，沿骨間韌帶而下，經十字韌帶下際，成足背動脈。沿長趾伸筋，至第一骨間筋上端成二後支。一曰第一背骨間動脈，分佈於趾趾兩側，及第二趾內緣。二曰深足蹠動脈，入第一背骨間筋兩頭間，至足蹠與外足蹠動脈脰合成弓。

此與經言衝脈其前者云云之說合。

（二）衝脈者起於氣衝，並少陰之經，俠齊上行，至胸中而散。

按上三節所引經文，皆屬動脈，而骨空篇又補出此條，曰：「至胸中而散。」蓋指靜脈而言，更參證之如左：

恥骨靜脈叢，膀胱靜脈叢，與痔靜脈叢，同歸於內腸骨靜脈，遞交總腸骨靜脈，復由左右二枝會合而成下大靜脈幹，在腹部動脈之右，上入橫膈膜裂孔，開口於心臟右房後下部。

此與經言衝脈起於氣街，至胸中而散之說合。

論經脈之所主

余讀內經陰陽應象篇曰：「在體爲脈，在臟爲心。」而五臟生成篇又申其義曰：「心之合脈也。」若是，則脈統於心也彰矣。西人亦言心一跳動，則周身之脈皆跳動，若網在綱，綱舉則目張，理固然矣。我國分脈曰陽經陰經，西國分脈曰動脈靜脈，所謂陽經陰經，未必是動脈靜脈，然陰極起陽，陽極起陰，則動脈靜脈，亦自包括在內，而其總司無不皆歸於心。蓋心主血而合脈，近於心者血流速，故脈曰動脈；其脈管大，由大以漸分歧而細。遠於心者血流遲，故脈曰靜脈；其脈管細，由細而漸集匯而大。於是演成爲動脈靜脈，靜脈爲迴血管，歸於心之右房。動脈爲發血管，出自心之左室。斯可知血液循環之總司於心也。

論十二經脈之循環

手太陰肺經脈，起自中焦，從胸走手循手之裏，出大指次指之端，交手陽明。手陽明大腸經脈接起

大指次指之端，自手之表，還入絡肺，屬大腸上走頭，交互人中，挾鼻孔交足陽明。足陽明胃經脈接起鼻之交頰梁骨中，從頭入內，屬胃絡脾，下走足入大指間，交足太陰。足太陰脾經脈按起足大指之間，循足之裏，走腹，屬脾絡胃，注心中，交手少陰。手少陰心經脈起於心中下鬲，絡小腸復上肺，從胸走手，循手之裏，出小指之端，交手太陽。手太陽小腸經脈接起手小指之端，循手之表，還入絡心屬小腸，上走頭，至目大角之內眥，斜絡於顴交足太陽。足太陽膀胱經脈接起目之內眥，循頭入內，屬膀胱絡腎，循髀外，下至踝絡足少指外側，交足少陰。足少陰腎經脈接起足小指之下，從足入腹，屬腎絡膀胱，別從肺出絡心，並注胸中，交手厥陰。手厥陰心包絡經脈接起胸中屬心包絡絡三焦，走手，循手之裏，出小指次指之端，交手少陽。手少陽三焦經脈接起小指次指之端，循手之表，入內絡心包，屬三焦，上走頭，至目銳眥，交足少陽。足少陽胆經脈接起目銳眥，入內絡肝屬胆，下走足，循足之表，從跗入大指，出三毛，交足厥陰。足厥陰肝經脈接起足大指叢毛之際，循足之裏，入腹，屬肝絡胆，貫鬲，注肺，復下行挾中脘之分，接肺經以盡十二經之一週，終而復始。

論十二經脈中關係腦氣筋之作用

自十七世紀以後，泰西弛解剖之禁，（西國當羅馬之世，解剖之禁甚嚴，在法律上論罪，處以死刑。）於是解剖術興。而人身腦氣筋之組織，迺於此時期間查出，醫界遍傳，學說爲之一變。雖其後有微生物學及細胞學之發明，而其價值亦不爲之末減。傳入中國，學士大夫震於其說，以爲此由西人所獨得，而爲中人所不及，而不知此在靈素及仲景書中，已早及之，特古義渾括簡奧，承學之士，未經說明耳。夫中國所謂經脈者，深究之則經脈有經脈之總司，陽經之脈，以督脈爲總司，是動物性神經系也。陰經之脈，以任脈爲總司，是植物性神經系也。此二脈，皆上於頭面，總司諸經脈，於是動物性神經系，與植物性神經系交感而起作用，此卽西人腦氣筋之說也。中國雖自古未有腦氣筋之說，而凡經脈入腦絡，腦之於腦有密切關係者，固已舉西人所謂腦氣筋者，包括其中矣。觀於太陽一經，網絡周身，無所不到，一感於病，卽頭痛，腦後巔頂目珠略甚，而發熱，是太陽經卽腦氣筋主表之經綫也。證以經說，督脈由脊貫腦，而太陽經則行身之背，交巔絡腦，故其爲病也，則頭痛，由腦後及巔頂，是可以經說證者一；督脈與太陽起於目內眥，有少腹直上者，上繫於兩目之下，故其爲病也，則頭痛目珠痛，是可以經說證者二。是故在西人曰腦氣筋病，在中人曰太陽經病，（如太陽經有角弓反張症，西人則屬於腦氣筋是也。）其名異而實同也。蓋中國所謂經脈者，不但以血管液管言，凡脈氣所遊行之經道皆屬之，是廣義，非狹義也。若

夫由表及裏，則陽明經也。陽明行身之前，其脈循眼系入絡腦，故其爲病也，則顛額脹痛，目痛而煩渴，是陽明經卽腦氣筋主裏之經綫也。至於主半表半裏者，則少陽經也。少陽行身之側，其脈與筋交巔上，巔上卽腦蓋也。一曰腦頂，故其爲病也，則兩額角及眉稜骨痛，或寒熱往來，是少陽經卽腦氣筋主半表半裏之經線也。況經云「肌肉之精爲約束。」裏攣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關爲系，上屬於腦，而營於目，是屬於腦者，固不僅僅如上所述也。經云「上氣不足則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此卽腦與手太陰肺經之關係也。在西人則屬之神經痿鈍之類。蓋腦居於巔，有系焉，以提挈心肺，而心肺之作用始神，經所謂上者，指肺與心也。病之屬肺者則求之肺與腎二經，金水相生也，是卽治神經衰弱之法。病之屬心者，則求之心與脾二經，火土相生也是卽治神經痿鈍之法。雖中國古醫經言不及腦氣筋，而循經求之，此固不難以默喻者，況大法已散見於頭目諸條，如所謂風氣循氣府而上，則爲腦風，又謂眞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又謂有所犯大寒，內主骨髓，髓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又謂其受病之深，則隨目系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凡此諸條，其闡明腦衣病及腦質病也甚詳，而又爲之辨眞假，明淺深，分別其在後腦前腦，則西人腦氣筋之學說，在中國三千年前，殆闡發無遺蘊矣。而仲景更撰述方論，其論六經也，始於太陽，太陽經則交巔而絡腦，

絡於厥陰，厥陰則上與督脈交會於巔，而開竅於目，以此二經爲傷寒論一書始終，而無不與腦有密切之關係，則所列三百一十六方，其中固不乏治腦氣筋之法焉。若陽明經病中之譫妄症，治以三承氣湯，瀉胃即以瀉腦，尤其顯著者也。吾輩其勤而求之，勿徒拘於腦部，曰此鎮靜神經劑也，此刺激神經劑也。緣其病之屬於某經者，用某經藥以達於腦，斯不言治腦，而腦無不治，其斯爲治之上焉者乎？

論奇經八脈之概略

十二經之有表裏配合也，如肺配合大腸，心配合小腸，肝配合胆，脾配合胃，腎配合膀胱，而心主之與三焦，亦即從此例。是一經皆有一經配合，以爲之偶。所謂奇經者，奇而無偶者也。十二經之外，其數有八焉。督任衝三脈，皆起於胞中，而出於會陰之間，督由會陰而行於背，任由會陰而行於腹，衝由會陰出並少陰之經，而散於胸中。一源三歧，督者督也，緣督以爲經，催趨經脈，環周而不息也；任者任也，任化育以成脈，保持經隧，營身無已也；衝者衝也，導氣而上，導血而下，經脈之海也，帶脈起於季脇，迴身一週，總束諸脈，使不妄行，如人束帶而別垂也。陽蹻陰蹻，皆起於足跟中，由外踝而行於身之左右者，是謂陽蹻；由內踝而行於身之左右者，是謂陰蹻；蹻者捷疾也，取蹻捷超越之義也。陽維陰維者，一身之綱維也；陽

維之脈，維持諸陽；陰維之脈，維持諸陰；此八脈者，一元之祖，大道之根，皆不係於正經，陰陽無表裏配合也。是奇非偶，故曰奇經。

論十二經外當合奇經督任二脈爲十四經

自仲景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其辨症論治制方率以六經爲主用闡明內經十二經之旨軒岐功臣此其最也惜夫後之學者日侈談十二經並不知十二經之作用所在與夫十二經之作用所出既昧生理遑論病機此非絕學失傳良繇學者安於苟簡置古經而勿治也何怪外力侵入反以我國經脈之說爲不足憑耶斯誠先師所不及料矣夫十二經者人身精氣血液所循環之道路也其自內而外何緣駕動脈而行其自外而內何緣乘靜脈而返必有具此能力者以爲精血總司故陽經有六總司陽經者則督脈是也陰經有六總司陰經者則任脈是也知此二脈而十二經之神機妙用始著此滑氏伯仁所以取奇經任督二脈作十四經發揮也以近說證此二脈其神經乎蓋督行於背生於腦脊動物性神經也任行於腹連於臟腑植物性神經也昔唐容川內經精義以督脈當腦筋以任脈當總脈管取西人腦筋及脈管二圖以證明其說余謂唐氏以

督脈當腦筋是已，以任脈當總脈管則非也。考經云：「衝爲血海。」又曰：「衝爲十二經之海。」是總脈管屬之衝，不屬之任也。何言之？自昔稱督脈者，曰陽脈之海，是指六陽經而言；任爲陰脈之海，是指六陰經而言，皆不得以衝脈爲例。衝則總制十二經，爲十二經之海，經有明文可證，其爲總脈管也無疑。故余以總脈管屬衝不屬任也。或曰：然則子以任脈亦爲神經有證乎？曰：有。王冰云：「今甲乙及古經脈疏注圖經，以任脈循背者謂之督脈，自少腹直上者謂之任脈，亦謂之督脈。」任督名稱，可以互通，督係神經，任脈當亦與同，此其證一。千金方論：「小兒百日，任脈生，能反覆。」則任脈主運動可知。知識運動，關於神經，此其證二。且任脈與衝脈在經尤有顯然一明證，可以論定之。上古天真篇曰：「女子二七任脈通，太衝脈盛。」王冰註：衝爲血海，任主胞胎，惟衝爲血海，經是以衝脈盛言之，任主胞胎，經是以任脈通言之。蓋以衝爲大動脈幹，而以任爲輸卵管也，是其證三。有此三證，則以督脈在背爲動物性神經，任脈在腹爲植物性神經，又何疑焉？

論督脈主司肢體動作之機能

動物性神經，西人分腦神經、脊樞神經、腦髓、脊髓四種，謂其生於腦脊，與人身五官肢體有關係，中

人以先天精氣，督脈所主，其理固無不合也。考督脈起於下極之俞，即恥骨軟骨縫合部，由是循兩陰間，所謂會陰者，在男子爲陰莖之根部，（女子不然）有海線體球筋，及其他諸筋，以是成中隔部，分布內陰部神經，主會陰部之運動焉。歷脊骨下端之長強，尾閭骨上部之腰俞，分布尾閭骨神經，及薦骨神經之後枝，主下肢及足蹠之運動焉。乃上歷陽關命門懸樞之次，分布腰椎神經，主膝股之運動焉。至脊中筋縮至陽靈台神道身柱陶道之次，分布胸椎神經，主腹部及胸部肋間之運動焉。至大椎之次，分布頸椎及胸椎神經，主肩胛上肢及項部之運動焉。從脊上至風府入屬於腦，其在大椎與手足三陽之脈交會，至瘧門與陽維交會，至百會與太陽交會，至鼻柱與陽明交會，下至人中，與任脈交會。西人所謂腦神經十二對，無非督脈所分布經穴，與他經交感之部，以主頭而運動知覺，走於鼻以主嗅覺，走於耳以主聽覺，走於目以主視覺，走於舌以主味覺，凡人之五官百骸，儼於此聽命焉。此則督脈有主司肢體動作之機能也。

論任脈營運內臟動作之機能

植物性神經，西人分交感神經叢、交感神經節二種，謂其內連臟腑，與臟腑有關係。中人以後天血

脈，任脈所司，其理亦無不合也。考任脈起於中極之下，卽白線之下端；白線從恥骨軟骨縫合，結於胸骨劍光，爲腹間諸筋之所附麗，經謂任脈所起，卽指此白線下端而言，由此上毛際，循腹裏，沿胸而上面者也。以經穴次第推之，任脈由中極下過會陰之分，於二陰間，上行外出，循曲骨之分，卽恥骨軟骨縫合也。主中極關元石門之次，爲白線部，內藏膀胱，分布骨盤部交感神經下腹叢，此叢移爲痔叢、膀胱叢、輸精管叢、陰子宮叢、陰莖海綿體叢等，以營運各部之運動焉。至氣海陰交神闕水分下脘建胃及中脘上脘巨闕鳩尾之次，亦爲白線部，內藏小腸及胃府，分布腹部交感神經內臟動脈軸叢，移爲下腸間膜叢，精系叢等，各沿其動脈以營運各部之運動焉。至中庭臚中玉堂紫宮華蓋璇璣之次，卽胸骨部，分布胸部交感神經心臟叢，及大小內臟神經，以營心肺橫膈膜間之運動焉。（肺動脈叢，爲胸部交感神經之枝。）至天突廉泉之次，卽胸骨半月狀切痕及甲狀軟骨部，分布由上頸神經節而來之喉頭咽頭枝，以營運喉頭喉咽之運動焉。終至承漿，而與督脈交會，此則任脈有營運內臟動作之機能也。

論奇經八脈之要旨一

奇經八脈，自內經闡明其義，詳其起止鄰會，以別於十二經脈之外，越人難經述之，斯益彰。晉唐以

後，歷代名家，亦曾研究及此，然皆無關於要旨。自滑伯仁氏取奇經督任二脈，爲十四經發揮，謂此二脈，一源二歧，一行身之前，一行身之後，人之有任督，猶天地之有子午，可以分，可以合，分之以見陰陽之不一，合之以見渾淪之無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乃取骨空篇所論，及靈樞所述經脈，著書三卷，通考隱穴六百四十有七，是誠言知體要矣。訖今東洋學者，雖醉心歐化，然猶奉此爲鍼灸祕錄，余謂是書，非特鍼灸家寶之，凡屬醫士，寧能昧此。我國自西術輸入，士大夫所震眩而驚異者，非腦氣筋之說歟？而滑氏於西說未行之時，業先取骨空所論，以任督合於十二經，而標題十四經之名，彼豈好爲創論哉。蓋欲於骨空篇闡發髓氣循環之理，爲我國醫經揭其綱要也。是則腦氣筋之說，我國先賢早見及之矣。學者試取骨空所論，與西說一一對照，則知古人所論髓氣，是說明全體交通之道路，今人所論腦筋，是發見逐節分布之情形，此不過觀察之點不同，名雖異而實無異也。故余以動物性神經屬督脈，植物性神經屬任脈，督脈主精，是含有動物性也，任脈主血，是含有植物性也。陰陽交感，智力以生，知覺運動，胥本於此。滑氏十四經發揮，洵我國醫林不朽之鉅著也。

論奇經八脈之要旨一

余澤滑氏所論，既本動植物性神經，以證任督二脈，申明滑氏伯仁之旨，復即任督二脈，辨其孰爲脈管神經，校正唐氏容川之說，如上述各節是也。然衝與任督二脈，同源異出者也。帶則前結於任而當臍，後結於督而當腎，總束諸脈，而借以橫通，使氣血振肅而不懈墮者也。爰備述於後：

衝脈——衝脈者，大動脈幹也。大動脈幹，出自心臟左室，而經謂起自胞中者何也？蓋以衝脈有導血下行，導氣上行，二大作用。西人曰：出自心臟左室者，主血言也。中人曰：起自胞中者，主氣血也。氣血二者，衝實兼主之，故胞中一名氣海，經稱爲呼吸之根。人之呼吸，由氣海上胸膈入肺管而出於喉，其路徑全循衝脈而上，故經云：「衝爲氣街。」蓋指此也。凡是氣逆，均責於衝，故仲景有降衝逆之法。胞中又名血海，胃中飲食之汁，奉心化血，下入胞中，即由衝脈導之使下，故經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總之胞中爲先天腎氣後天胃血交會之所，衝脈起於胞中，導先天腎氣而上行以交於胃，導後天陰血下行入胞中以交於腎，導氣而上，導血而下，通於腎，麗於陽明，衝脈之爲人身幹脈可知矣。

帶脈——帶脈者，即西人所謂之腰動脈。腰動脈起於動脈幹之後側，有四五對，沿各腰椎體外走。我國所謂足少陰之正，至膈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椎，出屬帶脈是也。帶脈圍身一週，前

垂至胞中，故名之曰帶，以其總束諸脈，使不妄行，如人之束帶者然。兜帶脈之所從出，則貫腎系，是帶當屬腎，女子繫胞，全賴帶脈主之，蓋以其根結於命門也。環腰貫脊，居身之中脛，又當屬之於脾，故脾病則女子帶下，以其屬脾，而又下垂於胞中，故隨帶而下也。女科以婦人帶下爲一大要症，我國用腎著湯治帶下，以脾爲主，可謂知其本矣。

論奇經八脈之要旨二

前述衝任督帶，皆非受拘制於十二經者也。然陽維起於諸陽之會，由外踝之金門穴，（足太陽經）而上行於衝分，陰維起於諸陰之交，由內踝之築賓穴，（足少陰經）而上行於營分；陽蹻爲太陽之別，起於申脈穴，（足太陽經）循外踝上行入風池，陰蹻爲少陰之別，起於照海穴，（足少陰經）循內踝上行至咽喉，此四脈者，實與六陰六陽經脈相通。惟六陰六陽，各行其分部，而統攝其大綱者，則賴此四脈；陽維統其表之水氣，陰維統其裏之穀氣，陽蹻統其背面之六陽，陰蹻統其正面之六陰。故陽維陽蹻，其始也，由太陽經而起，其卒也，陽蹻上入風池，陽維與督脈會於風府壺門，是此二脈，亦督脈之亞也；陰維陰蹻，其始也，由少陰經而起，其卒也，陰蹻上行至咽喉，貫衝脈，陰維上至天突廉泉，交任脈，是此二

脈，亦衝任之亞也。故躋維四脈，終歸於奇經之別，而不爲十二經所拘制也。

論十二經脈之外有十五絡

經脈者，臟腑之十二經脈，如江河之徑道也；絡脈者，如江河之支流也；孫絡者，如江河之支流，更有支流也。十二經皆有絡，肺臟手太陰之經脈，盤絡腑配之大腸，大腸腑手陽明之經脈，盤絡腑配之胃，心臟手少陰之經脈，盤絡腑配之小腸，小腸腑手太陽之經脈，盤絡臟配之心，膀胱腑足太陽之經脈，盤絡臟配之腎，腎臟足少陰之經脈，盤絡腑配之膀胱，心主手厥陰之經脈，歷絡腑配之三焦，（此不曰盤曰歷）三焦手少陽之經脈，散絡臟配之心包，（此不曰盤曰散）胆腑足少陽之經脈，盤絡臟配之肝，肝臟足厥陰之經脈，盤絡腑配之胆，是故經有十二，絡有十二也。一曰列缺，手太陰之絡也；（經文曰別，不曰絡而曰別者，謂其由本經而別走鄰經者也。）二曰偏歷，手陽明之絡也；三曰豐隆，足陽明之絡也；四曰公孫，足太陰之絡也；五曰通里，手少陰之絡也；六曰支正，手太陽之絡也；七曰飛揚，足太陽之絡也；八曰大鍾，足少陰之絡也；九曰內關，手心主之絡也；十曰外關，手少陽之絡也；十一曰光明，足少陽之絡也；十二曰蠡溝，足厥陰之絡也。十二經脈之外，有十二絡，復有任脈之絡曰尾翳，督脈之絡曰長強，脾之大

絡曰大包，共爲十五絡。越人二十六難以陰蹻陽蹻合爲十五絡，不知陽蹻爲足太陽之別，陰蹻爲足太陰之別，不得另以爲言，學者當以經文爲正也。細釋經旨，蓋督脈統絡諸陽，任脈統絡諸陰，爲十二經絡之綱領，故有取於任督也。況平人氣象論復有胃之大絡曰虛里，是諸經之絡惟一，而脾胃之絡則有二。蓋脾胃爲臟腑之本，十二經皆以受氣故也。共計凡十有六絡，學者苟未通考全經，又烏乎知之！

論經脈與絡之區別

聞嘗學經與絡而辨析之，就表裏言，經其裏也，絡其表也，其異焉者一。就橫直言，直者經，橫者絡也，絡之別者孫也。（孫絡卽西人所謂毛細管。）其異焉者二。經脈十二，皆伏行於分肉之內，（分肉卽肉中之分理也。）深而不見，其可見者，惟手太陰之脈，其經過外踝之上，因其皮淺骨露，故不能隱，凡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其異焉者三。經脈之行，心由竅谷大節之間，絡之行，不經大節，而惟於經脈不到之處，出入聯絡，以爲流通之用，其異焉者四。經脈所不到之處，曰絕道，而諸絡必行絕道而出入，以聯絡經脈，此經脈之所以有資於絡也。（絕道謂別道也。）絡有大小，大者曰大絡，小者曰孫絡，大絡有出有入，孫絡則見於皮膚，故其會皆見於外，其異焉者五。經脈之與絡，其異焉者，正其互爲功用也。如烏有

二翼，不可缺一。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苟昧乎此，則不知正氣流行之道路，邊論病機出入耶。

論經脈與絡之出入環轉

胃腑所生之血氣，精專獨行於經隧，榮行於十二經脈之中，其出於孫絡皮膚者，乃其別走於經別者也。曷謂之經別？經別者，臟腑之大絡也。臟腑之血氣，其出於孫絡皮膚者，乃其從經脈外溢於絡脈，由大絡而衆絡，由衆絡而孫絡，而後充於皮膚，此脈氣之散於外者。一從手太陰，（經本作足太陰，王冰注：從足太陰之絡而出於足跗之街，故其常見者，足太陰過於外踝之上，無所隱也。盧子繇云：足太陰脾脈與胃脈相通，故常獨見而無所隱，此主足太陰之說也。張介賓云：足太陰當作手太陰，經脈深而直行，故手足十二經脈皆伏行分肉之間，不可得見，其可見者，惟手太陰一經，過於手外踝之上，因其皮淺骨露，故不能隱。下文云經脈者，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以氣口知之，正謂此耳，此主手太陰之說也。自來相承，有此二說，按西人謂人身動脈，皆近於骨，隱伏不見，惟於皮淺骨露處見之。手之外踝上，足之外踝上，皆皮淺骨露處也。以上兩說，與西說適合，然張說以經文足太陰當作手太陰者，實從本經上下文體悟而出。

非竄改經文者比也。故從之。過於外踝之上，而無所隱；一從手陽明少陽之絡，注於皮膚以上魚，而散於五指，復從五指之井，溜於脈中，而與脈中之血氣上合於肘中也。經云：「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爲之行氣於三陽。」蓋手太陰主氣，外主皮毛，陽明爲太陰之合，故亦爲之行氣於膚表；手少陽主氣，爲厥陰包絡之腑，心主包絡主行血於脈中，少陽主行血於脈外，（此脈外指經隧之外，即其外溢於絡者也。）是以手陽明少陽之大絡，主行胃腑所出之血氣，而注於絡脈皮膚之間。玉版篇曰：「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是經言人之血氣，從內而外之徑道，其詳晰蓋如此。若夫從外而內，由皮膚而內溢於肌肉，由肌肉而著於骨髓，通於五臟，則經文明白曉示。且復引一例以證明之；如所云飲酒者，衛氣先行於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榮氣乃滿，而經絡大盛；此言酒者水穀之悍液，衛者水穀之悍氣，飲酒者，悍液隨悍氣而先行皮膚，是以面先赤，而小便獨先下，蓋先通調四布於外也。悍液隨悍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氣已平，榮氣乃滿，而經脈大盛，此血氣之從皮膚而絡，絡而脈，脈而經，蓋從外而內也。經脈絡脈，一出入，環轉不絕，細味經旨，昭然若揭。

論經絡血氣出入以孫絡爲機振

人之經脈十有二，絡脈十有五，經脈有陰陽，而在裏者動脈也。絡脈亦有陰陽，而在外者靜脈也。之合脈也，有一大動脈焉，有一大靜脈焉，是謂經。血從經隧而行，而經脈而絡脈，自裏出表也。血從肌表而返，而絡脈，而經脈，自外入內也。自裏出表，是從動脈而出，自外入內，是從靜脈而入，其介於動脈靜脈之間者孫絡也。孫絡西人謂之微絲血管，日本謂之毛細管，中人分脈類爲之，曰經脈，曰絡脈，曰孫絡。外人分血管爲三，曰動脈管，曰靜脈管，曰微絲血管，其名異，其實同也。解剖家謂微絲血管周佈於人身之上下內外，無大小之殊，每一微管，僅容血輪一枚，此中國所以於孫絡名之爲孫也。由經脈分布而爲孫絡，由孫絡集合而爲絡脈，是以動靜脈間有微絲血管以連綴之。動脈血皆鮮紅，靜脈血皆股紫，此鮮紅之所以變爲股紫者，則以人之食物多含炭氣，而炭氣所以混入於血處，皆在微絲血管中，及返心上肺，呼出炭氣，吸入養氣，經所謂中焦取汁，受氣變赤，是謂血也。其曰變赤者，可知中焦之汁含有炭氣矣。血在動脈養氣多故赤，血在靜脈炭氣多故紫，其介於動靜脈間，攝取中焦之汁，上輸於肺，吐炭納養而變赤，補舊血液所耗失，而以新穀氣濟之，用復奉之於心者，微絲血管之功用也。據此則血之出入於經

絡之間，有變換生化之理寓焉，其功用則以孫絡爲一大機振也。

附 微絲血管之功用

(一) 血行動脈管中，一秒時達三百耗，血行靜脈管中，一秒達二百耗，行微管時則一秒時止行一耗許。(一耗合中國營造尺三厘二毫三絲三忽。)

(二) 微管隔縫之處，疏密不等，而最疏之地，亦較一微絲管或尤大焉，故微管雖密，而隔乎微管者，仍有餘地，是炭氣由餘地入血之證也。

按人身之炭氣，由食物而來，食物之滋養料，無論爲穀、爲豆、爲蔬、爲肉、爲果，無有不含之者。飲食之炭氣入血，以胃爲最早，蓋胃內皮微絲血管甚多。炭氣入微管，養氣出微管時，二氣相遇，即發大熱，其理與柴燭之燃燒相同。故食物入胃，其人必煖於平時，中國謂胃中之水穀蒸化，由於命門真火游行三焦，亦是指油網脂肪中微管之功用而言也。

論腦爲元神之府

腦者，因飲食生氣血，長肌肉，精汁之精者，化而爲髓，由脊骨上行入腦，名曰腦髓，盛腦髓者名曰髓。

海，骨曰天靈蓋。兩耳通腦，所聽之聲歸於腦；目即腦汁所生，兩目系長於腦，所見之物歸於腦；鼻通於腦，所聞香臭歸於腦。試看小兒初生時，腦未全，顙門軟，目不靈動，耳不知聽，鼻不知聞，舌不能言；至週歲腦漸生，顙門漸長，耳稍知聽，目稍靈動，鼻微知香臭，舌能言；一二歲至三四歲，腦髓漸滿，顙門長全，耳聽目靈，鼻知香臭，言語成句；所以小兒無記性者，腦髓未滿，高年無記性者，腦髓漸虛也。腦爲元神之府，人之記性，皆在腦中。今人每記憶往事，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斯其證也。

論腦以腎爲本

腦爲髓海，所謂海者，是髓所歸宿之處，非髓所化生之所也。猶之水然，衆水朝宗於海，海是水之委，而非水源也。髓之源何在？曰在於腎。經云：「腎水藏也，受五臟六腑之精氣而藏之，」謂排泄其水分而受藏其精氣，隨腎中一點陰中真陽，而入於胞中，（胞中具真陽而居至下）生精化血，而髓又爲精血所化生，循腎系而透入於脊，蓋腎系貫脊，脊爲人身上之主骨，骨中之髓，無非本於腎中之精，精化爲髓，在骨曰骨髓，在腦曰腦髓，腦髓與骨髓實非二物，腦髓之充實，皆由骨髓上輸所致，故昔人名脊爲河車之路，因腦居人之巔頂，其位至高，乃以河車之挈水道上者，而形容髓之歸宿於腦也。腦爲髓之總匯，而目

系即發生於此，凡目所見之物，無一不留影於腦中，故腦性最靈，善能記憶，人之靈固莫靈於腦矣，然其靈根實起於腎。因以近世各解剖家之學說，臚列於後，以備醫界之研究焉。

一說以人物腦髓比較之。

犬腦重於貓。

羊腦重於犬。

獅子腦重於羊。

人熊腦重於獅子。

大牛腦重於人熊。

馬腦重於大牛。

若人腦，以上諸物皆不能與比較，惟物中有二大物類，如海鯀腦象腦，其腦之重過於人數倍，而聰明不能過人，此其足供研究者一也。（禽獸首與身平，故腦雖多而不靈；人則首高於身，故腦靈；此說見近思錄，猩猩猿猴，能作人行，故較靈於他獸。）

一說以男女腦髓體積大小比較之。

男子之腦體積，大於女子；澳洲之男子，較女子腦體積大四百八十一分。

如上所說，謂男子必聰明過於女子，正恐未必，男女既不偏勝，而其中亦必分別有學與否，此其足供研究者二也。

一說以開化國人，與未開化國人腦體積比較之。

澳洲男子腦體積大於女子四百八十一分，彼埃及人，最稱教化之美備，人皆能學，從平方量其腦，所別於澳人者，有六百二十六分半，即波斯人之腦，亦大過澳人六百九十九分。

如上所說，似可據之以論人聰明之高下，然亦未盡然。俄國有一武員，善於用兵，而其腦極小；又有一天主神甫，深明天道人道，而其腦亦極小；謂未開化人腦小，已開化人腦大，亦有難言處，此其足供研究者三也。

一說以腦中筋紋比較之。

腦中所現筋紋，幼細明亮，人即聰明，腦中筋紋，粗大無靈秀之氣，人即愚蠢。

如上所說，係就腦中筋紋粗細分別智慧，然亦未盡然。魚鳥無腦筋，一味柔滑，故無足與人較論。乃有一種海物，名為海螺者，獨精強捷巧，越山超海，尾能鋸木，架屋而居，智慧幾與人同；如以腦考其

聰明，又解人難索矣，此其足供研究者四也。

一說以腦殼內之髓，與腰骨內之髓比較之。

鷄腰髓，僅得本身腦肉一分之半。

白鴿、牛、馬、羊，僅得本身腦肉二分之半。

貓僅得本身腦肉三分。

狗與海狗僅得本身腦肉五分。

鼠僅得本身腦肉六分半。

海鯀僅得本身腦肉十分。

象僅得本身腦肉十分。

惟人多得至四十九分。

如上所說，係先察腦之輕重，復將腰骨內之髓考察之；謂人一身筋節，概從腰骨之髓肉處鼓舞運動。欲考察人之聰明優拙，當並腰髓肉考之，始能分別，此係俄醫士查得，謂前俄武員腰骨髓實得其本身腦肉四十九分零，即其考驗中之一特證。俄醫士考驗之法，與內經腎生精，精生髓之理適合，此其足

供研究者五也。

論腦爲心所使

人之記性在腦，腦之靈性在腎。經云：「腎藏志，志者誌也；誌事物也。小兒腎氣未盛，腦髓不足，故記憶力弱。老人腎氣已衰，腦髓不足，故記憶力亦弱。」蓋髓者，腎精所生，精足則髓足，髓足則智多，髓足則力強，人之所以智力過人者，職此之由也。近世界醫士考驗人之靈性，合腦髓、脊髓一併考察之，其法可謂備矣。然猶有一說，足供人之研究也。自古人士，無論中外，皆謂人心爲萬物之靈，故中國談性理家，及西國談心理家，皆無不以心爲主，自醫學發明，而論靈性者，始爲之一變，而究其實，腦之靈，抑爲心所使也。腦陰質也，心陽火也，以陽火上灼陰質，則神光畢照，事物洞明矣。譬如月爲太陰，日爲太陽，太陰無光，得太陽之光以爲光，凡太陽光所返射之處，無不朗徹焉，斯其證也。蓋腦之靈根，下在於腎，腦之靈機，上發自心，古人有云：「心之官則思。」思字篆文从囟从心，囟乃凶字，顙門也，心之象形字，此其義，蓋謂心有所思，則神注於腦，朱氏說文通訓於腦下引心之神棲於腦爲說。是凡一切事物之感觸於腦者，卽印記不脫，久之要思其事物，則心一思之，而腦中之事物立現。蓋心陽光如照相之鏡也，腦髓陰汁，

如留影之片也，光照於陽，而形附於陰，與心神一照，而事記髓中同意，此乃人身自有留影之術也。然則腦也，腎也，心也，實互爲功用，以司神用之妙也。

論鼻

人之生也，先成二腎，腎生精，精生髓，髓生骨，由脊骨而顛骨，由顛骨而上腭骨，下腭骨，而頸部之骨以成。鼻骨卽上腭骨之突起者，外凸而內凹，空靈之氣所聚，乃後天呼吸之竅也。人之七竅，鼻形先見，鼻字古作𪔐，象形。𪔐之爲言始也，故人溯所自出曰鼻祖，謂人之胚胎，鼻先受形也。先天呼吸，其竅在臍，後天呼吸，其竅在鼻，故內形先成腎，外形先成鼻也。及既生後，先天竅閉，後天竅開，鼻之竅，肺實司之。故經曰：「肺開竅於鼻。」鼻根曰額，陽明證於此始，督脈於此終，爲先後天交會之處。老子道經所謂玄牝之門卽此。曰畜門者，鼻之外竅也；曰額頤者，鼻之內竅也；額頤卽上腭，氣從此分出於口爲睡，分出於鼻爲涕；故經曰：「額頤者，分氣之所洩也。」是爲呼吸部。鼻居中央，其位正，其形縱，而又主嗅，知香臭。經云：「肺和則鼻能知香臭矣。」又云：「其宗氣上出於鼻爲嗅，合肺胃二者以致其功，遂成嗅覺。」此嗅覺之一部，以經穴考之，卽俠鼻孔兩旁五分迎香穴也。是我國亦分鼻部爲二，一爲呼吸部，一爲嗅覺部矣。西

人謂自腦來之嗅神經，其末端，散布嗅覺部，此部在鼻中隔之上部，及上介甲中介甲之一部，與呼吸部相異之點，最易區別者，莫如黏膜，呼吸部之黏膜，爲重層之毳毛上皮，嗅覺部之黏膜，爲單層之柱狀上皮，含有黃色，此其顯相差異也。又單層柱狀上皮之間，分布嗅細胞，此細胞體有廣滑之小桿，而露出於黏膜面，其論嗅覺部如此。中國則謂氣之呼吸，司於肺也，其用在竅，味之香臭，歸於胃也，其用在穴；故迎香穴爲陽明胃經脈之所注，人聞臭惡之氣，及臭惡之味，則胃拒不受，逆而作嘔，可知氣透於腦，味歸於胃，故胃爲之反也。至於風寒客於頭腦，則氣不通，此屬於呼吸部之阻礙也。冷氣停滯，搏於津液，膿涕結聚，則鼻不聞香臭，遂以成齷者，此屬於嗅覺部之阻礙也。古人所論，是亦纖悉靡遺矣。

論目

經不云乎，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兩目一月月也，於以彰往察來，闡幽顯微，辨黑白，識大小，故兩目之旁，其穴曰精明，說者謂目之靈動，由腦主之，而不知肝脈上巔與督脈會，從腦而下開竅於此也。故經曰：「在藏爲肝，在竅爲目。」且目之構造，無一非精氣爲之。經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腎之精也。）筋之精爲黑眼，（肝之精也。）血之精爲絡，（心之精也。）

其稟氣之精爲白眼，（肺之精也。）肌肉之精爲約束，（約束者，目之上下網，肌肉之精爲約束，脾之精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爲系，（包絡之精與脈并爲目系。）上屬於腦，後出項中，此脈系從下而上，從前而後也。」（本經大惑論篇）是故眼之首尾赤眚屬心，滿眼白眼屬肺，其烏睛圓大屬肝，其上下肉胞屬脾，而中間黑瞳一點如漆者，腎實主之。經云：「瞳子黑眼注於陰，白眼赤脈注於陽者，陰陽合而精明，」此則眼具五臟六腑之精，又合陰陽之氣，故如日月之明也。西人割割眼球，極贊其重疊細絡之妙，受光照察之神，惜乎其於黑瞳子之所由生，未嘗窮究及之也。且目中神水，內含精氣，外攝明光，試問發源何處，三釋經旨，可不煩言解矣。

論耳

西人稱耳深處之穴曰耳鼓箱，有薄翳蓋之，（耳膜也。）氣搏則動，下有細骨如干，傳其動於穴底，耳翳接細絡，如琴瑟之有絃，稀密拉放，以外音傳於腦，則耳亦琴也。巧妙之至，西人之說，可謂精矣。而中人則探其源於腎精心神。夫耳竅通腦，盡人所知也。凡人聞一切音聲，一切語言，耳接收之，無不由耳傳達於腦，而腦辨之紀之，是耳固一腦之司聽官也。然腦之髓，腎精所生也。內經云：「腎主耳。」又曰：「腎

在竅爲耳。」是以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耳爲腎之竅，腎氣之所通，足少陰之經也，而足少陽三焦之脈應之。繞耳後尖骨陷中，爲翳風穴，再上爲瘦脈穴，又繞耳前爲耳門穴，至眉尾空竅爲絲竹穴。可見腎開竅於耳，而三焦與腎相表裏，其經繞耳以應之也。耳亦爲心之竅，心氣之所通，手少陰之經也，而手太陽小腸之經脈應之，至耳下曲頰之後名天容穴，至面頰銳骨之端名歡鬱穴，而終於聽宮，可見心亦開竅於耳，而小腸與心相表裏，其經亦繞耳以應之也。腎與心互爲功用，既得陰血以和之，復得陽氣以鼓之，而肺主周身之氣，又貫於耳，節制其間，則耳竅司聽之肌膜，接收音聲，以傳達於腦者，益爲靈活。凡音之清濁，聲之洪纖，無不小叩小鳴，大叩大鳴，如傳聲機器焉，此耳之所以爲司聽官也。

論口

經云（金匱真言論）「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脾。」王太僕釋之曰：「脾爲化穀，口主迎糧，故開竅於口。」竊嘗卽其義而申明之，原人受生之始，在母腹中，其吸天之氣，食地之味，均從母體得之，以臍爲轉輸耳。洎夫真元之氣，充足於下，遂由下焦漸升，至中焦而中焦中氣盛，脾氣欲行，至上焦而宗氣盛，肺氣欲宣，及肺氣宣，是有呼吸力，於是開竅於鼻，及脾氣行，是有消化力，於是開竅於口，鼻

以通天氣，口以進地味也。世謂口者，胃之門戶，五臟六腑之氣，皆見於此，以五臟六腑，無不稟氣於胃也，故口味苦甘酸辛鹹淡，均由內發現之，若此則口其胃竅矣。經不以口爲胃竅，而以口爲脾竅，飲食入口，而腸胃迭爲虛實，能納入能排出者，皆脾之消化力也。故胃爲水穀之海，非脾水無由蒸而爲氣，穀無由腐而爲糜，勢將填塞於中，雖瓊漿玉液，海錯山珍，恐亦不能下咽，惟脾有化穀之功能，斯口有迎糧之慾望，經謂脾開竅於口，是其義也。矧脾之與胃，以膜相連，其凝散膏半斤，昔人所指爲胰子，卽近世所名爲脾臟，脾臟及膽囊之脈管，同開口於胃底十二指腸之部，輸其精汁，以入胃化穀，一傳穀化爲漿液，而入小腸，再傳穀變爲糟粕，而入大腸，下既排出，上必納入，是脾主消化，在內則開口於十二指腸，在外則開竅於口也。而太陰之氣榮於上，又可於脣徵之，脾陰足，脣潤且澤，脾陰不足，脣燥而焦，故經曰：「在竅爲口。」又曰：「其華爲脣。」脣者口之門戶也。由口及脣，其義益詳備矣。

論舌

舌，西人名味覺器，以舌之乳頭，與味神經而成。乳頭爲舌黏膜上隆起之末梢器，可以肉眼認之。諸乳頭內部分布味神經，故能別甘酸苦鹹之味也。而經（脈度篇）則謂脾氣通於口，口和則能知五穀

矣。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能知五味矣。心之本脈繫於舌根，脾之經脈散於舌下，故經云：「脾開竅於口，心開竅於舌。」而舌乳頭內部，所分佈味神經，當即爲貫通心脾脈氣之路線。要之舌嘗五味，五味各走其臟，如酸走肝，苦走心，甘走脾，辛走肺，鹹走腎，固由舌乳頭味神經之感覺，抑亦各臟經脈互爲聯屬，絡於舌，（厥陰脈，循陰器絡於舌本。）繫於舌，（足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貫於舌，（足太陰之正貫舌中，又足太陰之正，上裨合於陽明，與別俱行上結於咽貫舌中。）至於舌，（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膈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以爲之引導也。

論齒

齒者，骨之餘，骨之所終，髓之所養，腎實主之。經云：「腎衰則齒豁，精盛則齒堅。」兒生八月板齒始生，板齒卽口前兩大板齒也。其兩旁長者曰牙，牙亦通謂之齒。女子七歲腎氣盛而齒更，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丈夫八歲腎實而齒更，三八腎氣平均故真牙生，真牙謂牙床窮處最後生者也。以西說考之，中人所謂板齒者，卽門齒也，居顎之前緣，各側二枚，上下並列，總計八枚，齒根略似圓錐狀，冠部如鑿形，其緣利銳，適於嚙切柔物。所謂牙者，卽犬齒也，在門齒兩側上下顎外角，每側一枚，是爲大齒，其根成圓

錐形，冠部之形狀，亦與根部大略相似，惟光端利銳，故適於嚼裂硬物。所謂真牙，即白齒之最後者也。自犬齒而內，總名曰齒，分列上下，每側五枚，大小各異，前列之二枚，形小而根單簡，名曰小白齒，後列之三枚，形大而根分歧，名曰大白齒，是等冠部，均如臼形，咀嚼之面頗廣，有多凸凹，頗適於磨碎食物。至中人論齒咀嚼之用，謂齒之根曰齦，即牙床也。上齦乃足陽明胃經之脈所貫絡，止而不動，下齦嚼物動而不止，則手陽明大腸經之脈所貫絡也。合之西說，其義益明備矣。若論齒爲骨之餘者，以其亦鈣養質也。鍛骨成炭，中人曰石灰質，西人曰鈣養質一也。齒成於三種相異之物質，一珞瑯質，二齒質，三白堊質，此三者皆合石灰質多量而堅，斯可知齒之構造，端由骨之餘矣。其齒根腔內充滿血管神經，是則中人所謂髓之所養腎實主之也。（西人計齒數爲三十二，然亦有二十四者，三十六者，其數不等。）

論皮肉之生成

皮者，所以包裹人之外部以羣之也。皮之內爲肉，肉有二，一赤肉，一白肉，赤肉屬血分，白肉屬氣分。（赤肉白肉之名本靈樞。）皆脾之所司也。蓋肉是人生之陰質，脾爲太陰，主化水穀以生肌肉，曰肌者，所謂白肉也，俗稱肥肉。曰肉者，即赤肉之謂也，俗稱瘦肉。肥肉是氣之所生，瘦肉是血之所生，脾居連網

之上，脾氣足，則內生膏油，透出於外則生肥肉，脾血足，則又從連網凝結而生瘦肉，亦由內生出於外；肥肉包瘦肉者，氣包血也。脾陽虛則肉浮，脾陰虛則肉消，脾主膏油而生肌肉，觀於解剖獸類，就其形迹上考察之，內外連綴之狀況，固有一望可知者。是知者，是故經謂皮者肺合之，肉者，脾合之也。然皮有疏密，肉有堅脆，若皮潰理粗，最易漉漉汁出，靈樞三變篇，謂其善病風厥者，非從既病後言之也。其人皮不緻密，肉理粗疏，生理上已先不適其宜矣。故又示人以驗肉之法曰，欲驗其肉之不堅者，惟腓腸之上，膝後曲處爲闕，乃委中穴所在也。其肉不堅而無分理者，其理必粗，粗理而皮不堅緻，則一身之腠理必疏，且由皮膚測至肌肉，由肌肉測至腠理矣。而論勇篇（靈樞篇名）更推廣其義，謂人之色黃皮薄肉弱者，主脾氣不足，色白皮薄肉弱者，主肺氣不足，色青皮薄肉弱者，主肝氣不足，色赤皮薄肉弱者，主心氣不足，而以色黑皮厚肉堅者爲上。若夫知痛癢，利關節，或從病理上說明之，或從生理上說明之。按之經文，無不畢具，參證西說，益以彰著。西說論皮膚，分內外二層，外皮主保護，不具血管，且無神經，故無感覺，雖傷不痛，內皮曰真皮，含有血管及神經杪，具感覺器，凡氣候寒暖，及物剛柔毛滑，觸之皆能感覺，此即經所謂皮有分部，以經脈爲紀之說也。（雖非假皮真皮之說，其分皮部淺深表裏同也。）西說論肉，辨析肉絲，稱曰筋纖維，謂筋肉能收縮，即在此筋纖維，考之經所謂赤肉者是。今試取牛肉一片，以水漂之，頃

刻絲絲分析，斯所謂筋纖維矣。中國古無筋纖維之說，就病理上求之，而四肢緩不能收持者，謂之肉瘰，卽此筋纖維不利之故也。由是推之，中西所論，烏有異耶。

論毛髮生成及鬚髭之有無

人之有毫毛，猶地之有艸蕒也。（引靈樞經說）艸蕒有根，毫毛亦有根，試拔取毫毛，毫毛之末，下有一小核，此盡人所知也。西人謂每毛之根有小核，在外皮微凹真皮上突之處，毛由核面抽出，其下生新細胞，時時不絕，與膚相同，拔出一毛，不傷其核，則可再生，傷之則不復生矣。然毛之生也，核主之，而核之生也，又誰主之乎？考人身八萬四千毛孔，肺實爲之主司，肺主呼吸，人一呼一吸，其氣由鼻出入，而不知毛孔中氣，亦一出一入以應之，是故經云：「肺主皮毛也。」毛者血之餘，實則血從氣化而生，惟髮亦然，則腎主之。腎水所生真陽之氣，由太陽經而達於外，以上於頂，則生頭髮，經所謂腎其榮髮也。毛也，髮也，皆是從氣化而生。但毛生於氣孔中，屬肺金，髮生於顛頂上，屬腎水；蓋太陽經及督脈經，一從背上頭，一從脊貫頭，二者皆隸於腎，其氣血均交於頭生髮，髮所以爲腎之榮，少壯腎精足故髮黑，老大腎精不足故髮白，職此故也。（西說毛髮所以有色者，因毛髮細胞內含有色素，有時變毛髮爲白色者，因色素

之消滅，或生空隙於毛細胞之間，則空氣由此而入起屈折之光綫也。○按西說是究其迹，中說是探其本。由此推之，髮際以下，生於目眶之上曰眉，此足太陽經氣之行於上體者，如睛明攢竹二穴處，乃眉之所生也。生於上脣曰髭，生於下脣曰鬚，承漿穴以下所生曰髻，此又任衝脈所主。任衝脈隸於血海，血從氣化，上頰繞脣，是生鬚髻。男子則然，男子以氣為主也，女子則否，有餘於血，不足於氣，氣從血化，血海之血，內行下達，每月一瀉，是爲月事，其餘氣既已下瀉，不復上行，所以上無髻鬚也。若闕人亦無鬚髻者何也？宗筋去，斯任衝脈傷也。若天閹之人，未嘗被傷，其血不脫，亦鬚髻不生者何也？曰此天之所不足也。任脈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故脣口不榮。若夫生於各部分者，腋下毛美，由手陽明血氣盛也。脛上毛美，由足太陽血氣盛也。下毛美長至胸，由足陽明血氣盛也。類無不各有所主。西醫云：「毛髮膚之變狀也。」此特其委而言之。至探其原，當無不歸本於血氣所生。

論四肢一

天之構造人體也，足以使之步，手以使之握。經云：「肢脛者，所以趨翔也。」是其義也。以手言曰肢，以足言曰脛，茲所云四肢者，該手足而言之也，乃通稱也。上肢二，下肢二，其數四。經有言曰：「天有四時，

人有四肢。是效象於天也，其位左右。經有言曰：「地不滿東南。」故人手足左不如右之強也，是效象於地也。夫四肢效象於天地者，先天之事也，而四肢稟氣於脾胃者，後天之事也。何言之？自人受生於天地以後，無一日不資穀氣以生，五穀入胃，化而爲氣，穀氣之慄悍者，衛氣也。經曰：「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腑，穀氣之精專者營氣也。又曰：「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是則據經所論，四末者四肢也。衛氣行乎四末，由脈外行，此其不循經者也。營氣榮乎四末，由脈中行，此其循經者也。而太陰陽明篇曰：「四肢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何者？蓋謂四肢者，各臟腑之經俞也，所受水穀之精氣，必由脾臟之轉輸，而脾臟之轉輸，又必由各臟腑之經隧，而受氣於陽明胃，以脾居油網之上，而各臟腑經隧，皆縱橫貫布於油網脂肪之內，故脾得司之，脾與胃以膜相連，相爲表裏，蒸氣於水穀之海，如雲騰雨施，灌溉四旁，各緣其道，注之谿谷焉。脾主四肢，其義取此。且以解剖家言證之，手足肢脛，其骨中空有髓，而雜以脂肪，與腦脊髓異。試問此脂肪何由來？無非以脾居油網之上，轉輸致之也。唐氏容川曰：「肢脛骨洞中，髓雜脂肪，髓屬腎，脂肪屬脾，是脾腎合致其功也。」是說也，殆得之矣。

論四肢二

經稱四肢爲諸陽之本，吾人欲實證之，試以兩手摩擦即化分養氣，嗅之與硫磺氣同。西人謂之臭養。施之足心，諒無不然。斯氣也，卽電氣也。人之食料，植物十居八九，此植物均吸收地球與日戰愛之電，具有陰電陽電分子焉。人食之則此陰電陽電各走其道，而注之於脈，其陰陽交感在手，則手之三陰經脈，從胸走手，手之三陽經脈，從手走頭，是手也者，卽陰陽電調換之處所也，而以手掌心爲其中心點。在足則足之三陽經脈從頭走足，足之三陰經脈，從足走腹，是足也者，卽陰陽電調換之處所也，而以足掌心爲其中心點。故吾人試以兩手磨擦極熱，卽發生臭養氣，是其電氣濃厚證也。然則人以植物爲食料，其殆生電之銅鉛片乎？而胃其蓄電池也。而腠汁胆汁皆其化電料也，而經脈經絡其過電線也，而手足掌心其爲調換陰陽電機矣。

論爪甲

人之手指足趾，上嵌爪甲，西人云其功用在使人持物有力，藉成種種工作；然此惟手指之爪甲有此靈妙，足趾則否。又云爪甲生長甚速，若其根槽不傷，雖拔去亦能復生，究之此根槽果何物乎？吾以證之。經說：「肝在體爲筋，其榮爲爪。」又云：「爪是筋之餘，故其榮在爪。」經之以爪爲筋之餘者，亦

猶謂齒爲骨之餘也。蓋肝之氣由內膈膜發爲外之網膜，由網膜而發爲筋，筋以約束體骨，網絡遍身上至手指，下至足趾，出現而成多爪甲，爪甲根下之細胞，乃筋膜所變化，布散其下，以爲爪甲之原料，供給之而助其發生者也。

論肝之功用

肝主疏泄，西說肝製胆汁，入胃化穀，卽中說木能疏土之義。肝屬乙木，胆屬甲木，胃屬土，所謂土臟也。

肝製胆汁化穀，且又能疏水，疏水之義，醫林改錯詳言之。其言曰：「肝覆於胃之上，胃之下口灣曲處有一門，在幽門之上，號曰津門，有津門管，導胃中之水外出，入油膜中，下滲膀胱，而肝葉正覆其上，後靠脊，前連膈膜。」余謂肝連膈膜，而膈膜因人呼吸扇動，則肝之總提亦因之上下，抽出胃中之水，由津門入導水管，而爲胃行水，斯古所謂肝主疏泄之義益明矣。西人亦有水由肝過之義可證。

肝爲腺甚巨，含血甚多，名曰血海，以肝藏血也。使血不經肝臟藏之，則迴血管之收縮，與散血管之注射，其障礙於心臟之功用者甚鉅，故血藏於肝，正所以調節之，使血流各安其道。

論肝與膽之關係

他臟腑相距，遠近不一，惟胆附於肝，最爲近切，肝胆皆屬木，而胆屬少陽經，又主相火，木火相合化生精氣，故胆爲中精之府，言其胆汁，所由製成也。其色綠，其味苦，其質屬醱類，木火合化之性也。內經有云：「六腑化穀。」太素注：「胃受五穀，小腸盛受，大腸傳導，胆爲中精，三焦司決瀆，膀胱主津液，共化五穀，以奉生身。」是六腑化穀，各効其能，而胆汁功用尤鉅。製造胆汁者，肝所司也。故肝與胆合，相爲表裏，足厥陰少陽，是其經也。（唐容川曰：「肝寒則胆汁不能化物，肝熱則胆汁化物太過，而發中消等症。」）

論肝與膻中之關係

經云：「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膻中卽胸中，有一橫膈膜，是謂之膻。橫膈於胸腔與腹腔之間，上以護心肺，而肝卽繫於其下，西人謂橫膈膜，亦爲筋肉之膜，正與中國五肉之說合，筋肉則五肉之一也。管子云：「五肉成而心生。」謂五肉之中，心由筋肉成也。心肺皆懸於膻中，故經以宮城譬之，而膻之下，卽肝所繫處，肝系上行則與心包絡相連也。

論肝與肺之關係

肝肺者經脈之始終也，血液循環之理，於此徵之。觀十二經脈循行之序，自手太陰肺始，至足厥陰肝終，可以恍然悟矣。肺者榮衛交會之處，中焦取汗，受氣變赤，是爲血，此奉心之血所由始也。故脈始於手太陰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脈行則血行，歷一十六丈二尺，而終於足厥陰肝，是肝者乃迴血匯聚之處也。由是復自肝貫鬲，上襲於肺，是又受氣變赤矣。西醫言迴血迴行至心右上房，有一總管，接迴血入心中，落右下房；又一總管，運血出而過肺，被肺氣吹去紫色，遂變純赤，運入心之左上房，落左下房；又有一總管，運血出行，遍於周身，迴轉於心。我國言血液之循環，則始手太陰肺，而終足厥陰肝，起訖分明，營營不已，如環無端，是可爲彼此互證之一端云。

論肝與目之關係

肝脈交巔入腦，由腦而通於目，故肝開竅於目，肝藏魂，晝則魂游於目而爲視，夜寐則目閉而魂返於肝，故目之醒開寐閉，皆由肝藏血，血舍魂之故。而黑子腫子有光明照察之神者，惟因目中含有一點

神水，此神水所生，乃係心火腎水會於腦，合肝脈注目中。肝者心之母，腎之子，故併二臟之神，而開發於目也。

論肝與筋之關係

骨節間所著者筋也，而筋實由肝所生。蓋肝中有大膈膜，內連油網，外連皮膚，凡有瘦肉，皆有網膜包之。凡肉之網膜，其兩頭皆連於筋，肝之氣即從內膈膜發爲外網膜，由網膜而發爲筋，筋所以爲肝之合也。若夫爪屬明角質，則又筋之餘也。

論肝之藏魂

經云：「肝藏魂。魂者陽之精，氣之靈也。」人身氣爲陽，血爲陰，陽無陰不附，氣無血不留，肝主血而內含陽氣，是謂之魂。究魂之根源，則生於坎水之一陽，維魂之功用，則發於乾金之元氣。不藏於肺，而藏於肝者，陽潛於陰也。不藏於腎，而藏於肝者，陰出之陽也。魂不安者夢多，魂不強者虛怯。

論肝臟之情志動作狀態

西說人之知覺運動皆屬於腦，中說皆本於心，喜也，怒也，思也，悲也，恐也，五志皆心所使，靈樞言之矣。如怒動於心，則肝應之，故肝主怒，他臟類如是也。爰就肝臟之情志動作狀態列左：

怒 肝在志爲怒。怒者肝主之，過怒則肝木橫決。

悲 肝悲則哀動中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非發狂即善忘而不精明也。）悲者肺主之，過悲則金來尅木，木不能達。

怒則肝火上犯，悲則肝木下鬱，均屬逆氣，氣逆則血逆，是以傷肝。

音聲 肝音和而長，在五音爲角，肝主怒，發怒故發聲爲呼，肝氣太勝，私長之音，變爲狂譎。

言語 言爲心聲，肝魂不寧，因而心神惑擾，故多語。

淚 目爲肝竅，故淚爲肝液。

運動 人身運動，皆筋力所爲。故經曰「肝者罷極之本。」及其變動，則爲拘急，爲縮攣，爲握拳，透爪，搐搦，痠癢，皆筋之變。

謀慮。

凡人身之陰陽，陰主靜則有守，陽主動則有爲。唐容川曰：「肝爲厥陰經，乃陰之盡也。」故其性堅忍而有守，厥陰中見少陽，陰盡生胆火，陽氣發動，故能有爲，有守有爲，謀慮從此而出，余且爲一解焉。肝之脈上巔入腦中，肝之系貫膈連心包，腦與心有神經系相連，卽與肝相通，可知合腦力與心神，肝所以主謀慮也。經曰：「肝爲將軍之官，」故肝氣橫者，敢爲狂亂，肝氣虛者，每存懼怯，此由肝失主之故。

經曰（本藏篇）：「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駁者肝高，合脅兔駁者肝下，（駁者胸脅交分之扁骨內膈，前連於胸之鳩尾，旁連於脅，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肝在膈之下，故廣胸反駁者，肝高合脅兔駁者，肝下，兔者，骨之藏伏也。）胸脅好者肝堅，脅骨弱者肝脆，膈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脅骨偏舉者肝偏傾也。（肝脈下循於腹之章門，上循於膈之期門，在內者，從肝別貫膈，故膈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脅骨偏舉者，肝偏傾也。）」此經就外部測內部肝臟之大小高下堅脆偏正，從其部之筋膜紋理骨節而得之。可知古人於未解剖之先，先有一番推測，始能分晰如此。

論心之功用

心在卦爲三，內一陰爻，坎之水也；外二陽爻，離之火也。人生心象離卦，必在下胞中，腎陰之水津，隨衝任上入於胃，合飲食所化之汁，上騰於肺，以入於心。（西說血液由心噴射而通行大動脈者有分派，其一派由腎動脈入左右腎，遍經於腎，然後由腎靜脈而流注大靜脈，仍歸於心。）此汁得心火之化，遂變爲赤色是爲血。故經曰：「心生血。」

血之原料爲食化有形之陰汁，此陰汁上歸於心而化爲血。經所謂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爲血者。是穀之精汁既化赤爲血，則淫溢此精汁而散行於脈管，由大絡散衆絡，衆絡散孫絡，復由孫絡入肌肉，肌肉入經隧，血於是遍行一周。此經又申其義曰：「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也。」

按醫林改錯創心無血說，彼親驗死尸，所見當確。不知人之死也，呼吸一停，血流中斷，心臟發血已盡，迴血不續，是以死耳。經云：「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是以人死心無血也。惜乎王清任未悟此理！

論心與脈之關係

心有運血管迴血管，外則散達於周身，內則反入於心中，故心以運血迴血之故，常跳動不休，而周

身血脈應之而動，是爲動脈。及所經之處，距心較遠，則又漸以分歧，遂成毛管，卽經所謂之孫絡也。其布分於人體肌膚骨節間，又漸以匯集，遂成小靜脈，由小靜脈匯集而成大靜脈，以還至右心房，此經所謂在臟爲心，在體爲脈也。顧余嘗考之十二經脈，其十一經皆自他處來屬臟腑，惟手少陰經出自心中，蓋以心爲諸脈之總司也。血液循環，由此出入，故脈字本作脈，从血，脈爲血府，雖經言之矣。

論心與小腸之關係


手少陰心經與手太陽小腸經脈循行，相爲表裏，余嘗卽手少陰太陽二經脈言之。心脈從心系上肺，小腸之支者亦別頰上頤抵鼻，是營衛交會之處也。心脈絡小腸，小腸脈亦絡心，是血液交換之徑也。王冰曰：「心臟身之精，小腸爲弟兄。」殆以此乎？故經曰：「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

論心與包絡之關係

心居胸腔之中，前有前縱隔膜，後有後縱隔膜，下有橫隔膜，以遮隔腹中濁氣，使之不得上蒸，凡此諸膜，皆所以保護包絡也。而包絡又卽以保護心臟，故邪不得遽入而傷之。蓋心爲人身之大主，總統

一身脈管，其血液循環出入心臟者，不容一息或停，非他體可得而比，故骨損可補，腸斷可縫，脾腐可剝，（華佗別傳）肺病可割。（日本治肺新法）即西人以腦爲一身主要器官，而腦蓋被創，腦漿迸出，治之得法，多可生全。至於心臟，古今中外，從未聞有人能割之剝之縫之補之者，且心非不病而無臚也。經言無臚，謂心臚不可鍼，故以包絡經穴代之。嘗即經文紬繹之。古人言心肺，肺重在右葉，以氣之所輸入也。（以豬肺驗之，從氣管吹氣，則右葉先漲，而後及於左葉，放氣則左葉先癘，而後及於右葉，曾經試過。）心重在左囊，以血之所輸出也。故有心左肺右之文，特拈出之，以俟後之解剖家焉。

論心與腦之關係

人身知覺運動，西說主腦，中說主心。余考中西學者，皆有心腦相通之說，西說腦氣筋有自和腦筋一種，東洋譯作交感神經，計頸部三對，胸部十二對，腰部四對，薦骨五對，而於其在胸部者，則云司心臟張翕，此西說腦與心通之證也。中說心之官則思，說文思字，篆作，象形，凶頂門骨也。徐鉉謂自凶至心，細絲血縷，相貫不絕，故心與腦相輔成思，可見心與腦通。又凶一作顛，或作顛，孔子家語本命解，三年顛合，然後能言，所以然者，顛合則心氣聚於腦，心主言也，然則自腦以至心，皆爲神明之所貫澈普

照也。故唐氏容川發腦爲陰精，猶月體，心爲陽精，猶日光，月體以日光返射而明之說，此中說心與腦通之證也。若謂心爲蠢然一物，僅司發血迴血之機能，絕無關於知覺運動，是殆未窺心腦相互之妙用焉。余竊以爲不然。

論心之藏神

經曰：「心藏神，心有形也，神無形也。」說者謂有形者恆藉無形以爲用。人心之靈，所以首出萬物者，則神爲之也。雖然，神果何物乎？經云：「血神氣也。」心之內部生血，而血之變化極靈，當能生知識，然血液遍及周身，而吾人於未經注意之時，何以體或被創，血流外出而不覺，則血雖爲神氣，未可當心之神也。無已，且有不求諸心之內部，而求諸心之外部者，謂腦與心通，近世所稱神經系，其主知識，幾爲舉世所公認。然吾人遇事考慮之時，實覺胸膈方寸之地，爲意念所從生，則腦雖稱神經，未必卽心之神也。然神果何物乎？神又果何自來乎？抑何以他臟亦曰神臟，而神獨藏於心乎？吾還以證之於經：經曰：「生之來謂之精，兩神相搏謂之神。」蓋以人當受生之初，得父之氣爲魂，得母之氣爲魄，凝合而爲元神，是卽人所與生俱來之氣也。胎生於腎，來舍於心，故經曰：「心者神之舍也。」神以心爲百體之總機關，腦

氣通於心，有腦筋以爲之宣化；血液生於心，有血管以爲之承流，故必藏於此。建中立極，內以統轄諸臟腑，外以及之五官四體，使握使步，使視使聽，使嗅使固，不一一唯命是從。觀於經曰：「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則世之以知識屬腦屬心者，可以不煩言而解矣。

論心統攝七情而爲之主

經曰：「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人之所以由感覺而生情志者，神主之也。神生於腎中精氣，上歸於心，陰精內含，陽精外護，是以光明朗潤，燭照萬物，及感觸萬物，發生七情，則喜怒哀思悲驚恐之千萬狀態，卽因之相繼而起，以紛亂神明，神一失守，雖軀殼猶存，亦行尸也。故智人善養其心，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忻忻，婉然從物而不爭，與時變化而無我，則志和而神定，悔怒不起，魂魄不散，五臟安定，斯生生之道得矣。解剖家知有形之心，能言其作用，而不知無形之神，其作用無聲可聽，無形可見，而與人生密切之關係，尤重且要也。

論心臟之情志動作狀態

西人言人之知覺運動皆本於腦，我國則以心爲之主，尊爲君主之官，十二經之綱，乃氣血之根，生死之關也。安則治，所謂天君體泰，百體從令是也。不安則亂，斯邪僻生，而一切情志動作狀態，皆反乎其常，而災害作焉。不其殆哉！是不可以不察也。爰就心臟之情志動作狀態列左：

喜 心在志爲喜，在變動爲憂。

憂 憂動於心，則肺應。

思 思動於心，則脾應。

怒 怒動於心，則肝應。

恐 恐動於心，則腎應。

悲 心氣虛則悲不已，實則笑不休。

恍惚 心恍惚，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

狂 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發狂。

音聲 心音和而美，其舌抵齒，在五音爲徵；心主喜，故發聲爲笑，心氣太過則和美之音，變爲艱澀，其

舌短。

言語 言爲心聲，心病則多言或獨語。

汗 汗爲心液。

智慮 心有所憶者意也，意之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皆心神之運用，故智者順天地之性，上盡天時，下盡人事，爲能節陰陽而調剛柔，所以邪僻不生，而能長生久視於天地間也。

論心之外候

經曰：（本臟篇）「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鬲髡者心高，鬲髡小短舉者心下，鬲髡長者心下堅，鬲髡弱小以薄者心脆，鬲髡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鬲髡倚一方者心偏傾也。」此言欲知心之狀態，當驗之色理與鬲髡也。就色理言，心色赤，肉理應之；而理有粗細，小理者肉理細密，粗細者肉理粗疏，理者肌肉之文理也。人生之大內胭脂，皆五臟所生，故候肉理之精細，卽知其臟形之大小。經曰：「膏人縱腹垂肥肉，人身容大。」蓋人之胭肉，本於臟腑募原之精液以資生，募原者臟腑之膏肓也。五臟所藏之精液溢於膏肓，而外養於胭肉，故欲知其內者，卽可候之於外也。又就鬲髡而言，鬲髡者，胸下蔽骨也。

名藏心骨。則知心體大小高下堅脆正偏，又可即肭肝骨之長短舉陷等體狀而候之。

論脾臟之功用

脾有散膏，西曰甜肉，東曰脾臟，即胰子也。在人體中，向胃曲抱，助胃消化，按蔡西山論三焦，稱中焦如編，有膏凝散半斤。孫景思云：「胃外有脂如網，包羅胃上，能磨化飲食。」故脈訣云：「膏凝散半斤者，」此也。是必脾之大絡，據此胰子化穀，先西說而知之矣。脾中有管，王勳臣發見之，謂其爲胃行水之管，水液從胃津門出，（津門在幽門之左寸許）流入津管，津管分三枚，水液即由下枚，從肝中間穿過入脾，脾中間之管，體相玲瓏，名玲瓏管，水液由玲瓏管，分流兩邊，入出水道，出水道，形如魚網，俗名網油，水由此滲出，沁入膀胱。又云：「津汁濁者，由津管上枚，臥則入血府，（即靜脈）隨血化血。」又云：「其一枚精汁清者，入髓府化髓。」此當係西人所發見之淋巴管。蓋中醫之脾，統西醫之淋巴腺，中醫之足太陽經脈，統西醫之淋巴管也。試即經旨說明淋巴液之循環於左：

按人受穀氣以生，穀氣所分，曰營曰衛，而營衛二氣之外，又有上焦之氣焉。經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雨露之溉，是謂氣。」此見於洪氣篇者也。曰：「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

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此見於癰疽篇者也。此其上焦之氣，且於營衛之外，另外循環之一系。如經所云：「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此見於營衛生會篇者也。此氣何氣也？經有時稱爲大氣，曰：「其大氣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呼則出，吸則入。」經所謂搏者，換言之，卽西人所謂淋巴液，具有吸收性也。經亦有時稱爲宗氣，曰：「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經所謂貫者，換言之，卽西人謂淋巴液一部分和血液交流於全身也。有時又從部位言之，稱爲上焦，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散布胸中；胸中者，太陰之分也。」殆淋巴幹是矣。淋巴幹分兩支：此蓋開口於內頸靜脈與鎖骨下靜脈，而屬於右之一部者，其氣管交縱隔淋巴幹爲較粗者，一名喉吸管，卽經所謂並咽以上者是。在我國古代，但名上焦云爾。其吸管散布各處，使淋巴液流行吸管內，猶血之流行迴管也。經曰：「常與營俱行五十度一周。」非屬淋巴液而何？又接自吸管亦吸管之一，言食物卽胃汁所化，變成灰白之稠液，是爲乳糜，乃透幽門而入腸，由小腸壁絨毛內爲白吸管所收，白吸管卽乳糜管也。漸以聚集爲淋巴管，沿脊柱，上達胸部，又集合爲淋巴幹，近心際，入靜脈中者蓋

屬於左之一部者。經謂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者也。經曰：「此所受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

論古人以脾胛爲一臟

近世泰西醫術輸入，謂脾臟之外有胛臟，脾主消食，脾主製造白血球，以我國醫經獨少脾之一臟，爲一大缺點。然詳考之，內經祇言脾，是該括之義也。雖經發脾有散膏半斤之論，則就內經所論而詳言之矣。厥後王叔和脈訣及孫思邈千金皆宗之。而孫景思又謂此散膏能磨化飲食，（詳上節）然仍將此散膏隸屬於脾，認爲一物，此散膏卽西人所謂之胛臟，我國雖未別爲二，然非不知有胛而遺之也。且以西說考之，胛尾銜接於脾門，其全體之動脈，又自脾脈分枝而來，然則脾胛之相關如此。中西所論，其功用又相合如此。是蓋一而二而一者矣。

論脾與肺胃之關係

經謂脾爲胃行其津液，果何爲津液，何爲液乎？曰，此水穀所化之精微也。所謂津者，水氣也。西人稱曰

水蒸氣。所謂液者，穀氣也，西人分爲二種，一曰明流汁，一曰明養汁。明流汁，卽淋巴液也；明養汁，卽乳糜液也。考其液出之道，由乳糜管匯集爲淋巴管，又由淋巴管匯集爲胸管，以入靜脈而上心肺焉。此其脈道，在我國醫經，則皆屬於脾，經謂脾有散精藏營二大作用者卽此。顧猶是水穀之氣而或散之或藏之者何也？蓋脾爲淋巴腺之最鉅者，於此場所，製造淋巴液爲白血球也。由是自脾上肺，灌注百骸，而白血球遂吸收各部分組織中之廢質，返之於肺，呼出炭氣，吸入養氣，則舊質去而新質生，此人所以常保健康而無疾病也。脾與肺胃之關係，不綦重乎哉。

論脾與四肢之關係

玉機真藏篇曰：「脾爲孤藏，中央土，以灌四旁者也。」其在人身，所謂脾主四肢是已。考太陰陽明篇曰：「四肢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何哉？曰此正軒岐二聖所亟欲闡發脾藏之作用也。蓋脾胃爲倉廩之本，胃主容納，脾主轉輸，是二者相資爲用，不翅輔車之相依然，特脾之爲藏，人多不明，至近世解剖術行，而滋惑尤甚。然觀於下文軒岐二聖所論，斯亦可以瞭然矣。帝曰：「脾之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胃行其津液何也？證以西說，此帝以脾藏問也。吾以其舉膜言之知之。岐伯曰：

「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噎，故能爲之行氣於三陰，證以西說，此岐伯以淋巴管對也。吾以其舉脈言而知之；蓋我國論脾，統西人所言之脾臟，我國論足太陰經脈，統西人所言之淋巴管，淋巴管亦循環系中之一，故淋巴液之週遍人身，與血液之循環全體一週正同。據此則知五藏六府得稟氣於胃也在斯，四肢得稟氣於胃也，亦在於斯。（參看前論四肢二節。）

論脾與九竅之關係

玉機真藏篇又云：「脾爲孤藏，太過令人四肢不舉，不及令人九竅不通。」此言脾與九竅生關係也。蓋脾爲胃行其津液，胃者水穀之海也。海出雲氣，霽爲霖雨，注之谿谷，是以含濡萬物，發育而滋榮，然其所以升而爲雲，降而爲雨，以膏澤萬物者，由於日之熱力蒸騰之也。胃爲水穀之海，水化爲津，穀化爲液，以通利九竅者，由於脾臟上秉心火，下連氣海，擁熱力以蒸發之也。脾爲胃行其津液，以次於五藏，遍於全體則經隧其川道也。水穀之氣其川流也。其濁者由胃腸下泄於前後陰，則爲溲爲溺，其清者上注於口耳目鼻，則爲唾爲液，爲淚爲涕，此經曰：「九竅爲水注之氣也。」

論脾與血之關係

脾胃爲倉廩之官，其功用主中焦穀氣之生化，而脾爲胃行其津液，以奉心臟，實爲血液生化之產地。故我國論血液之循環，曰心生血者，言動脈中之血來自心也。曰肝藏血者，言靜脈中之血返自肝也。而脾當血液循環圈之中心，故曰脾統血，關於心肝二臟之功用甚巨。

論脾與肉之關係

經云：「脾之合肉也。」千金申其義曰：「脾者肉之本。」竊以脾外合肉，而內統五臟，五臟得所養，則膏油自足。脾居連網之上，以司膏油，膏油得脾氣之化，發生肥肉，是謂之肌。膏油得脾血之化，發生瘦肉，是謂之肉。故肉有肥肉瘦肉，一是氣所生，一是血所生，而脾爲肉之本。蓋肉是人身之陰質，脾爲太陰，主化水穀，以生肌肉也。

論脾之藏營

近世以脾之爲用，主製造白血球，以經說考之，卽所謂脾藏管也。夫人身之血，資生於穀，而穀氣之精者爲營，營卽血之所賴以生化也。雖然血之生化有兩種，一爲赤血球，一爲白血球，西人解剖脾臟，見動脈管內赤血球較多，白血球頗少，而察其迴血管內，則赤血球較少，白血球卽多，此赤白血球改變之處，當在毛細管，毛細管乃物質交換之所也。然則中人所謂脾統血者，必其見於動脈者也。所謂脾藏管者，必其見於靜脈者也。血者營之體，營者血之用，一體一用，此其大較也。至營之爲血，血液中之血球，又生化爲赤白兩種，我國未嘗不從經脈及絡脈中區別；觀於一曰脾統血，一曰脾藏管，二者之分可知矣。按白血球以淋巴腺爲原產地，而脾卽淋巴腺之最巨者，故西人以脾爲製造白血球場所也。而白血球與赤血球平均言之，約一與五百之比，赤血球損壞，則白血球變化以補之。

論脾爲後天之本

先天之本在腎，後天之本在脾，脾應中宮之土，爲萬物母，願人自有生以來，一日不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腸胃涸絕而死。經云：「安穀則昌，絕穀則亡。」猶兵家餉道，餉道一絕，萬衆立散，胃氣一敗，百體立解，一有此身，必資穀氣，穀入於胃，瀰陳於六腑而氣生，和調於五臟而血生，而爲胃行津液以生血氣。

者，健運之功，脾臟實主之，故曰脾爲後天之本。

論脾臟之情志動作狀態

西人言人之知覺運動皆本於腦，中說皆本於心，如脾在志爲思，所謂思動於心，而脾應之是也。爰就脾臟之情志動作狀態列左：

思 脾在志爲思，思傷脾。

意憶 脾主意，脾臟者意之舍也，意者存憶之志也。

智慮 並四臟之所受，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所存變謂之思，因思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意者脾之臟也。（千金）

憂愁 脾憂愁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惋亂，四支不舉。憂愁者肺之情也，如脾因憂愁不解，則傷脾臟之意，意傷則心氣不舒，肺氣益鬱，形爲惋亂，四支不舉者，脾主四支也。

音聲 脾在音爲宮，聲大而和，其舌居中，及其變也，其經足太陰厥逆於陽明，則營衛不通，陰陽翻作，陽氣內擊，陰氣外傷，傷則寒，寒則虛，虛則舉體消瘦，語音沉澀，如破鼓之聲。

脾聲歌，其變也，肝邪入脾則多歌。又木尅土，陽擊陰，陰氣伏，陽氣起，起則實，實則熱，熱則悶亂，體重不能轉側，語言拖，聲氣深不轉而心急。

涎
涎爲脾液。

噫
脾在氣爲噫。脾氣上走心爲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厥逆從上下散也。（張志聰說）
噦
脾氣逆滿，吐聲非吐物也。與噫呃略同，非痰卽血之類。

論脾之外候

經云：（本臟篇）「黃色小理者脾小，蠶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可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此言欲知脾之狀態，當驗之色理與唇，脾色黃，內理應之，而理有粗細，小理者肉理細密，粗者內理粗疏，而臍形之大小，以是定焉。唇者脾之候，視唇之好惡，以知脾之吉凶，則知脾之高小堅脆正偏，即可於唇之揭縱堅脆正偏得之。

論肺之功用

肺主周身之氣，以司呼吸，而爲百脈之宗。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由呼吸之息頭，至中焦分歧，遍及左右手足三陰三陽之脈道，以行氣血，宣五穀味也。

肺爲營衛交會之所，穀入於胃，化分二氣，營衛是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一晝一夜，漏下百刻，行度盡而大會於手太陰肺，此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故越人診法，獨取寸口，手太陰肺之動脈也。

肺爲呼吸器官，一吸養氣納入，一呼炭氣吐出，肺於以換氣轉血，實司人身要重之機能，故我國修養家以調息爲先。所謂吐故納新者，卽呼炭吸養之理，人所賴以却病而永壽也。

按西人所論呼吸，與我國異。西人論呼吸之機能，以肺爲呼吸器官，分之爲肺呼吸，腹呼吸，皆由於膈膜之扇動，肋筋之上下，此殆就實體上體驗之。我國以腎間動氣爲呼吸之根，胸中大氣，主呼吸之機，二氣之相上下，不啻陰電陽電之相吸引也。其理由於下節詳述之。

論脈與大氣之關係一

肺懸胸中，必賴大氣以包舉之，而後得所附麗，必賴大氣以鼓動之，而後能以呼吸。經曰：「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故呼則出，吸則入。」大氣者何？宗氣也。積於胸中，爲

百脈之宗。故經又稱大氣爲宗氣。謂肺司呼吸，而肺之所以能呼吸者，宗氣爲之也。苟須臾無此氣以包舉肺臟而鼓動之，卽覺上下氣不相續，而呼吸停頓。

論肺與大氣之關係一

肺擁心臟，充塞胸內，胸壁有薄膜一層，覆包肺表，大氣在胸中，出於肺，循喉嚨，以使肺張弛，而氣隨之出入者，由大氣一種搏力爲之。更積而不散，充滿胸中，以包舉肺臟，不使外力壓肺，故肺得以其鼓動而主周身之氣。經曰：「搏者，言其動也。」曰：「搏而不行者，言其動而不散也。」則大氣作用，經殆言之矣。

論大氣與左乳下之關係

肺臟由大氣積於胸中之搏動力，一呼一吸，無息或停，而大氣搏動之力，其餘波乃及左乳之下。經曰：（平人氣象論）「胃之大絡名虛里，出左乳下，其動也應衣，脈宗氣也。」按虛里之絡，卽胃輸水穀之氣於胸中，貫膈絡肺，以養大氣之道路，而又出於左乳下爲動脈，是此動脈當爲大氣之餘波。而曰宗氣者，是宗氣卽大氣，謂其爲生命之宗，故又尊之爲宗氣。其名虛里者，因貫膈絡肺，遊行於空虛之處也。

論大氣與腦之關係

經曰：「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傾，目爲之眩。」人有時大氣下陷，若氣不足，次息，或努力呼吸者，卽其先徵。甚有上下之氣，不相接續，如一縷之絲，忽然中絕，則上氣懸於腦門，下氣縮至丹田，卽呼吸頓停，一切知覺運動皆失。可知腦氣筋亦爲大氣所統攝，必俟大氣徐徐上升，達於心部，神明有依，始能知覺，達於肺部，始能呼吸，而後漸復原狀。按喻嘉言曰：「五臟六腑，大經小絡，晝夜循環不息，必賴胸中大氣，斡旋其間。」是撐持全身，振作精神，以及心思腦力，官體動作，莫不賴乎此氣也明矣。

論肺與腎之關係

肺位至高，主通天氣，以行榮衛之氣；然人未生時，其在母腹，皆由臍呼吸，所謂腎間動氣也。及胎氣日盛，臍下元氣，遂息上升，升至胸中，而爲大氣，漸以充滿，鼓動肺衣，乃出而上吸天氣，於是脈道通而血氣行。肺主行氣，腎主納氣，上下往復，如磁石之引針然。此肺腎之所以爲子母臟也。

論肺與心之關係

肺主氣，心主血，而血液出入心臟，則以肺爲之機，肺一呼則心二躍，一吸則心二躍，每一躍送靜脈血約一合入於肺，而肺能立化之，使空氣與血液中之氣質相交換。凡血液自右心房經入右心室，然後由肺動脈而入左右肺，再湊集成肺靜脈，出肺而歸左心耳，下左室，如此循環者，皆所以營氣質交換之作用也。此種作用，固由心臟之伸縮，抑亦由肺臟之張弛使然。觀此則一呼一吸，肺與心臟之關係，殆如水龍然。肺其進氣筒也，心其吸水器也，心中之瓣膜，其開合鞣靶也。一呼一吸，譬如槓桿上下氣筒中，憑氣之漲縮，以激使其機，引水而入，驅水而出，斯可知血液出入心臟，是由肺臟傳相之力也。經曰：「肺爲傳相之官，節制出焉。」其義可想見矣。

論肺與大腸之關係

肺位於上，大腸居下，一臟一腑，上下懸絕，以形勢論之，固異於肝之與胆也。然經以肺合大腸，相爲表裏者何哉？說者謂肺系油膜之中，由油膜以下達大腸，而大腸全體皆是油膜包裹，故肺極高，大腸極

下，氣自貫注，足以相臨。竊以此說究無當於經旨，吾還以證之於經。經言：「手太陰經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屬肺。」此卽指明肺與大腸相通之道路也。蓋言肺脈始散布於胃網膜脈間，以絡大腸。上迴中迴下迴三部，循胃入肝，由肝透膈入心囊，交肺動脈者也。觀古人論經脈，惟心曰出自心中，以心生脈也。其餘皆曰屬，謂自他處而來屬也。經文揭明肺脈起中焦，絡大腸，循胃，屬肺數語，正以標示來路。而中焦穀氣精汁上輸，糟粕下傳，皆由肺與大腸升降清濁之功，此肺與大腸所以相表裏也。

論肺與膀胱之關係

凡人所飲之水，入於胃，上歸於肺，故氣由鼻出，帶有水蒸氣。其散入油膜者，則下膀胱。經所謂：「肺主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是也。經以肺爲水之上源，自肺而下，其水精游溢油膜間，要皆以膀胱爲之滲處。此膀胱所以爲津液之府也。或曰：此何以不及腎？曰：經言腎爲水臟，早經標示水液之由腎入膀胱，猶血液之由心上肺。觀十二經脈始手太陰肺，終足厥陰肝，復上襲於肺之文，不言及心者，卽其例也。學者當於言外得之。

論肺之藏魄

人具氣液之體，陽之精也。有是精，卽有宰是精者，是謂之魂。人稟血質之軀，陰之精也。有是精，卽有宰是精者，是謂之魄。究之魂魄果何物乎？就其根源論之，蓋由人受生之始，得父之氣爲魂，得母之氣爲魄，合而爲元神，元神主宰一身之生活，故藏於心。（主宰血液循環）其分子一藏於肝。（主宰迴血入心。）經云：「隨神往來謂之魂」是也。一藏於肺，（主宰換氣轉血入心。）經云：「并精往來謂之魄」是也。是魂之說，西人嘗研究及之，而未及於魄，中國自古解釋魄者，代有其說。許氏說文魄篆下云，魄陰神也。淮南主術篇，曰地氣爲魄，地氣亦屬於陰也。禮記祭義魄也者，鬼之盛也。而經曰肺藏魄，蓋以肝主血，本陰也，而藏陽魂，陽生於陰也。肺主氣，本陽也，而藏陰魄，陰生於陽也。所謂魄者，比之靈魂則重，比之肉體則簡，唐容川謂實指之卽肺中輕虛白沫，由精血陰質所化，至人死爲鬼，此則魄氣之所變也。（縱死人之處，掘地數尺，下有物如蘇炭者是也，須速掘方得，遲久便化去，此卽魄之濁質也。）

論肺臟之情志動作狀態

西人言人之知覺運動，皆本於腦，中說皆本於心，如肺在志爲悲，所謂悲動於心，而肺應之是也。爰就肺臟之清志動作狀態列左：

悲 肺在志爲悲，悲傷肺。

喜樂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

狂 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意者心之發，喜樂無極，則神亦殫散而不存矣。）

音聲 肺在音爲商，聲清而勁，古所謂金空則鳴也。及其變也，金實無聲，金破碎亦無聲。發聲爲哭，肺志悲也。

言語 其素聲清而雄烈，暴不亮而拖氣，用言語難出，視不轉睛，雖未爲病，其人不久。

涕 涕乃肺之液，哭則涕出。
欬 在變動爲欬。王叔和脈訣云：「語過多成嗽。」

論肺之外候

經曰：（本臟篇）「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脅者肺下，好肩

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脊偏疎者肺偏傾也。此言欲知肺臟之狀態，當驗之色理與肩背膺腋，肺色白，肉理應之，而理有粗細，則知肺臟之大小，而臟形以定。至肩膺之內，脊腋之上，則肺之所居也。故視其肩背膺腋，而肺之高下堅脆端傾，即可以得之。

論腎臟之功用

嬰兒未成，先結胞胎，其象中空，一莖透起，形如蓮蕊。一莖即臍帶，蓮蕊即兩腎也，而命寓焉。故天生水，水生木，而後肝成，木生火，而後心成，火生土，而後脾成，土生金，而後肺成，六腑隨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仙經曰：「借問如何是元牝？嬰兒初先生兩腎。」未有此身，先有兩腎，故腎為臟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而人資之以為始也。

人之才力，均出於腦，而腦髓實由腎生之，腎生精，精生髓，髓生骨，腎系着脊骨第十四椎下，是為命門，為入脊最深之竅，即輸髓入腦之路。人第知腦力足則才智精力以生，而不知所以生之者在腎。經曰：「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據此可知腦髓生於腎精，精足則髓足，髓足則腦充，伎巧之出，以腎為作強之本也。

人之壽夭不齊者，由元氣之盛衰判之也。夫人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號曰命門，元氣之所司，性命之所繫焉。故腎元盛則壽延，腎元衰則壽夭。

人生之生命力有三：曰呼吸，曰消化，曰排泄。飲食入胃，所賴消化力化水穀爲精微，補循環血液中之所耗，而循環血液中所含之廢物，上則賴呼吸力以噓去之，下則賴排泄力以濾出之。經曰：「腎水藏也，聚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蓋謂腎主分析循環血中之廢物，濾出其水分，以輸之膀胱爲尿，存留其精氣，以返之於心爲血。此水精二字，與經脈別論篇水精四布一例，至此而轉入於腎，故經又分別其作用也。若下胞中，則化精，故胞中亦號精室，讀者分別觀之可也。

論腎與肺之關係

經曰：「腎上連肺。」唐容川謂此金水相生水陰之合也。試就二臟交通之路，以西說參考之，腎脈上行之路，即腎靜脈，出腎門，入大靜脈，直上穿肝右縱溝之後部，貫膈，過右心房，落右室，而入肺中者也。肺脈下行之路，即由肺間動脈，復成靜脈，歸左心房，自左心室之大動脈口，出走大動脈弓，沿左方下降，穿入橫膈膜之裂孔，至第一二腰椎間，由腎門入腎者也。金水相生之路在此，心腎相交之路，亦即在此。

論腎與心之關係

西說血液由心噴射，而通行大動脈者，有分派，由腎動脈而入左右腎，遍經於腎，然後由腎靜脈而流注大靜脈，仍歸於心，此心腎間血液之一循環圈也。我國論足少陰腎脈，其直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又言其支者，從肺出絡心。王冰云：「腎臟之精，奉心神化赤而爲血。」然則由中焦穀氣，變赤爲血，以奉心臟者，此後天之化也。由腎中精氣化赤爲血，以奉心神者，此先天之化也。故我國修養家，以坎離相交，爲久視長生之訣在此。

論腎與膀胱之關係

經云：「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凡人飲入於胃，由津門流入津管，過脾，由玲瓏管入油膜，所謂出水道也。由此沁入膀胱，此爲中人實驗家言，水入於胃，由胃之四微絲管出水入油膜，走肝膜，入腎系，腎主瀝溺，下入膀胱，此爲西人解剖家言。中西皆主水由油膜間行，下走膀胱，不甚懸絕，然此猶不足以盡腎合膀胱之旨。經云：「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氣化則能出矣。」氣何以化？由於腎間之真陽，卽命門

之真火也。氣化而上升則爲津爲液，以營養周身，其賸餘之水質，方下泄由溺管排出，而爲尿也。

論腎與三焦之關係

經云：「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臟。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也。」按經文此節，闡明腎合三焦之義。何言之？少陽者，水中之陽，是爲相火，屬腎中命門，命門卽腎系，由腎系下生連網，是爲下焦，中生板油，是中焦，上生膈膜，散爲肺衣，是爲上焦，故三焦之根，出於腎系，而上連於肺，故曰將兩臟也。蓋肺居上爲水源，腎居下爲水府，一上一下，爲之聯屬者，則三焦也。三焦卽人身油膜，水火升降於其間。水之升也，由命門之元陽，水之降也，由太陰之肅氣，三焦主決瀆者，經所謂中瀆之府，水道出焉是也。統上下無所不包，是又獨成一府，經所謂孤之府也。其曰六腑之所與合者，乃總言六腑合五臟，相合而成功也。

論命門卽腎系爲胞宮之蒂

經言命門有二，上命門，經所謂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王冰注云：「藏精光照之所。」

(睛門穴)下命門，處脊中一行在第十四椎下節間，乃腎系貫脊之處，即藏精繫胞之所也。以形臟論，爲男女施受之際，人之至命處，故稱之曰門。此督脈之所主也，帶脈之所託也，任衝脈之所會也。其穴在脊中第十四椎下。蓋命門即兩腎中著脊之系，下爲一大膜，前連膀胱，後連大腸，中間一夾室，即是胞宮，在男子曰精室，西人所謂精囊是，在女子曰血室，西人所謂子宮是。其間繞以血管，包以網膜，所謂門者，是從男女精血所施受處言之也。凡經曰關元，曰石門，(即丹田)曰氣海，血海，無非指子宮子臟部分，自臍下至骨盆內之一直綫，西人所謂生育經，男女異體，而皆有之也。人生兩腎，一主火，一主水，居中一系，即水火之會，生命之原，全在乎此，命門之稱，所由來乎？(按命門是兩腎中間一條油膜，貫脊通髓，爲先天督脈所主，此男女天癸發源處，西人謂卵巢製造卵細胞，辜丸製造精細胞，尙非探源之論。)

論胞宮

胞者，藏於陰而象於地，名曰奇恆之府。(經文)男子藏精施化，婦人繫胞有孕，俱爲生化之原。(東垣)又婦人胞之所居，名曰子宮，亦曰胞門，在臍下三寸，方圓四寸，著脊梁兩腎中央亦是也，左青右白，上黃下黑。又云兩腎間名大海，而貯其血氣，亦名大中極，言取人身之上下四向最爲中也。(資生)

余按諸家所說，或詳其名稱，明其狀態，示其部位，凡皆以此爲大造生人之祕鑰也。

子宮爲肌肉性臟器，居骨盤腔之正中，其形扁平，如茄子狀，粗端向前上方，細端向於下方，全部分爲子宮體、子宮頸之二部，其間有稍狹之境界，子宮體之前面平坦，向於前下方，接於膀胱，謂之膀胱面。後面膨隆，向於後上方，謂之腸面。從喇叭管之開口部至上方之膨隆部，謂之子宮底。其兩側緣謂之側緣，有子宮廣韌帶附着於其處。下方之一部，突出於陰腔，謂之陰部。其上部謂之陰上部，陰部下面有圓形，或橫卵圓形之孔，謂之子宮外口。口之前部，謂之前唇，後部謂之後唇。子宮之腔，比外形略狹，其與子宮體相一致之部，謂之子宮腔。與頸一致之部，謂之子宮頸管。子宮腔前後徑窄狹，而左右徑廣闊，在前方者呈三角形，三角之尖端向下，一致於頸管之上端，謂之子宮內口。內面有皺襞，其皺襞於前後壁之中央，各有一條之縱皺襞，其兩側又出斜升於上方之無數小皺襞，形如椰子之枝，謂之椰子狀皺襞。子宮側緣之上部，附二條韌帶，一爲固有卵翼韌帶，附着於卵巢之子宮端；一爲子宮圓韌帶，起自喇叭管之前下方，及大陰脣之皮下結締組織而止。

按子宮爲女性生殖器之主要部分，而卵巢尤其主要，左右成對，爲扁平橢圓形。其用主生殖卵球，每月卵珠成熟，逸出喇叭管時，其卵巢必發炎，其炎也與膿水潰爛同，血管中遂有如膠如血

之物，隨產卵由喇叭管而入子宮，復由子宮流行而爲經水。中說則謂女子七歲，腎氣盛，二七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是以有子。所謂天癸者，卽先天天一所生之水。西人所謂卵細胞也。天癸水既至胞中，於是後天衝任奉心所化之血，與水相應，亦至胞中。夫衝任之血，外走皮膚，內注胞中，如潮應月，一月一周，故女子經水至期而下，是曰月事。昔西班牙格物家考究植物學，查得每月潮水漲落，與花草樹木體質，大有相關之理。花木體質中之漿汁，每日與潮水相應，潮漲則漿汁行，潮落則漿汁藏，凡花木刪枝採葉，須別潮之漲落爲之。然則女子胞室中之經水，每月與潮水相應，又復奚疑。故中人稱女子經水曰月事，又曰月潮，卽此意也。此固與卵巢發炎如膿水潰爛而下之說異矣。

論莖垂

莖垂者，陰莖與辜丸也。經曰：（刺節真邪篇）「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律液之道也。」是精靈溺竅皆陰莖司之。而所以發其機者，辜丸之功用也。

西說辜丸在陰囊內，左右各一，爲扁平卵圓形，精蟲卽生殖於迂曲精管。精蟲（一名精絲）爲男

子生殖器分泌精液中有有效成分。中說則謂男八歲腎氣實，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故有子。曰天癸者，先天天一所生之水，即精細胞也。曰精氣溢瀉者，言男女交會精細胞由男子精室輸入女子血室，精氣溢瀉之能力也。精室血室，皆謂之胞，胞中之蒂，即爲命門，精氣之生化在此。故唐容川以舉丸爲射精之機，而非製精之器，彼解剖死尸，但見舉丸內有精，別處無精，不知是敗精之流入舉丸者也。彼云精蟲不運動於舉丸所分泌之精液中，必舉其他生殖腺所分泌之液相混而後運動，此亦彼說之可疑者。唐氏敗精之說，或由此生耶？

論命門爲精細胞卵細胞生殖之原

女子之卵細胞，生殖於卵巢，男子之精細胞，生殖於舉丸，以近世解剖術之巧之精，尙何有疑義乎？雖然，余不能無疑焉。竊疑解剖家言，非探源之論也。夫卵巢之繫卵細胞，由輸卵管而輸入胞宮，舉丸之藏精細胞，由輸精管而輸入胞宮，是以男女交會而有子。然此不過就其發見之處而言，若以爲生殖之源則非也。生殖之源何在？其在命門乎？命門穴在第七節腰椎間，爲入脊通髓最深之竅，此即我國所稱男女天一之水所發源處，李滌身經通考云：「腎慎也，慎守精室，不妄泄也。」其精管自兩腎脊骨間發

源是也。古人以腎男藏精，女繫胞，即指此而言。以胞室爲男藏精女繫胞，亦即指此而言。蓋兩腎間之一系，即三焦之根，胞中之蒂也。故卵細胞精細胞皆發源於此，此先天之精氣所在，人生之靈根所託，幾經綢繆，幾經化生，及其發育成熟，而後爲卵細胞精細胞，以成人生原形質。若謂卵巢製卵細胞，辜丸製造精細胞，是乃循其末而妄其本矣。且人之生也，先有火會，而命門居兩腎之間，乃水火之會，爲人種發育之源，故一點精氣靈根，斷非生殖於卵巢辜丸，而必來自人生生命之處。人但知卵巢辜丸，聞之則生育不成，而不知命門一穴，灸之遂以絕子。由此觀之，益知卵巢辜丸乃精卵細胞發見處，而非其生殖處矣。吾故曰解剖家言，非探源之論也。

按命門爲水火之會，水即元精，火即元氣，精氣所聚，來之自腎，上輸於腦，以及於心，生命之門，靈根所託，男子二八，女子二七，孕育元珠，應期成熟。經曰：「陰陽和故有子。」即易天地綢繆，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之義也。譬之花木，有雄蕊雌蕊，遂以風蝶媒介，結子而傳種也。

論兩腎總號命門

嘗聞有生之初，胚胎未成之際，先生二腎，即造化天一生水之義。考兩腎其形同，色亦無異，本屬一

臟，古未有因左右之歧而異之者，有之，自越人始，後遂謂左腎爲腎，右腎爲命門。王叔和又指右腎爲命門，以配三焦之經，其義蓋以腎爲一臟，配五行而言，則屬之水矣。以兩腎之形有二象，一左一右，亦得以左右分陰陽剛柔而命爲五臟之根元也。左爲陰，右爲陽，陰爲水，陽爲火，水爲血，火爲氣，於是左腎之陰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右腎之陽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其四臟之於腎，猶枝葉之出於根也。但不可獨指右腎爲命門耳。考明堂銅人等經，命門一穴，在脊中行第十四椎下陷中，兩腎之間。夫兩腎固真元之根本，性命之所關，雖爲水臟，實有相火寓乎其中，象水中之龍火，因其動而發也。故虞氏傳以兩腎總號命門，此命門穴，正象門之根闔，可開闔之象也。惟其靜而闔，涵養乎一陰之真水，動而開，鼓舞乎龍雷之相火，水者常也，火者變也，若獨指右腎爲相火，以爲三焦之配，則王叔和一人之說也。

論命門爲人身生命之主

命門者，人身生命之主也。靈蘭秘典論謂心爲君主之官，而刺禁篇又論及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所謂小心者，命門也，豈非以心之神明，由此出乎是故心爲十二官之一，命門則人身生命之主也。何則？人非火不能生活，有此火而後十二官始得生化之機；命門者，先天之火也，此火無形，而居於水之中，天下

有形之火，水之所尅，無形之火，水之所生，火尅於水者，有形之水也，火生於水者，無形之水也。然無形之火，偏能生無形之水，故火不藏於火，而轉藏於水也。命門之火，陽火也。一陽居於二陰之間，此爲人生之元陽，卽人生之真火。心得之而神明有主，始可應物，肝得之而謀慮，胆得之而決斷，胃得之而受納，脾得之而轉輸，脈得之而治節，大腸得之而傳導，小腸得之而布化，腎得之而作強，三焦得之而決瀆，膀胱得之而收藏，無不借命門之火以溫養之。設無此火，又何能生養十二官耶？經云：「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經所謂主，蓋命門也，此心之神明所由出也。

論腎臟之情志動作狀態

西人言人之知覺運動皆本於腦，中說皆本於心，如腎在志爲恐，所謂恐動於心，而腎應之是也。爰就腎臟之情志動作狀態列左：

恐 腎在志爲恐，恐傷腎。恐懼不解則傷精。（此言恐太過傷腎也。）氣不足則善恐，如人將捕之。（此言氣不足於下，則善恐不足於上，心惕惕如人將捕之。）

喜妄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妄。

音聲 腎音低而細，在五音爲羽，腎聲呻，其變也，呻而好恚，恚而善忘，恍惚若有所思。

言語 心主言，語音蹇吃不轉，若其人本來不吃，忽饕吃而好嘔恚，反於常性，此腎已傷，雖未發覺，已

是其候。 見人未言而前開口笑，還閉口不聲，舉手柵腹，此腎病聲之候也。

唾 腎主五液，自出爲唾。

欠 在氣爲欠。（人多呵欠者，腎邪也。）

喘 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經脈篇。）（喝喝而喘者，少陰之生氣，不上交於肺，而肺氣上逆也。）

論腎之外候

經曰：（本臟篇）「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質偏傾也。」此言欲知腎之狀態，當驗之色理與耳腎色黑，其人色黑者，視其肉理細小，是謂小理，則腎小，肉理疏粗，是謂粗理，則腎大，耳者腎之竅。經云：「腎者主爲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非但可知其性，即臟形之高下堅脆端傾，亦於此得之。

論膽之功用

膽盛精汁，是謂中精之府。夫他腑皆濁，而胆獨清，他腑皆名傳化之府，胆獨不命以傳化之名，而冠以奇恆之號，是則腑也而類於臟矣。西說膽汁每日約生三磅，如腸內無消化之物，則貯之胆囊內，頗有合於藏而不瀉之義。經以胆屬奇恆之腑，亦以六腑化穀，胆固非胃大小腸三焦膀胱五者比也。彼乃被動，此則主動也。故太素揚上善註云：「六腑化穀，胆爲中精。」

胆味極苦。考五味之性，辛甘化陽，甘酸化陰，中國論五味分陰陽，猶西國化驗物質之分鹼性酸性也。西人謂胆汁有鹼性，胃汁有酸性，適相抵消，以備胰汁營用。

近人論十一臟皆取決於胆，有云胆在身中，其特色有二。特色者何？一則因其體之組織絕殊也。十一臟皆以肉體構造而成，胆獨包皮以外，全屬液體，故液質流出，分布於十一臟，直接間接，各具功用。人身中與胆相同者，止有一腦，貯藏漿汁，有特別之機能。所以腦汁豐足則智，腦汁缺乏則愚。胆汁豐足則勇，胆汁缺乏則怯，人之智愚由於腦，人之勇怯由於胆，胆爲用大矣。若此是又胆之一功用也。一則因其色味之獨異也。十一臟肉體，味皆肥甘，其色則或白或赤二種而已。胆獨不然，濃則黑色，淡則黃色，肉體

中惟眼球瞳子，與之同色，故眼以辨黑白，胆以覘勇怯，由其體可以覘其用也。至於味則超出諸臟之外而特苦，且至於苦不可耐，功力絕大，已可想見。蓋天下之物，味平淡者，性亦平淡，味猛烈者，性亦猛烈，神農嘗百草，以酸鹹甘苦辛五味，主治百病。如砒鴆、大黃、黃連、吳茱萸、蜀漆，味皆極苦，用皆極大，由此類推，則至苦之胆，居人身之中正部位，其味苦，又爲十一臟所無，則十一臟之資以取決，可無疑義，若此是又胆之一作用也。

論膽與肝之關係

脈經云：「肝之餘氣，溢入於胆，聚而成精。」此與西說胆汁自肝迴血管紫血分出義同。試推廣言之，經云：「食入於胃，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輸於肺。」又云：「食入於胃，散精於肝，淫精於筋。」蓋以人生血氣，資本於穀，穀化精氣，其大部分輸之於脾，脾輸於肺，奉心化血者也。其大部分中一小部分，爲肝所吸受者，乃由輸脾大部分中輸出者也。肝臟吸受此精，由臟及體，隨經脈以營養經筋，此自內達外也。及折迴而復返於肝，此則肝之餘氣矣。中人所謂餘氣，卽西人所謂迴血也。迴血入肝既盈，盈則溢，溢入於附肝短葉間之胆囊中，受礪性之變化，暗紫色之血，變化而爲暗黃色之汁，此胆汁之所由成也。西說

胆汁爲肝所造，由肝迴血管案血分出，是則經云：「肝之合胆也。」固自有作用在矣。

論膽與三焦之關係

胆經屬足少陽，三焦經屬手少陽，二經相表裏也。少陽生發之氣，胆爲甲木，三焦爲丙火，是爲木火相合，實指之，木之氣，卽胆囊內貯藏之精汁火之氣，卽油膜內發生之溫度也。此氣始由腎間上升，達於氣海，上合肝胆，布於胃中，卽是胃中陽氣。凡人之生，無不滋本於水穀，食多則體壯，食少則身衰，正以胃中陽氣，其熱如釜，故朝食而午卽化，午食而申卽化，其所以速化者，正以此陽氣猶釜底之炬也。否則陽氣不足，陰邪乘之，漸痞漸脹，或膈或嘔，或十化其三，五而吞酸變腐，腹疼肚痛，諸症以作，此皆陽氣不足之徵。經曰：「中焦如漚，主腐化水穀。」腐化水穀，主中焦而不及胆者，正以胆與三焦爲少陽之經，舉此斯可例彼矣。

論膽與心之關係

經云：「心與胆通，以胆附於肝，肝系脊，上循入肺系，連及於心。」據此則胆氣之強弱，實與心臟關

係甚鉅，胆氣強則心氣亦強，胆氣弱則心氣亦弱。蓋人生所重者血液，血液所本者穀氣，胆有化穀之機能，斯心有生血之妙用，觀於西醫云胆汁或缺，人即昏迷而死可知矣。故心病怔忡，宜溫胆爲主。胆病戰慄顛狂，宜補心爲主。

論膽與目之關係

脈經云：「胆內藏精而不洩，外視物而得明。」千金方論亦云：「胆汁足則目精明。」按肝竅開於目，目系連於腦，而茲又及於胆者何也？不知胆經號爲少陽，與肝相合，胆府命曰奇恆，與腦並列，胆與肝腦生有關係，即與眼目生有關係。人第知眼目爲患，有歧一爲二，視正爲斜者，曰此水晶體發現凹凸之弊，實則胆汁之不足，有以致之也。蓋胆附肝短葉間，肝脈與督脈上會於巔入腦，開竅於目，則胆亦應之。觀於胆液與烏睛之色無異，即其一證。李樾云：「老人胆汁慳，笑則無淚，笑則有淚。」斯又可以想見矣。

論膽與口中津液之關係

少陰主先天之精氣，及受藏水穀之精氣，上升而出於廉泉。（從本經及任脈而上，）西人所謂之

舌下腺也。口中津液，爲此腺所生，其味甘而和，胆有病，胆液亦從胃而泄於此，故有多睡吐黃水，及口苦等症。

論膽腑之情志動作狀態

決斷

經云：（靈蘭秘典論）「胆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又（華佗中藏經）云：「胆者中清之

府也，號曰將軍，決斷出於此焉。能喜怒剛柔，與肝爲表裏也。」又（李梴醫學入門）云：「人

稟剛正果斷，直而無疑無私者，胆氣正也。」

懼怯

唐容川云：「西醫言胆苦汁乃肝血所生。」中說謂：「胆司相火，乃肝木所生之氣。」究之有

是氣卽有是汁，二說原不相悖。胆爲中正之官，有剛柔互濟之用，臨事自有決斷，所稟太過者，不得乎中則失其正。是以有敢爲橫暴之人，不及者每存懼怯，亦不得乎中正也。若以肝胆

二者合論之，肝之陽藏於陰，故主謀，胆之陽出於陰，故主斷也。

喜怒

孫思邈千金方云：「能怒能喜，能剛能柔，目下窠大，其胆乃橫。」

畏恐

華佗中藏經云：「胆病則心中憺憺然，恐人將捕之。」李梴醫學入門云：「胆熱多眠，虛則不

眠，獨臥神無所附，尤生驚畏，善太息，恐如人將捕。」

論膽之外候

經云：（本臟篇）「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胆厚，爪薄色紅者胆薄，爪堅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胆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胆結也。」此言爪甲之可以測胆也。肝主筋，爪者筋之餘也。故經云其榮在爪，而胆者肝之合也。是即爪可以測胆，察其爪質與色紋，則膽之厚薄急緩，不難於此得之。

論胃之功用

經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此言人之氣與神，皆生於穀氣，而胃者水穀之海，五臟六腑，皆於此稟氣焉。

千金方論曰：「平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滿更虛，故氣得上下，五臟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此言胃如囊形，具有彈力，能收能放，與腸互相消息，以化水穀，而生血氣，故精神強旺而無病也。

又云：「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四升，水一斗一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

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飲不食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此論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而人之臟腑形骸精神氣血，皆無以資生也。故胃者人之根本也，得穀者昌，絕穀者亡。

論胃與心肺之關係

經曰：「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肺，肺朝百脈，輸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權衡，權衡以平。」此言血之所由生化也。血之生化，原本於食，食本於他陰，凡食物皆化血之物。當食氣入胃，經種種作用，而變爲汁液，由脈中而歸經，上循靜脈管入心上肺，復由肺入心，而由動脈出以灌注百脈，遍及皮毛，漸以集成毛脈折迴，由腑而臟，歸於權衡，又返於心，此爲血液循環之一周。蓋胃主納穀化汁，以奉心化血，經所謂中焦取汁，受氣化赤，是爲血者也。其曰濁氣歸心云云者，可想見穀氣由靜脈管歸心之狀況。其曰肺朝百脈云云者，可想見血液由動脈管返心之狀況。舉所謂心生血，心合脈之義，胥於此數語揭明之矣。

論胃與肝之關係

經曰：「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此又言穀氣之生化，歸於心爲血，散於肝爲精也。心生脈，故穀氣歸心變血以入脈，肝主筋，故穀氣入肝淫氣以養筋。西人論血液循環之中心，以心臟爲主，而肝臟門脈，集合腹部內臟之毛細管而成，遞入肝臟，又由分而合，歸結於下大靜脈，是亦靜脈中循環之一系。

論胃與脾肺之關係

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此言氣之生化也。人生血氣，本於飲食，蓋食主化血，而飲主化氣也。飲是本於天陽，凡飲水皆屬化氣之物，故飲入於胃，由胃之津門入出水道，所謂出水道者，油膜是也。脾居油膜之上，能擁熱以腐化水穀，穀既化液，水亦化津，所謂中焦如漚也。水氣蒸騰，上歸於肺，所謂上焦如霧也。得肺清肅之氣而下降，所謂下焦如瀆也。經曰：「三焦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卽指油膜言也。其精氣游溢油膜之間，而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者，則五臟之經脈，得其調養，乃並行而不悖也。

論胃與血脈之關係

經云：「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此言水穀入胃，其精氣卽爲資生血脈之原。胃中飲食之汁，化分兩種，其氣之專精者曰營，其氣之慳悍者曰衛，營衛之交會，上則在於肺中；肺中者，乃換氣轉血之所也。營衛之停止，下則在於胞中；胞中者，乃生精化血之處也。蓋肺爲華蓋，宜穀味而宗百脈。故經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胞爲腎之分部，布水精而行五經，故經曰：「水入於經，其血乃成。」

論胃爲五臟六腑之海

經云：「胃者，五臟六腑之海，水穀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此言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也。凡食物入口，皆先歸胃，故命之曰水穀之海。及水穀腐熟，以次轉化其精微，五臟六腑，於此稟氣而吸收之。而五穀五味，亦各先走其所喜之臟，化而爲津液，分而爲營衛，氣血轉輸，流行通利，如海之行雲氣於天下然。清升濁降，此其中樞，其以次傳下者，惟糟粕而已。

論胃中穀化精微所出之道

經曰：「穀始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此言穀始於胃，化生精微，而所出之道有三也。（一）先出於胃之兩焦，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亦並胃中，此就胃間網膜，當上脘中脘之處，以狀胃中水穀精微，如霧如溼，先從胃出，以傳於肺，五臟賴以受氣也。（二）別出兩行營衛之道，曰別出者，別於胃而出者也。以經考之，營出中焦，衛出下焦，一行脈內，一行脈外，陽津陰液，於此化分，此則兩行之道也。及其交會於手太陰肺，受氣變赤，化而爲血，以奉心臟，莫貴於此。（三）上出胸中，以養大氣，大氣者宗氣也。積於胸中，搏而不行，出於肺，循喉嚨，以司呼吸，呼則出，吸則入，一呼一吸之間，於以吐故納新焉。綜此三者論之，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是皆其精氣也。而計其出入之大數，入者穀一而已，出者有三隧焉。溉五臟，生營衛，養宗氣，凡諸百骸，皆本此營新陳交換之作用，所存者但糟粕以次傳下也。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以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故也。

論胃腑之情志動作狀態

消化

經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體力不佳者，於食入腸胃時，不能營消化吸收作用，僅消化一部份，而大部份乃排泄於外，如完穀不化者是矣。

食物入胃，概經四五時後消化，然亦不盡然。衰弱者與不衰弱者，運動者與不運動者，亦大有差別，未可一概論之也。

近世以體內部特別機能，皆消化食物，如唾液、胃液、腸液、胰液、胆汁是也。然究非盡屬此等液之作用，乃依其人全體精神而起作用也，所謂元氣是矣。譬如脾胃受病，除邪熱灼津外，口中唾液甚多，絕無消化作用，仍飲食不思，肚腹痞脹或瀉泄可知。

甘苦

腸胃健者，食物入口皆甘，腸胃不健者，食物入口皆苦，凡病外感者，非口淡即口苦，非但自惡食，亦惡人之食聲。

染病之人，每選擇食物。然一入口輒棄去，無一當意者，及病漸愈，此癖亦漸輕，常人則無是。健全人與虛弱人不同，腸胃虛弱者擇食甚細，而壯健之人則否。蓋元氣充盛，無論食物之精粗，當其飢時，入口皆甘矣。

肥瘦

脾胃俱旺，則能食而肥，脾胃俱虛，則不能食而瘦，或少食而肥，雖肥而四肢不舉，蓋脾實而邪

盛也。又有善食而瘦者，胃伏火邪，于於氣分，則能食，脾虛則肌肉削，卽食亦虛也。王叔和云：「多食亦肌虛。」此之謂也。

喜惡

脾胃喜甘惡苦，喜香惡穢，喜利惡滯。胃屬土，惟火能生，惡涼喜燠。其陽明之脈病也，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陽明胃脈也。胃者土，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惡火者何也？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惡人者何也？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所以然者，手太陰之脈，還循胃陽明之絡通於心，如熱邪厥逆於心肺之經，故喘惋而惡人也。

言動常變

身體態度精神，變化萬殊，腸胃健全，則血脈通利，形與神俱，腸胃有濕，則怠惰沉困，腸胃伏火，或致譫妄顛狂，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其棄衣而走者何也？曰熱盛於身，故棄衣而走也。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者何也？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氣質厚薄

人之性情氣質，無一不關於胃氣，土性厚重而輕薄者，少胃氣，土色蒼固而天嫩者，少胃

氣。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斯知土氣爲生物之母，胃氣爲生人之本。胃強則強，胃弱則弱，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故孫真人曰：「五藏不足，宜調於胃，胃調則五藏安定，血脈調和，精神乃居。」

論胃之外候

經曰（本臟篇）：「脾應肉，肉腠堅大者胃厚，肉腠者胃薄，肉腠小而么者胃不堅，肉腠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肉腠不堅者胃緩，肉腠無小裏胃者胃急，肉腠多少裏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此言欲知胃者，當驗之肉腠也。肉腠者，脂肪也。有堅大么小等之別。而胃之厚薄緩急等狀，卽可以測之。胃中有上脘中脘下脘，故胃下則下脘約不利，結則上脘約不利也。

論小腸之功用

小腸上承胃，下接大腸，爲紆曲小而長之腔管。其承胃處，有幽門一束；其接大腸處，有關門一束。故人之食物至小腸而泌清別濁，爲消化器中最重要份子。西人查察小腸壁，處處有半月式自閉瓣，使

所入滋養料，得以緩行。此又所以完其消化，使得竟泌別清濁之用也。

小腸通體有油網包裹，王清任謂之鷄冠油，名爲氣府，卽氣海也。氣海位於大腸之前，膀胱之後，爲油膜中一大夾室，元氣之所存在，主腐化水穀。

論小腸與心之關係

經脈篇曰：「小腸之脈，交肩上，入缺盆，絡心。」經別篇曰：「別於肩解，入腋，走心。」是小腸通心之脈有二。經脈篇所云絡心者是其一，經別篇所云走心者又其一也。故類經圖翼言小腸前後皆有通心之脈，以西說參考之，小腸壁內叢生絨毛，腸腺之口，卽開於絨毛液。以顯微鏡察之，發現毛管及乳糜管，此皆由小腸輸液入心化血之起始脈管。毛管集合爲靜脈，經門脈入肝，以達於心，乳糜管集合爲淋巴管，上至胸前爲淋巴幹，由是近心際，通靜脈以達於心，亦正是兩路。故心血資生於小腸之液，此小腸所以爲心之腑也。

論小腸與脾之關係

脾居連網之上，小腸通體皆與連網相附，連網中均有微絲管相通，脾生一物曰胰子，位於胃之後下部，形如舌，經所謂脾有凝散膏半斤，近世所指為脾臟者是。脾膽有管，同開口於十二指腸之部。十二指腸者，乃小腸之起始部，上連幽門，約有十二指橫徑之長，故以名之。其彎曲部即脾膽開口輸液處，此小腸與脾臟脈絡貫通之路也。

論小腸之情志動作狀態

能言別味 小腸主於舌之官也。和則能言，而機關利健，善別其味也。

知冷熱 小腸與心相應，所以臍輪能知冷熱，常人二便由心所主，病則不能從令。

神靜狂 心者神之舍也。其藏周密而不傷，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人心病則死不可治，小腸受病也。

心虛入小腸者，神魂恍惚狂亂。又病驚狂無所守，下空空然不能語。

論小腸之外候

經曰：（本臟篇）「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脈緩，脈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脈沖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脈多行紆屈者，小腸結也。」此言欲知小腸者，當驗之皮與脈也。心應脈，而小腸爲心之府，故驗小腸，當以心之所合者驗之。脈者心之合，脈之厚薄緩急等，於皮測之。而小腸之厚薄緩急等，卽於脈知之。經云：「脈急者，足之皮膚亦急，脈緩者，足之皮膚亦緩，皮脈之相應也。」故欲知小腸，當驗之脈，而脈又當驗之皮云。

論大腸之功用

人生之生命力有三：曰呼吸力，曰消化力，曰排泄力。大腸在消化器之尾部，而又主排泄渣穢，此所以稱爲傳導之府也。主受水穀之餘，化盡精微，而傳之導之，糟粕賴是以下焉。故經曰：「傳導之官，變化出焉。」

經曰：「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瀉而不存，名曰傳化之府。」大腸屬五者之一，主輸瀉而不留，故水穀入胃，清者升，濁者降，血氣以和，精神乃居。

論大腸與肺之關係

大腸者，肺之腑也。他臟腑皆相近，惟此則相距懸絕，然其氣實上下貫注，故古人以手陽明大腸經之腑，配手太陰肺經之臟。其經脈有在在相應者：大腸經脈起於大指次指之間，至合谷兩歧骨間，而與肺脈交會，此爲一臟一腑相應之一。由合谷循臂入肘上肩，其從缺盆上頸挾鼻孔者，鼻屬肺竅，肺開竅於鼻也。此爲一臟一腑相應之二。其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者，尤見一臟一腑，互相聯屬，而大腸之氣化，全稟於此焉。然則大腸爲傳導之府，正以傳導清肅之氣而下，始能傳導濁物而下也。是以理大便者，必先調肺氣。

論大腸與肝之關係

肝肉之膈膜下，走血室，厥陰肝脈，又外繞肛門，大腸傳導，非肝疏泄之力，曷其有濟。以理論是爲金木交合，以形論則爲血能潤腸，腸能導滯之故，所以肝病，宜疏通大腸，以行其鬱結也。大腸病如痢症、腸風、祕結、便毒等症，皆宜平肝和血潤腸，以助其疏泄也。

論大腸與脾胃之關係

經曰：「脾胃爲倉廩之本。」所謂本者，蓋以人之生也本於穀，而穀之精氣，以脾胃爲生化之始也。胃主納穀，脾主磨穀，一臟一腑，互相爲用，故胃之燥而有脾之濕以濟之，以脾之濕而有胃之燥以調之。燥濕相反，而適以相成，故人受穀氣，而飲食與大便自調，否則胃中虛而濕勝於燥，人有病大便溇泄者矣。胃中實而燥勝於濕，人有病大便閉結者矣。是則大腸之氣化，固上稟承於脾胃也。

論大腸與小腸之關係

大腸司傳導，西人謂食物入大腸，由蠕動機漸驅逐於下方，終由肛門脫出，此言大腸傳導之一種能力也。然其傳導機能，相與關涉者甚多。經以肺合大腸，大腸所以能傳導者，肺氣下達之故。（肺主呼吸，一呼一吸，膈膜升降，掣動胃腸，食物下降。）是由肺來之一種壓力也。而肝脈繞肛門，又從而疏泄之，此又由肝來之一種壓力也。然考大腸之形狀，自關門接小腸處，卽分爲上迴橫迴下迴三部，環小腸一周，知其傳導，亦必合小腸作用以成，是知大腸與小腸之關係，尤密切焉。小腸輸送食物於大腸，使之有

順受，而無逆流者，有闕門以封鎖之也。大腸容積既多，勢必推之上行，移之橫行，驅之下行，故卽有誤吞固形不消化之物，亦必排泄而出。惟西人云若落於近肛門處之莫爾根氏竇，則不能排出而生病矣。

按莫爾根氏竇，中人以此爲大腸下口，直腸上口交界之處，有小曲摺，爲腸腑最深之處，凡痢疾多年不愈者，其積日久下墜，隱匿於此，任是神丹，分毫無濟，往往有三五年或十數年不愈者，由此故也。（驗方新編脫肛門亦載之。）

論大腸位置之特別

大小腸之會曰闕門，爲泌尿清濁之所，水入膀胱，渣穢入大腸，是大腸受小腸之化物，皆其不消化者也。然其不消化之物質中，猶有可消化者在。故天之構造大腸而位置上之部署一變，其署分爲三部也。一自右腹引而上行，一至胃底引而橫行，一自左腹引而下行，必一周小腸，吸收餘瀝，散盡水分，始由體中線而下屆廣腸，以結成硬糞焉。故經論迴腸水穀並列，至廣腸但言穀而不及水者，職是之故也。若夫迴腸，其形作皺襞狀，與廣腸之平滑迥異，此又所以緩其排泄，俾之善司傳導之職，曲盡變化之能，造化之生人，其構造真巧矣哉。

論大腸之情志動作狀態

喜惡。胃惡熱而喜清涼，大腸惡清涼而喜熱，二者不和，何以調之？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淒陰，暑無出汗，飲食熱無灼灼，寒無陰陰，寒溫中適，故氣將時乃不致邪僻也。

通閉。腸胃安和，一日再後，病則非泄瀉即祕結。泄瀉多是脾胃之病，然總出於腸中，故屬於大小腸

之病，小腸屬火以化穀，火虛則飧泄。（飧泄穀不化也）大腸屬金以燥糞，燥氣不足則溇泄，小腸火甚，則又膠結爲痢，大腸燥甚則又祕結不便，是又泄瀉之變態矣。

鳴。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也。腸虛則鳴。又有熱則鳴。又寒氣相持則爲腸鳴。

論大腸之外候

經曰：（本臟篇）「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此言欲知大腸者，當驗之皮也。肺應皮，而大腸爲肺

之腑，故驗大腸，當以肺之所合者驗之。肺應皮，皮之厚薄緩急，大腸亦以應之。蓋臟腑之形氣，外內交相輸應也。

論膀胱之功用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腎爲水臟，而以膀胱爲之府，受容腎臟所分泌之尿，以待排泄，滿則溢，虛則縮，以膀胱有一種彈力性也。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曰州都者，言其爲水所匯潏處。曰州都之官者，言其司水之職，以蓄以洩，是其所責守也。西人云尿道與膀胱連接處，有括約筋以鎮閉尿道之口，必使膀胱中尿滿，始弛緩而排泄之。是眞如司水者之啓閉以時矣。吾人得隨意排泄者，乃收縮腹筋，高其腹腔內壓力，自外部壓迫膀胱，使括約筋閉張故也。

凡人所飲之水，其就下也，性使然也。水以膀胱爲歸宿，既曰州都之官，而又曰津液之府何也？蓋就水渾言之，津也液也，皆得以水言也。就水分析之，津也液也，不得以水概也。經曰津液之府者，謂人生津液，皆原於此，故曰府也。使膀胱之氣不化，九竅何繇含濡，百骸何繇灌注，則津液之源絕矣。故但以膀胱爲排尿之器，而不知其有化氣之能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消渴症尿含糖質即津液不能化氣

之證。

論膀胱與命門之關係

經曰：「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考兩腎之間，中有一系曰命門，爲一身鞏固之關，司陰陽之柄，陰陽和則出入有常，陰陽病則啓閉無序，此腎開竅於二陰，而掌北門之管鑰也。倉廩不藏，有爲滑泄不禁者，腸雖爲胃之使，腎乃爲胃之關，陽虛火敗，則收攝無主，此後陰事也。膀胱不藏，有爲虛則淋瀝，實則癱閉者，此非肺閉於上，卽屬腎虧於下，陰渴水枯，則滯澀不行，此前陰事也。故腎開竅二陰，主大便，亦主小便，而其司腎之政令者則在命門，命門居水火之中，有司水火之用焉。

論膀胱與胞宮之關係

經曰：「膀胱者胞之室也。」膀胱之前，大腸之後，有一大夾室，卽是胞宮，胞宮之蒂，卽是命門，故膀胱之氣化，以此發生。蓋所謂胞宮者，卽氣海也。凡人鼻所吸入之天陽，由鼻循脊而下，入臍下氣海，以助

命門真火，蒸發膀胱之水，化而爲氣，此與以火煎水取氣，殆無以異。膀胱猶釜也，氣海猶灶也，人所飲之水，滲入膀胱，不啻釜中蓄水，人所吸之天陽，引入氣海，不啻灶裏添薪，灶裏之火力足，斯釜中之水氣化矣。此謂火交於水，卽水化爲氣，此氣游溢口舌臟腑之中，則爲津液，出於口鼻，則凝爲露珠，出於皮毛，則發爲汗，所謂氣化津液能出者此也。其由溺道而出者，壯者溺少，化氣多而水質少也。老人溺多，化氣少而水質多也。是溺多溺少，於此又可驗氣化多少之數矣。

論膀胱與肺之關係

凡人飲水入胃，有胃之下口爲之一束，此爲一關鍵也，故曰幽門。使水氣由幽門以上散出，走入油網，（王清任查出幽門之上有津門泄水。）泌入膀胱，其能散者，肺氣布之也。故肺爲水之上源，水散入油膜，而後入膀胱。

論膀胱與小腸之關係

胃中未盡散出之水，傳入小腸，有小腸之下口，爲之一束，此又爲一大關鍵也，故曰關門。使水由關

門以上散出，走入油膜。關門卽小腸與大腸相接處，世稱爲泌別清濁之所，（實則小腸壁有絨毛細管泄水。）將水散出，走下焦以達膀胱。

論膀胱與三焦之關係

膀胱以空虛而能受水，故經曰州都之官，而人身之油膜，實爲行水之道路，油膜卽三焦也。（王清任以出水道形如魚網，俗名網油水液，由出水道滲入膀胱化而爲尿。嘗以畜較之，遂殺之畜，網油滿水鈴鐺，三四日不喂之畜，殺之無水鈴鐺，則知出水道，出水無疑。）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水道是指三焦，爲水所經之道，瀆是指膀胱，言猶地之四瀆，爲水之巨流所會聚也。曰決者，言下焦當膀胱上口，水從上焦，散布而下，至此口而注焉。是狀其水滲入之勢也。如三焦約，則小便不通矣。

論膀胱之情志動作狀態

癢閉 實則癢閉。

遺溺 虛則遺溺。

惡心 惡心者，膀胱移熱於小腸，則惡聞食臭。
多睡及帶濁 膀胱冷則濕痰上溢爲多睡，下滲爲帶濁。
發狂 胞轉閉塞，不得小便，令人發狂。

論膀胱之外候

經曰：「本臟篇」：「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也。」此言欲知三焦膀胱者，當驗之皮毫腠理也。三焦爲右腎之腑，膀胱爲左腎之腑，觀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則分明有形者也。後世以爲有名無形者，蓋未考也。

論心包絡之功用

經曰：「臚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此言心主包絡，位居臚中，而代君行令，故爲臣使之官，心志喜，心主代君宣布，故喜樂出焉。按近世學說，言人生感覺之靈，以腦爲主，內經以心爲君主，包絡爲臣使，幾

爲近人所否認。不知人之靈機在腦，而所以役使此靈機者在心。蓋心主血脈，而腦需血甚多，設令心臟之功用一息，血流中斷，恐腦猶是也，而知識運動，將全然消失而死矣。（按西人以心肺與腦，爲人身三大要經，究其實則如赫胥黎所云：「生命力祇有二，如能設法使之呼吸與循環，雖腦髓移去亦不致死，」可爲明證。）又設令人於知識運動消失時，而審其心臟尙微微躍動，則知血液循環，猶未停頓，知識運動，或可徐以恢復，此爲心能使腦之靈機明證也。故經以心爲君主，而又以心包絡爲臣使者，血生於心，脈主於心包絡也。（經脈篇以心煩心痛心澹澹大動是病脈所主者，指手心主包絡主。）心志喜，而喜樂出於心包絡，此爲臣使之義，但就其常者言之，及其變也，或啼笑罵詈悲思愁慮，其脈實大而數者，此爲邪入心包代心受之也。若一入臟，實則熱毒稽留，心神煩亂，虛則好忘多驚，夢寐飛揚，斯死不治矣。

論心包絡與宗氣之關係

心包絡主血脈。血脈之行，緣於呼吸，膻中者宗氣之所聚也。上出於喉，以司呼吸，而行脈氣於諸經，故膻中稱氣海，心包絡位居膻中，代君宣化，以此爲政令從出之地，殆不啻今之內閣焉。

論心包絡與命門之關係

昔越人倡命門之說，曰臟各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夫腎雖有左右之分，而其形則一，歧而異之，得毋誕甚，試究其義，殆推及乎心主之所自出，以與內經相發明也。李挺賦命門云：「下寄腎右，而絲系曲透膀胱廣腸之間，上爲心包，而膈膜橫連脂漫之外。」斯爲得之。經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指命門也。命門而以小心名，其義不深可思乎？

按趙獻可曰：「命門在人身之中，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爲十四椎，自下數上則爲七椎。」經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此處，兩腎所寄，左邊一腎屬陰水，右邊一腎屬陽水，各開一寸五分，中間是命門所居之宮，卽太極圖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竅，卽相火也。其左旁之一小黑竅，卽天一之眞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屬無形之氣，相火稟命於命門，眞水又隨相火自寅至申行陽二十五度，自酉至丑行陰二十五度，日夜周流於五藏六府之間，滯則病，息則死矣。人生男女交媾之時，先有火會，而後精聚，故曰火在水之先。人生先生命門火，此褚齊賢之言也。發前人所未發，世謂父精母血非也。男女俱以火爲先，男女俱有精，但男子陽中有陰，以火爲主；女子陰中有陽，以精爲主。

謂陰精陽氣則可。(較西人卵細胞精蟲之說，可精緻入微。)男女合，此二氣交聚，然後成形，成形俱屬後天矣。後天百骸俱備，若無一點先天火氣，盡屬死灰矣。故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又云或問曰如上所言，心爲無用之物耶？曰：子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係亦重矣。」豈爲無用哉？蓋不觀之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卽謂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以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爲主。至於棲真養息而爲生生化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亦非心也。按趙氏此說，理至精微，錄之以見我國醫學參透天人，非解剖家所述粗迹，能以幾及萬一。

論心主與三焦之關係

難經云：「有十二經，五藏六府十一耳，其一經何等經也？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此言手少陰心與心主各別爲一脈，以此一經，并五藏六府而共爲十二經。曰手心主者，謂手厥陰代君火行事，以用言也。曰心包絡者，以經言也。一經而有二名，實相火也。虞庶云：「諸家言命門爲相火，與三焦相表裏，而難經只言手心主與三焦爲表裏，而無命門

三焦表裏之說，」是則手心主與三焦又攝行君火矣。

論心主之情志動作狀態

喜樂 心主血，包絡主脈，血脈和利，則神志安定，而喜樂生。

喜笑不休 是主脈所生病者，喜樂之變態也。

悲哀 經曰：「悲哀太甚，則心下崩數溲血也。」蓋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

熱氣在中，故包絡絕而陽氣內鼓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心下崩謂心包內崩內下血也。

煩 醫學入門云：「熱逼五心煩而目赤善笑，溲便亦難。」此指心包火盛言。

軟 醫學入門云：「虛煩四肢軟而頭旋。」命門系上透泥丸陽虛則頭旋也。耳痛精力不銳。」

（精力不銳者，交感精來不快平時無力不足以息。）此指命門火衰言。

倦怠 經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倦怠面赤。」

氣少不足於言 經曰：「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於言。」

論三焦之功用

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按此論無形之氣化也。醫學入門云：「上焦主出陽氣，溫於皮膚分肉之間，若霧露之溉焉，故曰上焦如霧。中焦主變化水穀之味，其精微上注於肺，化而爲血，行於經隧，以榮五臟週身，故曰中焦如漚。下焦通利溲便，以時傳下，出而不納，開通祕塞，故曰下焦如瀆。」

禮運記曰：「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

按此論有形之體象也。蔡西山脈經引之，孫景愚氏釋之曰：「上焦若竅，竅者竅漏之義，可以通達之物，必是胃之上脘。經曰：上焦在胃之上口，主納而不出是也。中焦若編，編者編絡之義，如有物編包之象，胃之外有脂如網，包羅在胃之上，以其能磨化飲食，故脈訣云：膏凝散半斤者此也，是必脾之大絡，此爲中焦。經曰：主腐熟水穀是也。下焦若瀆，瀆者溝瀆之義，可以決瀆，可以傳導，乃是小腸之下口，關門，泌別水穀，自此而分清濁之所，此爲下焦。經曰：在膀胱上口，主瀉而不藏，又曰：主出而不納，又曰：下焦爲傳化之腑，又曰：三焦爲水穀之道路，氣所終始也。」蓋水穀之所入，自上而

中，自中而下，至於糟粕轉輸，傳導而下，一無底滯如此。

論三焦與肺腎膀胱之關係

經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臟，三焦者，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也。」此言肺位於上，腎位於下，一爲金臟，一爲水臟，是金水相生之化源也。而所以連屬之者，則爲三焦，三焦下則根於腎系，上則發肺衣，是腎上連肺之道路，即在此三焦網膜之中。經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臟者，謂此兩臟，由少陽三焦將之也。然則少陽一府，統帥兩臟，殆如一將而將兩營矣。曰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者，謂肺爲水之上流，腎系水之下流，自上而下，以三焦爲水道，由是而滲入膀胱焉。及膀胱稟腎中之陽，蒸水化氣，於是水中之氣上升則爲津液，氣出皮毛爲汗，氣出口鼻爲涕爲唾，其游溢藏府者，統名津液，故經以膀胱爲津液之府也。至由尿道出者，特其殘餘者耳。據此則自肺至膀胱，從上而下，統歸三焦，三焦一腑，有獨無偶，所以較他腑覓絕而稱孤，爲六腑之所與合也。

論三焦與命門之關係

三焦根於腎系，此系出於兩腎之間，中着於脊，即胞宮之蒂，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發生油膜，總領臟腑，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是爲三焦。其所以名爲三焦何也？蓋三焦分布人體，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散在三焦，榮華百體；及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腑，輸瀉而去，故號此腑爲焦耳。（本艸演圖書編說）此蓋以三焦與命門爲表裏，主司相火故也。

論三焦與心包絡之關係

自越人以後，多主三焦及包絡有名無形之說，其實未悟其旨，未免扁鵲笑人也。虞搏云：「凡萬物之有形質著平地者，必有象以應乎天也。且以五行之理論之，如在地有木火土金水之五行，在天則有風熱濕燥寒火之六氣，蓋人肖天地，其五藏六府之具於身者，與天地造物生成之理，若合符節，是故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藏府爲肝爲胆，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藏府爲心爲小腸，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人藏府爲脾爲胃，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藏府爲肺爲大腸，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藏府爲腎爲膀胱，五者之外又有水火游行於天地氣交之中，故合爲五運六氣，在人謂之相火，亦游行於腔子之內，上下膏膜之間，命名三焦，亦合於五藏六府。丹溪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此內

經以心包絡爲藏，配合三焦，而爲六藏六腑，總爲十二經也。然則據虞氏所述，所謂三焦者，卽人體內之腔子胃膜也。心包絡及三焦一府皆膜也。而相火遊行其中，猶之電然，相火電也，而體內之腔子胃膜，殆不翅傳電線矣。故少陽主司相火，三焦起於腎系者，爲少陽之根柢，達於胸膈者，爲少陽之極功。

論三焦之火候

按張介賓云：「一陽之元氣，必自下而升，而三焦之普護，乃各見其候。」蓋下焦之候，如地土化生之本也。中焦之候，如竈釜水穀之爐也。上焦之候，如太虛神明之宇也。試舉其說列左：

下焦如地土者，地土有肥瘠，而出特異，山川有厚薄，而藏蓄異，聚散操權，總由陽氣，人於此也，得一分卽有一分之用，失一分則有一分之虧，而凡壽夭生育，及勇怯精血病治之基，無不由此元氣之足與不足，以爲消長盈縮之主，此下焦火候之謂也。中焦如竈釜者，凡飲食之滋，本於水穀，食多則體壯，食少則身衰，正以胃中陽氣，其熱如釜，使其不然，則何以朝食午卽化，午食申卽化，而釜化之速，不過如此。觀竈之少炬，則遲化一頃，增一炬則速化一時，火力不到，則全然不化，卽其證也。取脾胃之化與不化，及飲食之能與不能，亦總由陽明之氣強與不强，而陰寒之邪有犯與不犯耳。及其病也，則漸痞漸脹，或膈或

嘔，或十化其三五，或膨聚而不消，或吞酸噎膈而食氣不變，或腹疼肚痛而終日不飢，或清濁不分，或完穀不化。蓋化則無不運行，不化則無不留滯，運行則爲氣爲血，留滯則爲積爲痰，此其故謂非胃氣之不健乎？而何以不健，謂非火候之無力乎？今見治痞治脹，及治吞酸噎膈等症，無論是熱非熱，動輒呼爲胃火，餘燼其幾，尙能堪否？此中焦火候之謂也。上焦如太虛者，凡變化必著於神明，而神明必根於陽氣。蓋此火生氣，則無氣不至，此火化神，則無神不靈，陽之在下則溫煖，故曰相火以位，陽之在上則昭明，故曰君火以明，是以陽長則陰消而離照當空，故五官治而萬類盛，陽衰則陰勝，而陽爲陰抑，故聰明奪而神氣滅。而凡人之聲色動定，以及智愚賢不肖之有不齊者，何莫非陽德爲之用，此上焦火候之謂也。

此以三焦論火候，則各有所司，而皆歸之命門。蓋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之氣，藏於坎中，此氣自下而上，與後天胃氣相接而化，此實生生之本也。是以花萼之榮在根柢，竈釜之用，在柴薪，使真陽不發於淵源，則總屬無根之火矣。火而無根，即病氣也，非元氣也。故易以雷在地下而爲復，可見火之標在上，而火之本則在下，且火知就燥，性極畏寒，若使命門陰勝，則元陽畏避，而龍火無藏身之地，以致游散不歸，而爲煩熱，極陽等病。凡善治此者，惟從其性，但使陽和之氣，直入坎中，據其窟宅，而招之誘之，則相求同氣，而虛陽無不歸原矣。甘溫除大熱，正此之謂也。奈何昧者不明此理，多以虛陽作實熱，不思溫養此火，

而但知寒涼可以滅火，安望其尙留生意，而不使之速斃耶。此實醫家第一活人大義，既從斯道，不可不先明斯理，倘三焦有客熱邪火，皆凡火耳，固不得不除，而除火何難，是本非正氣火候之謂也。學者於此當深明邪正二字，則得治生之要道矣。

論三焦之情志動作狀態

喜樂

李挺三焦賦注云：「粹然清和之氣，上入中焦，則佐土德，翕受五穀，變化精微，內養精神，外柔筋骨，中焦既治，其氣上烘，入於膈中，以司出納，襟懷開豁，喜樂由生。」

噫而酢酸

此上焦不歸也。

穀食不消

此中焦不歸也。

遺洩

此下焦不歸也。

形冷惡寒

仲師云：「肌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榮衛不相將，則三焦無所仰，形冷惡寒，三焦縮也。」

大小便不通 三焦約也。

論三焦之外候

靈樞本臟篇三焦厚薄緩急直結，其外候與膀胱同。（詳見前膀胱門）馬蒔注此節云：「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分明有形也。」余按難經所謂有名無形者，以三焦根於命門相火，游行於上中下之間，通會於腠理之內，故曰無形。然有無形之氣，必有有形之經，觀經以手厥陰經配手少陽經，是知心包絡乃裏心之膜，其系與三焦相連續，其爲體內網膜何疑。豈惟胸膜腹膜，卽至皮裏內外肌腠亦屬之。仲景所云：「肌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是也。故榮衛生會篇劃出三焦所出之部分，平脈篇詳論三焦所歸之部署，又焉得曰無形，彼以無形有形爭訟不休者，何勿思之甚也。至王清任以三焦直無其物，尤爲謬矣。
（以上皆輯自楊如候先生之靈素生理新論。）

論臟腑之機能

王慎軒

（一）心主君主神明之原理 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蓋以人身之知覺，雖由於腦髓，然腦髓無心神之灌注，則不能司知覺，人身之運動，雖由於筋骨，然筋骨無心血之濡養，則不

能司運動，故百體皆爲臣，而心有君主神明之稱焉。

(二) 肺主相傳治節之原理 經曰：「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蓋以靜血歸心，氧少炭多，轉輸於肺，呼炭吸氧，使紫黯之靜血，變爲新鮮之紅血，以入於心中，而佈於全身。是肺爲心君治血液，猶宰相爲國君治天下，故有相傳治節之稱焉。

(三) 肝主將軍謀慮之原理 經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蓋以肝腺之機能，最爲亢進，肝之體溫，亦爲最高，有增進全身體溫，及興奮神經機能之作用，體溫藉增進而不衰退，則體力強健，而如將軍，神經藉興奮而不痿靡，則思想靈敏，而善謀慮矣。

(四) 脾主諫議智周之原理 經曰：「脾者，諫議之官，智周出焉。」(此段靈蘭秘典有簡脫之誤，今從刺法論改正之。)蓋以脾能製造白血，以禦病毒之侵襲，而免疾苦之滋生，猶朝廷有諫諍之臣，可除奸臣之謀害，而免禍患之叢起也。又以脾能多藏血液，以供緊急之需要，而免營養之缺乏，猶朝廷有智周之士，可謀國庫之豐富，而免財政之支絀也。

(五) 腎主作強伎巧之原理 經曰：「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蓋以副腎皮質之內泌素，有引血下行之作用，水性就下，與中醫腎水之說合。副腎髓質之內泌素，有迫血上行之作用，火性

炎上，與中醫命火之說合。副腎皮質之內分泌充足，則骨強體壯，故主作強。副腎髓質之內分泌充足，則心強腦健，故主伎巧。

(六)胆主中正決斷之原理 經曰：「胆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蓋以胆汁能協助脾液之消化，刺激小腸之蠕動，使中洲水穀之精華，變成正當之津血，故稱中正之官。且胆汁又能排除血中之廢物，從大小便而下出，使心血清潔，腦筋清醒，得有剛毅果斷之能力，故曰決斷出焉。

(七)膻中主臣使喜樂之原理 經曰：「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即心包，亦即西醫所謂心囊也。心囊能保護心臟之搏動，傳達心君之命令，故稱臣使之官。且心囊夾膜中，滿貯淋巴液，而能使心臟濡潤，搏動舒暢，不致患臟燥悲傷之病，而得有和緩喜樂之象，故曰喜樂出焉。

(八)胃主倉廩五味之原理 經曰：「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蓋以水穀入胃之後，必先暫貯於胃，而後下輸於小腸，是猶倉廩之貯五藏也。五味下咽之後，亦必先貯於胃，而後分布於臟腑，故曰五味出焉。

(九)小腸主受盛化物之原理 經曰：「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蓋以小腸上接於胃，下達

大腸，能受盛胃中輸來之水穀，將其精華變化爲糜汁，從乳糜管以四布，又將其渣滓變化爲糟粕，從大腸以下出，故有受盛化物之稱焉。

(十) 大腸主傳導變化之原理 經曰：「大腸者，傳導之官，變化出焉。」蓋以大腸上接小腸，能傳送小腸所來之糟粕，變化爲糞而出焉。

(十一) 三焦主決瀆水道之原理 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古人謂三焦有名無形，今人謂三焦卽淋巴管，但三焦爲六腑之一，何謂有名無形？淋巴管乃經絡之一，何得稱之爲腑？莫如唐容川三焦卽油膜之說爲是。油膜雖非水液流行之道，但流行水液之淋巴管，必經油膜，故謂水道出焉。猶言淋巴管出於油膜之中也。淋巴管中之水液，得油膜柔軟之監護，則水液可無泛濫橫溢之虞。是猶夏禹之善於治水者，故稱決瀆之官也。

(十二) 膀胱主州都津液之原理 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按此津液二字，恐係尿液之誤。蓋膀胱爲儲蓄尿液之處，故曰尿液藏焉。尿液爲各種雜質併合之液，州都爲五方雜居之處，故以膀胱稱州都之官也。至於下文又有氣化則能出焉一句，乃總結全篇上文諸出字，如神明出焉，治節出焉等所出之機能，皆賴乎氣化。氣化者何？卽神經細胞之動力也。

腦屬於心說

馬師贊

中說曰心，西說曰腦，西說以神經相屬，故言腦而不言心，中說以神藏於心，故言心而不言腦，宗西說者，則曰西人重物質，故事有實徵，中說尙玄虛，而事多理想，無徵不信，當以西說為主。考西說腦與脊髓相連，有神經三十二，可剖解而視也。此西說之精妙，非空談之中說所可比者，不知物體屬於靈體，心爲靈體，當可使腦。（中略）茲舉其實證以明之，則中西心腦異同立見矣。

（一）病理及生理之比較證明腦屬於心。內經曰：「腦者，髓之海也，髓者，血之華也。心生血，而精藏於腎。」存於骨中者爲髓，脊髓與腎相連而達於腦，小兒腎氣未足，可見其顙門百會等穴之搏動者，及百會與顙門合，而腦前骨始成，腎藏精，而精則爲血化，血生於心，則中西之說固相同也。心爲火臟，腎乃水臟，水火相交，化而生血，心血虛者，必補腎水。考西說腎病可聽心脈搏動而知之，是心與腎相連，則中西之說，又相同也。西醫既以心爲生血迴血之臟，則腎當爲藏精之所，精達髓而達腦，腦本統於腎，而腎統於心，故腦當屬於心，從病理上言之，則西說心理治病論，詳言欲以心力却病，故無待於神經細胞之運動，卽神經亦有時失其效力者，而必

賴心力以助之也。西人割症，多用哥囉防麻醉劑，當施術之前，必察心房有無受病（即心房脹大）如患心病者，則必不敢將之麻醉，此沁姆生與黎怡生所言。而今之西醫，亦謹守之而不敢輕舉妄動也。蓋其證明心病之不能用麻醉藥者，謂麻醉藥確有麻醉神經之效，然其所以能生存者，實因心之搏動如故，謂心後腦而死也。嘗蒙倒一鴿，以濕電連之，即能行動。蒙死一兔，業已氣絕，剖而視之，心之搏動，仍甚整齊，氣雖不吸入，而有呼出，可見腦之司職，濕電可代，其可代之理，則以心仍生存之故也。若心有病則一麻即倒，蓋心之本體，已失其一部之機能，一旦神經受壓，則吸既不能，呼又不出，則真窒息而死矣。由此判之，則腦實屬於心，以心之組織，實合靈體之變化，故能指揮一切，且營養各器官也。又如心腎有病，則不能用靜脈注射，其理正同。蓋腎屬於心，而腦屬於腎，則心當為君主之官也，明矣。

(二)靈體與物體之比較證明腦屬於心。聲色臭味，外物之徵像也。喜怒哀樂，內心之表現也。凡由外界而入內體者，先由腦而後入心，由內體而達外界者，先由心而傳腦，誠如唐容川所云：「心火陽光，如照相之鏡，腦髓陰汗，如留影之藥也。光照於陽，而形附於陰，是可知腦固屬於心也。」西人勿阿尼氏研究靈魂之結果，棲於人體細胞中，其色紫，質不透明，比肉體重約千

分之一，具運動之機能，且能達地上二百里以上之處，不待食物而生存，且具良心智慧等。其所謂色紫而不透明，則非灰白色腦髓質之神經系可知矣。其色紫而不透明，是心臟之組織，則當爲血色素之變化也。心主循環血液，而血液則爲營養細胞，而細胞則能服從性靈，而性靈之爲物，原出於心，此卽內經所謂神明出於心，而爲君主之官之論。且生理學言生死之結果，謂心先腦而生，腦先心而死，此又可證靈體之爲物，固不待食物而生存也。內經曰：「男女媾精，得神者生。」是成孕之本，固以神明爲主也。故從靈體與物體之比較，腦當屬於心也。生理病理之比較如此，靈體與物理之比較又如此，則迷於西說者，當自釋然。

心腦皆非全體生理之主宰說

夫人具五官百骸，內而臟腑，外而肌膚，必有統一之主宰，而後全體生理諸器官方能活潑靈敏，各司其用，在西人則以腦爲主，在中醫則以心爲主，聚訟紛紜，各是其是，然深究之，則皆似是而非也。蓋以心腦乃有形器官，被動而非主動。然則主動力何所在乎？曰元氣是也。夫所謂元氣者，卽元神也。此神藏於心，生於腎，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於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陰陽之開闔，呼吸之出入，莫不係於

此，此無形之元神，所以爲全體之主宰，彼心腦有形之物，猶機器類耳。其機器能運動不息者，得蒸氣鼓動之力，亦猶地球耳。其能置於空氣者，得大氣包舉之力，蓋以天下之物，惟無形能統有形，亦惟無形能生有形，決非有形之心腦，所能主宰全體，故腦雖主知覺運動，心雖爲行血之官，但總屬機械有形之物，不能各自爲用，故必賴有元神爲之鼓舞運動，而心腦之作用始靈。吾故曰心腦皆非一身之主，其能爲全體生理之主宰者，乃無形之元神也。

中西醫論心抵觸之批評

蔣璧山

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又云：「心藏神。」又云：「心藏脈，脈舍神。」此皆中醫藏神於心之說也。內經又云：「頭者，精神之府，」黃庭經言，泥丸宮，爲藏神之府，此中醫又有藏神於腦之說也。至於西人生理學家，則專以大腦爲知覺中樞，主諸精神之作用，而舉世信之，莫知其偏。試即以西人之說證之。嘗考西人心理學家勿阿尼氏，研究靈魂之結果，其言曰：「靈魂者，棲於人類之各細胞中，其色濃紫，質不透明，比肉體重約千分之一，具運動之器關，能上達於離地高二百以上之處，不待食物而生存，且具良心，修養其正義親切同情等之高等道德云云。」其所謂各細胞中，其色濃紫，質不透明

者，明明非灰色之腦質髓，與神經細胞可知矣。明明指循環系中之有色血液細胞，更可知矣。吾更以譯述西籍之丁仲耐氏之說以證之。其曰：「細胞之功用，能將血液內之榮養料，及空氣，分給全身細胞，又能服從靈性，而靈性亦能處處保護之。」其所謂靈性，非即靈魂之謂乎。心既為血液循環器之主，則謂為細胞靈魂之主，斷無不可。究之藏於腦者，為神之體，藏於心者，為神之用，徵諸中西兩學說而皆合。彼揚西抑中者，其可以息喙矣。

心與小腸相為表裏之新釋

吾國醫學舊說，謂心與小腸，相為表裏，以部位言之，殊乎不稱。蓋心居胸膈，小腸居腹中，一上一下，未免風馬牛不相及也。但以近代生理學證明之，兩者確有密切之關係。蓋小腸上口，通胃下口，外皮光滑，內皮摺疊，其紋甚密，上有光粒，即吸管之口端，吸管者，即吸噏食物之精液管也。但百派千支，散布於腸後夾膜之間，與膜色無異，細微不易見，以顯微鏡窺之，食後少頃，內有精液，始見如白絲然，夾膜有小核甚多，即吸管迴旋疊積而成者。一切吸管，附近脊處，乃合而為一，名曰精液總管；上至脊骨第七節，即屈轉而下，左入頸間迴血會管，直達於心，化為赤血，漸以分支，而遍達於肢體百骸，榮養身體，故心與小

腸，距離縱遠，誠有莫大之關係，由是以言，可見我中華醫學，何莫不有研究之價值哉。

小腸主消化之中西合論

沈仲圭

素問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又曰：「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斯二說者，深契生理，而合乎西說也。請申其義。

小腸上接幽門，下連大腸，爲丈八尺餘之長管，毗連胃部之處，曰十二指腸，以其長度適與十二指指并列相等耳。食物入胃，胃壁分泌胃液，并起迴旋運動，俾食物與胃液，十分融和，形類糜粥，則血管及淋巴管，遂得吸收養分之一部，其未盡消化之糜粥，排幽門而入小腸，此時腸壁分泌之腸液，與胆管輸入之胆汁，胰管輸入之胰液，再行消化，成爲乳糜，所含養分，悉透腸壁薄膜，爲血管及乳糜管所吸收，加入血液，以養全身，而後食物之精華盡去，糟粕僅存，下入大腸而成糞矣。

綜觀中西論小腸之功用，詳略雖異，義實一貫，則胃與小腸，同爲消化系之重要器官，可無疑問。奈何後人自作聰明，杜撰胃司納穀，脾司消穀之說，既乖生理，復背經文，莠言亂道，此之謂也。

王慎軒按：內經曰：「脾者諫議之官，智周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則其所言消化

之機能，本係歸重於小腸也。且不僅小腸主消化，而大腸亦主消化。經曰：「大腸者，傳導之官，化物出焉。」西說謂不易消化之物，須至大腸而起消化之作用，此又中西學說之可通也。但沈氏謂脾主消穀之說，係乖生理。余意謂尚不盡然，容於下文論脾臟中辨明之。且余曾觀杏林醫報二十一期，沈君所著之「先天與後天」，亦以後天之脾主消化，是則沈君已知脾之作用，毋庸余多辨矣。

肝臟之功能

胡潤滋

肝臟對於人體的功用甚夥，然中醫多忽視之。茲據各書所談，分別略述之如下：

(一)補助消化功能 胆汁是肝臟的分泌物，味極苦，色帶黃綠，有鹼性的反應，其中雖不含消化素，不能直接消化食物，但能促進胰液對於脂肪和蛋白質的消化，所以可算是一種補助消化液。

(二)貯蓄養分功能 營養素被消化後，分兩路輸入體內，其一蛋白質、糖類、鹽類、水分，被腸內絨毛吸收後，經過微血管，由腸間膜靜脈入門脈，最後入肝，再隨血液循環，而輸送全身。食物之供給若消溢於額，則含水炭素（即澱粉與糖類）與蛋白質，可在肝內成肝糖，以備不時之需。

(三) 血液循環功能 血液循環的路徑中，除全身循環（大循環）和肺循環（小循環）外，還有一條支路，叫做門脈循環。這種循環的血液，是經過門脈而入肝臟的。

(四) 鼓動生長功能 現代醫界發明，哺乳動物之肝臟內含維他命（尚有生命素活力素副養素等名稱）甚富，對於惡性貧血症之治療，頗著功效。維他命C，有抵抗敗血毒之作用，人體如缺乏維他命，就要發生成長障礙，結膜乾燥，肺氣壞血等病。中醫常謂目疾宜食肝，聖惠方以豬肝療治。日晚寒熱，驚悸煩渴，時後癩肝散之治鬼疰。（即肺勞）藏器以本品主治腳氣。西醫以魚肝油為滋補之聖品，可見吾人肝臟有鼓動生長之功能。

(五) 增高體溫功能 肝臟的化學的變化很強盛，所以體溫有四十度左右者，這是肝臟機能亢進的關係。徐靈胎曰：「人身為肝火最橫，能下挾腎中之遊火，上引心包絡（就古書所言作用，似與脈門相當。）之相火，相持為害，肝火清則諸火漸息，而百體清寧矣。」其亦有見及此乎？

(六) 沉着藥劑功能 人體各臟器，具沉着藥劑之功能者，首推肝臟。如重金屬砒素等，常為蛋白質之化合物，而貯藏於其中。類鹽基之一部分，與胆酸化合，亦貯留於肝內後，與胆汁一同排

出。由是論之，肝臟有沉着身體內毒物之功用，使吾人不致常起中毒症。然如重金屬砒素等，貯留體內過久，亦必起慢性中毒。

王慎軒按：此論肝臟之功能，盡從最新學理中研究而來，使後學者讀之，可增學識不少。但肝臟又有製造尿素之功能，休落透氏曾取犬之肝臟，用人功使其血液流通，內加碳酸阿姆尼亞，復檢其流出之血液，見尿素加多，碳酸阿姆尼亞減少，以此法試於腎臟與肌肉，並無變化。據此試驗考之，乃知製造尿素，實為肝臟主要任務之一，即蛋白分解，終成阿姆尼亞，流至肝中，結合炭養氣而成尿也，中醫有謂小便不利，屬於肝失疏泄者，殆指此乎？

肝與膽之關係

楊百城

脈經曰：「肝之餘氣，溢入於胆，聚成而精。」此與西說胆汁自肝迴血管紫血分出義同。試推廣言之。經云：「食入於胃，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輸於肺。」又云：「食入於胃，散精於肝，淫精於筋。」蓋以人生血氣，資本於穀，穀化精氣，其大部分輸之於脾，脾輸於肺，奉心化血者也。其大部中一小部分，為肝所吸受者，乃由輸脾大部中輸出者也。肝臟吸受此精，由藏及體，隨經脈以營養經筋，此自內達外也。及折

迴而復返於肝，此則肝之餘氣矣。中人所謂餘氣，卽西人所謂迴血也。迴血入肝既盛，盈則溢，溢入於附肝短葉間之胆囊中，受礮性之變化，暗紫色之血，變化爲暗黃色之汁，此胆汁所由成也。西說胆汁爲肝所造，由肝迴血管紫血分出，是則經云肝之合胆也，固自有作用在矣。

王慎軒按：製造胆汁，雖由於肝，不其用則在於肝也。蓋當消化之時，胆囊早已預置胆汁，經輸胆管入十二指腸。一方面肝臟製造胆汁，陸續不絕，在空腹之時，全賴胆囊貯藏，以資調節，庶無胆汁妄入十二指腸之弊。是二者互相合作之功，固甚密切，則內經以肝與胆爲表裏，可證明無疑矣。

肝左脾右之新釋

西人言脾居左，肝居右，中醫則反之。按中國解剖學不與，肝脾所居位置，固無可證明，但就數千年治療上經驗所得，確爲脾右肝左，並無異議。輒就西人生理學中肝脾之功用言，亦與中說不異，如脾固居胃之左方下側。然其與胃通也，乃從脂膜相連處，右行，輸送胃液腺於胃腑。其與脾通也，乃從脾尾端右行，輸送製造脾液之原料於脾臟。其與肝通也，乃從脾靜脈右行，開口於門靜脈，輸送紅血球中之紅色鐵質於所藏，爲造成胆汁之料。其上與肺通也，乃右行假道於胃膜，以達於肺膈膜，而入於肺。其下與

腸通也，乃右行假道於脾臟，由脾液排泄管以入於十二指腸。其與周身通也，乃從脾動脈右行，開口於大動脈幹，輸送白血球於毛細管，以達於身體內外諸部，無所不到。是脾之本體，雖居於左，而其功用，無不在於右，是則謂脾居於右，誰曰不宜。

如肝固居於腹腔之右側上部，而吸收脾脾兩臟之血液，以營提淨毒質之作用者，乃由門靜脈之大血管，向左下方吸收而來也。且其既已提淨之血液，乃由肝靜脈之血管，從肝臟之後緣而出，開口於下大靜脈，向左上方入大靜脈幹，以達右心室，是肝臟血液循環之機能，皆在於左，是則謂肝居於左而已。惟膽囊之排泄管，向右下方，輸送胆汁於十二指腸，以助消化之作用，故中醫又有肝主兩脅之說也。

中醫之所謂脾

陸淵雷

先要知道解剖生理上的脾，是西醫心口中的脾，西文叫做 *Spleen*，是個卵圓形的東西，位於左邊季脅（即軟肋）之部，大小略如腰子，柔脆得很，甚易破裂，裏面血液很多。這東西在人身身上究竟有什麼用處？現在那班生理大家，還沒有弄清楚。有人說他製造白血球，有人說他毀滅紅血球，也有人說他把血液中蛋白質的老廢成分變成尿酸，議論紛紛不一。但是製造白血球，是淋巴

腺的職司，紅血球又是血中極重要的成分，無毀沒的必要。若說 Spleen 的作用，就是這麼幾種，那就成了個贅物，簡直可以不必有啦！可是人害起病來，這東西却非常高興，往往要參加病變工作。凡是發熱的病，他總是興高彩烈，脹得肥胖胖的，好叫病人增加些痛苦，這就是西醫常說的脾臟腫大。害癢的人，若使幾個月不愈，左脅就得結成個硬幫幫的痕塊，金匱上叫他瘰母，就是這東西脹大了不肯還原的緣故。外國人研究這東西的作用，犧牲了無數動物做試驗品，想盡方法，還是弄不明白，梳起火來，索性把他割掉了，這動物到也不死。人身上有了這件東西，沒有着了他的光，反而生出許多病痛來，除却急性熱病之外，還有什麼脾血管堵塞哩！脾膿瘍脾腫瘍哩！巨大脾游走脾哩！都是這勞什子不安分的緣故。這樣說來，Spleen 這件東西，於人身上好像有損無益，不如早早打倒的好；但天生成的東西，多少總是有些功用的，不能因為科學家弄不清楚，就是硬派他也無用，看組織是個腺體，恐怕也有一種內分泌哩。

中醫的脾呢？誰知道是個消化器官，與左脅骨裏的 Spleen 當然是絕不相干。所以內經靈蘭秘典論說：「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六節藏象論說：「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爲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出入者也。」中醫把脾胃當作消化器，把大腸當做排糞器，把小腸當做

泌尿器；現在生理學發明出來，知道脾不是消化器，小腸也不是泌尿器。因為這個緣故，外人對於中醫學死也不明白；像余雲岫就要把中醫學大罵了。看官們須知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先有「需要」，後有供給需要的事物，一切學術技藝，都是供給需要而產生；醫生也只為供給治病需要而產生，中醫學本是先有了經效的藥方，再從藥效上推想，出理論來。這種理論，在當時的知識範圍以內，能夠說出病理藥效，就算完事，只要治病有效，理論雖不能盡合事實，於醫學的需要上，並沒有缺點。這層道理，在下已經在改造中醫之商榷裏發表過了。中醫的診斷治療，都是從健體病體各種機能的不同上定出方法來。病體機能與健體的不同，就是所謂「症狀」，中醫注意在症狀上面，至於臟腑各名目，不過當作說明「機能變化」的學術語。所以中醫的病名，以及疾病分類法，都根據病狀上生出來。現在的西醫，恰恰與中醫成了個反比例。如今兜轉筆頭，又要說脾了。中醫說的脾，也是一種機能，僅僅當他是個消化器官，實際上還隔着一層靴通子，抓不着腳踝骨上的痒處哩！

內經把脾胃代表消化器官，脾與胃，既是兩件東西，這其間也得有個分別，不能馬馬虎虎混過去，先要知道飲食之目的，是要補充身體各組織的消耗，在幼少時期，還要供給全身發育生長的用途。食料吃下肚子去，並不是在腸胃裏游歷一番就算了，須把食料裏的精液提出來，給腸胃吸收到血液裏，

由血液循環到全身，再給全身組織吸收去，纔算達了飲食之目的。這樣說來，吸收是飲食上主要作用，消化反而是吸收的預備工夫，因為食物須溶解之後，方能吸收。消化作用，就是把「不溶解物」變成「溶解物」，把「不可吸收物」變成「可吸收物」。吸收作用，是腸胃中毛細血管與淋巴管的職司。毛細血管吸收的食物，直接到靜脈管裏，淋巴管吸收的食物，經過淋巴總管，也到大靜脈裏，在小腸中的淋巴管，因吸收了許多富有脂肪的液體，顏色白得像乳糜一樣，與別處的淋巴不同，所以特別有個名稱，叫做乳糜管。

內經把脾胃代表消化器。脾與胃究竟怎樣分別呢？稍為加一點思索，就知道內經把消化作用歸之於胃，把吸收作用歸之於脾；怎樣見得？因為太陰陽明論及厥論，皆說「脾主爲胃行其津液」。津液就是已經消化溶解了的食物。你看內經當他是胃的成績，可知古人說的胃，是指消化，說的脾是指吸收哩。若說內臟的組織呢？因古人不大開剖人體，所以不大看得着軀壳外層的肌肉組織，是很明顯的。肌肉組織，吸收到食物，就長得豐腴潤澤，吸收不到食物，就不免瘦削枯臘，吸收作用既叫脾，所以說「脾主肌肉」。肌肉的肥瘦，四肢上最顯明，所以說「脾主四肢」。多食多痰，肌肉瘦削的人，是能消化而不能吸收，所以叫他「胃強脾弱」。說到這裏，內經上「脾」字的意義，已是怡然理順，渙然冰釋。看官

們平時或許瞧不起內經，當他是一部朽腐書，經在下這樣一解釋，或者要化朽腐爲神奇了。但是內經的神奇，還不止於此。無論毛細血管淋巴管，凡是吸收的食物，都入靜脈，靜脈血經右心房右心室噴射到肺裏，再經右心房右心室噴射出來，由動脈運輸到全身，所以吸收的食物，先要經過了肺，纔能營養到全身組織，這個道路，內經也已見到。所以經脈別論說：「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佈，五經並行。」靈樞經氣篇說：「榮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於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他說：「上歸於肺，」乃傳之肺，就是說飲食先要經過肺，纔能傳佈到全身。不過古人不知道心臟裏噴出，所以沒有說到心臟罷了。（王慎軒按：此二句不妥。經云「心主血脈。」即古人已知血從心臟裏噴出也。）

中醫既把「脾」字來代表吸收作用，所以遇到了吸收障礙的病，就叫他脾病。治療用催促組織的吸收作用的藥，就叫健脾。吸收作用充盛時，身上的水分，多數吸到了血管淋巴管裏，組織就不免比較的乾燥些。所以健脾藥，都是帶些燥性的。催促吸收作用的藥，不但催促腸胃的吸收，一般也催促組織的吸收。從藥效上說來，健脾與脾病，竟是泛指任何部份的吸收作用，並不限於消化器官，既不是一部份一器官的作用。若使從解剖生理的臟器裏，想找一件東西，與內經上的脾對照，自然一萬年也對

照不起來。惲鐵樵先生曾經說：「內經之臟腑，非實質之臟腑。」這話委實是一針見血，不愧爲新中醫的開山老祖。單單一個脾臟，就關係到全身機能，那裏是實質的臟腑呢？中醫對準了病，症用藥，從藥效上推究得各種病變機轉，把病變機轉概括起來，成立五臟的名目，及至把他解釋開來，却又無一處不合生理病理。這等近情着理，執簡禦繁的學術，若使還有人說：「靈素殺人四千年。」說：「中醫愈病是倖中，不吃藥也會自己好。」這個人，若不是存心要破滅中醫，定是未曾加以研究了。

嘴裏說脾病說健脾，實際是吸收障礙，是催促吸收，催促吸收也用不到開刀割治，那末嘴只管說脾，心裏連脾的形狀大小部位一概都不知道，於治療上也毫無妨礙。前面說過了中醫的目的，只要醫好病，並不要趕着解剖生理做跟昆蟲。莊子說的「得魚忘筌」，做中醫的竟可受之無愧。不過到了現今時代，還要「戊胃已脾燥金溼土」，滿嘴亂嚼，那就只好算個醫匠，不能算醫學。至於余靈岫君到日本去學了個 Spleen，拿回來與內經上的脾一比較，覺得牛頭不對馬嘴，就胆敢潑天大罵，說「靈素殺人。」那就不能算爲一個學者。

王慎軒按：陸君此論，信古而不泥於古，知新而不偏於新，故能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發，指出中醫所謂之脾，係指吸收作用，新穎透關，殊堪欽佩。惟脾主消化之說，自近世內分泌腺大有

發明以來，已知脾臟與消化器有關係。據日本木下正中云：「脾對於一般消化機能之影響稍有意注意之價值，因消化時，脾臟增大，剔出脾臟，則消化力減退，變為多食而排出大量之糞。又脾製劑之 Hormonal 有增進腸胃蠕動之作用。」由此觀之，陸君之說，尙未盡是。中醫舊說，更有至理，未知陸君以爲然否？

脾統血之新明證

管愈之

中醫脾統血的學說，向來尙無確實的證明。近來巴克露德氏 (Baroroff) 發見脾臟一個很重要的機能，就是脾臟能伸縮牠的收縮，把存在裏頭的血，趕到身體循環裏去。當身體其他部分需要血液時，牠便收縮起來；如運動，飽食，和實驗的貧血等。但當不需要時，牠仍原特地伸張起來，再把極多的血液，特別是紅血素，貯藏在裏頭，以備不時的需要。這個發明正合着中醫脾統血的學說。他們最新發明的，我中醫早已發明於四千年以前了。中醫的學說，豈不真是可貴嗎？

論脾與痔

西人言脾臟在胃底之下方，自右橫左，其尾部狹小而達於脾。脾在胃之左下方，脾之機能，專爲製造白血球，以中和全身血液中毒素之用。脾之機能，專爲分泌液汁，以協助十二指腸消化食物之用，其形狀不同，功用各異，故名稱亦自有別也。殊不知中醫所謂脾氣散精，上歸於肺，是卽西人製速白血之謂。中醫所謂脾主運化，是卽西人協助消化之謂。西人分之爲二，中人合之爲一耳。況西人有謂割去脾臟，其脾液卽變成分，失消化食物之功用。則脾之與脾，是一是二，可無庸深辨者矣。

王慎軒曰：脾脾兩臟，古人統稱曰脾。難經稱脾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其言扁廣長度，卽指脾；其言散膏，卽指脾。且難經既言散膏，又言脾主裹血。蓋脾卽臍子油，故稱散膏，脾中滿貯血液，故稱裹血，蓋以兩臟合稱者也。

腸胃主降之新理解

譚鐵樵

腸胃皆主降；所謂降，謂使食物下行也。自食物下嚥，在食管中，卽起降之作用。其方法，食管之壁，包裹食物處略略膨脹，食物所在之部管腔，與下部管腔，則較小。然食物上部之管腔，收縮力甚大，下部之收縮力較小，如此食物下降則順，上行則逆，故下嚥不久，便達於胃部。至胃中則略停頓，以營消化工作。

消化既竟，胃之迫食物下行，亦如食管腔，胃上口收縮，下口開放，食物仍是上行則逆，下行則順，繼此至十二指腸，再營消化之工作，是爲第二次消化工作。二次工作既竟，然後入於小腸，此時則有吸收與分泌之工作，小腸壁膜吸收精華，使入血分以成血液，與小腸相通之腎藏毛細管，承剩餘之液體，以事排泄，繼此食物入大腸，已成完全之糞塊，仍復迫之下行，至於直腸，以出肛門。故食物從入嚙起，至出肛止，一路下行，非由其重量由地心吸力吸收而下行，乃生理作用迫之使下行也。從嚙至胃，其行速，在胃中因須營第一次消化工作，則停頓，入十二指腸，因須營第二次消化工作，則亦停頓，入小腸，因須營吸收與排泄之工作，則行緩，入大腸，因既成糞塊，亦行緩，入直腸，無復餘事，乃行速。胃下口曰幽門，有括約筋，司啓閉，凡食物之未消化完全者，不許通過。是幽門括約筋之設施，其目的在使食物得停頓胃中，而不致急遽下行。現直腸之設施，可以悟大小腸之迴環曲折，因各種工作之未竟，有藉此迴環曲折，使其行迂緩，得各部分從容竟其工作之意味。又從咽至胃，迫食物下行之方法，在上部收縮，下部微弛。在胃與小腸，則收縮方法之外，更加一蠕動。在大腸則蠕動方法之外，更於腸壁放出液體濡潤之，以爲之助。故吸鴉片者，與患臟燥者，容易病便閉與積聚，即因大腸壁不但於液汁濡潤，且吸收糞塊中黏液，致令非常燥結故也。又胃中之消化工作，乃磨碧消化兼化學消化者。十二指腸之消化，乃純粹化學之消化。

胃中之胃酸，十二指腸之胆汁，其重要成分也。然觀於糞便中有胆汁，尿液中亦有胆汁，則可知胆汁不但有消化作用，兼有迫令食物下行之作用，胆汁亦主降者也。因此可以悟得內經苦降之義，而川連所以能治嘔，正因胃氣上逆，得苦則降之。故患肝病者，往往便閉，其甚者，致作噎嘔吐，皆因肝鬱，胆汁不能循常軌，輸送至十二指腸，第二次消化工作不健全，故胃逆，胆汁入小腸者糞少，大便不能下降，故便閉也。

王慎軒按：此論末段，發明苦降之理，新穎精確，尤勝於前段。

肺藏氣論

難經曰：「肺者氣，氣爲衛。」經曰：「衛出下焦。」下焦者，腎臟之絲球體也。又曰：「濁者爲衛。」豈衛卽尿素乎？尿素爲尿之最要成分，形成於肝臟內，多由腎臟分泌，排泄之量，一日之間，定期消長。經曰：「衛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陽者脊髓之前角也，陰者脊髓之後角也。」尿素當能作用於前角也。按：脊髓前角受尿素之刺激，則機能亢進，能使血壓增加，體溫高升，後角機能增進，能使血壓沉降，體溫減低。

尿素亦由汗腺分泌，發汗中樞在於延髓。經曰：「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又曰：「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風府一穴，當爲發汗中樞之刺激點也。

發汗中樞，受溫熱等之刺激，則全體汗出。經曰：「此氣得陽而外出，陽者高體溫也。」又曰：「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天溫者，氣高溫也。

汗腺分泌神經，發於脊髓。脊髓神經，皆分前後二根，前根出於前角，主宰運動，腺之分泌神經，亦自前根發出。經曰：「衛氣虛則不用。」不用者不能運動也。又曰：「毛蒸理泄，衛氣走之。」理泄者，分泌汗液也。脊柱由二十四真椎二假椎合成，銅人圖之第一節，與第六頸椎相當，第二十節與薦骨相當，第二十一節與骶骨相當。瘡論衛氣日下一節云云。甲乙經等則作二十一下至骶骨也。

位於脊柱兩側者，爲交感神經節。節前纖維與腦脊髓交通，節後纖維分布皮膚內臟血管等處。經曰：「衛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重於膏膜，散於胸腹。」此言交感神經之分佈也。

喉際之甲狀腺，其內分泌素，能亢進新陳代謝作用，而使汗尿之量增加。經曰：「衛氣積於胸中者，上取之。」寫大迎天突，喉中天突穴內，卽甲狀腺也。

尿素爲蛋白質之分解產物，而蛋白爲細胞原形質之主成分。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

肥腠理，司開闔者也。肥腠理者，細胞之原形質也；溫分肉者，新陳代謝所生之熱也；充皮膚者，汗腺也；司開闔者，脊髓之前根也。

觀右所述衛者，尿素也，汗腺也，腎藏也，甲狀腺也，交感神經也，脊髓之前根也。一言以蔽之曰，尿素代謝系統。

註：右論衛氣

自然現象之繁，可一言而盡也，物質能力是已。力也，熱也，光也，聲也，電也，皆能力也。能力互變，而總量不增不減，是謂能力不滅定律。人之生活，實本於此。植物管同化作用時，攝取日光，化為張力，儲於質內，人食植物體質，營養化作用而分解之，使植物之張力變為活力，同時產生尿素、碳酸等物，排出體外，陳者既謝，新者代之，是為新陳代謝。營養化作用時，其尤要者，則為養氣，養氣存於空氣中，多自肺臟吸入，由赤血球輸布全體。經曰：「天氣通於肺」，「天氣者，空氣也。」

主宰肺臟之呼吸者，為呼吸中樞。經曰：「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故呼則出，吸則入。」大氣者，呼吸中樞也。

呼吸中樞，在延髓之網狀層，此處受損，則呼吸停止，立即死亡，是以謂之生活點。若損一側，則同側

半身呼吸停止，損其上部，則頭部呼吸停止；損其下部，則軀幹之呼吸停止；然則五藏中樞，皆在於此。故難經曰：「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呼吸中樞之自己刺戟，關於血液中之養氣及碳酸，碳酸量增，則呼吸頻數，謂之困難呼吸。經曰：「肺營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氣上逆者，困難呼吸也。

按：苦泄之證，多由胃黏膜炎所致，可用黃連等治之。

血中胞含養氣，略含碳酸，則呼吸中樞不受刺激，呼吸遂以停止，謂之無呼吸。經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酸能與鈣化合，間接增進碳酸之量，以刺激呼吸中樞也。

按：血中碳酸量少，可用山萸肉等治之。

呼吸中樞主宰脊髓前角之運動性細胞，作用於呼吸筋。故難經曰：「肺者氣，氣爲衛。」
脊髓之運動纖維，右側多於左側。故經曰：「肺藏於右。」又曰：「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

按：手太陰經之標，當在延髓右側，其本則在腹腔之右，即藏魄之處也。

呼吸中樞之細胞羣，與迷走三叉諸核，均藉纖維交通。若刺激一側之三叉神經，或迷走神經，呼吸運動，便即雜亂。

三叉神經之枝，分布於鼻黏膜。經曰：「肺氣通於鼻。」又曰：「肺氣虛則鼻塞不利。」鼻塞者，鼻黏膜之血行障礙也。

目之視物，須有定量光綫，射入瞳孔，主宰瞳孔之擴張者，爲三叉神經中之交感神經。經曰：「氣脫者，目不明。」目不明者，瞳孔不能開。大射入之光過弱故也。

三叉神經之第三枝，分布於下齒槽口角等處。經曰：「大腸手陽明之脈，其支者，入下齒中。」又曰：「肺合大腸。」

迷走神經之肺臟絲，能減呼吸之深，及增呼吸之數。難經曰：「呼出心與肺，心者迷走神經也。肺者迷走神經中之自律神經也。」

迷走神經叢，分布胃、肺、心臟、咽喉等處。經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宗氣者，迷走神經叢也。肺者，

呼吸刺激，分爲自己反射二種，自己刺激，略述於前；反射刺激，爲意志作用，及反射機能。故經曰：「肺者，五臟六腑之蓋也。」

反射刺激部位，以胃叢爲最要。胃叢由迷走神經及交感神經構成，分爲前後二叢，後叢屬於右側

第三編 論說部 (一) 生理類

迷走神經，由此合於腹腔神經叢。經曰：「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致於手太陰也。」此卽言反射刺激也。

試於賁門（胃之上口）刺激後叢，能使糖尿病中樞興奮，肝糖輸出，又能使腎臟血管擴張，尿量增加。故經曰：「臟真高於肺，以行營衛陰陽也。」

糖尿病中樞在生活點之稍上前方。經曰：「清者爲營。」又曰：「清陽出上竅。」清陽者，糖尿病中樞也。若內臟神經麻痺，則血多聚於下，以致呼吸中樞換氣作用不良，於是呼吸中樞之興奮性異常亢進，西醫謂之循環性呼吸困難。前哲謂之清陽下陷，時賢謂之大氣下陷。

經曰：「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又曰：「真氣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然則真氣者，與生俱來之生活力也。穀氣者，新陳代謝所生之活力也。

經曰：「肺藏氣。」又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皮膚澤身充毛，若霧露之灌溉，是謂氣。上焦者，賁門之微血管也。然則賁門者，肺藏氣之所也。

氣有狹義廣義之別，狹義之氣，指物質也。氣體，營養分，內泌素等屬之。廣義之氣，指能力也。細胞機能屬之。

註：右論肺氣。

生活現象，發於細胞，細胞由原形質及核而成生活現象，氣也，核者，細胞之主也。經曰：「氣舍魄」然則魄者，細胞核也。

按：細胞之生活力，分爲真氣穀氣兩種，真氣爲先天之氣，由進化而來，卽細胞固有之機能也。其源在腎，其用則在大腦皮質。穀氣爲後天之氣，由養化而生，卽力與熱是也。其源在脾胃，其用則在呼吸中樞。

細胞之主成分爲蛋白質，蛋白質消化於胃液，而幽門（胃下口）黏膜之內泌素（胃內泌素）又能充進胃液之分泌。經曰：「肺藏魄。」唐宗海曰：「百合病慌不寧，魄受擾也。」治百合病多用百合。本經謂：「百合味甘平，甘則入脾胃，平則治脾胃。」然則幽門黏膜，當爲藏魄之處。

按：幽門黏膜與副腎皮質，及大腦垂體前葉，有互相促進之機能。經曰：「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精爲癸水，副腎皮質之內泌素也。幽門黏膜，癸水之上源也。

註：大腦垂前葉之內泌素，能增進生殖腺骨骼等之發育，又能使副腎皮質之機能充進，甲狀腺之機能減退。

細胞代謝異常，則細胞核分解，而生尿酸，鳥類及爬蟲類之尿中，含尿酸頗多。所以代尿素也。然則燕窩（鳥類）之補肺陰，當能助魄也。龜版（爬蟲）之通任脈，當能助魄也。任者，大腦垂體之前葉也。薦骨自律神經屬之。

註：右論肺陰。

自律神經受阿忒羅品 (Atropin) (神經肌肉毒類) 之麻痺作用，則呈脈數、口乾、膚燥、小便澀、大便難等證。經曰：「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中焦者，肝臟之微血管也。」肝臟能化葡萄糖，蛋白質亦生葡萄糖，經曰：「太陰（手太陰）者，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氣者，細胞之化學機能也。葡萄糖者，津液也。仲景所謂「津液得下」是已。

註：脾臟能抑制自律神經之作用。

手太陰候於右寸，右寸特異之脈，孟英醫案凡載三則，茲節錄之：

- 一、謝某患嗽，臥難偏左，脈右寸軟滑。（肺虛而疾貯於絡）
- 二、周某發熱，面赤，渴而微汗，脈右寸洪大。（春溫在肺）
- 三、金某大解泄瀉，小水不行，口乾肌削，脈右寸獨沉數。（暑熱鑄於肺經）

右案多用甘涼以生津液，主津液者，交感神經系也。一曰交感神經，屬陽，一曰自律神經。經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然則手太陰者，延髓自律神經也。

註：頭部自律神經，一發於中腦，主收縮瞳孔，一發於延髓，其作用略述如左：

一、肝臟、胃腺、胰腺之分泌。

二、肺臟及氣管之運動及制止。

三、腸胃之運動及制止。

四、心臟及頭部黏膜內血管之制止。

延髓自律神經，能制止頭部黏膜血管。經曰：「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又曰：「亢則害，承乃制。」火氣者，精神中樞之興奮性也。舍者，延髓之自律神經也。金能引血下引，而有腦貧血之慮，火以制之，方得維持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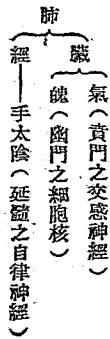
書洪範曰：「金曰從革，從革從辛。」禮月令曰：「孟秋之月，其日庚辛，其神蓐收，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涼風至，衣白衣，立秋盛德在金，天地始肅。」（節文）經曰：「肺其類金。」蓋金可代表肺之性情也。

按：秋季氣候清涼，空氣乾燥，其時血宜下行，以保體溫，分泌宜增，以潤組織，故經曰肺主秋。

藥物分類，有化學的分類法，（按與艸木分類相當）有臟氣的分類法，（潔古用藥式）有臨證的分類法。（十劑）今日認為最適當者，萬有學分類法也。而神農本草經味分五類，即萬有學分類法也。本經辛味之品，多屬神經肌肉毒類。故經曰：「辛入肺。」

註：右論肺津。

綜前所述，肺氣主細胞之異化，以生活力。魄主細胞之同化，以補體質。手太陰主細胞之化學機能，以助代謝。然則肺者蛋白（含淡物）代謝系也，故經曰：「肺色白。」



王慎軒按：袁君學識，超出衆巔，且其所著各論，此為最佳，非特對於肺藏氣之發明頗多，而且對於衛氣肺津肺陰等，亦多發明，誠為有功於醫林之傑作也。

中西論肺之會通

按中西學說，論肺均極詳明，茲特會而通之。經云：「肺主氣。」西說謂人身體中養化作用，不可或缺，故宜輸養氣於體內，新陳代謝，碳酸發生，又宜驅碳酸於體外，於是呼吸作用起焉。其作用以肺臟為主。此非肺主氣之說乎？經云：「肺皮毛。」西說謂呼吸分二種，一外呼吸，一內呼吸。外呼吸又分二種，曰肺臟呼吸及皮膚呼吸。肺臟呼吸為肺本臟之呼吸，其竅在鼻，人所共知。皮膚呼吸，其竅在毛孔，西人謂人之外皮，亦具呼吸機能，以起氣體交換作用；但其機能極弱，攝取之養氣，不過肺百八十分之一，排出之碳酸，不過二百八十分之一。是人體息息相通，鼻孔氣進出呼吸，毛孔氣亦進出呼吸，特其體量較小耳。此非肺主毛皮之說乎？經云：「肺為五臟之源。」西說內呼吸者，大循環之毛細管，與百般器管之氣體交換也。自血液中賦與養氣於各組織中，又自各組織中吸收碳酸於血液中。血液在各組織中輸入養氣，取入碳酸，在肺中取入養氣，排出碳酸。質言之，即肺為五臟六腑排去濁氣，而輸入清氣是也。此非肺為五臟之源之說乎？經云：「營衛會於手太陰肺。」西說肺管之末，有微小細胞，與微絲血管，交錯密佈，吸入養氣，排出碳酸，純以此點為交互市場。營者血，衛者氣，微小細胞為氣管，微絲血管為血管，二者交錯於肺。此非營衛會於太陰之說乎？如此尚多，略舉數條，學者可以類推盡致。而西說有優於中說者，如肺司呼吸，中西學說所同，究之肺能容氣若干，中說尚無定論，而西說得科學之助，加以細密較量，謂肺

之容量，爲三百三十立方寸，呼吸每年至少七百萬次，吸氣十萬立方寸，所潔之血，三千五百噸餘，此西說優於中說者一也。中說雖云肺主呼吸，而呼吸之氣，其成分多寡，有何變異，尙未研及；西說則較量極精，其論吸氣之成分，謂乾燥空氣其百分中含養氣二〇・七，淡氣七八・三，碳酸〇・〇三二，及少量之水蒸氣。吾人吸之以資營養，故吸氣之成分，卽空氣之成分也。其論呼氣之成分，謂呼出之氣，與吸入之氣，其成分互異者，以氣當吸入後，起一種化學作用，呼氣比較吸氣中養氣減少四・一，碳酸加多四・三六八，淡氣之量不變，因而定呼吸之變化，在養氣與碳酸之互易，此西說優於中說者二也。肺體柔軟，故生肋骨，防衛外界刺激；肺氣清肅，故生膈膜，撫蔽下方濁氣。然使肋骨不上下推動，膈膜不上下伸縮，則必礙肺體漲大，有妨呼吸之功能；中說僅言上焦如霧，上焦爲宗氣所居，未研究及此，而西說謂二者有助呼吸之妙用，極力發揮。是論肺而及肺之環境，將上焦呼吸形狀，全盤託出，足補中醫所未及，此西說之優於中說者三也。而中說亦有優於西說者，如西說祇知血液循環，不知氣液循環；雖近年發明氣汁循環，其圖式層網密布，與血細毛管一致。然言汗而不言氣，終差一黍，而中說則發明在四千年以前，經曰：「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周營不休，五十度而復大會。」又曰：「衛氣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此中說之優於西說者一也。西說肺氣吸去血中炭氣，固已；然不惟血賴氣排去穢濁，

水亦賴氣妙其運化，西說則未辨及。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佈，五經并行，將氣化水，水化氣，氣化水行，水行氣化。」一身上下內外，活潑潑完全繪出，此中說之優於西說者二也。西說言氣之多寡，氣之成分則詳，而氣之根源則不知。根源何在？兩腎中間動氣是也。經曰：「逆其根，伐其本，則害其真矣。」氣之精華凝結者，亦不知凝結者何？老子云：「道無可名，強名之曰道。」此物亦無可名，強名之曰魄。故經曰：「肺臟魄」實而指之。魄卽肺氣之朗潤清華者也。肺主呼吸，孰爲爲之，孰令致之，蓋有紀綱是，主宰是之大魄力在也。不然，人死肺臟組織亦猶是也，何以不能呼吸也？又人死氣斷，陽氣出上竅，陰氣出下竅，下出者爲魄，故肛門又名魄門；言人死，魄從此去也。上出陽氣易散，下出陰氣善凝，故人死非道者不能化神，而常人則普通化鬼，不達魂魄之理，安足以窺生死之理，此中說之優於西說者三也。合觀以上中西學說，一究形質，一究氣化，各有所長，會而通之，肺之全體功用愈明矣。

中西醫論腎抵觸之批判

蔣壁山

西醫舊說，謂內腎專司泌尿之作用，與生殖器全無關係，故詆中醫藏精之說爲非。迨厥後發明副

腎髓質之內泌素，名曰副腎糖，有迫血上行之作用，火性炎上，與中醫命火之說合，是即所謂陽精也。副腎皮質之內泌素，名曰確靈，有引血下行之作用，水性就下，與中醫腎水之說合，是即所為陰精。故副腎髓質之內分泌減少，則起心臟衰弱，血壓沉降等症。是即由於腎中陽精不足。副腎皮質之內分泌缺乏，則發骨骼肌肉萎弱衰瘦之症，是即由於腎中陰精之不足。腎精原為先天命之本，故難經云：「諸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中醫腎臟之說，實兼此廣義精氣精液之精言，不徒指狹義生殖腺之精言。內經本輸篇曰：「三焦者，足少陰太陽之所將，實則閉癰，虛則遺溺。」難經曰：「膀胱者，腎之府。」然則泌尿之職司，實腎與膀胱三焦皆主之，中醫何曾不知腎有泌尿之功，用乎？在十九世紀以前之西人，僅知腎為司溺之臟器，至二十世紀，始知副腎有分泌精液之作用，以比例中醫，獨能儘先發明於數千年前而不錯，彼倭西者流，其可以知所自返矣。

王慎軒按：西說謂射精及分娩之中樞，皆在腰椎上部，上與主宰脊髓之腦交通，下與管轄生殖器官之交感神經叢交通，此與中醫腎藏精，腎主生育及腎生精，精生髓，髓生腦之說，又合符節也。

腎司澆尿說

今之喜新厭故者流，每詆中醫不明生理，謂心主運血，而誤思想之源，腎司濾血，而目爲藏精之府，此種不加攷據，信口雌黃之言，非唯無損乎中醫，且遺笑柄者耳。心主運血之義，愚嘗爲文辨之矣。（見山西醫學雜誌第二十九期）茲將靈素所論腎與膀胱之生理，彙而詮之，以見中西醫理，本無大異，而發明之遲早，不可以道里計矣。

靈樞本輸篇曰：「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

按：津液，卽濁液也。膀胱爲津液之府，猶言膀胱乃貯尿之器也。腎合膀胱，則必有輸尿管爲之交通；不然腎臟濾出水分，何由而達膀胱耶？此經文簡練處，讀者當神會也。

素問靈蘭秘典論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按：州都者，人物蓄萃之所也。用以形容膀胱藏貯之象，下接「津液藏焉」四字，乃確定其功用矣。然尿之貯蓄，雖在膀胱，而排泄之權，則操諸腎命之氣化，故曰「氣化則出矣。」

素問水熱穴論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爲跗腫，跗腫者，聚水而生病也。」

按：水飲入胃，爲胃中無數毛細管所吸收，循行全體，待至腎時，由腎內馬匹拿囊，及細尿管濾

於腎盂，經輸尿管而達膀胱。苟腎臟發炎，失其功用，則水分內蓄，變成腫脹。細玩本節經文，非唯腎司滲尿之義，瞭然大白，即水腫病理，亦洞然抉出矣。

綜觀上述，可見腎司滲尿，軒岐早已知之，特散見各篇，不成系統耳。則內經言腎，實含二義，一為內腎，如右所舉者是。一為精囊，如「腎者，主繫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及「腎藏精，精舍志。」是學者當分別觀之，庶不至混淆藏府，而疑與西說不符也。

命門即交感神經之解釋（節錄）

周其壽

（一）越人以右腎為命門是寄寓之意。我國舊時之生理學，對於神經一系，尚未發明，故人體之關於神經者，不克直指其實，不得已咸寄之於臟腑，如西說所謂視覺聽覺神經。而舊時寄之於臟腑，謂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神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又如西說所謂意志出乎神經，而舊時亦寄之於臟腑，謂脾藏意，腎藏志……然則越人指右腎為命門，蓋亦寄寓之意也，明矣。

（二）命門即交感神經之明證。攷交感神經節為交感神經之中樞，並列於脊柱兩側，而與腦脊髓神經互相連絡。交感神經叢為交感神經之末稍，自神經節發出，成網狀，分佈於內臟及血管等處。更

攷命門所在。我國先輩老先生，亦議論紛紛，雖因時代關係，所謂神經二字，當時尙未發明，未克直指其爲交感神經。但命門爲另一物體，不在腎而在脊，已可證實矣。茲摘其一二，證之如次：

(子)李梴醫學入門，命門賦曰：「命門下寄腎右，而絲系曲透膀胱之間。」其注謂：「命門卽右腎。寄言者，命門非正臟，三焦非正腑也。命門系屈下行……乃是精氣所之道也。」觀此所云，明指命門非右腎，而爲另一物，且有絲系由命門發出，故余敢武斷之曰，命門乃交感神經節也，絲系乃交感神經叢也，三焦乃脊神經也。

(丑)徐洄溪曰：「秦越人謂左爲腎，右爲命門，非也……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內經云：「七節之旁，小心」是也……其旁有一小竅，卽三焦。」觀此所云，明指命門不在腎而在脊，且與三焦相近，故余又敢武斷之曰，命門爲並列於脊柱二側之交感神經節，三焦爲與交感神經互相連絡之脊神經也。蓋交感神經，與脊神經，互相連絡，與中醫所謂命門與三焦爲表裏，亦兩相符合焉。

(三)交感神經之作用與命門同 考交感神經爲主宰內臟及血管之分泌、行血、消化、營養、呼吸等一切不隨意運動，故腎與腸，以及子宮精囊……無處不有交感神經之分佈，亦無處不受交感神經

之主宰；既如此，彼所謂蒸化水穀，氣化津液，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無一不脗合矣。至於中醫之云命門火，此火字當作動性之作用解。故所謂命門火熾，命門火衰者，解作交感神經興奮，交感神經衰弱，自亦不爲抵觸矣。

觀上三項，交感神經節爲命門，交感神經叢爲命門精氣所泄之道，脊神經爲三焦。（此另詳）可迎刃而解矣。

三焦新發明

包齊村

三焦者，手少陽經絡，相火所居之地。馬氏謂其有名無形，求諸六腑之內，無形象之可指，而察其發病之端，則上中下三焦，界限各別，無怪馬氏謂其有名無形也。果其有名無形，則何不謂之曰上部，中部，下部，而必名之曰三焦？不但此也，古人一經必有一腑以配之，如手少陽之脈，起於無名指之衝關穴，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胞，按穴循經，班班可考。獨至於腑，則恍惚無憑，有是理乎？今新學家每以鷄冠油、網油、板油當之，亦似是而非也。考三焦者，卽吸嚥食物之微細精液管也。以千百之微絲吸管，附於腸後脊膜之間，吸管通則精華貫於全身，糟粕由是而出；吸管閉則氣血

無所榮養，百病由之而生。內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言吸管之流通也。仲景曰：「營衛不能相持，三焦無所仰，身體瘠不仁。」言吸管之閉塞也。微絲吸管，散佈於脊膜，精液總管，寄居於命門，命門者，卽膏肓也。道家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是也。內經曰：「上焦如霧」千百吸管，送精液入迴血管，而達於心之時也。「中焦如漚」小腸傳化糟粕，而入於大腸之時也。「下焦如瀆」大腸便糞而送至直腸，腎化小便而送至溺囊之時也。然非真火，則吸管不得行其功用，故命曰三焦，此內經之言三焦也。膏以上爲上焦，心肺及胃之上口屬也。仲景曰：「上焦不歸者，噎而酢吞。」膏以下膏以上爲中焦，腸胃屬焉。仲景曰：「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膏以下溺囊以上爲下焦，腎與膀胱屬焉。仲景曰：「下焦不歸者，則遺洩。」此仲景之說三焦也。夫內經所言者，未病時之三焦，故專言其功用。仲景所言者，已病時之三焦，故特詳其病情，間常尋釋古人之義，而發明之。三焦者，精液之微細吸管，而附於腸後脊膜之間，會合於兩腎膏肓之地。脊膜之象，形若網油，膏肓之狀，形若板油，所謂三焦之吸管，在網油板油之中，非謂網油板油卽三焦也。

王慎軒按：此論所謂微細精液管，卽淋巴微細管之發源於腸胃，以吸取養料者也。精液總管者，卽淋巴總幹也，蓋卽指淋巴系統爲三焦也。近時章太炎及祝味菊先生所發表三焦之議論，亦

與此同。皆與唐容川三焦卽油膜之說相反也。但余細加研究，始終未敢贊同。其理由有三：（一）西說謂淋巴管集於胸部，謂之淋巴總幹，又謂淋巴腺以脾爲主體，細推其意，實卽中醫所謂脾之大絡。經曰：「脾之大絡，佈胸脅間，出九肋間，見季脅。」此明明指淋巴幹及淋巴管也。（二）三焦爲臟腑之一，淋巴管乃絡脈狀之物，決不可以絡脈作臟腑也。（三）厥陰肝臟，與心包爲配，心包爲保護心臟之油膜，而少陽膽腑，與三焦相配，三焦爲保護各臟腑之油膜，是則唐容川以週身油膜爲三焦，實無誤也。且美醫柯臚良云：「水入連網，則成水腫。」此與中醫三焦水道不利，則成腫脹之理相同也。但包君喬村，及璋君太炎，祝君味菊，皆爲余平日所最欽佩者，其中或有至理，故亦采錄其說之一，以候博學家之判定焉。

經脈卽血管之研究

沈仲圭

客有問於余曰：「西人言血管，中醫言經脈，經脈與血管，究爲一物歟，二物歟？」

答曰：「經脈與血管，實一物也，特名詞不侔耳。子如不信，可拈靈素之文證之。」

靈樞決氣篇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爲脈。」此節釋血脈二

字甚悉。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二語，非血行脈中而何？血既行於脈中，則脈爲血管矣。

素問舉痛論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夫脈中無血，何能流行不止？更何至受寒凝泣哉？

素問脈要精微論曰：「夫脈者，血之府也。」換言之，卽血液行於脈中耳。

靈樞百病始生篇曰：「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絡小於經，絡受損傷，血卽外溢，血行脈中，尤覺瞭然。

靈素二經若此類者，不一而足，則脈爲血管，有何疑哉？

客曰：「經脈之爲血管，既聞命矣。但西人論血管有動脈靜脈毛細管之分，中醫亦有之乎？」

答曰：「靈素論經脈亦有大小之別。」試舉二節如左：

素問調經論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則輸於大經脈。」

靈樞脈度篇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

觀此二條，可見脈有大小之分，大者曰經脈，小者曰孫脈，介乎其間者曰絡脈。且經言孫脈在皮膚

之下。(玩孫字之義可知其爲微血管。)則細小繁多，又可想見，與生理學之毛細管，實無二致。蓋脈者血管之總稱也。經脈，絡脈，孫脈，皆其分派耳。

客曰：『西人言血液爲飲食所化，且循環全體，靡有已時，中醫亦有是說乎？』

答曰：『靈素何嘗無是說，請一讀營氣衛氣篇，即可瞭然矣。其言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於肺。」(西人謂血液係食物所化成，由腸胃之毛細管吸收之，以達於靜脈；夫靜脈入肺者也，故曰傳於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流於中者，大血管也，散於外者，微血管也。)精專者行於經隧，(西人謂吸收精微之途有二，一曰毛細管，一曰乳糜管；入於毛細管者曰血液，其色赤，入於乳糜管者曰淋巴液，其色白。)實卽中醫所謂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之義。此節專論營氣，故曰精專者行於經隧，然精專者(營氣)既行於經隧，(血管)則慄悍者(衛氣)之行於經外(淋巴管)又在不言中矣。又曰：「常營無已，終而復始。」卽西人所謂血液循環周身，晝夜不息也。』

客曰：『任脈專主血，督脈專主氣，安得以經脈當血管之說哉？』

答曰：『奇經八脈，原非經脈，安得并爲一談。章太炎先生曰：「奇經有八，說亦不諦，惟衝脈當以脈名，督脈卽中樞神經，任脈在男子卽輸精管，在女子卽輸卵管，與脈爲血管專名殊矣。帶脈舉世未見，陽

蹠陰蹠陽維陰維，皆足膝中筋健，亦名曰脈。何哉？蓋脈絡一氣貫通，詎有歧出八脈，不相連屬之理。」至章氏名衝爲脈者，蓋因經有衝脈爲十二經之海一語也。」

答曰：「經脈篇論十二經之脈，條分縷析，各不相屬，子將何說？」

答曰：「人身之血管，參互錯綜，殊難縷指，經脈篇所言，特舉其大者耳。若微細如毛之孫脈，安能一一盡列，然經與經間，必有孫絡爲之連接，不然，何以解於常營無已，終而復始之文哉。」

王慎軒按：上虞俞鑑泉君，曾作經脈非血管說，與此相反，然其說理未確。沈君仲圭，已曾數與辨駁矣。其辨論大致與此相同，茲不贅錄。

奇經八脈之新義

王慎軒

人身經脈，各有功能，督主陽精，行於背而貫於腦脊，爲陽經之總司，主肢體之運動，卽西人所謂動物性神經系也。任主陰液，行於前而連於臟腑，爲陰脈之總司，主臟腑之營運，卽西人所謂植物性神經系也。陽蹠卽動物性神經之分枝，陽維卽動物性神經之微細神經，皆主肢體之運動及感覺也。陰蹠卽植物性神經之分枝，陰維卽植物性神經之微細神經，皆主臟腑之營運及變化也。故古人謂陽維統攝

在表之諸脈，陰維統攝在裏之諸脈，陽蹻統攝背面之六陽，陰蹻統攝正面之六陰，與督脈任脈同主統攝諸脈之職也。所謂統攝者，蓋因血脈腺管之循行，均遵神經之號令，如將帥之統攝相同故也。帶脈總束諸脈，使不妄行，即西人所謂之腰動脈也。衝脈爲血脈之海，即西人所謂大動脈及大靜脈也。以上任督衝帶及陽蹻、陰蹻、陰維，是謂奇經八脈。以其無表裏臟腑之配合，單獨而行，故名奇經。奇者，單也。

腠理新解

趙意空

內經以腠理判人體之強弱，金匱以腠理爲病人之途徑。故腠理者，乃病理生理上宜最先研究者也。腠理者何？乃三焦通會真元之所。三焦爲油膜，透出爲瘦肉，外皮毛內之膜油，其瘦肉肥肉交界處，夾縫中有紋理，名曰腠理，爲營血衛氣出入之途徑，換言之即肉分也。經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竅，肉分之間，竅谷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夫肉分之間，先有所謂大會小會者，肉分有大小，腠理有疎密也。大分處即大會處，小分處即小會處，分會之間，以行營衛，以會大氣。於是所謂衛行脈外者，其氣交感於脈中矣。營行脈中者，其氣交感於脈外矣。陽津陰液，交相感觸，而又會以大氣，穀精漸以變化，溫度藉以保存，若腠理疎粗，最易漉漉汗出。靈樞五變篇謂肉不堅，腠理疎，善病風厥者，非徒既病後言之。

其人皮不緻密，肉理疎粗，生理上已先不適宜矣。而又示人以驗肉之法，曰欲驗其肉之不堅者，惟腓腸之上，膝後曲處爲膕，乃委中穴所在也。其肉不堅而無非分理者，其理必粗，粗細而皮不堅緻，則一身之腠理必疏，且由皮膚測至肌肉，由肌肉測至腠理矣。參證西說，西人論皮膚分內外二層，外皮主保護，不具血管，且無神經，內皮含有血管及神經，具感覺器，斯則經所謂皮有分部，以經脈爲紀之說也。且西醫謂內皮爲血管神經分佈之部，與中醫腠理爲營衛交會之路，理固無異矣。

營衛新釋

傅嶠丞

吾人生理之固流活潑，機巧神明，五官供其用，百體效其靈者，是何物使之然也？曰惟氣血循環而已。氣之別，有腎間動氣，有膻中宗氣，而衛居其一焉。血之別，有動脈血，有靜脈血，而營居其一也。營衛者，有氣血之實，而不居氣血之名，換言之，卽氣血所呈之功用。經曰：「人受氣於穀，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此指營衛生化之原因。吾人食料，以五穀爲主要成分，五穀之生長，實受風日雨露之精華，加以人工之糞溉耘植，故含養分極富。經消化系之分解，迺發生二項作用，其養氣之純全者爲營，養氣中雜有炭氣者爲衛。故曰飲食入胃，奉心化赤而爲血，得下焦元陽蒸發而化爲氣，卽此是也。經曰：「營行脈中，衛

行脈外，」此指營衛循行之路徑。脈者何？即上下縱橫之血管也。在西人則曰動脈管，靜脈管，微細血管，在我則曰經脈，絡脈，孫脈，其名雖殊，其用實同。由是觀之，脈中惟有血液，固無所謂營也。而不知營也者，即血之精氣也。有此營氣，則血之運行，中和條暢，莫或稍愆，血就體言，營就用言，故瘀血濁血不得謂之營矣。衛也者，即一種慄悍之氣，富有抵抗力而衛外而為固者也，故行於脈外，溫肌肉，肥腠理，熏膚澤毛，如雨露之灌溉，走達四末，以衛周身。經曰：「營衛周流五十度，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此指營衛循環之定率，可參西說以明之。按心臟為血液循環之原動機關，其左右房與心室，具有收血發血之機能，血液自微血管供給養氣於組織中，吸收碳酸氣，於是動脈血，變為靜脈血；靜脈血自有心室經肺動脈，流至肺胞壁之微血管時，即將所含之碳酸氣放出，同時將肺胞內空氣中之養氣吸入，於是靜脈血，又一變為動脈血；經肺靜脈而流至左心房，由此種氣體交換，而血液前之由鮮紅而殷紫者，至此始由殷紫而復為鮮紅，均以肺為中樞，由是可知營衛交會於手太陰肺之義，燦然明矣。因得而斷之曰：「營者，血液中之精氣，殆即西人所稱之血球；衛者，氣體中之悍氣，殆即西人所稱之淋巴液。」營病則貧血，鬱血，血痺等症作矣；衛病則發熱，惡寒，身疼等症作矣。營盡守護之職，衛具捍禦之功，營為後援，而衛為先導，營以滋養百骸，衛以撲滅微菌，營衛之有關係於人身也大矣。

王慎軒按：此以營爲血之精氣，衛爲淋巴液，頗具卓見；但所謂血之精氣，實卽血液中之白血輪。西說以白血輪爲脾所製造，中說以營出於中焦，此中西學說相通者也。衛爲淋巴液，更得以英儒麥肯特列克之說，作爲鐵證。考麥氏曰：各種食物，經消化作用，而造成之溶液，皆吸入血液之中，再由血管與微血管輸至身體各組織中，與組織中之要素相接觸，另有一種液體由血管中滲透管壁，浸潤組織中之要素者，謂之淋巴液。各組織中之細胞，卽生活於此種淋巴液中，其生命與活動，乃由其體內物質與淋巴液，起交換作用而實現也。淋巴液之一部份，用之以供組織之營養，其餘一部份，則收集各組織中，因生理作用，所發生之老廢物質，由淋巴液而輸入淋巴液腺中。但此種含老廢物之淋巴液，並非卽爲無用之物，而排諸體外，仍能利用之以營養淋巴器管中之原形質也。其最後之結果，則或在胸管中與乳糜混合，輸入靜脈，或由頸下右側之右淋巴管，輸入靜脈中，與血液會合。觀麥氏此說，淋巴液中含有老廢物質，是內經濁者爲衛之義也。淋巴液滲透血管壁，是內經衛行脈外之義也。淋巴液於胸管或頸下右側之淋巴管與血液匯合，是內經營衛交會於手太陰肺之義也。

體溫之來源

阮金堂

科學家曰：「燃燒、運動、摩擦三者，皆生熱之要素也。」於是可知人體溫度，亦未嘗不由燃燒運動摩擦而來矣。欲知體溫何故由於燃燒運動摩擦而來，則當先明人身飲食之作用與經過。吾人自有生以後，無日不以飲食養身，然所養者，是精氣、血液、淋巴，以及肌肉、臟腑、經脈、骨骼，及其他各部之組織，而所飲者，是水、油、醬、醋，所食者是蔬、穀、魚、肉，欲變水油醬醋蔬穀魚肉為精氣、血液、淋巴以及人體各部之組織，必經齒牙之咀嚼，腸胃之摩擦，脾、胃之推動，肝、膽之疏利，經脈之輸送，以及腸液、脾汁、膽汁之和潤，而所剩糟粕，以及老廢成份，則由小大便及汗液中傳遞而出，而及新陳代謝之作用。惟此皆為消化傳遞之副機能，其主要機能，當推命門真火。苟無命門真火之燃燒，則腸、胃、肝、膽、脾、胃液、脾汁、膽汁，又豈能盡其消化傳遞之責乎？是猶釜中之水，不得薪火之燃燒，又烏能化而為汽乎？於是可知人身溫度，必由燃燒運動摩擦而來，可無疑矣。此外如臟腑肌肉之運動，血液、淋巴之流行，筋絡之伸舒，衛氣之循行，呼吸之出入，亦因運動摩擦而生熱，惟此為人身溫度之小來源而已。吾人既日進飲食，則此項燃燒運動與摩擦，即無時或已，於是體溫之來源，亦永不告竭，且將繼續增高，而超過其攝氏表三十七度之常

度矣。幸而空氣能傳熱，而空氣之溫度，常低於體溫。吾人皮膚日與較冷之空氣接觸，則因傳熱而減少溫度；他如呼吸、大小便、發汗，亦常帶少量之體溫以去。吾人既由飲食而得溫度，又賴空氣呼吸等之調節，故體內溫度，常爲三十七度，雖有上下，不過半度而止。若升降太過，卽爲患病。至於體溫何故太高或太低，則非本題範圍之內，故不贅述。

王慎軒按：此論體溫從燃燒運動摩擦三者而來，確有見地，但謂燃燒由於命門真火，尙近玄虛。夫所謂命門真火者，實卽交感神經之作用也。蓋此神經能使臟腑血脈，自起運動與摩擦，以助循環消化等作用，卽中醫所謂命火爲生命之根，及命火能生脾土之意也。且此猶是運動摩擦之原動力，未得遽謂燃燒；其實人身之燃燒，多由飲食消化之後，吸入血管之中，與養氣相遇，因起炭養之化合作用而爲燃燒也。

體溫與汗之關係

盧覺愚

汗之作用，關係體溫調節甚大，人體皮膚，滿佈毛管，與汗腺相通，密如蛛網，若將其一一卸接，可達二十英里之長。汗腺作用，是將血中廢料水分輸導而排泄於外，是爲汗。汗之排泄，必待蒸發，故當體溫

增高時，蒸發之力強，則汗之排泄愈多，吾人在夏日二十四鐘點內，皮膚排泄之汗量，平均達二十至三十安士之多。汗之排泄，既因蒸發而達於皮膚，一遇空氣，可化爲氣質而飛散。物理學凡物質之變更狀態，如氣質變爲流質，必藉熱力作用，故汗點化氣之時，必攝取體溫，以供其變化。汗出既多，體內溫度被攝取亦多，體溫因而低落，汗出多寡，在乎體溫之高低，蒸發之微甚而定。吾人夏日汗流夾背，正自然之散熱作用也。冬寒氣冷，人體須保持原有溫度，不特無所蒸發，反當增其抵抗力，以防體溫之散失。由是汗出自少。是以夏日人體調節機能，正從事疏散，冬日則從事收藏，故夏日之感覺，迥然與冬日不同。此不同之處，非僅病時爲然，生理亦如是也。

氣血新解

杜亞泉

中國醫學理論的出發點，就是「氣」「血」兩字，血是血液，氣是怎麼講呢？這不是空氣的氣，古來用氣字的意義，大都說氣是無形跡的，又是能運行的。在自然界中用這氣字，像氣化、氣運之類，大概可用「自然作用」「四個字來解釋，他在人體生理上，就可用「神經作用」「四個字來解釋他。像「肝氣」「胃氣」「順氣」「益氣」「氣鬱」「氣滯」「氣虛」「氣逆」等種種氣字，都是這個意

思就是我們平常說的神氣、氣色、和氣、怒氣等，也是指示神經作用的現象。所以「血氣」兩字，一虛一實，血是指血液的實質，氣是指神經的作用。人類的的生活，一是靠血液營養，一是靠神經作用，這兩條是周佈全身的；而且神經作用，全靠血液的營養，血液循環，也全靠神經的作用，所以古人說「氣以行血，血爲氣守」。這兩句話，把循環系統和神經系統的關係，說得很明確。西洋生理學，把人體的機官，分爲九系統，但不論何種系統，終不能離了血液的營養，和神經的作用。所以人體上除了表皮以外，不論何種機官，都有血液和神經聯絡分佈。血是所動的，氣是能動的，血是表人體上物的方面，氣是表人體上靈的方面；所以說「血陰氣陽」。自然界中，天爲陽，地爲陰，地是表自然界中物的方面，天是表自然界中靈的方面，「陰陽」兩字，無非是哲學上所動的及能動的兩種標誌。天地有陰陽，人身亦有陰陽，所以說「人身是一小天地」。吾人身體，本屬自然界的一部份，西洋哲學上，何嘗沒有這樣的見解呢？

王慎軒按：此以中醫所謂人體之氣，即是神經作用，一語破的，洵是至言；推之氣動則生風，則中醫所謂人體之風者，即指神經之變態而言也。如神經過於興奮，致變痙攣或癲狂者，則謂之肝風、驚風、瘋癲；或神經過於沉滯，致變麻痺或痿縮者，則謂之風濕、風痹、瘋癱，或腦部出血，以致神經受蒙蔽而變中厥者，謂之中風；或腦部充血，以致神經受刺激而變頭痛者，謂之頭風；此皆以神經

變態爲風者也。且中醫往往氣血並稱，如氣血不和，氣血不足等語，亦有至理。蓋神經之興奮與沉滯，必影響於血液，而血液之清潔與污濁，亦必影響於神經，故每以氣血並稱也。

氣爲血帥之新解

馮星宇

古醫籍恆曰：「氣爲血帥，」驟以科學理衡之，說近渺茫，殊難憑信，不知古代科學未啓，生理未諳，若而說者，乃古人深審體之現象，藉以假定者也。

蓋古籍之所謂氣，概指神經而言，但有指精神現象者，如喜氣怒氣是。有指神經功用者，如胃氣腎氣是。氣爲血帥之氣，卽屬此類，設以詞性分之，爲代名詞字，非若肺經呼吸出入之氣，爲名詞字也。

考人身血脈流行，全賴心臟縮張之鼓動，及血管神經張縮以輔之，方達循環之妙用。是流行者，血也，督血之流行者，神經也，亦卽古之所謂氣也，故曰氣爲血帥。

是以心氣衰弱，血行遲緩，心氣強盛，血行迅速，此中關係，如鼓應桴，推之於氣失舒暢之機，血有瘀滯之患，苟血欲循環無滯，必氣能健運有恆，所以治血瘀血鬱之病者，於化瘀舒鬱之法外，當輔以理氣助氣之品，書云：「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滯。」指點確實，古訓昭然，實合科學之理者也。

獨怪今人不能舉古今學說，融會溝通，而乃各走極端，互相詆謗，或專尙形跡而昧氣化，或偏重氣化而無依歸。由是觀之，兩皆失當，甚願醫界同志，盡舉古今學說，融化一爐，渣滓精華，分別去收，庶可吸納西醫理，發揚固有國粹，不僅爲我國醫存亡計，且我東亞神明之胄，賴以保生強種者，亦獲資多矣。

細胞學說之大略

惲鐵樵

細胞學爲專門學術，非實地研求，不足以明真相，著者於此實門外漢，今僅能以不合科學之文字說明，俾讀者略增常識，所謂一個小段落，不能詳也。既曰細胞，其細可知，然而至無可再細，倘無生命，只算微分原子，不是細胞。細胞者，有生命者也。西國學者，以細胞爲單位之生體，細胞互相結合而成組織，組織相集而成藏器，藏器相集而成軀體，是細胞爲組合軀體之基礎也。各個細胞，皆有其獨立生活，故云細胞有生命，有所謂榮養機能，繁殖機能，動作機能。榮養機能者，爲攝取榮養物，而使同化於軀體，且排除老廢成分，是有新陳代謝之生活力也。繁殖機能者，爲細胞自身，由一分裂爲二，二復分裂爲四，增殖無已，以代償其老死之數，是亦新陳代謝之生活力也。動作機能者，細胞各有職責，例如肝細胞生膽汁，筋細胞司收縮運動，腎細胞排泄尿分，神經細胞司知覺運動皆是。凡物之有生命，能有生活力，營其

職責者，皆有抵抗外侮之本能，此亦物理之公例。細胞既有生命，能營職責，於是偶遇刺激，必起反射作用，以爲抵抗，因刺激而現興奮形狀，或因不勝壓迫而現衰弱形狀，無論爲興奮爲衰弱，皆與其平時按步就班之形狀不同。一個不同，個個不同，其在軀體之一部份者，卽爲局部症狀；其在軀體之部份而影響及於全身者，卽爲全體證狀。細胞因衰弱而起變化，或興奮而起變化，病狀乃有變化。以上皆由細胞方面說法，若換一句話，從疾病方面說，則疾病之症狀與症狀之變化，其根本乃細胞也。於是可以下一定義曰：『疾病者，乃細胞對於病源起反射所顯之形狀也。』近世醫學，以此爲基本，專力研究細胞之變化，進步遂一日千里云，是爲細胞學說之大略。

王慎軒按：細胞約有十種，卽血液細胞、淋巴細胞、表皮細胞、腺細胞、結締細胞、脂肪細胞、筋細胞、骨細胞、軟骨細胞、神經細胞是也。人身之生活，全賴細胞之作用，細胞運動，隨時變化，且變化最速，形狀多端，能吸收養料，造成體素。至吸收養料飽滿時，卽行分裂，由一細胞分裂爲二，由二分裂爲四，分裂不已，遂爲無數細胞，而人乃能生長發育也。古人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錯綜變化，生生不已，頗與此理相同也。

鼻與諸臟器關係之分說

費夢堯

一、鼻與呼吸器之關係

中醫言鼻爲肺之竅，西醫言鼻爲呼吸之門戶，是卽中西醫理相貫處也。鼻竅通則呼吸疏利，鼻竅塞則呼吸困難，故凡肺熱，每見鼻翼翕張，肺寒每見鼻塞不利，足徵鼻與呼吸器有直接之關係。且凡閉症，（如氣閉痰閉熱閉之類）尤當以開通鼻竅爲先務，因鼻竅一通，則呼吸自起，血液自行，不此之圖，若漫投以開肺劑，疏利肺氣，無效也。漫投以激心劑，催進血行，亦無效也。更足徵鼻與呼吸器關係之重要。

二、鼻與循環器之關係

直接關係於鼻者，既爲呼吸器，間接關係於鼻者，當爲循環器。（卽血行器）何者？氣爲血帥，血爲氣守，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滯，是循環器血液之運行，必藉吸呼吸器氣壓之激射。故常人脈搏，可與呼吸次數作一定之比例。且吸養排炭，新陳代謝，雖曰呼吸器之功能，謂非卽鼻之功能乎？故凡傷風感冒寒症，見鼻塞不利，鼻涕頻行，脈搏必遲滯無疑，卽此例推，莫不相應，是知鼻與循環器有間接之關係。

三、鼻與消化器之關係

鼻之內部，滿布有嗅神經，故能辨香臭，聞香輒喜而近之，聞臭則惡而遠之，此人之常情，亦即生理之作用。然試問何以喜香惡臭，獨不喜臭惡香，是乃脾氣通於鼻之故也。蓋脾於五氣，獨喜芬芳，故鼻之嗅覺，因亦喜香而惡臭矣。且吾人在用膳時，鼻準恆津潤有光，并覺火火有熱氣，是消化器運動時期，鼻亦爲之外應也。顧此僅就生理上之關係而言，若夫病理，則更有可指。例如消化器有病停止時，鼻準恆乾暗無光，及人之垂亡，鼻孔每現枯煤色，是乃消化器敗絕之徵，亦即中醫所謂土絕水來乘制之象。又如呼吸器有障礙時，（例如傷風鼻塞）則鼻失其作用，必借藉其口以營呼吸，往往因艱於咀嚼，致起胃不消化，若乳兒鼻塞，甚至不能哺乳者有之。又據日人波亞斯氏之報告，（在一八九〇年）謂胃炎一症，多由咽喉發炎而來，咽喉發炎，又多由鼻疾而起，因是知鼻之於胃，本有直接聯絡之道，一有疾患，甚且互相侵犯矣。他如鼻與喉部有疾，膿液流入於胃，即起嘔吐，及反射性胃疾患，苟其膿液含有黴菌與醱酵素者，尤易令其胃膜發炎，鹽酸減失，而生種種障礙。由是以觀，鼻與消化器關係，固甚密切焉。

四、鼻與泌尿器之關係

泌尿器者，腎與膀胱是也。泌尿之作用，全賴乎氣化，西醫無是說。且氣化爲迂談，殊爲大缺點也。即

取吾國醫經以證之。素問靈蘭秘典論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津液二字，作尿液解。）氣化則能出矣。」靈樞本輸篇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夫主氣化者肺，運氣化者鼻也。薛立齋治小便不通，脬急欲死，取嚏得通，一時目爲神奇，其實理也，非奇也，不過立齋知乎其理，而行乎其治，僅見其神耳。然則鼻與泌尿器，豈可謂無關係乎？

五、鼻與生殖器之關係

生殖器苟有變化，必反射於鼻泗膜，西醫布烈氏早有是說也。故男子當長成期（即春機發動期）鼻部兩旁，恆有紅瘰發生。（俗名長瘰，又名滯氣。）微輕者不數月即消滅，其甚者，徧延面部，經年累月而不可已者有之。至於女子當月經行時，鼻內上卷骨之前端，與鼻中竅二局部，恆現暗青色，且有血液微滲出外，試以探鍼挑撥，即覺疼痛。有種婦女患有鼻性月經困難者，經行時，腰腹作痛，可用百分二十容量之曲見水，（西藥譯名）滴入鼻內，數分鐘後，其痛立止，足見鼻與生殖器之關係密切有如此。故凡梅毒甚時，無怪鼻部爲之腐爛也。

王慎軒按：曲見水滴入鼻內之治痛經，恐係麻痺醉腦筋之止痛法。余有家傳一粒金丹，用滴乳香、明雄黃、猪牙皂、生川烏、明月石、上沉香、上辰砂、官桂、良姜、巴豆、大黃、細辛各四分，麝香二分，共研

細末，以小紅棗肉打和爲丸，如黃豆大，每用一粒，用新棉花包塞鼻中，男左女右，無論身痛腹痛頭痛牙痛，無不立即止痛，實可與曲見水並駕齊驅也。余爲學術公開起見，不願自秘，故特附載於此，以公同好。

女子無鬚之研究

人類體工萬能，中醫以心爲主，西醫以腦爲主。然男女之心，男女之腦，均無差異，何以個性之狀態，却有不同之處，除生殖器由胎生結成外，餘如男性有鬚，女性無鬚，女性有經，男性無經，喉音有大小之分，皮膚有老嫩之別，皆有顯明之特異，其中之原因，非常神奧，必非心腦爲其主宰也。茲單將男女鬚之有無問題，研究一下。昔日西洋醫家，研究毛髮，用顯微鏡放大表皮，檢察毛髮之根鞘，四周圍有毛囊，毛囊底卽有乳頭，乳頭之中，有許多腺管密佈，以榮養毛髮之生活，其他局部間有特別蕃茂之處，不外乎局部滋毛腺旺盛而已。對於個性有鬚無鬚問題，尙無發明。中醫研究女子無鬚之關係，謂男子無月經，血不下耗，故衝任氣血有餘，得以上榮於口脣而爲鬚。女子有月經，血脫於下，衝任氣血無餘，無以上榮於口脣，故無鬚。以此說明個性有鬚無鬚之理由，亦未確切。惟據新近發明一種內分泌腺，與中醫所論

之天癸，得相脗合。於是女子無鬚之疑題，可以明瞭解決矣。因該腺對於人身生理變化，大有關係。且男女倆性，各不相同，如卵珠成熟，月經時下，乳房隆起，肌肉柔弱，乃女性內分泌腺之功能；如精蟲成熟，聲帶長大，鬚髯叢生，即男性內分泌腺之作用。中醫所論之天癸，亦有男女之分，故內經以男子二八天癸至，精氣溢瀉，女子二七天癸至，月經時下，適與西醫所論之內分泌腺相合。當男子生鬚之時，適在天癸發育之際，則男女之有鬚無鬚問題，必因內分泌腺有男女之分，女子則腺盛於下，以營運經血，男子則腺盛於上，以滋長鬚髯。良以人身內分泌腺，乃是一個系統，男女之生殖器，固因內分泌腺有二性而異，則男女之有鬚無鬚，何莫非內分泌腺有倆性之所致哉。試將男子之生殖器剔出，則鬚髯不生，女子之生殖器剔出，則月經不潮。以此觀之，即可證明女子之無鬚，必由於內分泌腺，且體工萬能之主宰者，亦當屬於內分泌腺。惟西醫所謂最新發明之內分泌腺，而中醫已發明於四千年之前，則古代醫學之昌明，實足令人驚異也。

乳頭屬肝乳房屬胃之原理

乳汁爲嬰兒惟一食品，貯於乳房，出於乳頭，乳汁之生，由於水穀之精微所化，胃者水穀之海也，故

胃與乳有密切之關係，試觀飲食減少者，則乳亦少，或無乳，豈非乳汁爲飲食所化之明徵乎？乳房爲貯乳之器，是以乳房屬胃也。乳既貯於乳房，必有乳腺輸出，而乳腺之端，羣聚乳頭，古人謂乳頭屬肝，其實卽乳腺屬肝，蓋人身之腺體，皆一個系統，肝臟爲純粹之腺體，故諸腺以肝爲最大，是肝臟乃腺體之主腦也。肝氣暢達，則乳腺通利，肝氣抑鬱，則失其疏泄之能而生乳病矣。故治乳病者，必疏其肝。然中醫不重解剖，並不知有乳腺，何以能知乳頭屬肝，吾謂中醫雖不尙解剖，乃尙氣化也。而其治病則尤以病之形態爲重，積許多之經驗，見肝氣條達則乳汁通利，肝氣抑鬱則生乳病，苟能疏其肝則病愈，故知乳頭與肝有密切之關係，乳頭必屬肝也。

女子乳汁與經水之研究

郁祖怡

凡同一原料之物質，若經化學之製造，恆能改變其形色。譬之同一蔗糖，未經提煉，則爲赤色酸澆之砂糖，加以精製，則爲白色鮮潔之白糖。同一茶葉，未經發酵，則爲綠茶，經過發酵，則爲紅茶。吾以爲乳汁與經水，雖同是血液所化，因生理化學之不同，故其形色亦異也。乳汁係乳腺所分泌，稟於胃中水穀所化之精汁，未變爲血，卽變爲乳，內含水分爲多，並含蛋白質、脂肪質、與糖分等，則其顏色之白也宜矣。

經水係毛細管滲漏之血液，與子宮腺分泌之粘液所合成，內含鐵汁血液，故色紅也。至於所出各異者，係所居之地位，與作用之不同也。乳汁之用，爲哺育幼兒，居胸兩旁，便於吸食，其出也，必經幼兒吮吸，或加壓迫，爲隨意之分泌物也。經水爲血液營養卵珠所餘之廢物，故經一定之時間，卵珠成熟，而所餘廢物，亦由胞宮滲出，純任自然，不由人意，所謂不隨意之分泌物也。一則爲哺育之便，一則爲養卵之計，各隨其便，故其所出不同也。

論月經非成胎之要素

王葆琦

月經爲女子特殊生理，研究醫學者，莫不知之。但舊日醫家，往往僅知爲診女子疾病最要之點，而其原理真相，從未有能道其所以然者。月經誤稱天癸，近人辨之者多，茲不贅述。其以月經爲成胎之要素，辨之者尙少，茲就管見所及，約略言之。內經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舊時中醫，遂誤以爲女子月經與男子精液，同爲成胎之要素，殊不知月經非能成胎，卵珠乃能成胎者也。蓋女子當十四歲時，天癸水所化生之卵珠成熟，經輸卵管而至子宮，經血亦即充足而至胞中，任脈已通之候，即衝脈血液已盛之時，是即月經按月而下之時，即卵珠成熟之期。此時倘與男子

交，則所成之胎，爲男精與卵珠所化合，非由於月經焉。然則月經爲何？月經者爲子宮內之排泄物，非成胎之要素也。人身血液，總統於心，由心房經動脈管而外發者曰發血管，其血色鮮紅；經靜脈管而內迴者，曰迴血管，其血色暗紫。此靜脈管與動脈管，內而臟腑，外而肌肉，無乎不達。月經卽子宮內迴血管之紫血，由毛細管滲漏而出之血，與子宮內分泌之粘液混合而成者也是以月經之質，是血而又非純血，可以徵也。（下略）

女子天癸非月經說

汪秋元

近世多以天癸爲女子月經，此大誤也。內經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則天癸與月事，分明是二物，否則女子有月事，男子豈亦有月事乎？此不可通者一也。且內經謂天癸至而月事下，月事下而能有子，又分明爲兩層。若曰天癸卽月事，猶謂月事卽子，此不可通者二也。卽此二者，已可證明天癸決非月經矣。

男女均有天癸說

馮長楫

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以男子之精蟲，與女子之卵珠相合，即能成胎也。然男女媾精而能生育者，當在成年以後。嘗見早婚者，男子之精尙未充盛，女子之體尙極脆弱，若遇劇烈之肉體勞動，非特戕伐真元，且亦難於有子，即或幸而生育，亦必虛弱而早夭也。內經曰：「男子二八而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月事以時下。」是言男女均有天癸也。蓋人十四五歲以後，腎氣充盛，精髓有餘，則男子化生精蟲，女子化生卵珠，成爲生育之要素。由是言之，男女豈宜早婚耶？夫女子以血爲主，則水從血化而爲經；男子以氣爲主，則水從氣化而爲精也。月經尤爲女子特殊之生理，女子至十四五歲，天癸所化生之卵珠，即每月成熟一次，故女子之經，必須按月而下，此係子宮內排洩之廢物，是血而非純血也。惟男子之精，實爲結成胎兒之要素耳。故人常以女子之經，與男子之精并論，或以女子月經，誤稱天癸，殊不知內經天癸月事，乃分別言之，是天癸至，月事下，月事下而能有子，非天癸即月事也。內經又明明言男子亦有天癸，且天癸與精亦分別言之，不得爲天癸，即男子之精矣。又先哲皆以天癸爲天一之精，又云天一所生之癸水。然此精此水，究有何物乎？據最近發明新生理者言，以人身之發育，由於腺體，而腺體則有兩種，有有管腺也，有無管腺也。有管腺者，爲各臟之分泌腺，無管腺者，其分泌物不可見，非精非血非脂非膏，於人體健康有絕大關係，無之則四肢百體俱萎縮，因

名其所分泌曰合而孟。經言男子天癸至，精氣溢瀉，天癸竭，腎藏衰，形體皆極；女子天癸至，任脈通，月事下，天癸竭，地道不通。細釋經言，此天癸者，誠可以合而孟當之也。

天癸與內分泌

楊志一

緒言

以文學精深轉治中國醫學之惲鐵樵先生，余讀其羣經見智錄與傷寒研究，古義新聞，發人未發，未嘗不崇拜先生爲中醫維新健者。今又讀新生理四期，令人五體投地，以爲中西溝通之先河，中醫新生命之所繫也。竊以該書發揮最精之處，厥爲內經與西醫二千年進化之比較篇，內分泌與天癸是也。

關於西醫內分泌之發明

惲氏曰：「內分泌者，無管腺之分泌物，西名曰合而孟，因合而孟之爲物，不可見，第將無管腺割去，則精神立呈萎縮之象，故知必有此種液汁，此處西醫最矜貴而最新之發明。近日盛傳換青春腺之返老還童術，亦即從合而孟推求而得。」

關於內經天癸之原文

惲氏曰：「男子一八腎氣盛，齒更髮長，二八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女子一七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

關於闕各注家之謬誤

惲氏曰：「王冰解釋此兩節文字，只能囹圄吞棗。至高士宗張隱菴等，或以精血爲解，或云人身之元陰，若解爲精血，則於文義爲不通。上文云天癸至，下文云月事以下，是天癸與月事明明是兩物。又各家多云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癸水，殊屬費解。試問天一所生之癸水，何故不與有身俱來？何故必待二八二七之年而後至乎？」又曰：「內經明明言男子亦有天癸，則天癸與精亦當分別，不得謂天癸卽男子之精。」

關於內分泌與天癸之印證

惲氏曰：「內經之爲此言，（指二八二七而天癸至）確實已知有內分泌，所以能知此者，是從體工之形能上看出，此種內分泌，乃由無管腺來，各無管腺中與男精女經有密切關係者，厥惟青春腺，青春腺成熟，然後有分泌。而此腺成熟之期，則男在二八，女在二七，常設想全身腺體，皆屬一個系統，卽以青春腺論，有甚顯著之事，可得而言者，男子當發育期音喉輒寬，若在十五以前，則爲童聲；蓋喉頭扁桃

腺與音帶有密切關係，青春腺成熟，而喉音寬，是扁桃腺隨青春腺而發育也。」

結論

由此以觀，可知四千年以前內經所謂天癸，與最近新發明之內分泌，同屬一物，先後發揮前所謂天癸卽月事，近人所謂天癸卽男子之精，女子之卵等說，至此撥雲霧而見青天，此其功概歸於先生矣。余更爲之推論曰：西人所謂無管腺之內分泌，非血非精，而爲人身最可寶貴之一種液汁，內經所謂天癸，在男子則與精氣並言，非精可知，在女子則與月事並言，非血可知，非精非血，證以功用之重要，體工之形能，與無腺管之分泌，如出一轍，則亦爲人身最可寶貴之一種液汁也無疑。然則西人曰合而，孟，內經曰天癸，均此種液汁之代名詞，而此種液汁，亦男女共有之發育原素也。此種液汁，在西人以爲最珍貴而最新之發明。考之內經，早有精確之論列。靈樞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此種液汁，得之則英華外發，失之則皮膚甲錯，其功能與內分泌不謀而合，自後世習焉不察，致經文精義淺失，妄稱天癸卽月經。近人亦覺其非，爲文駁之，頗不乏人，謂天癸爲男子之精與女子之卵，實則常先身生是謂精，經有明文。月經爲排卵作用之表示，世所公認，天癸卽經精與卵，亦非澈底之談也。

論內分泌與孕乳之關係

宋覺之

西人近日發明內分泌學說，已爲舉世公認矣。其說爲人體中有內分泌，其分泌之腺液，隨血流行週身，而成種種生理現象者也。而吾國惲鐵樵氏，亦曾有全身腺體皆是一箇系統之創論。大旨謂全身各腺，皆能互爲影響。試觀童侖之倒倉者，恆由於未至春期而斲傷太早，乃生殖腺與喉頭扁桃腺之影響也。他如女子患癩癰者，初起卽不月，是生殖腺與甲状腺之影響也。觀此則各腺皆有連帶關係，此崩彼應，直是一個系統，此說亦爲醫界公認矣。是則婦人因妊子授乳而停其月事者，亦何莫不可以前理證之。嘗讀近世婦人科學，謂內分泌與婦科有極大之關係，卵巢之發育，月經之排泄，胎兒之生長，乳汁之輸化，莫不由於內分泌之作用。夫女子既受胎後，胎兒所以漸次發育者，實賴內分泌之作用，其內分泌既顧胎兒，便不能再顧月經，是以月事不能時下也。雖有妊子，仍見月經者，是特例耳。蓋由於生殖腺液分泌之盛旺也。既產後而無月經者，因內分泌既顧乳腺之分泌乳汁，便不能再顧月經。凡此生理現象，皆由內分泌爲之主宰者也。

與羅君其成論受胎與得胎

張永霖

（上略）讀大作，「受胎與得胎」一篇，中有商榷之處，嚶鳴之友，千里相求，欣忭無似，尋繹尊意，有與鄙意不同者，以「凡經盡七日之內，女子春情多盛於男，胎易成女，自七日至十四日，女子之精少，男子盛其情以交合，胎易成男。」者是也。亦有與鄙意相同者，謂「女子孕卵成熟之時，在經盡一日之後，十四日之前」是也。且又曰「若交合之際，但熾淫慾，而無腦筋之情受，則生子女，必愚蠢無知，或狡詐可鄙」者，皆實與鄙意相反。夫賞奇析疑，不厭求詳，請伸鄙意，用質高明。

夫胎之始成，由於卵巢之卵子，得精而變成，此盡人所知也。蓋男子之生殖生理，其懷春期，雖依氣候、食物、風俗、習慣、人種之異，平均總以十六歲為常，斯時睪丸、攝護腺、精囊、陰莖皆急激發達，同時肉體的及精神的，亦呈特有之變化，女子之懷春期，亦因上述種種之關係，雖有多少之遲速，大約當在十四歲，此或稱為破瓜期。斯時則卵巢增大，開始排卵機能，且分泌「ホルモン」（所謂天癸，但男子則由睪丸產出。）子宮擴大，月經來潮，乳房發達，皮下脂肪增加，此俗所謂成人也。凡在此期內交合之，兩性當覺快感，斯時則腰髓中之射精中樞，受其興奮之刺激，如睪丸、輸經管、攝護腺、クハ―氏腺、尿道等

之筋肉組織，一齊起收縮作用，故射出精液於腔，而腔內本有弱「アルカン」性粘液，精蟲在此，最能活潑運動，直至喇叭管與卵子會合，始成胚胎。再移於子宮腔內，發生絨毛，與子宮粘膜密着，受母體之血液，漸以發育，至第一月末，全形如胡桃大，只有一種；（三分三厘）第二月末如鷄卵大，約有四種，始有四肢、口、眼、鼻之粗形；第三月末如鵝卵大，約九種；第四月身長十六釐，男女能分別。至於成男成女，多有未能明悉，或以男女身體強弱而分，或以三月後，經變化而定形，有說以時合而變易。如羅君以經盡七日內成女，自七日至十四日成男，多有含糊未明。然其所以分男女者，或在卵子之雌雄，因卵子之體積甚微，其全長只有二耗（六厘六毛）雖在顯微鏡下，亦隱隱細小之體，何能辨其雌雄。如西人各種科學，雖發達至極，於此獨未之明也。若謂由男女身體弱強而分者，表面頗似合理，實則非也。且精蟲亦有成胎之勢力，決不反為卵子所化也。如諸猪犬，同一交接，而產出之小猪犬，竟雌雄間雜不等，同一時也，同一體也，安有雌勝或雄勝之理？而產生或雌或雄者乎？以其雄勝，當然皆雄，以其雌勝，當然皆雌，決無夾雜之理，亦斷無同一體之內，一時之中而起忽強忽弱之變者也。此為卵子之有雌者明矣。至於謂一二月中，男女未分，須待三月後，形體稍全，始能定形者，此說亦屬難憑。譬之禾麥，萌芽之時，烏能辨別是稻是麥？及其長焉，方識為穀為麥。然屬穀屬麥，在下種之時，已分別矣，安有長大變易之理，惟其

細小之時，未能辨識而已。或論男女之分者，時令使然也。如冬產者爲男，夏產者爲女，此說更屬無稽，羅君謂「經盡七日內成女，自七日至十四日，胎易成男。」則七日內之卵子爲女性，七日至十四日之卵子則變爲男性，然不知自第十五日至第十七日之卵子，其或能再變爲中性乎？

夫生理學中所謂卵子，則由卵巢排出，本發育於格拉—夫氏胞中，漸次成熟，每約二十八天，破裂一個，經喇叭管之管端，依顫毛之運動，而起輸送作用，移動於喇叭管內。同時子宮粘膜腫脹，毛細血管破裂，而起出血，排出體外，即所謂月經者也。且粘膜上皮之大部份皆剝離，同月經血排出。故於血經來潮之時，將非出血液鏡檢之，血液之外，當尙有皮上細胞，組織小片等物，混入其中。然月經來潮，當在排卵時期之後，其子宮粘膜，充血腫脹者，蓋準備受胎卵之下降也。設無胎卵之來，則粘膜破壞，排出體外，是故在此數日內，（即月經後）最易懷孕。蓋卵子既新，勢力自強，妊孕力最強者也。此女子生殖之生理，亦受孕之原理也。

又謂「若交合之際，但熾淫慾，而無腦筋之情愛，則所生子女，必愚蠢無知，或狡詐可鄙。」此說雖似正理，若以科學解之，則大不然。蓋子女之賢不肖，或關於遺傳，或由於家庭教育不良者，如遺傳性者，不但疾病然，即精神的亦莫不如此。如所謂忠臣之門，多出忠臣，義人亦出義子。又如酒客之子孫，多患

精神、腦癩、白癡等是也。其原因不外乎生殖素之變。常近世之學者罕能道之。僅就動物試驗之結果而推測之耳。且人之初生於世，在嬰兒期之時，其本性皆極純良，最關重者，即家庭教育，常見有缺少智識之父母，遇女子之活潑，則嫌其噪鬧，叱令其靜坐，如此既乏良訓，又無善導，雖聰穎之兒童，亦自令愚蠢；若智識稍高之父母，雖其兒女魯鈍，若諄諄誘導，啓發智識，晝則使往學校，夜則督率溫習，若然則兒童之智識，愈易發達。夫如是，則羅君所謂但熾淫慾，而無腦筋之情愛云云者，更不足恃。（下略）

(一) 哲理類

論醫學與哲學

日本松園渡邊照

世界之上，無論何國，皆自蠻荒時代已有醫術。西方之埃及、希臘、東方之印度、中國、日本，其風土人情，雖各不同，要皆有其本來之醫術。然而時代遞嬗，彼此交通則又有共通之點。蓋其醫術皆由哲學發達而來。當希臘全盛之世，會有科學的醫術，旋因亞歷山大王之蹂躪，至於衰歇。至十八世紀之初，復伴自然科學之發，而成科學的醫術。其中古之世，根據哲學思想時，全無價值之可言。反是中國之哲學的醫術，自太古開闢以來，發明醫藥者，藉以治國救民，使握社會政策之威權，加以歷代帝王賢聖博採精研，積悠久正確之經驗，遂成後世和漢醫學之正宗。

東京帝國大學生理學教授永井潛先生，現代醫界中之先覺者也。其言曰：「哲學者，實自然科學及醫學之保姆也。而尤以人類為研究直接對象之醫學，其發達之過程，多有賴於哲學。」

又謂自然科學與哲學之統一調和，實為現今一大問題。凡無哲學思想者，欲行真正之自然界研

究，爲決不可能之事。

按哲學云者，乃以人類智慧探求宇宙間一切根源之學問也。

永井氏又謂哲學必基於事實及體驗，使其思想進於論理的批評的。或謂以人類爲研究對象之醫學，既已得自然科學堅固不拔之基礎，則何必定知哲學乎？此實大誤。夫輓近醫學，受自然科學偉大之賜，吾人謳歌頌揚，決不落於人後，但欲解釋外的生活的生理現象時，固須唯此是賴，此永井氏之超論也。

竊思古昔聖賢創造之和漢醫學，蓋本事實與體驗，建基於純粹哲學上之醫術，與西洋僧侶所操妄誕無稽之哲學醫術，不可同日而語。千載以後，必有不世出之大偉人，出而根據此義，發揮而光大之。攷東洋之醫術，爲純粹哲學的，乃出於帝王治世救世之要旨，此孟子所謂仁術之根源也。

王慎軒按日本永井潛先生又謂「醫家或爲之說曰：醫學與哲學，謂其終極之目的相同，是亦足矣。但醫學有自然科學之堅固地位，又何爲而必知哲理，是蓋知其一未知其二之言也。自然科學之所司，屬於外，爲現象界爲物質界，其爲範圍，不能出五官所可及之外，縱曰以太，曰原子，曰能力，假定此等，超越感覺之物，而致力於其研究，然此諸物之作用，不能脫物質界之定例，終不過

藉此爲理解現象界之助。然我人所不可忘者，爲與物質同時有意識物質之某物；卽尚有所謂精神一方面。精神云者，爲內的，爲超越的，爲非物質的。其研究終非自然科學所能爲力。夫然則求之道如何？曰：不外由內省的思索，而求其解釋。此卽屬於哲學所當致力之範圍，故曰：在知悉生命所以然之際，醫學與哲學之相需，猶兩輪之不可離也。」此論發明醫學與哲學之關係，尤其卓見。夫渡邊熙爲日本之德國醫學博士，永井潛爲日本之大學生理教授，俱已精研科學，猶尙重見哲學，奈何我國倭新者流，不知精究，輒詆氣化，何其惑而不悟耶？

氣化新論

董漱梅

我國數千年來，醫林所認爲根本之研究者，曰：氣化。自西醫以化學講求實驗，謂氣化之說，近於鑿空，舉世風靡，於是中醫職業，幾至落伍，豈果氣化之說，不能成立於科學昌明之時代耶？抑吾人講求科學化，對於氣化之爲精神科學，尙有待於闡明耶？經云：「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又云：「陽化氣，陰成形。」可知萬物之形成，無不藉天地之陰陽之氣化以生。夫氣有形乎？無有也。氣有質乎？無有也。星球之運行不息，生物之浮沉動作，誰爲爲之，皆本之氣化而已。日朗風清，太和之氣也。迅雷疾雨，乖戾之

氣也。人在氣交之中，呼吸其間，未有不隨之轉移者。氣壯者其力足以抵抗，氣弱者其病因以發生，是以氣化之中，有六淫焉。人感六淫之氣，醫者斷其爲風，爲寒，爲暑，爲濕，爲燥，爲火，投之藥餌，或吐，或汗，或下，或清，客氣既除，元氣漸復。西醫謂有微生物，從呼吸而入，蕃殖體內，是爲多數病菌，施治者必以殺菌爲先。夫氣本無形無質，菌則有形有質，二者相反如是，吾人將何道之從？要知人之患病也，往往以無形之寒熱，與有形之痰滯，互相連接而成。有形之痰滯，固爲病菌，無形之寒熱，則爲氣化。試以盛壯之人，於溽暑薰蒸之際，御以重裘，嚴寒凜冽之時，施以裸體，其人未有不病者也。是豈吸入微生物發生病菌之故乎？文中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刺志論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昧者不察，妄謂氣化虛渺，近於鑿空。殊不知形體由無數細胞組織而成，非氣以鼓動其機能，與模型何異？故榮衛生會篇曰：「人焉受氣。」上古通天論曰：「呼吸精氣。」與今日生理學者所謂呼吸吸養，大旨無殊。若徒泥於病菌，屏除氣化，是知物質科學之可貴，而不知精神科學之尤可貴也。烏足以言科學化！

氣化新解

袁復初

日光之紫外線，直射東方，謂之東方生風。紫外線似能增強地球之電場，曰風生木。電力能使輕氣

變氫離子而成酸根，曰木生酸。人食含酸根之物質，放出陽電，而使人身發生電流，曰酸生肝。電力流行腦脊神經系中，曰肝生筋。故內經曰：「東風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餘藏華此。

論氣化爲細胞之母

吳漢仙

（上略）細胞之學，創自德醫，氣化之學，始於靈素。細胞者，有形之實質也。氣化者，無形之元氣也。歐美之醫，注重實驗，專究細胞，恥談氣化。彼蓋以氣化爲無形，非科學家所能察驗也。不知太極未判以前，無形生有形，細胞實根於氣化；太極既判以後，無形統有形，氣化實宰於細胞。曷言乎先天之氣化細胞也？昔巴拉氏謂人體爲小宇宙，研究大宇宙之現象，而應用於小宇宙。（見醫界鐵椎）試以大宇宙言之，天地之生物也，必先有一種陽和之氣，鼓盪於其間，而後勾者畢出，萌者盡達，發育而成萬物。以小宇宙言之，男女之媾精也，必先有一種氫氫之氣，交感於其內，而後男子之精蟲，與女子之卵珠，會合而成形體，是知先天之構造，必先有無形之氣化，而後有形之細胞，所謂無形生有形者也。曷言乎後天之氣化與細胞也？今之中央衛生部余岩極詆漢醫之氣化爲不足憑也。然其論誘因曰：「火之燃也，藉養氣以發生熱與力，而後能走車行舟；人身亦有燃，亦藉養氣以發生熱與力，而後保持身體，運動百骸。

「余氏既謂百骸之運動，必賴養氣，則百骸之中，有細胞，獨無氣化以爲運動者乎？余氏又言飛機之上，空氣薄，則呼吸促；大衆之中，空氣濁，則氣息窒，小兒夜臥，氣閉者死。余氏既謂身體之生活，必賴空氣，則身體之中，有細胞，獨無氣化以爲生活者乎？喻嘉言曰：「天，積氣耳。地，積形耳。人，氣以成形耳。惟氣以成形，故氣聚則形存，氣散則形亡耳。」修養家謂爲祖氣，氣機一變，則出入廢，升降息，而涕唾津精汗血液七般靈物，皆成死質矣。所謂無形統有形者也。且病之起於細胞者，必分布於局部；病之起於氣化者，必統轄於全身。然局部之病，實與全身有密切之關係焉。日醫和田氏之言曰：「凡人體中一髮一爪，非有局部獨立機能，必神經與器質，互相聯絡，而始能爲人體一小部份之機能。然不顧局部病之出於全體之關係，則本末不明，局部治療之弊，尙可聞乎？」（見醫界鐵椎）其繼起者，奧田氏亦謂「西醫之基礎醫學，雖有堂堂之體系，而其研究，遠根本而走於枝葉，惟誇局部小工之精巧，其組織體制，雖斐然成章，其治績則毫無足觀者，非無故也。」（見皇漢醫學）觀兩氏之言，可知氣化，其本也；細胞，其末也。拘執局部之病形，不顧全身之病變，其結果必至殺人不止。孫總理之肝癌，梁任公之尿血，據細胞之病理，徒以開割爲對症治療，而不究其原因者，則本末不明之故也。然則氣化與細胞，其互相維繫於吾身者，實有息息相通之感應也。故曰氣化爲細胞之母也。

發明氣化與胎生學之關係

王慎軒

內經所論之氣化，與胎生學大有關係，且有的確之證據。但研究此理，先要明內經所云之東南西北中，非實指其方向，乃指其地之寒涼溫熱燥濕也。以溫煖之處名曰東，涼燥之處名曰西，炎熱之處名曰南，寒冷之處名曰北。若在歐洲則西溫而東涼，非洲則南寒而北熱，不當拘其方向，當以其地之寒涼溫熱燥濕爲標準矣。凡溫煖之處必多風，草木得溫煖之風，則欣欣向榮，故曰東方生風，風生木也。炎熱之處必生熱，兩物摩擦則生熱，摩擦急烈則生火，故曰南方生熱，熱生火也。涼燥之處，金屬之礦物，多生於高燥之山中，故曰西方生燥，燥生金也。寒冷之處必生寒，地面之水，得熱則上蒸而爲雲霧，天空之雲，得寒則下降而爲雨水，故曰北方生寒，寒生水也。濕盛之處必生濕，萬物過濕則腐爛而爲土，故曰中央生濕，濕生土也。木之果實初結，其味必酸，若至腐化，其味亦酸，木得寒濕之氣，則化而爲酸，如菜入饅醃則味酸。木得濕熱之氣亦化而爲酸，如麩得糟麴則味酸。故曰木生酸也。物經火燒，其味皆苦，故曰火生苦也。金有辛味，生姜辣茄之辛味，係吸取金屬礦物之原質而成，故曰金生辛也。溪澗江河之水，匯流於海，海水味鹹，可以晒成爲鹽，故曰水生鹹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曰土生甘也。人之生長，全賴飲食，飲

食之資，不外五味，五味入胃，各走其同性之藏，脾旁有甜肉，故甘味走脾而生脾。肝能吸收糖質而化酸，故酸味走肝而生肝。心血分布於全身，則起輕微之燃燒，變爲苦味之靜血，故苦味走心而生心。營衛大會於肺而爲血，血中含有辛味之鐵質，故辛味走肺而生肺。鹹性向下，腎居最下，故鹹味走腎而生腎也。胎在母腹之中，則母食五味以生之，迨在母腹之外，則自食五味以長之。是則氣化五行五味之理，正與胎生學等確有關係也。

陰陽二字之新發明

姚兆培

(上略)陰陽二字的定義

陰，卽物質。凡物之有形質可憑，有多寡可量，有輕重可權，無論其爲氣體液體固體皆是。陽，卽能力。無形質之可憑，而有性質之可言，能使物質行動或生變化之力者皆是。

此項定義二條，在物理學中言之最詳，亦卽周易中乾坤兩字的作用。易經「乾爲陽健也。」健字的解釋，就是運行不息的意思。運行不息，就是能力。「坤爲陰厚也。」厚字的解釋，就是有厚薄有容積可定的意思。有容積可定，就是物質。二說一古一今，一東一西，遙遙相應，若合符節。古人既以乾坤與陰

陽等字，代物質與能力，又恐後人不明瞭，於是更進一層曰：乾爲天，坤爲地。來作陰陽的解釋，因天上的日月星辰風雲氣色，是刻刻行動，刻刻變化，與乾的性情相同，就用他來做陽的代表；地上的山川草木魚蟲鳥獸，是有質可憑，有體可量，與坤的性質相同，就用他來做陰的代表。內經「陰陽者，天地之道也。」二句，即用天地來解釋陰陽的性質。

無論何物皆有陰陽

陰陽二字之定義，既如上述，現更表明無論何物，皆有陰陽，而分別論之，舉例如左：

大而至於地球，莊生稱地爲大塊，就是表明其爲物質的意思，是陰；地球的自轉公轉，繞行不息，是陽。小而至於原子，原子雖小到極點，眼睛看不見，然總是物質，是陰；原子裏有分子，分子也運行不息，是陽。

遠而至於日月星辰，日月星辰的體質是陰，其運行移動是陽。近而至於自己肉體，體質是陰；手能握，足能步，腸胃有消化之能，肺藏司呼吸之職，是陽。

一條河流，水是陰，流動是陽。一陣風，風是空氣的鼓動，空氣是陰，鼓動是陽。

推而至於一切，無不含有陰陽兩性，合作的功用。故內經又說陰陽是「萬物之綱紀」也就不講

自明了。

陰陽與物質變化的關係

物質是靜的，其行動與變化必借助於能力。能力是空虛的，其表演必假託於物質，而後能顯著。故陰陽亦有「陰陽互抱」、「陰負陽抱」的規律。若有陰無陽，即不能變化，有陽無陰，更無從起變化。由此可知物質的變化，必根據於陰陽，陰陽爲物質變化的原則，故內經又說陰陽是「變化之父母」。

有機界與陰陽的關係

萬物的陰陽，與有機界的陰陽，因範圍大小的不同，故定義亦略有參差。萬物的陰陽，無須不包，就是原子也有原子的陰陽。乃就萬物而立論，有機界的陰陽，乃就有機界而立論，故以生命爲單位。生命體爲陰，生命力爲陽，陰陽相合則生，陰陽離決則死。故內經又說陰陽是「生殺之本始」。

我這篇發揮陰陽兩字的文字，是就目前陰陽兩性的作用而立論，比較以前各家的解說，似乎較真切而確實些。但追尋陰陽二字的根源，却非常困難，就是不講陰陽而講質與能，也是同樣的渺茫。我記得若干年，在高小讀書的時代，有一年中秋賞月，看見一朵雲在月旁飛掠而過，這事雖極平常，但當時一個心潮，却覺得非常奇怪，非常可疑。第一，雲何以能動？是因風的吹。風何以吹？是因空氣的流動。空氣

何以流動？是因空氣密度的不均。密度何以不均？是因受了太陽熱力的影響。太陽何以能發生熱力？是因太陽燃燒。太陽何以能燃燒？太陽何時燃燒起？推而至於天空間日月星辰一切運行的原動力，是從何處發生，何時開始？真是不可思議，真是奇怪而可疑之極了。現今翻遍了各書，却得到兩個鑿案：一個是歐西物理學內說：「靜者永靜，動者永動。」就是說天地間的動力，因沒有其他的力去阻止他，所以永久是動的；一個是中國性理學內說：「陰陽無始。」就是說陰（物質）從何時生成？陽（能力）從何時發生？推而前之，與時間一樣，無所謂開始。這二個答案，一中一西，多是用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問題雖有解決，但依舊是渺茫得很，等於未解決。與天有多少大，曰無窮；時有多少久，曰無終，同一滑稽。故內經講陰陽而講到末了，用「神明之府也」一句來收束。

陰陽新解

袁復初

欲使中醫科學化，第一問題，即是陰爲何物？陽爲何物？惜乎海內外之研究中醫者，至今尙未能言之也。凡物皆由分子集合而成，分子成於原子，原子則由電子環繞電核而成。陰之爲物，即電核也，故電波與吸引力皆謂之陰。陽之爲物，即電子也，故視波與輻射線，皆謂之陽。

參同契曰：「日月爲易。」日爲火，所以代表相對之熱體也。月爲水，所以代表相對之寒體也。陰陽徵象，爲吸引力與輻射線。故內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

陰……電核、電波、吸引力。

陽……電子、磁波、輻射線。

王慎軒按：「萬物皆由分子集合而成，分子成於原子，原子有電子電核分陰陽。夫原子既有陰陽，則分子萬物，亦各有陰陽，人爲萬物之一，則人身陰陽之理，豁然顯於言外矣。」

論人身各組織之陰陽

蔣璧山

（上略）生理學家言，人身各組織之分子，有所謂燐質、電流、脂肪、糖分、酸素、炭素、可燃性營養物……等；凡所藉以發生熱力者，皆陽屬也。有所謂白血球、赤血球、消化腺、汗腺、淋巴液、滑液……等；凡所藉以浸潤諸部者，皆陰屬也。陽動而陰靜，陽升而陰降，陽盛則熱，陽衰則寒，陰盛則濕，陰衰則燥。所謂分子者，陰陽之物質也。所謂動靜升降，寒熱燥濕者，陰陽之性情也。區其物質，別其性情，審其作用，驗其消長，救其偏嗜，醫學之能事畢矣。然而西人現在之科學，則猶未之或及焉。

王慎軒按：「此論雖與袁君之學說不同，然均可作後學研究之好資料也。」

五藏陰陽新學說

同前

試先就心藏之陰陽言之。生理學家言，心藏之機能，能依一定之規則，而爲張縮，輸送血液於動脈管，而動脈管壁，亦因之而起波動，亦輸送血液於周身毛細管。西人謂心爲血液循環之主，僅知血液循環，由於心藏之張縮，及脈管壁之波動；但其張縮波動之原動力何在，則無得而知之者。是蓋西人之知識，徒囿於目光之下，其張縮也，波動也，則見之。其張縮波動之何由而起，則不得見之。以其不得見，而必求其說，勢必趨於理想之途，而爲科學公例所不許，故寧置諸不論之列也。殊不知哲學家已有實驗之事實，不妨比例以明之。蓋人身血液之循環，猶是蒸汽機關之運轉也。機關之運轉，由於蒸汽，而蒸汽之原力者何？火力也。血液之循環，由於張縮與波動，而張縮波動之原力者何？熱力也。是故體內熱力衰少，雖肥胖多血之人，其心藏之張縮必緩，脈搏之波動必弱。若熱力旺盛者，雖羸弱貧血，其心藏之張縮必強，其脈搏之波動必數。有斷然者，因熱以生氣，因氣以生循環。熱氣陽也，血液陰也。氣爲血帥，血隨氣行，蓋陽性走而陰性守故也。此皆可由體驗以知之，當非盡屬理想之空談，此心藏陰陽之說也。鄙人更由

衰復初君副腎皮質屬陰副腎髓質屬陽之說推之，確知心房心室中所藏之血液爲陰。心臟之膜壁，所以能依一定之規則而開張收縮者，必有一種陽屬內泌素存在其中，以爲之主宰，惜西人至今尙未有發明之耳。道家以離卦喻心，大易離卦，二陽居外，一陰居內，誠爲心臟陰陽之成象歟。

至於肺藏之陰陽，則尤爲顯然者。西人以肺主空氣呼吸，是氣系，陽屬也。又主血液循環，是血系，陰屬也。呼吸者，由肺橫膈膜及肋間筋之擴大，與收縮而起。倘無肺中元陽主宰其間，并得吸入空氣中之酸素，入於血液中，起酸化之作用，以協助元陽，雖肺藏血液充分無虧，必不能循一定之規則，而營擴張與收縮之機能。試觀夏月空氣過熱之時，及運動劇烈之後，其肺中陽氣充發，則橫膈膜及肋間筋之擴張收縮，必頻起而過速，其呼吸必急促而短數，若冬月大寒之時，及靜坐鎮定之後，其肺中陽氣潛伏，則橫膈膜及肋間筋之擴張與收縮，必緩慢而安靜，其呼吸必低微而弛長，皆可由體驗而知之者。如肺陽偏盛，肺陰枯竭者，發爲肺痿乾咳喉乾音啞，及內經所謂肺熱葉焦，發爲痿厥等證。如肺陰偏盛，肺陽不足者，發爲肺水腫，肺慢性加答兒等證，皆其驗也。此肺藏陰陽之說也。

西人言口腔咽喉食道胃腸五部，爲消化器，凡食物入口，與唾液混和，化爲糖類，下咽頭，過食道，入於胃。胃壁筋肉，層起蠕動，使胃液與食物相混，變爲粘稠，有酸性之糜粥狀。由幽門括約筋之弛緩，漸

次送入小腸，腸壁頻起蠕動，使腸液與胆汁相混和，同起消化之作用，此西人生理學家之說也。西人徒知消化，由於腺液，而不知由於胃腸壁膜之蠕動；胃腸壁膜之蠕動，非無因而自動，實有陽屬內泌素，作用其中故也。陰性之腺液，雖不無與消化有關，然陽性之機能所關，尤爲重要。故凡胃腸蠕動亢進者，其消化必加速；胃腸蠕動緩慢者，其消化必呆鈍，斷可識矣。且尤可徵信者，如熱物入胃，必能催促蠕動，而消化更易；若冷物入胃，其人胃陽素虛者，勢必蠕動停止，食物留滯不化。再者胃腸寒傷過甚，遂使胃壁起痙攣而掣痛，波及幽門括約筋，有時亦起痙攣，胃下口變狹，不能送食物入小腸，且因痙攣之作，壓迫食物，遂使由胃上口吐出。又如腸壁受寒，陽氣受傷，亦起痙攣，甚則掣痛，壓迫液管，使腸液分泌多量，缺乏蠕動及吸收之能力，故食物和腸液從大腸瀉出。當是時腸液胃液，其分泌固無損也。所變異者，有分泌而無吸收，易蠕動而爲痙攣耳。可知胃腸腺液者，陰屬也。無單獨負責消化之能力，必須得陽氣之協助，始能營蠕動吸收之作用，而後完成消化之功。又有陽性嘔吐，及自利者，其胃腸膜壁，發炎腫脹，亦失蠕動及吸收之作用，自當別論。西人不知陰陽爲何物，故雖嫻解剖，仍不能明瞭其原理。此西醫之所以爲淺，而中醫之所以爲高也。更有胃腸壁膜蠕動及吸收亢進，消化液分泌減少，胃雖化食知飢（如中消症）而食慾不振，腸液燒灼乾涸，而難於排泄者，此係陽亢陰虧之故。可知藏府陰陽

必中和兩平，而後生理進行無礙，一有偏畸，而疾患以起矣。至於脾藏，西人謂爲製造白血球之場所，前世紀謂與消化無關，今世紀始謂割去脾藏，脾液即變其成分而失消化之作用，然於脾藏完全之機能，仍未能研究明瞭。我今本西人固有之學說，而發明之，庶幾知我中華神聖之醫學，爲不可及矣。蓋耳下腺，舌下腺，腮腺，胃液，脾液，腸液，淋巴液，皆白血球之一種，同爲陰屬之精華。其白血球所以能分發於各部以盡消化之作用，及由各部所以能吸收營養分於脾藏，以爲製造白血球之原料，皆係此陽屬之物質，作用於其間者也。西人於顯微鏡下，檢查陰屬之物質，尙能知脾藏消化液，由於脾藏所製造，而獨於脾藏中具有分發及吸收陽屬磁電性之機能。西人雖有製千萬倍之顯微鏡，終無得視察於目力之下，遂謂陰陽之說，爲無憑之理想，其可信哉？

西人言肝藏能分泌胆汁，又能製造肝糖，又能提淨血液中之毒質云云。夫糖分係可燃性營養物中之一種，能蒸發血液中之熱度，蓋陽屬也。胆汁西人言能使在腸中之食物，不致有腐敗之事，係制止糖分起發酵之物品，蓋陰屬也。肝糖非肝藏自己所製造，係由脾藏所吸收於胃腸中糖類營養液而來，原有與糖類反對之成分，爲製造胆汁之原料，混和其間，此卽所謂毒質也。蓋血液中若混雜胆汁，必生種種疾病，故應由肝藏濾出，送歸胆囊，然後輸送淨液於心房，倘若肝藏失職，缺乏提淨濾清之機能，則

陰陽凌瀝，寒熱雜糅，所生疾病，種種與他藏偏陰偏陽重熱重寒者特異。如侵入循環系，則爲胆石黃疸之症；侵入消化系，則爲消中吐衄之症；侵入排泄系，則爲下痢糖尿之症；侵入神經系，則爲痙痛猝厥之症。古人療肝病方劑，每用陰陽兩治，寒熱并進，蓋已早得個中病理矣。而不但此也，如肝藏之血液，固從脾臍兩藏吸收而來，吸收糖分，爲助養肝陽之材料，濾出毒質，爲製造胆汁之原子，而其所以營吸收之作用者，陽氣爲之也。而其所以營濾出之作用者，陽氣爲之也。而其所以輸送淨液於心臟，與其所以輸送胆汁於十二指腸者，皆陽氣爲之也。唯是提淨濾出後，造成完全紅色血液者，是爲肝藏之陰液。造成黃綠色苦味透明液者，是爲胆府之陰液。陰陽兩物，絕不相蒙，明明白白，固不待化分而始知之。是故肝藏膿瘍、肝藏硬等證，由於肝陽鬱滯，失條達之本性也。肝藏貧血、肝藏萎縮等症，由於肝陰不足，失藏血之職司也。口苦糞青等症，由於胆陽亢進，壓迫胆汁妄行而然也。胆炎中消等症，由於胆陰缺亡，肝陽無制，以致胃失中和之氣，腸無清肅之功而然也。此肝藏胆府之陰陽，豈盡屬理想無憑之說乎？

腎藏之陰陽，前袁復初先生，已發明之矣。如所言副腎髓質之內泌素，有迫血上行之作用，即是中醫所謂腎陽；陽主升發之理也。副腎皮質之內泌素，有引血下行之作用，即是中醫所謂腎陰；陰主沉降之理也。皮質屬陰而居外，髓質屬陽而居內，是即大易坎卦「一陽居中，二陽居外」之旨。道家以坎卦

喻腎良有以也。故腎陽足者，則必精神煥發，筋骨強健。西人謂副腎臟能鼓勵心臟，又能使血管未稍強度收縮，與組織相觸，能速起養化，以生體溫，如其不足，則必精神怠倦，筋骨痿弱。西人謂副腎髓質之分泌減少，則起心臟衰弱，血壓沉降等症，是皆明明腎陽作用之實驗。腎陰旺則必精神沈靜，骨髓完足，腎陰衰則必精枯神躁，體瘦目盲。西人謂剔出副腎皮質之內分泌，即發骨骼肌肉萎弱衰瘦，及耳鳴眼花，心悸記憶力減少等症，是皆明明腎陰作用之左證。此腎藏陰陽之說，西人漸有發覺之兆矣。

陰陽兩字，按諸生理病理方面，確有物質性情機能變化種種之真憑實據，可以徵信於醫學上至關重要。彼習西學者流，其知識淺薄，徒淆惑於科學表面上之所言，而不知徹底研究，終不能出中醫內難之範圍，僅僅以反對名詞，詮解陰陽兩字，實未知陰陽之真理者歟！

王慎軒按：此論五藏之陰陽，尙屬近理，但亦可以五藏之血肉形質屬陰，自動能力屬陽，則尤簡切。

三陰三陽之新發明

松園渡邊照

三陰三陽爲和漢醫學病理之根本也。傷寒論以此爲基礎，以論一般之疾病，但亦非僅限於傷寒。每診一病，必鑑定其於三陰三陽中病灶何在，即以見出病之輕重部位也。除此以外，和漢醫學，別無理

解之法。故予對於欲學和漢醫學者，必須先使現代科學者之腦府中，有此影響，不如是，則終為和漢醫學之門外漢，而如異宗教徒之視異宗教者然。且和漢醫學可貴之方藥，不如此，不足以保之久遠也。為增進世界人類之幸福計，故以和醫學之病理，即三陰三陽之證候的部位，用現代德醫學最近之胎生學比較對照之，以使其病理的部位及病理，可以科學分析之。

太陽病——太陽病者，皮膚表面之謂也。昔時以發熱分表熱裏熱中間部熱之區別。人感冒則發熱，全身皮膚灼熱，此即所謂太陽病。熱在表者，發散於外表，其證狀頭痛，項背肩強掣或疼痛。表者，皮膚表面之總稱也。在胎生學上為動物性管形造成之細胞集落，即所謂角板又外板之外胚葉系統（*Aeussereshelblatt Ektoderm Ecioblast*）也。即成人之神經中樞及皮膚系統也。在乳兒期磨擦背面之皮膚，則有非常敏感之現狀，此即胎生時代之神經一系統也。德醫稱感冒為黏膜加答兒，東方以感冒為由皮膚感受之病。皮膚發熱者，即稱之為感冒，以太陽病之標本說明之。

少陽病——少陽病者，為熱在表裏之間也。即在皮膚系統外胚葉與內胚葉之間之中胚葉（*Mitteleissembnatt*）形成之胸膜、肋膜、心囊、腹膜等漿液膜系統之病，即屬少陽之病氣也。進一部言之，即此中胚葉之病邪，係由外胚葉受入，而更由神經纖維而導入內胚葉也。在中間部者，屬體內中

間部系統。其證狀胸脅苦滿，胃部痞硬等；似呼吸器，血行器，及胃之症狀者是也。

陽明病——陽明之證，熱在裏也。裏者，正如前述之爲內胚葉 (Innerekeimblatt Entoderm Entoblast) 卽腸胃之最內層者也。一名腸腺葉 (Darmdrüsenblatt) 爲植物性管之細胞集落。其證狀以腸胃證狀爲主，脹滿不大便也。卽西醫所謂之腸胃證狀及腸胃熱也。(腸胃病，腸壅扶斯，赤痢等，均屬陽明病。)

太陰病——太陰病爲陽與熱之正反對，爲寒爲陰也。若寒入內藏，卽受寒，而其證腹滿疼痛，時而下痢嘔吐；嘔吐者，卽胃中有寒也。寒者，陰也。下痢爲腸之內面寒冷也，故稱之爲太陰病；例如冬天之易感寒而下痢腹痛者是也。(寒與小便，小便與小腸之關係，爲古來漢法之議論，而近人三宅一之博士發表之論文中有小腸絞汗，成爲利尿之催進劑者，乃其證也。)

少陰病——少陰之症，寒自表及裏，以致其證候，時而裏寒下利，有時表寒，身體倦怠，但欲眠；如冬期忍凍，遂成寒疾者是也。

厥陰病——厥陰者，三陰之主陰，寒之極也。或外熱內寒，或表寒裏熱，暴急而呈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之證狀。例如病者熱雖高，因衰弱而四肢厥冷，飢而不欲食，煩渴不欲飲水，心中熱疼，氣上衝心；卽呼

吸迫促，心悸亢進之證狀也。食入則吐，或吐衄；蓋因胃中寒而衄出也。若下利則不易止，此時極危險也。德醫治此，必注射樟腦劑及生理的食鹽水也。和漢醫家此時用射香、犀角、龍腦……等製劑之蘇合香圓，或附子煎劑、四逆、真武……之類。當症候危急之時，非附子不足以挽頹勢，此非他藥可以望其頂背者也。例如肺結核末期續發腸結核之患者，下利頻數而痛，呼吸困難時，爲最適應之證候也。或爲歌妓者，衣裳單薄受寒；或食菌中毒，腹劇痛不已，寒邪入藏之症，以之治療，其功效迅速，出乎意外也。干管治結核之患者，病情危急，將垂絕之間，不忍坐視其殆，而以附子入活幼建中湯中與之，屢獲更生。患者爲三十三歲之婦人，病已八年，無日不親湯藥，今獲此奇效，其欣喜之狀，不言可知也。

三陰三陽爲六部位之定證，所以區別病證之深淺微劇，爲治療之標本也。

五行新解

袁復初

五行者，物林之基本能力也。原子之電核爲水，電核動而生陽電流曰木，故水爲陰中之陰，而木爲陰中之陽。放射之爲火，電子靜而生磁力場曰金，故火爲陽中之陽，而金爲陽中之陰。

原子結合乃成分子，爲萬物之基本。而使原子結合者，化學力也。名之曰土。

凡此五種能力，爲萬物所同具，惟其名稱恆隨力之形式而異。白虎通曰：「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氣卽能力，天者自然律也。皮相之士，以物質視五行，實未思之耳。

- 金 磁力（陰電）
- 木 電力（陽電）
- 水 引力（低溫）
- 火 熱力（高溫）
- 土 化學力（重力）

五行爲四時之代名詞

禪鐵樵

內經言五行配以五藏，其來源本於天之四時。藏有五而時僅四，故以六月爲長夏，以配脾。何以言之？五行木生火，非謂榆柳棗杏，可以鑽燧取火也；如謂木生火，是鑽燧取火之意，則石亦能生火，是不僅木生火矣。金生水，亦非謂金能生水也。金類手觸之而潤，乃空氣凝結，古人雖愚，不至認此爲金生之水。

火生土，亦非謂灰燼。土生金，亦非謂礦質。水生木，亦非木得水而榮之謂。蓋如此解釋，均屬牽強。內經認定人類生老病死，皆受四時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時爲全書之總骨幹。四時有風寒暑濕之變化，則立六氣之說，以屬之於天。四時有生長收藏之變化，則立五行之說，以屬之於地。五行六氣，皆所以說明四時者也。今姑置六氣而言五行，春爲發陳，乃萬物向榮之候，此時植物之生意最著，則用木字以代表春季；夏日溽暑，騷陽若火，則以火字代表夏季；秋時萬木黃落，有肅殺之氣，比之兵革，則以金字代表秋季；金兵也；冬令沍寒，惟水亦寒，冬爲夏之對，水爲火之對，故以水字代表冬季。夏至一陰生，其時爲一歲之中央，其氣候多濕，故以土字代表長夏。

炭淡酸爲金木二氣之略論

俞鑑泉

學理上爲一種規則之原因者，謂之原理。以原理者爲一切真理之基礎，兼包思想上各種要素，而成確實之根本者也。吾醫內經一書，確爲生理上之原理，所包甚廣。毀之者目爲腐廓之談，更以五行之說，最爲荒誕。而五行之中，以金木二氣，更難研究，潛悉心考慮，略明金木二氣之端倪焉。化學中之炭淡二氣，與硫黃三者，卽金木二氣之原質也。化學中之炭素，謂非金石原質之一，係無色無臭之固體，純粹

結晶者爲金剛石，及石墨；不純粹者爲木炭、石炭、焦炭之屬。動植物中含炭甚多，爲原質中最要之物云。又化學家以金剛石由純炭質而成，其硬度爲萬物中之最高。其最上者無色透明，產南非洲與印度等處。又曰：純炭氣不能助燃燒，動物在純炭氣中亦窒悶而死，以缺乏養氣故也。化學家以百分空氣之中，有七八分係淡氣，於天然間多含於硝酸鉀、硝酸鈉內，又曰：淡亦生物之緊要分子，人身有淡百分之二，零十分之四，淡氣不能燃，純淡氣中燭遇之即熄，人則不能呼息，鼻息爲之閉塞也，故日本名淡氣曰窒素。五行中之金氣爲燥，秉收斂堅勁之氣，觀炭淡二氣，亦爲收斂堅勁之質，其爲空中之金氣，可無疑義。蓋空氣有輕養之流體，必兼以炭淡之固體，而空氣中始有約束，知造化之巧，更知五行之氣，互相輔用之理也。若夫木氣，當探原子酸素之中，化學家以硫黃之爲物，多在火山附近之處，用以製造硫酸，在酸類之中，需用最多，硫酸性質極烈，木遇之則焦，手遇之則爛，可以熔堅固之金類。是知酸之爲物，含木火之氣。軒岐以木味爲酸，以木爲火之根也。故洪範亦謂木曰曲直，又曰曲直作酸。木之爲酸，豈無根據之談哉？綜之五行之氣，不寓於空中，即寄於物體，軒岐言其大綱，化學析其實質，古之聖人，知世界爲五行所造成，天地爲一部大機器，以五行爲原質，凡一切動植礦物，均以五行化化無窮，莫名其妙，聖人更知生人者五行，害人者亦五行，取五行所生之草木，以療人之疾苦，與彼有機化物之藥物，專講形跡之治。

療，各成一醫藥之統系，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者也。至化學中關於五行之原理，不勝闡述；如輕養氣之能助燃燒，輕養化合而成水，水火二氣之在空氣中者，已早有引證之者也。

（餘義）化學家以養氣爲酸素。又云凡酸類化合物中，均含有與養氣結合之原子團，爲之酸根，亦稱酸基。由是以思，養之與酸，關係最密。養可助燃，酸可燄物，木火二氣，完全在酸養二氣之中，我國謂木生火，確合化學酸類含養氣，與養爲酸素之義，知酸養二氣，爲木火二氣無疑義也。輕養炭淡之原質，充盈天地間，惟地有東西兩球之分，而兩半球中，又與東西南北之分，五氣之在其中者，隨地而分其輕重；如金剛石之必產於南非洲等處，西半球之人色多白，性愛潔，其耐寒氣，少受肌肉之外感，未始非秉金之堅潔之氣，皮毛之堅固，勝於東半球之體質也。悉心考慮之，知五行之關於人身者，大有確實之原理，望同道更進一層以研究之。

五運新解

袁復初

電磁學之言曰：「地球如指南北之磁石，亦如自東向西之電流。」此外若地磁之世紀變動，歲間變動，日間變動，皆可作五運說之實驗觀。

地球之北極爲水，南極爲火，陽電自東向西曰木，陰電自西向東曰金，重力或化學力曰土。內經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蓋言我國地磁變遷之週期也。

人身之電磁場，謂之「藏脈」。肝主春，心主夏，肺主秋，腎主冬，此言人身電磁場反應地磁作用也。善夫鐵樵氏曰：「內經之五藏，非血肉的五藏，乃四時的五藏。」

肝木 電力（陽電流）

心火 南極（陰極線）

脾土 重力（中和力）

肺金 磁力（陰電流）

腎水 北極（吸引力）

五運六氣之新論

趙意空

我國醫學，涵量甚富，衝岐之作內經，將自然界之現象與人體生活之現象，貫通一氣，所謂天垂象，聖人則之。內經五運行大論，以五運診察病狀。五運者，金運，水運，木運，火運，土運是也。五德循環，迭爲終

始，故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甲己爲土運，互相化合，而成歲時。歲運既有變遷，氣化自有偏勝，故至真要大論以六氣分治。六氣者，風熱濕火燥寒是也。以六氣配五運，則知某歲某節，民病厥疾。氣運交合，分配藏府，是爲司天在泉。夫歲時之流序，何取乎五運，則以天空恆星，有金水木火土五星球也。疾病之原因，何取於六氣，則空氣之溫度氣壓有變遷，而成分遂異也。淺識者流，每嗤爲空談，實則一證以天然之現象，皆合於科學之原理。夫人居於地球之上，而生活於空氣之間，疾病之發生，當與地球空氣，有密切之關係。地球爲太陽系八大行星之一，繞日而行，兩相吸引，自轉以分晝夜，公轉以分四時，日光下射地球，夏至後由北而南行，冬至後由南而北行，南北過赤道二十五度，皆不出乎南北二溫帶之外，而五運六氣之妙用成矣。由五運而變化六氣，由六氣以診察疾病，此正我國醫學之精深玄邈處也。安得以空談目之。

西醫雖不言五運六氣，然其論病因，有氣溫氣壓之關係。氣溫有低昂，而寒熱生矣。氣壓有高下，而燥濕分矣。溫度氣壓之驟變，而風成矣。局部充血，溫度增高，而火起矣。而溫度氣壓，皆與星球之運行，日光之照射有關。會而通之，中西之說，固無有異，試錄其說以證明之：

(一) 高溫度——人及動物遇高溫度時，則呼吸促迫，心臟肌及呼吸肌麻痺，因而致死。以其時身

體中水分消失，血液濃厚，血壓沉降，血管緊張力減退也。在高溫度中所起之危險症，曰中熱症。其時脈搏頻數，呼吸促迫，瞳孔散大，全身痙攣，體溫上升，至四二度，多虛脫以致命。又發生中毒症，因體溫升騰，酸素減少，血液中發生有毒產物，或赤血球破壞，加里鹽類浮離所致也。

(二)低溫度——當嚴寒侵襲人體時，奪去體溫，使皮血管收縮，並令諸臟器興奮性減退。中以心臟及神經系統尤為著明；如心搏衰弱，呼吸無力，心窩苦悶，血壓沉降，神識朦朧嗜眠，漸至死亡，所謂凍死者是也。人遇寒冷則皮血管收縮，血液被其驅逐，不得不向內藏進行，且不能平均支配，各內藏血管壁之抵抗力強弱有差異，故同為凍死。而各藏藏器充血則不同。凡充血之藏器，抵抗病原之力減弱，病原菌容易侵入，惹起炎症變化。至其發炎藏器，則因各人素質而異，故同時感冒，甲則發生粘膜炎，乙則發生關節病，丙則發生肌肉疾患。即同為粘膜炎，亦有鼻炎、腸炎、氣管枝炎之不同，故感冒實為他種炎症疾患之誘因。

(三)高氣壓——氣壓增高，則人感呼吸困難，血行增速等症。若由高壓突然至低壓中，每發生危險症狀，甚或致死。其時全身脫力，胸部窘迫，耳鳴痙攣，關節四肢疼痛，目鼻耳肺出血，瞳孔散大，時或有麻痺昏睡譫語等症。此蓋因在高壓中，血液吸收之窒素瓦斯，至低壓中突然游離所致。

(四)低氣壓——人在低氣壓中，每發生一種全身病；即高山病是也。其症狀全身脫力，心悸亢進，人事不省，呼吸不整，往往嘔吐，齒齦口唇出血，其原因由於空氣稀薄，酸素減少，粘膜水分蒸發而生裂隙所致。

中醫五運六氣之說，與西醫溫度氣壓之關係，既如上所述矣。茲更從病原上證之：

中醫謂凡百疾病之原因，由於感受六淫之氣。六淫者何？風寒暑濕燥火也。然六淫之爲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實質可指，西醫遂斥爲空談，而謂百病皆細菌爲之原因；如痢疾爲短桿菌，白喉爲桿狀菌，肺癆爲結核桿菌，瘧疾爲孢子蟲菌，猩紅熱爲連鎖狀球形細菌……等，皆可借顯微鏡之力，於病人之血液涕唾二便中窺見之，於是細菌爲病原之說，鐵案如山，不可易矣。然各種細菌繁殖孳孳，不能不賴於空氣，故細菌學家有空氣爲微生物生活場所之說。而空氣動則成風，我國古聖製字，風字从虫，六淫以風爲之長，雖不言虫，而虫在其中矣。且春風鼓盪生機，則蟄虫始出；長夏暑濕交蒸，則化生尤蕃；秋霜肅殺，則淘汰以死；此細菌之生長死滅，於六氣相關者也。推而至於人體，因風生虫者，祛其風而虫滅；因濕而生虫者，燥其濕而虫滅；因濕熱生虫者，清其熱，燥其濕，而虫亦滅。猶之天時之肅以金令，（燥勝風）暴以秋陽，（燥勝溫）殺以嚴霜，（寒勝熱）天人之相關，又如此焉。觀此則六淫之氣，又爲細菌

發生之原因，推本窮源，六氣之說，固無誤也。夫細菌之繁殖傳播，無處莫有，人之皆不免吸受。而有病者不病者何也？則以人體抗毒力之有強弱，強者衣食寒暖適宜，外邪無隙而入；弱者起居不節，飲食不調，先感受六淫之氣，細菌因之而入，遂以病矣。斯則細菌乃猖獗於既病之後，若依之爲病原，未免倒果爲因。語云：「木必先腐而後虫生之。」腐者，以感受濕熱之氣，濕熱先侵，蟲遂以生，物猶如此，而況人乎？且培養細菌者，首先調其溫度，適其乾濕，而後菌始生。溫度之高下，空氣之燥濕，乃六氣爲之也。若物之以細菌爲病原，六氣爲空談，質諸科學原理，殊有不合矣。

論六氣爲細菌之母

吳漢仙

（上略）六氣者，風寒暑濕燥火也。六氣火併於熱，卽爲五運，漢醫詳論外因，必以此爲要素，而中
央衛生部余岩作六氣論辨而闢之。謂六氣無致病之原，其病原實在細菌。並謂人身自有菌，如鞭砲之
內藏火藥，而六氣則藥線之作用也；如夫婦之懷妊生子，而六氣則媒妁之作用也。噫！其言之荒誕不經，
不足深辨；但卽其所喻者而究詰之，鞭砲無藥線，必不能爆裂，男女無媒妁，必不能配合，細菌無六氣，必
不能致病，孰輕孰重，不待智者而知也。且六氣之學，不特爲漢醫所重，東瀛學者，亦視爲病理學之缺點，

且歡起而研究之。日醫和田氏之言曰：「寒地之氣候，多呼吸器病，暖地之氣候，多消化器病，雪地多眼病，濕地多脚氣。大暑之後，繼以大冷，大寒之後，繼以大熱。凡因氣候變化所生之症候，余尙未聞於病理學也。謂爲不完備，誰曰不宜。」（見醫界鐵樵）觀於此言，則余氏之根據細菌，推翻六氣，不特爲漢醫所警，且爲日醫所笑也。夫細菌之發生與死滅，概與六氣之變化爲轉移，故菌之生也，有根於一氣以爲之主者，有根於二三氣之交感者。何謂根於一氣也？東風鼓盪，適生害稼之蝨，田家者流，皆所常見，是菌根於風也。溝渠之水，多生子子，苦寒之地，亦產雪蛆，（亦有產雪蛆者）是菌根於寒也。炎夏溽暑，魚肉餒敗而蛆作，是菌根於暑也。感燥發咳，多成肺炎菌，喉風桿菌，每發於燥令時期，是菌根於燥也。物感濕而霉腐，人感濕而黃疸，霍亂病菌，多起於濕令時期，是菌根於濕也。此由一氣以爲之主也。何謂根於二三氣之交感也？夫天有六氣，四季之中，雖各有一氣，以爲之主，然亦有二三氣錯雜於其間，夏日酷暑，驟然下雨，寒氣生也，冬日嚴寒，久晴無雨，燥氣生也。六氣之變化無常，而細菌卽因而發育，譬之冬日造豆腐乳，必近之以火，然後醱酵。菌類也。冬日，寒令也。豆豉，腐乳，濕物也。近以火，則熱氣作矣。夫以一食物之微，必因寒因濕因熱，而後發生酵菌，則凡外界之細菌，皆可作酵菌觀也，所謂二三氣之交感也。然則細菌之成立，必有六氣中之二三氣，而山中之菌可知矣。而空中之菌，體中之菌，更可知矣。山中之菌，穀

雨以後，濕令司權，立夏以前，溫度適當，濕熱交錯，菌常發於春夏之際，此非六氣中之二三氣而成者乎？空中之菌，隨空氣以飛揚，大兵之後，積屍遍野，腥臭難堪，然冬令閉藏，尚不爲害，迨至春夏，熱以蒸之，濕以溫之，風以布之，鬱而爲戾氣，發而爲疫氣，逐戶沿村，釀成鼠疫白喉……等症，西醫所謂傳染病也。此種菌類，雖不爲六氣所產生，然惡氣逼人，實藉六氣而益張其焰，此非感六氣中之二三氣而成者乎？至若體中之菌，亦因六氣而後成，中西各醫家，歷歷言之矣。半龍許氏曰：「細菌之侵襲人體，大都因六氣之感觸，致氣血不和，而後細菌得以進展其勢力而殖民也。」汝偉張氏曰：「細菌爲六氣所化，六氣和則細菌不生。」壽人徐氏曰：「六氣侵襲，則抗毒素衰，衰則細菌繁。」卽歐醫沛登氏亦謂氣候不適於人類的的生活，而適於病菌之發育，而後生病。日醫裘眞氏亦謂人體中之細菌，必先有此培養基，始來此菌之寄生蕃殖，非先有此菌，而後生培養基也。觀各家之言，則知先有六氣，後有細菌，六氣爲本，細菌爲末，先後本末，斷可識矣。夫同一病也，中醫治六氣有效，西醫治細菌而亦效者，此何故哉？蓋中醫論病，係指病之起點與來源，西醫論病，係指病之極點與現狀。人感六氣而生病，卽由人身變化而生菌，直接者爲六氣，間接者爲細菌。試觀瘡癩之初，苟認爲風寒，卽用表劑，而瘡癩不現，失此不治，表邪內縮，則化爲細菌，而瘡癩作矣。西醫以鏡檢查，但見有細菌，不見

有六氣，則所謂病之極點與現狀，西醫能知之，而病之起點與來源，西醫不知也。然則細菌之病人，無獨立之權，必假六氣以爲進身之地，而後得展其發育之機。六氣雖無產菌之權，而營養蕃殖以長發育者，則皆六氣爲之也，故曰六氣爲細菌之母也。

以上各篇均轉輯自王嶺軒君中醫新論彙篇。

論內經陰陽五行甲子之說出於曆學

楊如候

內經陰陽五行甲子之說，其爲近人所醜詆者極矣。等之於卜筮星相堪輿，亦若此可列入教育系統，則卜筮星相堪輿等謬說，亦可參與其間。教部盲從其說，而我國醫學遂撥居不足齒數之列，此則有心人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嗚呼！卜筮也，星相也，堪輿也，在昔吾國士大本不以爲學，國家本不以爲教，歷代起而闢之者，曾不乏人，何事近人嘵嘵爲。且彼言吉凶禍福，皆在將來，所以惑世；若在於醫，則死生存亡，當前立決，安能誑人。是其所云陰陽五行甲子者，蓋言天必驗之人，論理必證諸數，用發天人理數之祕，以推測氣化而出於曆學者也。觀內經之論曆也，首以陰陽二字爲揭橈。曰：「天爲陽」則知清輕上浮之氣陽也。曰：「地爲陰」則知重濁下游之氣陰也。是天地一氣也。而日爲陽精，麗於天；月爲陰精，

附於地；故又曰：「日爲陽，月爲陰。」此其陰陽二氣相拒相引，含有兩兩對待理性，一翕一闢，能使上下左右遠近高卑，各有限度，故亘古懸於太虛之中，無所用其憑依而不墜，經所謂大氣舉之也。及其運行，經云：「在上者左旋，在下者右旋。」其行有分紀，其周有道里，遂迺有寒暑朔望晝夜之分，往復循環，歷驗不爽。聖人仰觀俯察，因之作曆，步天度，考躔離，占星辰，測氣候，以五行紀運，以甲子紀歲。而醫家亦遂藉天地自然運行之法象，闡明氣化之消長終始，取五行甲子紀之，以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焉。我國氣化之說，實肇始於此，惜醫至今猶懵然於古人立說之本原，徒襲陰陽五行甲子之空談，忘其所自，是真不知氣化爲何謂，何怪他人以下筮星相堪與攢斥之，而並奴視我古人也。海內不乏精通天算之士，竊願推闡其義，修而明之，校而正之，釐而訂之，以發揮我國醫通於曆之旨，俾中西人士共曉然於陰陽五行甲子之說，本從曆學而來，純係科學性質，且非哲學理想，則醫學不可廢矣。嗚呼！其興其廢，天乎？人乎？上古遺經，幸不滅亡於秦火，神州絕學，豈終汨沒於歐潮，安知今日奄然就廢者，他日不勃然復興耶？

論醫學與曆學之關係

同前

人生得天地之氣化而生，氣化偶愆，百病即因之以起，是故醫之爲道，其首要在闡明天人相與之

理，解剖猶後也。氣化爲先；然欲明人身之氣化，必先明天地之氣化，此我國醫學候時測氣，根據曆學以從事於氣化者也。試述古曆家及醫家二者之觀念，說明如左：

(一) 年的觀念 太古人民，混混沌沌，罔知年限，史稱天皇地皇人皇一萬幾千歲云云，皆由其時無有年限之故。曆家欲立一年限標準，因取人所經過時間，共同經驗的無過於生長化收藏。一寒一暑，所經歷之時間，是謂之年。醫家遂亦發生此等觀念，以人生百年，由少而壯，由壯而衰，由衰而老，由老而已，所經歷之時間，亦四時之生長化收藏也。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此爲生長時間）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此爲衰老時間）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此爲生長時間）五八腎氣衰，髮墮齒稿；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頹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醫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近人有駁奇恆之府藏而不寫句，忘却此處五藏盛乃能寫一語，可見讀書宜通，全書參透，方得古人之旨。）今

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此爲衰老時間）此年的觀念，醫家基本於曆家者一

（二）月的觀念 既立年限，則必立月限，月限的標準，無過於晦朔弦望。一月起點，以朔始，以晦終，由月始生而弦而滿而空而晦，所經歷之時間，是謂之月。醫家亦由此生一觀念，以人生血氣，其消長恆與月之盈虧相應。故曰月時生，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廓滿，血氣實，肌肉堅，月廓空，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神獨居，所以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廓空無治，必候時以調之而後可。此月的觀念，醫家基本於曆家者二。

（三）日的觀念 既立月限，則必求日限，日限的標準，無過於晝夜。於是通晝夜計之，分爲平旦至日中，日中至黃昏，合夜至鷄鳴，鷄鳴至平旦四時，經歷此時間，是謂之日。醫家亦由此生一觀念，以人氣之陰陽消長，亦隨日爲轉移。故曰陽氣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匱，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又曰平旦之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鷄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此日的觀念，醫家基本於曆家者三。

(四)時的觀念 既立日限，則必求時限，時限的標準，前所立平旦日中黃昏合夜鷄鳴等名詞，不過渾括之稱，於是通一晝一夜分爲刻，製刻漏爲標準，以水下一刻始，以水下百刻終，用以計時，是謂之時。醫家亦由此生一觀念，以人生之氣行脈行，每應時而不爽，故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不已，氣行不已。又曰：人身經脈計長十六丈二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盡，爲一周於體躬，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漏下百刻而脈終，終而復始，如環無端。此時的觀念，醫家基本於曆家者四。

據上所述，年月日時，固造曆之基本也，而醫學亦基本於此。是我國醫家之氣化談，實與曆家沆瀣一氣，相攙而並進焉。雖然，居今日而談曆法，則又不得不通古今中外而詳說之矣。

論氣候

同前

曆家所重者氣候，醫家所重者亦是氣候，故候時測氣，醫與曆同法焉。物候五日一變，故五日謂之候。節氣十五日一變，故三候謂之氣。六氣得九十日，三月數也，故六氣謂之時。四時寒暑更易，氣候一週，

是謂之歲。一歲共二十四氣，氣有盛衰，故年有所加，是以又有積盈置閏之法，務求密合天行，而不失氣候之週期，此聖人敬天授時制曆之大法也。天時人事，本相感應，醫家奉之以應用於衛生治療。春三月由寒而溫，陽氣上升，啓故從新，故曰發陳。夏三月陽旺已極，萬物俱盛，故曰蕃秀。秋三月陰升陽降，秋容平定，故曰容平。冬三月陽氣潛伏，地戶閉塞，故曰閉藏。天地之陰陽既有升降，則四時之氣候亦隨之變易，故人順應之。春夏養陽，秋冬養陰，則奇疾不生。觸冒之者，必嬰暴疾，毒烈之氣，留在何經，則發何病。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春傷於風，夏必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此傷於天地自然之氣候而病也。然天地之氣候，亦有與時不應者，故經又有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之論。金匱申言其義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爲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爲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爲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爲至而太過也。」此言非節之氣候必生病也。如冬應暖而暴暖，則有冬溫；春夏應暖而暴寒，則有寒疫之類是也。以上所述，皆病理與氣候之相關，亦卽曆學與醫學之相關也。西醫雖不言曆法，然其謂夏季多傳染病與腸胃病，冬季多呼吸病，亦不能舍氣候而言病理。夫氣候之變遷，由於地球受太陽之光線，有正射斜射之別，日月經天，終古不移，故

無論爲古勒苛曆（卽現行之陽曆）爲太陰陽曆（卽我國之舊曆）節氣皆相同也。人處天地氣交之中，與天地之氣化息息相通，候時測氣，醫者顧可以忽之乎？

論醫與易同原

同前

古者伏羲氏與軒轅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一發明易理，以闡陰陽動靜之妙；一發明醫理，以合陰陽消長之機。垂教雖殊，而調元贊化，其用則一。故醫之與易，原本相同，理無二致。知易不知醫，其失也玄；知醫不知易，其失也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信哉言乎！張氏介賓演爲醫易，探本窮源，洵明道之士。惟欲以一陽統萬象，遂成溫補之弊，而爲衆矢之的。然一人之偏，不足爲大道之累，爰取新說，重申古義。夫易道無窮，而萬生於一；一者何在？易理爲太極，在萬物爲原子，在人體爲細胞。一分爲二，是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兩儀是也。物具兩性，在原子則電子繞原子核而旋轉，在細胞則原形質包細胞核以生長，理固一也。二分爲四，兩儀生四象，謂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乃原子之複雜組合，細胞之分裂現象，而電磁之陰陽相拒，數理之正負乘除寓焉。四分爲八，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健

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伏巽八卦，分陰陽之體用；文王八卦，明五行之精微。可知陰陽之中，復有陰陽，剛柔之中，復有剛柔，而對待之體，消息之機，交感之妙，錯綜之義，昭乎已備。日本渡邊熙博士謂「中醫之陰陽爲相對性理論」，蓋卽指此。自此而四像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玩索大圓圖，自復而乾，爲陽之升，自垢而坤，爲陰之降；陰陽升降，窮極天地萬物生生化化之妙。以天文言之，則地球繞日，寒來暑往。以人物言之，則少壯衰老，生長收藏。使六陰盛於坤，而一陽不生於復，則造化息矣。使六陽盛於乾，而一陰不生於垢，則造化亦息矣。知易理之陰陽勝復，則知醫理之亢害承制；知陰陽之不可偏重，則知攻補之不可偏廢；明乎此，斯易無神祕，醫得精要矣。

論陰陽

同前

我國醫經，動稱陰陽，又以人體之陰陽，應天地之陰陽，近人每非笑之。其實陰陽者，卽兩性也。凡物莫不有兩性，同性相迎，異性相拒，而變化生焉。故醫經謂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陰陽應象大論）試就科學家試驗磁石之所得以說明之。以磁石埋鐵屑中，取出時，兩端滿吸鐵屑，中部則無；將此磁石斷而爲二，復置鐵屑中，又復兩端吸鐵，中部仍無。夫此新

斷磁石之一端，卽原有磁石之中部，何以前無吸力，後則有之，雖斷之極細，現狀亦如是耶？科學家解之曰，磁石由無數合點而結合者也。此各合點之一端爲正，別一端爲負，正力同一方向，負力亦同一方向，中部相抵，兩端始現，故多數合點合成之磁石，兩端顯磁性；卽一合點之磁石，兩端亦顯磁性。我國之論陰陽，亦復如是。是以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

（陰陽離合論）一者何？卽科學家所謂之一合點也。又曰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爲陰，府者爲陽。（金匱真要論）雖然，其獨身體藏府然哉；卽一毛髮一細胞間，何不莫有陰陽二性存在焉。再以電學之理證之。電之爲物，與磁同，亦能使陰陽二性顯露者也。就天地言之，天空有電，地下有電，地面有電。天空之電，陽電多於陰電；地面之電，陰電多於陽電。我國醫經名天空之電爲陽，地面之電爲陰，故曰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陰陽離合論）又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陽應象大論）至地面水分，因太陽之蒸發則化爲水氣，與空中之風摩擦而生電。故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同上）又當風雨之時，電氣最多，一有所阻，則發聲放光，故又曰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暴氣象雷，逆氣象陽。（同上）此天地間之陰陽，卽天地間之電氣也。至吾人之身，實蓄有電氣，不僅蓄電，且能生電，以兩手足心相摩擦，卽發

生臭養氣，可以爲證，故經稱四肢爲諸陽之本。（陽明脈解篇）蓋以其爲人身生電機，而蓄電最富者也。且電能震人致死，則因人身爲電之導體也。天地有電，人身有電；且天地之電，並藉人身而過，此所以人之陰陽，應天地之陰陽也。試以電觸動物死體，尸卽齒嚼唇張眼睜，甚至全尸起立，是爲尸變。此由其人雖死，體中之陰電未離，感應天空之陽電而起之作用也。且尸變後，旁人畏懼却走，尸必追逐者，則因此尸感應天空之電，復與他人身上之電，又起一種感應作用也。陰陽之爲用如是，非借科學之理，安能說明之耶？

以上各篇皆輯自楊如候先生之靈素生理新論。

(二) 病理類

中西病理之不同

樺鐵樵

有人於此，初病腹滿浮腫，已而四肢皆腫，以手按之，腫處陷下，須臾復上，此爲何病？何以故？則得兩種答語如下：

其一：病名水腫。原因靜脈血歸流障礙，小血管內血壓增加，或因管壁之滲漏機過盛。凡有以上原因，液體集於皮之蜂窩織內部，故腫。其遠因，凡患心臟瓣膜病者，最易罹此證。

其二：病名水腫，腎病也。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膚腫。膚腫者，聚水而生病也。水之始起也，目窩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陰股間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其原因在濕土太過，陽光不治，而大寒在下，腎氣傷也。故氣交變大論曰：「藏水不及，濕乃盛行，長氣反用，民病腹滿身重。濡泄寒瘍，流水腰股，痛發臍膈，股膝不便，煩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則跗腫。寒疾於下，甚則腹滿浮腫。」

右第一答語，爲西國醫學，第二答語爲內經。以兩說一相比較，則所同者爲水腫之病名，至病理則完全不同。西說從血肉之軀研究而得，內經則從四時運行推考而得。若據西說以研究內經，則有最不可解之兩點：其一，血管壁之滲漏機過盛，液質集於皮之蜂窩織內部，究與腎臟有何關係，而內經指爲腎病。而二所謂心臟瓣膜病者，謂心房迴血管有三尖瓣僧帽瓣。血行時此瓣司啓閉，啓閉不密，則脈搏不勻，而心跳。此則內經所謂宗氣泄，左乳下跳動應衣者也。患瓣膜病者，易患水腫，與手少陰心有關係，與足少陰腎無與，謂之腎病何也？而內經之意義則謂水不及，土太過，無陽則大寒在下，故腫。且內經於此病獨有方，云治以鷄矢醴，一劑知，二劑已。鷄矢醴治脾者也，病源病理，既與實地考驗者不同，何以治脾而效。於是可知內經之所謂腎，非卽實地考驗之腎。其物是，其名是，其用則非。內經謂十一月冰復，人氣在腎。又云：「腎者，主鬢，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其他不備舉）凡此皆非解剖所能明瞭，亦非由解剖而得，乃由四時推考而得者也。

不知五行生尅之理，卽本四時之生長化收藏而來，則求五行之說不可得。不知五藏氣化，亦由四時之生長化收藏而來，則求五藏之說不可得。五行五藏不明瞭，則內經全書皆不明瞭，刻苦好學之士，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凡不知所以然，勉強說法，中多誤解，張隱庵之注解是也。下焉者，不耐探討，妄拾

陳明道之言，謂「氣運之說，除非堯舜時五風十雨始驗。」明道非醫家，不料此語竟爲後人口實，須知將氣運之說抹去，則內經且無一字，不知彼一面口中遵內經，一面謂氣運之說不可從者，對於內經之見解何如也？（下略）

中西病源說之比較

祝味菊

中醫謂大多數疾病，由於感受六淫；六淫者，風寒暑濕燥火也。然六淫之爲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科學方法以實證之；此所以受西醫詬厲，而未由自直者也。西醫謂多數病源爲細菌，以顯微鏡檢查於病人血液涕唾二便中，得一種病有一種之細菌，其形狀各各不同，置於培養基中，使之繁殖，以注入無病動物之體，其物亦足病，於是細菌爲病源，鐵案如山，不可易矣。夫細菌足以致病，固也。然細菌之繁殖傳布，雜於飲食，飛揚於空氣，附着於衣服器皿中者，無處蔑有，人食息其間，隨在可以吸受；試問是吸受細菌，而或病或不病，則何故？答之者將曰：「人體之抗毒力有強弱故。抗毒力弱者病，強者不病。」試問一人之身，日日吸受細菌，昔日不病而今日病，則又何故？答之者將曰：「昔日抗毒力強，今日抗毒力弱也。」試問今日抗毒力何以弱？答之者將曰：「今日衣食寒暖，必有不適當故也。」若使答之者言爲

不誤，我得而折之曰：「然則疾病之源，乃六淫非細菌也。」何以故？以感受六淫，即是衣食寒暖不適之故。六淫者，時令氣候之代名詞也。人之生活，夏則飲水而葛，冬則飲湯而裘者，所以適應時候之氣候耳。反其道，則人身必感不適而病，病則抗毒力衰弱，而細菌得以猖獗。是細菌乃猖獗於既病之後，西學乃謂病由細菌而起，倒果爲因，定非謬誤者耶？

疾病之原因

阮金堂

國必自亂，而後人伐，不必先厲，而後蟲生，人體之所以患病，亦猶是耳。蓋身體強健者，則氣盛血旺，精神充足，病魔必退避三舍，無敢領教。惟身體孱弱者，正氣虛餒，神經衰弱，六淫既易侵於外，七情尤易動乎中，病魔見其有隙可乘也，乃大施其趁火打劫之手段，以是病者病，死者死焉。夫人體之疾病，大都爲微菌所傳染。但微菌之爲物，生殖既繁，傳染又速，且無時不有，無地不生，飲食呼吸，均可混入。惟體之強壯者，有偉大之抵抗力，（今人謂之抗毒素）力能撲滅其毒菌，溶解其毒勢，阻止其蔓延。是即質強體壯者，有此天然之保障，所以無疾病之虞也。而體之衰弱者，其所有抵抗力異常薄弱，不能撲殺微菌，任其繁殖，安得不患病乎？由此觀之，內經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着而爲病。」良有以也。

病與症

和田啓十郎

有疾病而後有症狀。病者，本也，體也。症者，末也，象也。病不變而症常變，病有定而症無定。病之不變，猶人爲人，馬爲馬，自古迄今，未嘗變化者也。然昨午之腸壅扶斯爲陽症者，今年爲陰症，昨日之赤痢發熱者，今日爲厥冷；午前無熱者，午後爲大熱；夜不食者，翌朝食欲進。如斯同爲病之症，千變萬化，不可名狀；猶同是人也，有老幼之別，未開化與開化之分；同是馬也，有形色種類之殊，不可謂病不變則症亦不變耳。其所以致變之由，主在氣候，土風飲食衣服四者。

王慎軒按：此云氣候風土飲食衣服四者，爲變症之原由，確係名論；且不特症之變也由乎此，而病之生也，亦必由乎此焉。試觀盛夏所生之病，恆與冬時大異，豈非由於氣候之所主乎？南方所生之病，恆與北方有異，豈非由於風土之所主乎？富貴與貧寒者所生之病，亦有不同；寒暑與飢飽太過，皆足成病，豈非由於飲食衣服失常乎？故爲醫者，必須隨時隨地，細加體察，庶能診治無誤也。

病菌談

馮紀文

病菌充斥寰宇，已經研究發現者，不過萬一，將來細菌學愈昌明，則病菌發現愈多，可斷言也。竊謂病菌之發生，約有條件四個：第一，是時間；第二，是地位；第三是濕度；第四是溫度。不到時期，雖得適當之溫度，不能發生也；如頭蠶種子，必須到明年清明節後，始能發生。如果得到適當溫度，即能發生，則種子產出以後，清明以前，豈無適當之溫度耶？時期到矣，不得適當之地位，亦不能發生也；如鷄鴨、同籠、鷄瘟而鴨不瘟，豈非入於鷄體則發生，入於鴨體不發生乎？時期到矣，地位得矣，不得適當之溫度濕度，亦不能發生也。不觀乎夏秋間葉上之蟲乎？雨後日出，蟲即滋生，是可證也。危矣哉！病菌充斥寰宇也。幸矣哉！病菌之發生甚難也。不然，人類之滅久矣。西醫言病菌，中醫則言邪。西醫治病主殺菌，中醫治病則祛邪。或謂邪即病菌，殊屬謬見。所謂邪者，病菌所賴以發生者也。祛其所賴，病菌何由而發生乎？故西醫之治法是算術，中醫之治法是代數。西醫治病，每病必求一病菌，每菌必求一殺菌學，枝枝節節而爲之，經年累月，不能求一菌；且其所求之菌，往往雜糅隱匿於各邪之內。因此，術之多，將不可勝紀，而仍不足以窮病菌之種類。則不如任病菌之萬種，而我立一通法以治之，此中醫治勝於西醫也。或曰，中醫常言濕熱生蟲，是亦言蟲也。余應之曰：濕熱生蟲一語，似有語病，應改爲蟲得濕熱而生。蓋蟲之生也，必有種子，無種子而能生蟲者，斷無是理也。故濕熱不能生蟲，蟲得濕熱而生耳。中醫治此症，去濕清熱與殺蟲並重。

不徒殺蟲而已也。不然，死者死而生者生，身中之蟲類，何時滅盡邪？或曰，瘡病由於孢子蟲，服金鷄納霜而孢子蟲滅，寒熱已，有時寒熱已，而他病生焉，世俗遂有瘡疾不宜早斷之說。究竟瘡疾宜服金鷄納霜以斷之乎？抑不宜斷之乎？余臆之曰，有寒熱之病亦夥矣，不獨瘡疾也。不過瘡疾之寒熱，與別病之寒熱不同。審知其爲瘡疾也，則金鷄納霜爲特效藥，有何不可服哉？不過孢子蟲之生也，必有所因。或因風寒，或因濕熱，或因食積，或因痰濕。只服金鷄納霜，孢子蟲固已滅矣，風寒不解，濕熱不清，食積不消，痰濕不化，他種病菌相繼而生，安得不變生他病乎？故中醫治病，必求其本，必審其屬，扶其所主，先其所因也。

細菌之研究

阮金堂

今日之西醫，賴科學之昌明，機械之發達，遂知人身一切疾病，多由於微菌。西醫頗多研究，故其於預防診斷治療之際，每以殺菌爲第一要務。於是一般具有衛生學識者，亦皆以微菌爲絕對病源，深信無疑焉。迴顧我國古今名醫論病，不重細菌，而臨症處方，不在殺菌。然其治病之成績，每彰彰在人耳目，此又何哉？（查中醫不殺菌而能愈病，確係事實，非特華人不能加以否認，即英法德日等醫士，每嘆中醫不殺菌而愈病爲絕技也。）蓋病之原因，雖由於微菌之作祟，然微菌祇爲疾病之誘因，尚有生病之

素因在也。然則疾病之所因，何自來乎？曰：木必先腐而後生，人必先虛而後生，此內經所以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又曰：「勇者氣行則已，怯者著而為病」也。然而中醫不言細菌者，以其疾病之原因，由氣化而得者也；西醫注重細菌者，以重解剖而得也。然中醫雖無微菌之說，亦頗知微菌之理，如其所稱虛邪賊風，鬱火，病毒，以及疫癘，瘴氣……等，實皆為微菌之代名詞耳。試以近日流行之膜腦炎言之，西醫稱為一種雙球菌作祟，中醫認定為溫毒煽動肝風，循督脈而上犯於腦，引起神經系之病理變態。西醫曰病菌，中醫曰病毒，議論雖異，但是皆指一物耳。又如白喉之症，西醫為白喉菌，二端純圓，寄生咽喉氣管，產生毒質，由血液運送全體，因而全身中毒；又能於痰唾呼吸，排出體外，故極易傳染。中醫謂白喉為疫癘之氣，與內蘊伏熱相應為患，乃致發作，於是西醫所稱之白喉菌，即中醫所稱之疫癘之氣及內蘊伏熱也。他如淋病一症，西醫斷為重球菌作祟；中醫則謂濕熱下注，肺癆症西醫斷為桿狀菌所犯，中醫曰邪客肺金。由是更可知西醫所稱重球菌與桿狀菌，亦即中醫所謂濕熱與虛邪耳。總之疾病原因，在西醫不外細菌，在中醫不外六淫七情。然而中西醫宗約不同，議論之所以各異，固無足怪耳。惟今人每持是己非人之見，以相攻擊者，全所不取也。

六淫七情新論

秦伯未

六淫——中醫以身體外之種種物質，爲觸發疾病之原因者，歸重於風寒暑濕燥火。此六者本屬天地之正氣，因其能淫洩病人，故名六淫；亦以其爲六氣之失其正規現象，故又稱邪氣。茲以交錯致病之理，分別詳之：

風能致病之理 空氣蒸熱，或含多量之水蒸汽，空氣之體量因而變輕，此時氣壓力大減，人身外界之空氣，與體內之空氣，其氣壓不相平均，體內之空氣欲向外膨脹，人當此時，身體感受不適。反之，大風一起，氣壓平均，即覺舒暢，此風之益處也。若風中挾有寒氣，或濕氣，或燥氣，或溫熱之氣，人從口鼻與毛孔吸收入裏，則發生風寒，風濕，風燥，風熱……等病。風之變化不常，全隨冷熱燥濕之變動，昔人謂風能燥濕，僅就體面而言。夫冷熱燥濕能致病，而以風爲之先導，則人不能片刻空氣，空氣之流動，焉得令人不病。特其所以病者，實根於四氣耳。

寒能致病之理 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乃四時之正氣，人受之而不病者，以人體之構造，生成有調節機能也。調節機能之最要者爲皮膚，皮膚感寒，本有抗拒之能力，其所以病者，由於非時之暴寒，與晝

夜之溫度陡然升降。須賴以衣被保障，倘專恃皮膚抵抗，則開放之毛孔，不具驟闔之靈機也。

暑能致病之理 六七月盛暑之時，人體本非必病，如遇陰寒，乃生災害。於此可見避暑乘涼，形寒吹冷，未必爲防免暑病之良法。又觀農人操作町畦，汗滴禾土，絕少傷暑中暑伏暑症候。只有腹中空虛，怒力遠行，缺少飲食補助元氣，最易中者。其餘病暑之人，俱以畏熱避暑者爲多，外則涼風遏住暑汗，內則冰果任意恣啖，雖屬暑天，實即傷寒之類耳，故有陰暑之名。

濕能致病之理 濕之成分，原屬諸水。惟水之所在，有形有質，濕則有質無形，因從水質變爲水蒸氣，飽和在空氣中也。其中於人，恆在汗液暢泄之後，不知不覺，乘隙而入，不比伸手入水，即時感覺。或有濕氣與水相提並論，不知一屬液體，一屬氣體，迥然不同。

燥能致病之理 燥與濕，兩相對峙。濕是熱氣薰蒸而成，燥爲涼氣凝縮而致。醫籍上均謂燥在秋分後冬至前。夫秋分以前，尙是暑濕當令，忽轉秋涼，立刻反應，皮膚毛孔，感涼而收宿，汗液既不蒸發，淋巴管裏淋巴液，不從汗腺而出，亦已下降爲溺。此蓋從濕令已過之候，陡起之反應。故暑天之氣亢旱，雖燥不病，冬天河冰地坼，寒極而燥，亦不病也。

火能致病之理 人身外界之火，以太陽爲最烈。在太陽下用凸透鏡將通過之光線，收聚成焦點，

卽能燃物。因其具巨大之勢力，故能變換空氣，春應溫而熱，秋應涼而熱，冬應寒而熱，釀成春溫，秋溫，冬溫諸病。此總因之熱，在六氣中名之曰火。

六氣之來，雖隨時令變化，亦不能拘定時令；如夏日有傷風傷寒症，不可拘於夏令，遽認爲暑，應注意及之。

七情——內因之發生，以七情爲最。七情者，喜怒哀思驚恐悲，皆屬精神之變動，變動之極，乃生內傷，其結果與氣有連帶之關係。茲亦分述如下：

喜之病理 喜之來也，如草木逢春，本不能病人。惟心中懷有特殊希望，與萬難必得之恐怖，一旦遂其心意，或得之意外，則不免因而生驚，驚喜交集，遂成日夜不休之笑病。若尋常之喜，足以使人愉快，決不發病。

怒之病理 喜爲和緩之氣，怒爲剛暴之氣。當其怒時，能儘量發生而出，可以無病；若懷怒於中，怒氣未消，勉強進食，則不免於病矣。因人怒時，牽動胃氣，縱然納食入胃，胃氣尙未平復，斷難繼續工作，消化食物，多成停食與積聚……等病；此發於情之正者也。又有根於素稟肝火旺盛，因火性上炎，氣從而逆，遇事易怒，怒均失當，此不發於情，而根於肝者也。根於情者，怒猶有理；根於肝者，怒多無理，其結果皆

能致病。而在治療上則平肝較易，移易情志爲難。

憂思之病理 憂與思各有個別的原因，而在事實上每多相因而生；如人懷不可必得之情欲，於是乎憂，不可得而求所以必得，於是乎因憂而生思，懷有求必得之希望，本屬於思，轉一念又以爲不可必得，於是又因思以生憂，轉輾循環，糾結不解。憂則氣沉，思則氣結，融成一片，呼吸因之而微，食量因之不振。當其深沉之時，直舉視覺聽覺，一時俱失。

驚恐之病理 驚則氣亂，恐則氣下。驚由外界暴來之刺激，恐爲內部常存之畏怖，然畏怖之因，亦多由外界之刺激，故畏怖之情狀，多對於外界之防備，是驚與恐，有連帶之關係繫焉。惟因驚成病，其來也猝，其發也暴，因恐成病，其蓄也久，其發也緩。

悲之病理 悲則氣消。緩而輕，則食欲減少，漸見精神萎靡，形體消瘦；急而重，則恆至於自殺。夫七情發生，雖然原因各別，却有過去現在未來三境界；怒與驚爲對於現在之感觸，憂與思爲對於將來之希望；究竟結果，殊無一定，惟有悲之一種，對於過去之失敗，結果已定，故其極端，往往厭世。

喜樂驚恐，多能耗散正氣，成爲怔忡、失志、精傷、痿厥……等不足之病。悲怒憂思，多能蘊結邪氣，成爲癩狂、噎隔、腫脹、疼痛……等有餘之疾。在治療上無論其有餘不足，要皆屬情志內傷，稱爲難治。

王慎軒按：中醫論病理，多不出乎六淫七情之外。然六淫七情，皆屬無形之病源，既非解剖可知，又非顯微鏡可見，徒徒執物質科學者，安得不有疑義哉？殊不知六淫七情，實爲細菌之基本病源之肇端。苟無七情之內傷，則細胞決不致受病；苟無六淫之外襲，則細菌決不致釀病。執果溯因，確有至理，此中醫學理之最可貴者也。大抵六淫之所以爲病者，由於空氣之溫度氣壓，驟然變常，以致人身之調節機能，不及應付而成病也。七情之所以爲病者，由於人身之交感神經，驟受刺激，以致內藏之自動機能，失其常度而成病也。

內外六淫新解

杜亞泉

中國醫學上，對疾病二字的解釋，總是說陰陽不和，或是氣血不和，若用西洋病理學上的術語來解釋，就是「循環障礙」的意思。鄙人於西洋的病理學，雖然沒有會通，但敢大胆說一句話，一切疾病，都是循環障礙的現象。若要把這句話講個明白，非是另外換個題目不可。現在祇能把「循環障礙」的四個字，照西洋病理學上所說的，略略一講：大凡血液在血管中流行，多寡遲速，都與血管的擴張和收縮相關。血管的擴張和收縮，又與神經的弛緩和緊張相關，所以血液的流行，全靠神經的調節。若是

調節失宜，身體的局部上，因為血液增多，或是減少，就起了「充血」「鬱血」和「貧血」的三種現象。局部的動脈管擴大，血液增多，這叫做「充血」。局部的靜脈管擴大，血液鬱積，這叫做「鬱血」。局部的動脈管收束，血液減少，這叫做「貧血」。這三件就是病理學上循環障礙的子目，除了「生理的充血」以外，餘者都是疾病；中國醫學上「氣血不和」的子目，卻有六種，就是風火寒熱燥濕的六種。現在照鄙人的見解，分別釋明這六淫的意義。

神經興奮，動脈血流行速疾時，叫做熱，或叫做內熱。全體微血管起充血現象時，叫做發熱，或叫做表熱。局部充血，叫做火像。「胃火」「肝火」都是局部充血的意思。「君火」「相火」就是生理的局部充血。

神經沉滯，靜脈血流行緩慢時，叫做濕。全體起鬱血現象，或局部鬱血時，都叫做濕，像「皮濕」「脾濕」……等，都是局部鬱血的意思。

燥是熱的繼續發生的現象，因為內熱或表熱，以致血液中的漿液分泌過多，水分蒸發太多，血液漸漸減少時，就叫做燥。所以燥是充血中並有貧血的意義。

風是氣的變態，神經興奮過度，起強度的充血，致發生痙攣現象時，或神經沉滯過甚，起強度的鬱

血發生癱瘓現象時，都叫做風。但神經作用，往往興奮過甚，就變沉滯，沉滯過甚，又起興奮，所以血滯癱瘓，常相間而作；像「腸風」、「驚風」、「中風」……等都是兼有癱瘓和癱瘓的現象；就是充血中兼有鬱血的意義。

疾病的現象，雖然可分為上列的六種，但生理作用，甚為微妙。此部的充血或鬱血，可以引起他部的「貧血」；此時的鬱血或充血，也可以引起他時的充血。所以中國醫家講解病理，常有「濕夾熱」、「寒包火」、「熱生風」、「濕化熱」……等種種術語。依鄙人的見解，或者也有研究的價值呢？

風火寒熱濕燥的六淫，不但是人體上陰陽不和的子目，就是自然界內陰陽的乘除起伏，也用這六個子目來說明，也叫做六氣。又將火與熱併合叫做五運。五運中寒與熱是溫度高低的差別，燥與濕是水分多少的差別，風是寒熱燥濕驟變的現象。中國醫學把人體生理的現象，和自然界的現象，貫通一氣，這是最可注意的一點。他又把人體的病因，歸本於感受六氣，雖沒有西洋病因論中所講的完密，但疾病的外因，除了毒物作用、電氣作用、愛克司光作用、器械作用……等特別原因外，不過溫度作用、氣壓作用、病原菌及寄生動物的作用、為普通病因。中國醫學以寒熱燥濕表「高溫作用」、「低溫作用」、「高氣壓作用」、「低氣壓作用」的四種病因，更用風字表溫度氣壓劇變時的原因。至於病原

菌及寄生動物，中國醫學上不認爲病因；因病源菌及寄生動物的發生和死滅，概與自然界的溫度和氣壓有關係，仍可包括在感受六氣的總原因中。況且病源菌和寄生動物，侵襲人體，人體所以不能排除他，或殺滅他的原故，就是因人體上的氣血不和；譬如肺癆菌在空中共飛揚，人人都不免接觸，並不是人人傳染。若是肺部先起充血，或貧血的現象，肺癆菌就得勢力了；療養得宜，肺癆菌就漸漸死滅。又如瘧疾的寄生蟲，也是乘人體精神倦怠，血液流行緩慢時，才發生勢力。所以中國醫家說瘧疾的病因是寒濕，若是除了寒濕，就不用金鷄那來毒殺這寄生蟲，瘧疾也會好的；譬如發瘧的時候，遇着高興的事情，神經活潑起來，瘧疾就可以截止。鄙人幼時發瘧，家人常領到城市遊玩，瘧就好了，叫做遊瘧；少年時得了一個快友來談，也可以截止，這是鄙人親歷的。服金鷄那固然可以截止，但人濕不除，必然另發他病；鄙人也是經驗過的。以鄙人的意見，病菌和寄生動物；譬如草薺，草薺是應該剿滅的。但政治不修，剿滅草薺，無益。譬如古人說：「唐室覆沒的原因，是黃巢。明室覆沒的原因，是獻闖。」這識見豈不淺薄呢？所以根本的衛生，在於血氣和平。現在有新智識的人，不注意於自己修養，務競競而好勝利，一切都是血氣用事，專門考究表面的衛生，到處嚷着微生蟲微生蟲，弄得中國的地面上，沒一處可以放着他的身子，這種新智識，鄙人最不佩服。

王慎軒按：杜亞泉先生，乃商務印書館編輯新教科書之科學家也。以科學家之眼光，研究中醫，闡明六淫。且能以中醫之舊說，與西醫之新說相會通，說得精確逾恆，真不愧為博士矣。但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節，係說明內熱、內火、內寒、內濕、內燥、內風也。第八節乃說明外感之風、寒、暑、濕、燥、火也。讀者當分別之。

外感六淫新說

馬星宇

向來醫籍，皆以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為一切外感之因，千載授受，罕有或非。迺近世歐風東漸，破除迷信之聲，甚囂塵上；惜乎我邦學子，不能舉固有國粹，發揮精義，以相頡頏，致活人之醫學，亦遭側目，可慨也！夫愚不才，姑就外感之主因，如風寒等邪，膚淺解釋，以明我古醫學說，本合科學之理，一洗迷信之譏。

夫外感者，謂人體受外物之刺激，而起生理之變化也。密切人身之物，厥惟空氣，空氣和暢，不失常度，人在氣交之中，即得泰然無恙。苟空氣劇變，溢出常型，人身調節機能，一時不能應付，即感而成病。

空氣變化，約分三類：一、位置變化；二、溫度變化；三、濕度變化。細推之，即風寒暑濕燥五象。試列言之：

空氣流動，即名曰風。流動過劇，氣壓低降，所謂疾風殺人。苟其人抵抗之力不足，或外衛之氣不固，而傷風中風之證作矣。此空氣位置變動，氣壓失常，影響人身者也。空氣之中，溫度太低，即名曰寒。身感之，溫度放散，斯時體表之皮膚，必緊縮而護熱，體內之腸胃，致停水而難運，而傷寒中寒之症矣。設空氣溫度太亢，人體散熱不及，則身內之水，蒸發尤速，身內之血，膨脹遽增，蒙壓腦筋，則神昏煩渴，中暑之象成矣。此空氣溫度高低致人成病也。至空氣水分太多，即爲濕氣，是時人身水汽，不易放散，其勢必轉內蒸，故暴雨之前，人多煩悶，是其所證，所謂「濕之中人也，頭如裹，目如蒙。」即水汽薰蒸，神經失清靈之態耳。倘空氣濕度太低，燥化過亢，人感之而生燥病，類如咳病、喉病、目病……等症，皆空氣乾燥爲害。推而至於便閉口渴，又皆腸胃之水分不足，可想見矣。此空氣溫度大小，身體感應之現象也。惟火爲熱極而明之虛象，本無實體，不能爲感人之病因；古人以火與風寒暑濕燥空氣變常之五象並列，未免失當。或因風寒等邪，既病人身，人身抵抗之力，繼張增高，熱度因之愈大，誤認爲火耳。（下略）

七情病理之研究

葉橘泉

古之所謂七情者，喜怒哀思悲恐驚也。然情雖有七，無非出於五藏；即內經所謂五志也。如陰陽應

緣論曰：「心在志爲喜，肝在志爲怒，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此五藏立志之分屬也。如「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悲傷肺，恐傷腎，」情志太過，則傷及五藏。古人所謂五志七情者，卽現世生理所謂交感神經也。神經之總彙，雖藏於腦，而腦之感覺觸動，則實發源於心，古人所以以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如喜爲心志，喜本有益於心身，太過則放縱邪恣，狂蕩無拘，神經鬆懈，心氣大開，心主無權，所謂過喜傷心者，卽傷心病狂是也。怒傷肝者，以怒則眉張鬚戟，神經興奮，血管澎漲，筋脈虬結，而肝司交感神經，其藏藏血，所以應付緊迫之需，多怒則神經失其調節，血行因而逆亂，於是目赤、吐衄、氣逆、暴厥……等症來也。古人稱「肝爲將軍之官者，」職是故也。思慮傷脾者，以脾爲消化之器官，內經所說之脾，卽脾液胆汁，內藏分泌之液汁皆是，非獨指製造白血球之脾藏也。如思慮過度則腦神經疲鈍，腸胃分泌失度，消化無力，胃納無味，過思有礙於消化，卽所以傷脾也。肺司呼吸以營循環，悲苦則氣消神頹，涕淚交零，呼吸頓挫，肺氣爲之過鬱，久必發生肺病，所以悲能傷肺也。恐有驚畏之象，腎爲藏精之藏，卽人體內分泌生殖之腺，內經名謂作強之官，卽陰部與奮勃起神經之屬。恐傷腎者，以恐懼則神經激刺，心神不能下交於腎，發生腎虛多遺，及陽痿、早泄……等患。試觀患夢遺及遺尿者，於入眠時，惴惴然慮其遺，則其遺更甚，此寧非恐能傷腎之一證耶？

論情志病

趙意空

天以五行生人，發生五志，含有七情，情志本非病也，然亢則害矣。經謂「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是情志之病，無不關於氣也。然則氣何以上，何以緩，何以消，何以下，何以亂，何以結耶？則神經主宰之也。故經又謂「心系急則笑，肺系急則哭。」系乃筋膜細絲，即西醫所謂之神經系。心系肺系即通心肺之迷走神經也，故情志病，在西醫謂之神經病。神經導源於腦，又稱腦病。此類之病，須探求其心理，以爲療治，非藥餌所能爲力也。何以言之？藥餌有形者也，情志無形者也，以有形之藥，治無形之病，上工所不爲也。故古人不以藥藥病，而以不藥藥病。經曰：「肝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心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脾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肺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腎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此雖以五志分配五臟，實則心主之五臟，皆心所使耳。況治心即所以治腦。古人謂心之官則思，思字從凶從心，可見事之出於情志者，心與腦實有密切之關係。心主直覺，腦主感覺也。心治而腦無不治矣。

性情與疾病

王葆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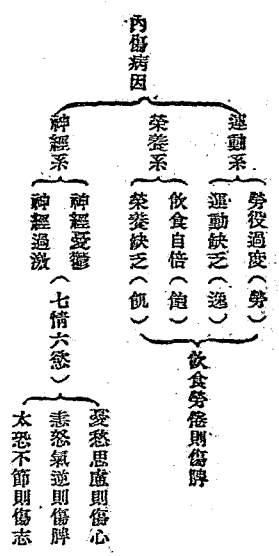
人之性情，各個不同；有好動者，有喜靜者，有好憂思者，有易悲怒者。其原因或由於先天父母之遺傳，或由於後天環境之感觸；然皆與疾病有極大之關係焉。好動者多傷陰，喜靜者多傷陽；好憂思者必傷脾；易喜怒者，必傷肝，此一定之理也。茲姑論悲怒傷肝及憂思傷脾之理，以證明性情與疾病，確有密切之關係。內經以愉悅舒暢爲肝德，以憂愁鬱怒爲肝病。但以今之生理學相對照，古醫書所謂肝病，大半指內藏植物性神經之病。脾病大半指消化器病。愉悅則神經弛緩，憂怒則神經緊張；如人偶因暴怒以致昏厥，是卽神經痲痺之故。或因抑鬱以致病脹，是卽神經感觸之故。蓋肝本藏血，因怒而損及肝體，肝藏失其功用，不能供給血液以養神經，故有此病也。憂之傷脾，以肝脾有連帶關係，金匱第一節，首先言之。蓋脾主消化，其所以能消化者，亦賴植物性神經之作用；神經既病，消化卽感不良。是以善憂怒者，每致飲食減少，大肉盡削。性情與疾病有重大之關係，於此益見。故尋常大病之後，停止服藥，而尤宜注重性情之調養。否則以一怒之故，復發舊恙，或竟至不起者，可不慎歟！

內傷病系說

王尙宣

自東垣發明內傷之論，天下後世，始知內傷治法，與外感不同，不致誤藥殺人，厥功偉矣。然東垣之論，係本其個人之經驗，僅以「飲食勞倦則傷脾」一語立論，未免囿圖吞棗，眉目不清。王安道曰：「勞倦傷飲食傷二者，雖俱爲內傷，然不可混而爲一。難經所謂飲食勞倦則傷脾者，蓋謂脾主飲食，而四肢亦屬脾，故飲食失節，勞役四肢，皆能傷於脾耳，非謂二者同類而無辨也。夫勞倦傷飲食傷，雖與風寒暑濕有餘之病不同，然飲食傷又與勞倦傷不同。勞倦傷，誠不足也；飲食傷，尤當於不足之中，分其有餘不足也。何也？蓋飢餓不飲食，與飲食太過，雖皆是失節，然必明其有兩者之分，方盡其理。節也者，何無不及太過之中道也。夫飢餓不飲食者，胃氣空虛，此爲不足，因失節也。飲食百倍，而停滯者，胃氣受傷，此不足中之兼有餘，亦失節也。」安道之論，可謂透澈。蓋勞倦所傷，因與飲食所傷不同，而飲食又有飢飽之不同也。但勞倦所傷，祇知有勞役過度之病，而不知過於安逸之人，亦足以致病。王孟英云：「太飽則脾困，過逸則脾滯；飢傷而脾餒，勞傷而脾乏。」後人改飢飽勞逸，爲飢飽勞役，不但辨病不明，於字義亦不協矣。夫病之原因雖多，而要不外生理衛生上所偏而已。於榮養系而論，雖皆由於飲食，然飲食百倍，與營

養缺乏，皆能為病。於運動系而論，勞役過度之人，固能為病，而運動缺乏之人，豈能無病乎？昔華陀有言：「人體常勞動，則食物易消，血脈流通，百病不生。」葛洪曰：「善養生者，均齊勞逸。」可知勞逸有偏，均能致病矣。至於七情六慾，均是內傷，但統屬於神經系；然亦無非神經上之憂鬱與過激有偏也。愚以為外感病因之系統，已詳於仲景書中；至於內傷病因，雖發於東垣，惜其系統未甚明晰，故不揣淺陋，謹以經言分配一表。除形寒飲冷則傷肺，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則傷腎，風雨寒暑則傷形……等條，屬於外感外。其屬內傷者，列表如下：



按五勞七傷七情之中，有形體受病，能感及精神者；有精神受病，能影響形體者。神經病與五藏病

互相關係，不能強分，故多從略未載。

萬病一毒說

和田啓十郎

東洞先生在二百年前，喝破治病之一大法則曰：「萬病一毒，以毒攻毒。」是言也，或人多疑之，以爲萬病之發，由於飲食外邪黴菌……等。其原因且不可勝數，安得謂萬病一毒。

由余觀之，毒有二義：一爲外來毒（他動性），一爲內生毒（自動性）。自外來毒區別之，真有如難者所云，爲狀至多，不可縷記。然外來之毒未必能生病，必有內生毒而外來毒乘之，乃發生疾病；是故居同處，食同物，或病或不病者，爲內生毒有無之關係。由此義考之，萬病一毒，爲千古不滅之格言；而今日所稱血清療法，爲最新進步之治術，非卽以毒攻毒之明證乎？

王慎軒按：此說極是。所謂內生毒者，實由細胞調節失宜而生成也。西說謂人之疾病，皆由細胞之調節失宜，與此相合。

人體循環系與神經系發生變化之疾病

沈仰慈

循環系者，運輸血液，以榮養全體之系統也。以心臟為中樞，而動脈管、靜脈管及毛細管屬之。心臟翕張鼓動，以催送血液，行經動脈，分布於各部毛細管；復由各部毛細管，會集於靜脈管，而歸心臟。上下昇降，如環無端，分布養料，吸收廢物，全體各部組織，莫不被其沾濡榮養，以致其效用。此循環系生理作用之大概也。

神經系者，節制諸器官知覺運動之總軸也。分腦髓、脊髓、神經三部。各種神經之一端，必連於腦脊髓，又一端必合於諸組織，故腦脊髓為神經系之中樞；如中央政府，節制各部，頒布命令，而神經纖維為之傳達，傳刺激於中樞，遂命令於各部，以發生知覺運動。此神經系生理作用之大略也。

西洋學者，將人體機管，分為九系統，其實全體官能，不論何種系統，均不能缺少血液營養及神經作用。故各種機管之生活效用，一賴血液營養，一賴神經作用。且神經之能起作用，又賴血液之營養，使無血液，則神經麻木矣。血液之能致營養，又賴神經之調節，使無神經，則血液凝滯矣。我中醫論人體生活，不外氣血，故曰：「氣以行血，血以攝氣。」又曰：「氣，血之帥也。血，氣之宅也。」血為體而氣為用，血是實質，即是循環系之血液；氣無跡象，似為神經系之作用。循環系與神經系，固有密切關係焉。

循環系心臟肌肉翕張之遲速，有神經以節制之。動靜脈管壁之中層，亦有神經以節制其伸縮。血

液流於脈管中，其多寡遲速，繫於脈管之擴張與收縮，而脈管之擴張與收縮，則繫於神經之弛緩與緊張。故血液之循環，胥賴神經之調節；若調節失宜，循環系發生障礙，而疾病作焉。然神經之作用，胥賴血液之營養；若營養失宜，神經系發生變化，而疾病亦作焉。

循環系與神經系，發生之疾病，不可縷指計數，約可得三種現象。

(一)充血 神經被刺激而興奮，則心臟鼓動劇烈，動脈中血行疾速，斯時全體毛細管，均起充血現象。肌膚緊張，全體燦灼，是為發熱。其局部充血者，吾中醫謂之火；如肝火胃火，即局部充血也。又如大腦皮質之神經中樞，血管擴張，血液上升，致頭痛眩暈，顏面潮紅，卒倒神昏，即所謂腦充血矣。

(二)貧血 神經亦衰弱而沉滯，心臟機能微薄，動脈中血行遲緩，斯時全體毛細管起貧血現象。肌膚起粟，肢體振慄，是為寒戰。其局部貧血者，我中醫謂之寒；如胃寒腸寒，即局部貧血也。又如心臟不能輸送適量之血液於腦髓時，致顏面蒼白，四肢厥冷，眩暈卒倒，即所謂腦貧血矣。

(三)鬱血 神經作用沉滯時，靜脈血流行遲緩，全體毛細管起鬱血現象。身體倦怠，四肢乏力，所謂濕蔽清陽，氣機不暢，皆鬱血所致也。

又神經興奮過烈，而起強度之充血，則爲痙攣。神經沉滯過甚，而起強度之鬱血，則爲麻痺。前者中醫謂之燥，後者中醫謂之風。其燥與風相煽，痙攣與麻痺間作，則又神經由興奮而沉滯，由沉滯而興奮之現象也。是故神經系之疾病，有基於循環系者，當以治理血液爲主；如清血養血是也。循環系之疾病，有本於神經系者，當以治理神經爲主；如調氣壯氣是也。中醫治療之術，首重氣血，豈非於神經循環兩系微妙之生理，早有所悟歟？

論瘀血之害

馬伯孫

人體所以能保存不腐爛，而且能生出動作來，全由血液循環全身所致。（動作雖爲神經所使，然而能生他的動作，亦由受了血液營養。）若血液循環系中，偶有一部分成瘀血而障礙，全身必大受影響。茲且舉重要數症，而論其爲害非淺，以及診斷並治法。

（一）瘀血成大動脈瘤之害 大動脈中的管壁一部分擴張，而成大動脈瘤，其大小是不同的，大約不過豌豆頭大小。這瘤的發生，是由於動脈中血行遲慢，及內膜的變化，血液凝固阻塞成爲血塞而成。而造這血塞的血塊，稱爲血栓。（血塞血栓都是西醫界的名稱，就是中醫所說的瘀血；不過他們分得

很明瞭，所以我也這樣分。）這種血栓成了栓塞（瘀）後，有的附着管壁而不動，有一部分游離在血液中，當循環到末梢部分的時候，則成栓塞。但是動脈瘤多生在上行大動脈與大動脈弓，生在下行大動脈的很少。若是動脈瘤漲大，壓迫了旁邊的藏府，各藏府則起障礙，至於所生的症狀，是由藏府而不同的。大動脈弓動脈瘤起漲大，上大靜脈即受壓迫；而且頸部及上胸部皮下靜脈起蛇行狀擴張，以致肺臟被壓迫，而起呼吸困難。若肺藏的左氣管枝受壓迫，則發氣管枝狹窄病。若壓迫了回歸神經，則聲帶麻痺，不能發聲，食管受壓迫，則食入困難，甚至餓死。臂神經或肋間神經受壓迫，則發神經病。所以單大動脈瘤之害，已經如此，而循環系中各部，多能瘀血。故此瘀血爲害，爲全身很危險的病症。

（二）瘀血成癲狂 癲狂的病理，在清朝王清任氏曾經發明過，他說：「癲狂是由於血氣凝滯，腦氣與藏府氣不接。」我們用今世的生理學病理學在解釋，簡單的說，就是循環系因瘀血障礙而得。茲特詳細的說明如下：

腦神經中最長的是迷走神經，這神經是分佈在內藏各藏府中的；但是有一種特別的功用，就是他有制止心動的力量。另外還有一種交感神經，可巧恰與迷走神經相反，牠有一種催進心動的力量。心臟所以能整齊的跳動，不致太快太遲，就是完全這二種神經互相平均的結果；若是這二種神經有

一障礙的時候，心動也就要發生障礙。此病的生成，因為腦部受了大刺激，影響到迷走神經的末梢麻痺。因為迷走神經的末梢麻痺，沒有制止心動的力量，單剩了交感神經去催進心動，所以交感神經是極度的興奮，而心臟的跳動很快。但是交感神經雖是這樣的興奮着，可是心臟不能永久持續時，心肌質就容易發生衰弱，而左心室也無力去噴射動脈血，注入大動脈中；同時右心房亦無力擴張，以致血壓減少，而血行緩慢，至於全身靜脈鬱血，而上大靜脈，與一部分頭部毛細管亦鬱血；此即王清任所說的血氣凝滯。腦氣與藏府氣不接，因之大靜脈由腸胃中所吸收到心臟的營養料不足，而左心室注入大動脈的血液中，營養料當然也不足，那末頭部腦神經也就得不到充分的養料，所以神經就不活潑而至錯亂。由此可知癲狂的原因，是由於循環系受腦神經刺激的影響而成瘀血。若單是腦神經受刺激循環系不起瘀血，則腦神經得血液的營養，仍能漸漸恢復，不致成爲癲狂的。所以治癲狂亦當攻去大靜脈中的瘀血，方可有效；若單治以緩和神經，是無效的。故此病之成，實由於瘀血的爲害。

(三) 瘀血成神經與麻木癱瘓 瘀血造成這種的病症，是因為心肌質衰弱，血行緩慢，而成血管壁局部的瘀血。這種局部的瘀血，雖不如癲狂的大靜脈瘀血爲害的大，然而已能使得血行更加緩慢些；譬如上膊動脈與撓骨動脈中血行緩慢，於是上肢的神經，因得不到充分的營養，就成撓骨神經痛。

尺骨神經痛，或上肢麻木，或痙攣……等症。若是下肢的股動脈中血行緩慢，即成股神經神經痛，或成麻木痙攣，痛引不能走路。若胃動脈血行緩慢，即成胃痛。若面部二側的內顎動脈下齒槽動脈上齒槽動脈血行緩慢，則成三叉神經痛，與牙痛……等症。

從以上的數症看來，就可以知道瘀血爲害之大，差不多人身上所患的疾病，一半倒因爲瘀血的關係。所以當病初起的時候，即應從速斷定，以免遷延不治。但是怎樣才能分別得出，這病是由於瘀血，而那病不是呢？這是極容易診斷的。凡是血管的一部份有瘀血，他一部份血管中必然現貧血的現象，上肢的指甲色彩，往往沒有血色，而現灰白色；週身的皮膚，也現灰白色；舌苔成紫而黑暗，捫之潮濕不乾；脈象現結脈，或尺部現滑脈。若是胸部大靜脈瘀血，寸脈則芫。既然診斷後，斷定是由於瘀血爲病的，那麼就當着手去驅瘀。但是這種瘀血，是因爲心肌質衰弱，血行緩慢而成，所以去治，應當第一步先去瘀血，用桃仁承氣湯加減。（古方驅瘀劑很多，如大黃蘆蟲丸，抵當湯，下瘀血湯，桂枝茯苓丸，當歸芍藥散……等，各有各的用途。茲單桃核承氣湯，不過作一例而已。非謂此湯可包辦一切的，讀者請勿誤會。）因爲桃核承氣湯中的主藥是桃仁，桃仁的功用，照日本東洞翁的弟子卍茅氏所著之藥徵續編云：「桃仁主治瘀血，少腹滿痛，故兼治腸癰，及婦人經水不調。」又湯本求真云：「桃仁係消炎性驅

療藥的解凝藥，兼有鎮效、鎮痛、緩下、殺蟲、殺菌作用。這種的功用，完全是因為能攻瘀而得的。用桃核承氣湯時，可再加琥珀、紅花、丹皮、赤芍……等。去攻去瘀血後，一面更應當用附子去強心，使心肌質強盛，生出他所有的收縮擴張力來，去噴射血液。更用人參充進血運，使血行恢復原狀，而保住常態的速度。這樣心肌強盛，血行速度恢復，則血管中因所瘀住的血既除，即照常通過血行，而去循環週身，營養全身的神經與腦神經。腦神經既得營養，而迷走神經所受的刺激，亦漸漸恢復原狀，而仍去制止心臟的跳動，與交感神經互相使心臟起整齊的跳動，使血液循環週身。而週身神經，因為得了血液的營養，則瘀血所成的疾病皆能全愈。這一篇論文中，有錯誤的處在，須請海內高明者教之。

王慎軒按：瘀血爲病，大廣非常。常見種種奇病怪症，多係瘀血作祟；每投祛瘀之藥，輒有鼓舞之效。蓋因人身全體之生活機能，莫不有賴於血液，一旦停滯而起循環之障礙，則變血塞、血栓，及動靜脈瘤、血管變硬，發爲疼痛、麻木、癱瘓、癲狂、癥瘕……等症；誠如馬君之所論也。且猶不僅如此，凡有瘀血停滯者，其血液已失抵抗菌毒之能力，反適於細菌之寄生繁殖，每致誘起各種傳染病及各種炎症，此亦不可不知者也。

又按：論中謂「用桃仁承氣湯時，一面更應當用人參附子。」似非切當。夫參附雖有強壯心

肌增進血行之效力，但用以治瘀血，僅宜於虛性及遠年之瘀血症，如金匱溫經湯之用人參，以治婦人曾經半產，瘀血久在少腹，以致五十歲而病帶下者；又如千金盪胞湯之用附子，以治婦人瘀血久留胞宮，甚至三十年而久不產者；乃爲用人參附子之適應症矣。若夫桃仁承氣湯，係治實性及新積之瘀血症，祇須攻於通絡，不必強心助血，仲聖不於此方加用參附者，良有以也。

瘀血多在身體左側之新理

湯本求真

古人以左側之病，變爲瘀血，要非全無根據之說也。依解剖學所告，當總頸動脈之大動脈弓起左側者，與動脈弓作爲直角，左側爲鈍角，分岐爲鈍角者，以直角比之，血液易於流入。故其血量血壓及流速，皆比右側強大，故腦動脈栓塞，右側爲少，而常發於左側者，蓋本此理也。又如分岐於腹部大動脈之總腸骨動脈，幾無成角，觀之恰如此動脈終枝，而右側偏有不然，故左側比右側，其血液之流速、壓力、容量皆大，斯又子宮動脈，左側動脈比右側動脈較著，血液之流入液亦多者，此當然之理也。以此左側比右側，其血量既多，故瘀血亦隨之較多也。非獨動脈爲然，即靜脈亦猶是也。何以言之？蓋靜脈大抵皆與同名動脈全相一致者，古人立言，信不我欺也。

王慎軒按：血液之流，尤賴神經之作用。考脊髓之運動纖維，右側多於左側，是則血液之流行，亦必右側易行，左側易瘀，此亦瘀血多在身體左側之一證也。

氣傷痛形傷腫新義

費澤堯

此二句出於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著者若馬蒔、張志聰輩，均爲精確之見解；且連上文寒傷形熱傷氣，併爲一談，義尤晦誤。其謂寒則陰盛，故傷形，形傷則腫；卽所謂寒則凝堅而腫斯作也。熱則陽盛，故傷氣，氣傷則痛；卽所謂諸痛皆屬於火者也。云云。揣其語氣，似乎腫無屬熱，痛無屬寒者矣。然觀該篇下文，有熱勝則腫一句，可知腫之非盡屬於寒也。又考舉痛論云：「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血不通，故卒然而痛。」是可知痛之因，又非盡屬於熱也。何先哲不察，謬然下註，竊爲所不取焉。夫寒傷形熱傷氣與氣傷痛形傷腫四句，文雖聯續，意則殊分，斷不能併爲一談。要之上之傷形傷氣，不過揭陰陽以類相從之義而言，殊不重要；所重要者，在下二句；因腫與病不獨爲外科上之主要徵候，卽內科上亦大有關係，其原理自不能不明。敢貢一得之愚，就正於諸同志。

氣傷何以致痛其所以致痛者，非直接係於氣傷，乃間接係於氣所養之神筋傷。（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見素問生氣通天論。）西醫謂痛由神經受傷，故某神經分布之部發痛，即名之曰某神經痛，其義實與中醫暗合。（蓋中說所謂神，即西說之所謂知覺神經；中說之所謂筋，即西說之所謂運動神經。詳義可參閱山西第六期醫學雜誌拙作，茲不累贅。）然何以不曰神筋傷痛，良以神經受傷，即氣受傷，譬如神筋忽受暴力之壓迫，或受他種之影響，陽氣隨之而挫鬱，由是疼痛起矣。惟其神筋中有陽氣運行以養之，故能有疼痛之感覺，否則如解剖屍體，雖加以刃鉗，毫不覺痛，斯時脈與筋固猶是也，乃氣絕失養耳。然則經所謂氣傷痛，不亦宜乎？

形傷何以致腫？其所謂形者，非統指形身而言，乃指形身一部分而言。所謂一部分者，即淋巴管血管是也。淋巴管所以通行淋巴液，血管所以通行血液，其或管壁破裂，滲液於外，或受壁受擠而緊逼，液體凝結而不得通，均足成腫。尤以淋巴管受傷為最多，靜脈管次之，動脈管則鮮也。故腫之原理，簡言之，水分之溢聚而已矣。然又何為而有氣腫之名詞？蓋要為間接而非直接者也。試思氣為虛體，無孔不入，吾人膚腠間均有疏理，氣何致為腫？惟先有水分之潴聚，乃得阻其氣行而為腫也。故凡腫而兼病者，即間接傷及神筋，阻其氣行也。腫而不病者，乃純屬水分之潴聚也。是可徵氣腫之說不可恃。

昔張志聰有言曰：「氣無形故痛，形有形故腫。」粗視之似乎語簡而該，細辨之則似是實非也。想閱者諸君，當能了解。顧拙見亦不敢自詡爲精確無遺，所希同志再加考研，或能匡我不逮，尤所感盼。誠以醫理複雜淵博，本非其他科學可比，個人腦力，斷不能盡其窮也。

王慎軒按：中醫之所謂氣，實卽神經之作用，故西醫謂痛由神經，而中醫謂氣傷則痛也。我人形體之中，惟淋巴管與血管遍佈全身，體積最大，故淋巴管與血管之水液停聚而爲腫者，稱爲形傷腫也。

論急逆虛實之四種病態

和田啓十郎

急逆虛實，用以名病之四種狀態。不知四態，則不能論病症；故古人立此四名，以爲立法之標準。凡病順行者爲常，急逆者爲變，失常而疾行者曰急，失常而逆行者曰逆。古人之論此，以氣爲主，其言曰：「夫氣常欲昇騰發散，是其性也。然氣乘水血，昇而不降，則爲逆；降而不昇，則爲急，皆失常之狀也。」蓋氣之所在，以裏位爲中心（根本），內位爲領域（經路），表位爲終末（門口）故也。

凡急逆之變，雖有發於諸種疾病初期者，然多爲治術不與自然病勢相應所起之變態症狀；例如

赤痢、疫痢、熱毒下痢……等，起病之初，病原菌所釀成之病毒，充滿於腸內，宜先之以通利劑，掃盪腹內之鬱毒，而後以調利劑作後療法，乃爲至當之順序。若不先掃盪病毒，而惟下痢之是恐，先防遏之，則死於腹滿熱盛苦悶之下，是卽由逆治致逆症者也，故名曰逆。此時之逆症，與實症相一致。

又如痢痢、五更瀉、二陽合病下痢……等，起於胃腸運化不足，非起於腸內聚積病毒者，宜乎冷者溫之，熱者散之，以藥劑鞏固胃腸，爲至當之治法。然若謂不掃除腹內之病毒，則病根不盡，宜下劑以清廓之，則其痢益急，莫知所止，死於肉脫厥冷困憊之下，此卽由誤治致急症者也，故名曰急。此時之急症，與虛症相一致。

先哲以虛實稱精氣，虧不足者謂之虛，盈有餘者謂之實。虛由於病毒，實亦由於病毒。以余觀之，當攻而攻，則病毒去而精氣不衰；不當攻而攻，則精氣空虛，病毒益盛。故虛者爲攻其所不當攻，以致精氣虛耗，非病毒虛耗之謂也；實者爲不攻其所當攻，以致病毒充實，非精氣充實之謂也。

例如腸窒扶斯病，表症已去，僅存裏症，肌熱熾盛者，爲病毒充實於裏之證，宜攻裏。若以肌熱在表，宜攻發汗解熱之劑，則雖一時稍效，然病在表虛，不免於衰弱，苟其始卽用攻裏之劑，不僅不使表虛，且有掃清裏毒之效矣。要知急逆虛實，非普發病之常態，皆誤其治法所生之症狀也。古實所以設此四態

以論病症者，欲醫者不誤治法，而其既因誤治有此等變態者，速爲救變之策耳。

以上皆轉輯自王慎軒君中醫新論彙編。

病理公例

楊如候

(一)營衛

凡病之來，未必遽及藏府，而氣血先受之。然氣之先有衛，血之先有營，蓋氣血其體，營衛其用也。營衛維何？皆穀之精氣也。人生受氣於穀，化生營衛。衛由脈外行，所以衛外有排泄舊物質之作用；營由脈中行，所以營內有輸運新物質之功能；此二者，皆所以職司新陳代謝也。其交會之點，則在微絲血管。經所謂「谿谷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者也。衛至此由脈外而滲入脈中矣，營至此由脈中而滲出脈外矣；此西人稱微絲血管爲物質交換之場也。衛則除除泄舊物於皮膚外，餘則吸收所有廢物以入脈中，上運至肺，呼出濁氣，以與營會，而生新物質焉；經所謂「營衛生會」者也。下運至腎，則濾去廢質，而藏精胞中，以與營會而生新物質，此又經所謂「營衛之所留止而生變化」者也。故營衛者，所以職司新陳代謝，氣血因之調和。若一失其功用，則各經各藏各府之血氣，即有所改變，以傳達於腦，腦即蒙其

障害，而先表示其病機。故凡病之來，頭目不爽，精神減少，此其大較也。

(一) 氣血

前篇詳言營衛，若夫由衛及氣，由營及血，則病重矣。西人論病，專主血病；中醫論病，則兼及氣矣。實則氣血二者，不可偏廢也；如入用力時，方其運動也，氣先至焉，氣至而血隨之矣；又如入運思時，方其凝注也，氣先聚焉，氣聚而血從之矣。故人當某一部肢節經脈藏府發現功用時，此一部之功用加多，他一部之功用必減少，血氣之多少，即因之失其常度，而不得其病，是即疾病之根源也。故病有虛實二種：何謂實？血氣過多之證也。何謂虛？血氣缺少之證也。有全體俱實，全體俱虛者，則由於稟賦也；有此藏虛彼藏實，此藏實彼藏虛者，則由於氣血之運行也。故病之提綱，不外虛實兩大綱。

更進而言之，氣實而強，斯氣有餘也，則化爲火，火性炎上，而血之上行者必多；氣虛而弱，斯氣不足也，則凝爲水，水性就下，則血之下行者必多。上行之血多，則下行之血少；上行之血少，則下行之血多；故病有上實下虛，上虛下實之證焉。

論病因

同前

凡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履中含和，固無所謂病也。病之來也必有所因，無病無因，一病一因，此中西醫界之所公認也。故欲知其病，當先究其因。仲景金匱要略分病因為三：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因。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三者，居室金刃蟲獸所傷。後陳無擇三因論亦分為三：以內因為七情所發，自藏府形於肢體。外因為六淫，起於經絡，舍於藏府。不內外因為飲食飢飽，呼吸傷氣，以及虎狼毒蟲金瘡壓溺之類。此我國醫哲所分之病因也。在西醫則謂致病之原因有二種：一為外因，（又曰誘因）凡包圍人身以外之萬事萬物，無不可為外因之作用；若日光空氣土壤飲食物……等，固皆為生活上所必需，然設其性質分量忽起變化，害及生活功用，病症遂緣此而至。其最甚者，莫如微生物，足為傳染病之原因也。二為內因，（亦曰素因）謂人體內部素質薄弱之謂也。此西醫自蓋倫氏以來所分之病因也。西醫於上述兩種病因外，又有所謂絕對病因者；如器械之暴力，高熱電氣，金屬性及植物性毒物之過度刺激屬之；即我國所謂之不內外因也。病因既具，疾病遂生。然僅有外因而無內因者，亦可無病。內因著而外因微者，必易生病。設有甲乙二人，同受寒氣，甲有內因，故即感冒，乙無內因，故仍無恙。風寒，外因也；易患感冒之體質，內因也。又設有丙丁二人，同受暑熱，丙有內因，故即發痧，丁無內因，故卒如常。暑熱，外因也；易於發痧之體質，內因也。推之凡百病症，莫不皆然。至是而無病無

因，與一病一因之說可以明矣。

論風

同前

風者何氣也。氣曷爲成風？曰：由於熱。日行南陸，空氣熱漲而上升，北方之空氣入而補之，是爲寒風；日行北陸，空氣熱漲而上升，南方之空氣入而補之，是爲溫風，此言其常也。及其變也，暴寒暴熱，空氣激盪，飛沙走石，是爲暴風。若其微者，穿空過隙，中人尖利，是又賊風之謂矣。人身一小天地，殆亦猶是。心火藏也，肝風藏也。風火相煽，斯各藏各府之氣不平，彼此相乘，此內風之所由作也。故陰陽應象論曰：「暴氣象陽。」此所謂陽者，換言之，卽熱之謂也。熱極則風生，故又曰：「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斯則暴風也，疾風也，類也，故暴氣亦得以疾風名。以疾風名暴氣，斯經不啻以一言點睛也。故外風之作也，則迅疾剽悍，天地暗塞，內風之作也，則昏瞶眩眩，神經錯亂。風有外風內風，知此義而後可以讀全經之所謂風。

病從口鼻而入

同前

西人謂空氣中含有微生物，具植物性者名之曰黴菌，具動物性者名之曰微生物。人生致病之媒，多緣此從口鼻而入，每歲斃人無數。我國自古雖無微生物之說，而病從口鼻而入之理，先賢早見及之。丹渡氏醫賸所敘仁濟直指云：「暑氣自口鼻而入，凝之於牙頰，達之於心胞絡，如響應聲。」此暑自口鼻而入也。吳岷升麻葛根湯考云：「冬月應寒而反大溫，民受其溽厲之氣，名曰冬溫。非時不正之氣，由鼻而入，故亦就鼻而塞之。」此冬溫疫氣並自鼻而入也。又太無神朮散考云：「山嵐瘴氣，謂山谷間障霧，溼土敦阜之氣也。濕氣蒸騰，由鼻而入，呼吸傳變，邪正分爭。」又醫學全書云：「瘴氣之病，東南兩廣，山峻水惡，地溼漚熱，春秋時月，外感霧毒，寒熱胸滿少食，此毒從口鼻入也。」此瘴氣自口鼻而入也。廣筆記云：「傷寒溫疫三陽證中，往往都帶陽明者，以手陽明經屬大腸，與肺爲表裏，同開竅於口。凡邪氣之入，必從口鼻，故兼陽明證者獨多。」此陽明病從口鼻而入也。張錫駒傷寒直解云：「霍亂者不從表入，不涉形層，大都從口鼻而入，直中於內，爲病最急。」又云：「痧者即天地間不正之氣，濕熱重蒸，從口鼻而入，不吐不瀉，腹中絞痛，俗所謂絞腸痧是也。」此霍亂及痧並自口鼻而入也。沈明宗金匱註云：「中惡之證，俗謂絞腸痧，即臭穢惡毒之氣，直從口鼻入於心胸腸胃藏府也。」此中惡從口鼻而入也。諸書所載已如此。若夫吳又可瘟疫論所云：「傷寒之邪，從皮毛而入；瘟疫之邪，從口鼻而入。」此則盡人

皆知矣。然則我國當閉關時代，西術尙未輸入，而先賢已悟得病從口鼻而入之理。但察病無精巧之器，故第名之曰邪氣，名之曰厲氣，是已知空氣含有毒素，但未能實見其形，故云然爾。斯亦奇矣！

四時外感伏氣之研究

同前

按四時之病，皆有外感伏氣。經云：「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脇，長夏善病洞瀉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痹厥。」此即指四時外感而言之。又云：「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此即指四時伏氣而言之。訖仲景先師，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鑪藥錄，并平脈證爲傷寒雜病論；而於傷寒論太陽篇中，闡明外感之所由起；（指中風傷寒而言）於少陰篇中，闡明伏氣之所由發。（指溫熱而言）（如傷寒論所載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啖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此仲景揭出伏氣二字，異於外感示人以舉一反三之例。是伏氣之原理，著於內經；而伏氣之明文，出於仲景。大凡四時之病，由於伏氣而發者，約分爲兩大界限：冬月所伏之邪，以春夏爲一界限；夏秋所伏之邪，以冬月爲一界限。伏之日淺，所發尙輕；伏之日久，所發必重。竊嘗準此以察看近今冬令病症，頗與內經「秋

傷於濕，冬必欬嗽。」之文適合。參以喻氏嘉言所補「秋傷於燥」之說，（經言秋傷於濕，不言秋傷於燥；喻氏補之，洵岐軒功臣。）則一燥一濕，尤足賅括近今冬令所發現病狀。初起惡寒發熱頭痛咳嗽者，居最多數，輕者病數日而愈，重者往往以致不起；其間病情複雜，要不外外感，伏氣兩層。若係外感風寒，遵仲景治傷寒法；中風用桂枝湯，傷寒用麻黃湯，誠屬正當。但天氣亢旱已久，人身之氣化亦燥，設有裏熱見證，雖表邪略見一二，而裏證已具八九，斯當詳慎酌用矣。至於伏氣，有因夏季及秋月伏濕伏燥而發者，檢閱方書，惟三衢雷少逸辨之最詳。其言曰：「秋分以前，濕土司令，凡人先傷乎濕，濕氣內踞於脾，當時未發，至冬而發為痰嗽者，其脈必見弦滑，或見微緊，右寸關必較餘部不調。胸次不舒，痰白而稀，口不作渴。此皆秋濕伏氣之見證也，理當治脾。秋分以後，燥氣主事，凡人先傷乎燥，燥氣內侵乎肺，當時未發，至冬而發為乾咳者，其症脈沉而勁，舌白薄而少津，咳逆之痰，（即有痰亦清稀而少）喉間乾痒；迨燥氣化火，脈轉沉滑或沉數，咳劇則震動血絡，吐紅咽乾喉痛短氣諸證以作。此皆秋燥伏氣之見證也，理當治肺；甚則肺腎兼治。」雷氏所論若此，而揆之近今所發現病狀，頗有可舉以相證者。勿論其他，試以舌色證之。其有舌苔白滑而膩者，此即由秋濕伏氣而發之見證；其有舌苔白而舌底紅，則純赤者，此即由秋燥伏氣而發之見證。故近今惡寒發熱咳嗽之證，其由於外感風寒者，尚不難表散而愈。若由於

伏氣，則藏伏已久，傳變最速，傳之經絡，而由經及絡，邪向外透，爲鼻衄、頰腫以及皮膚肌肉發露斑疹……等證。此之謂外潰，治之得法，不日痊可。經所謂「連經則生也」。傳之藏府，而由府及藏，邪向裏陷，如喘息、抽掣、厥逆，以及下利、血水……等證。治即得法，不熱、咳嗽、身挽、救經，所謂「入藏則死也」。故起之中惡，寒發，看似平常，而其中有外感焉，有伏氣焉。伏氣之中，又有伏濕焉，有伏燥焉。倘起於病之初，辨之不明，以至傳病之後，死生倏之天數，則吾輩之過也。

論人身氣化應時

同前

近世醫學趨重實驗，時日之說，殆近於悠謬之談。余讀史記曰者傳五行太一諸家所云時日吉凶，言人人殊，昔賢早嗤之。今之醫家，不信時日，誠無足怪。然四時晝夜之道，病人實潛與感通，其中自有至理，非沾沾以干支生尅言也。綱目云：「凡病以五歲時日占病愈甚極準。」錢仲陽深得其理，學者宜究心焉。彙而輯之，亦古法之遺也。

(一) 人氣一日之流行——丹經云：「凡人身之氣流行，每子時自左腳心湧泉穴陽循左尺腹脇手而上，至頭頂顛門而止；午時自頂門循右手腹脇足而下，至右足心而止。」

此論人身元陽之氣，一日之中，左升右降，是坎離爲陰陽消息也。

(一)陽氣一日之盛衰——經云：「陽氣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又從一日之中，分析陰陽，則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天之陰，中之陰也；鷄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人亦應之云云。」

此論人生衛陽之氣，一日之中，且出暮入，是朝暮爲陰陽消息也。蓋人生之陰陽，猶天地之陰陽，其在四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一歲中一大循環之消長也。其在一日，平旦生，日中隆，日西虛，是一日中一小循環之消長也。人生一小天地，故應之。

(二)經氣一日之循環——人生呼爲陽而應天，呼出心與肺；吸爲陰而應地，吸入腎與肝；一呼一吸，榮衛相隨，而脈道以行，故人之呼吸，息息與天地相通。扁鵲云：「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沖氣是也。」然則脈道之行，本於呼吸，而其行也自中焦始，然後播諸百脈，各以時次焉。爰備述於左：

黃時注肺 「肺經手大陰起於中焦，下絡大腸，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手次指，內廉出其端。」

考太陰本藏經絡，每朝寅時從華蓋旁胸乳上中府穴起循臂下行至手大指外側少商穴止，傳乎陽明大腸。

卯時注大腸 「大腸經手陽明起於手大指次指之端內側，循指上廉，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上挾鼻孔。」考手陽明大腸卯時自少商穴起，循臂上行至鼻旁迎香穴止，傳足陽明胃。

辰時注胃 「胃經足陽明起於鼻交頰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其支者入大指間出其端。」考足陽明胃辰時自迎香穴交於眼下承泣穴，上行至額角頭維穴，對人迎循胸腹下至足大指次指厲兌穴止，傳足太陰脾。

巳時注脾 「脾經足太陰起於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其支者從胃上膈。」考足太陰脾巳時在足跗上衝過，交於足大指隱白穴，循腿腹上行至腋下大包穴止，傳手少陰心。午時注心 「心經手少陰起於心中，入掌內，入小指出其端。」考手少陰心午時大包交與腋下極泉穴，循臂下行至小指內側少衝穴止，傳手太陽小腸。

未時注小腸 「小腸經手太陽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其支者入耳中，別頰上抵鼻

至目內眥，斜絡於顴。考手太陽小腸，未時自少衝交於手小指外側少澤穴，循肘上行，至耳前聽宮穴止，傳足太陽膀胱。

申時注膀胱。「膀胱經足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者，從臑內左右別下循京骨，至小指外側。」考足太陽膀胱，申時自聽宮穴循頭頸下背腰臀腿，至足小指至陰穴止，傳足少陰腎。

酉時注腎。「腎經足少陰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其支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注胸中。」考足少陰腎酉時自至陰交於足心湧泉穴，循膝上行至胸膈府穴止，傳手厥陰心包絡。
戌時注心包絡。「心包絡經手厥陰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膈，循小指次指出其端。」考手厥陰心包，戌時自臑府交於腋下乳後一寸天池穴，循臂下行至手中指端中衝穴止，傳手

少陽三焦。

亥時注三焦。「三焦經手少陽，起於小指次指之端，循手表腕至目銳眥。」考手少陽三焦，亥時自中衝交與小指次指外側關衝穴，循臂上至耳門穴止，傳足少陽胆。

子時注胆。「胆經足少陽起目銳眥，入大指歧骨內出其端。」考足少陽胆，子時自耳門交

與目銳眥腫子膠，循頸耳側脇下行，至足小指次指端外側竅陰穴止，傳足厥陰肝。

丑時注肝。一肝經足厥陰起足大指聚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上入肺中。一考足厥陰肝，丑時自竅陰交與足大指外側大敦穴，循膝股上行至乳旁一寸半，直下一寸半，期門穴止，復上襲肺。

此十二經脈之所繇始終也。經云：「凡人手足，皆有六陰脈三陽脈，以合爲十二經脈。手之三陰，從胸至手，手之三陽，從手至頭；足之三陽，從頭至足，足之三陰，從足至腹。」絡脈傳注，周流不息，故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肺者，所謂中焦取汁，受氣變赤謂之血者是。繇是而播於百脈，以次相注，至厥陰肝而終，復還注於手太陰肺。其氣常以平旦爲紀，以漏水下百刻，晝夜流行，與天同度，終而復始也。

(四) 藏氣一日之感應——經云：「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陰。通於夏氣。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當陽中之少陰。一肺在十二經中爲太陰，然在陰分之中當作少陰。」通於秋氣。腎者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太陰。一腎在十二經中爲少陰，然在陰分之中當作太陰。」通於冬氣。脾者罷極之本，魂

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此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以爲至陰之類，凡十一藏，皆取決於胆也。」

一日分四時法（五分之分朝晝暮夜四季）

肝通於春氣，當（朝）甲乙寅卯。

心通於夏氣，當（晝）丙丁巳午。

肺通於秋氣，當（晡）庚辛申酉。

腎通於冬氣，當（夜）壬癸亥子。

脾通於土氣，當（四季）戊己辰戌丑未。

此言藏氣於四時相通也。是以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以人生之陰陽，參合天地之陰陽而謹調之，盈虛消息與天合度。順之則元氣通暢，反之則形乃因薄。

（五）病氣一日之慧甚——經云：「朝則人氣生，病氣衰，故且慧。日中入氣方長，長則邪勝，故安。夕

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於身，故甚。其有相反者，必以藏氣所不

勝時甚，以所勝時者起也。順者爲工，逆者爲粗。」

脾病平朝慧，下晡甚，夜半靜。

心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

肺病日映慧，日出甚，下晡靜。

肺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

腎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

此言藏氣以所不勝時甚，以所勝時者起也。如肝病不能勝申酉時之金氣，木受金尅也；至辰戌丑未而起者，起於所勝時也。（木尅土）心病不能勝亥子時之水氣，火受水尅也；至申酉而起者，起於所勝時。（火尅金）脾病不能勝寅卯時之木氣，土受木尅也；至亥子而起者，起於所勝時也。（土尅水）肺病不能勝巳午時之火氣，金受火尅也；至寅卯而起者，起於所勝時也。（金尅木）腎病不能勝辰戌丑時之土氣，水受土尅也；至巳午而起者，起於所勝時也。（水尅火）故良工順天之時。脾病且甚，補脾瀉肝；肺病晝甚，補肺瀉心；肝病夕甚，補肝瀉肺；心病夜甚，補心瀉腎。其病之起，可與之期。若不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理者，不可以爲工矣。

(六)熱度一日之弛張——西醫測器有檢溫器，所檢之處：一，腋窩；二，直腸；三，陰道；四，腔口之舌下。平常體溫平均爲攝氏三十七度，在三十六度五分，乃至三十七度五分之間，而於晝夜時間亦略有變動，於午前二時乃至六時之間，體溫最低，自六時後漸次昇騰，於午後五時乃至八時體溫最低之間，概爲半度，此測平常之體溫也。至於疾病之關係，低至二十五度則危矣。昇至四十四度五六是謂高最熱，去死不遠矣。我國古無檢溫器，而以手按測熱度高低淺深，何時爲甚，用以識何藏之病焉。是亦診治上之一助也。歷代名醫多詳述之。

肝病發熱肉下骨上，寅卯尤甚。(瀉青丸，人生白散。)

心病發熱在血脈，日中則甚。(瀉心湯，導赤散，硃砂安神丸。)

脾病發熱在肌肉，遇夜則甚。(瀉黃散，三白湯。)

肺病發熱在皮毛，日西則甚。(瀉白散，甚者，涼膈散。)

腎病發熱在骨，兩手足心如烙，亥子尤甚。(滋腎丸。)

此言古有按法測熱高低淺深，甚在何時，而知爲何藏之病也。李東垣氏曰：「肺熱者，輕手乃得，微按全無，日西尤甚，其證咳嗽寒熱飲水，右頰先赤，是其徵也。心熱者，微按之，皮膚之下，肌

肉之上，熱在血脈也，日中尤甚，其證心煩，心痛，掌中熱，目眇，或壯熱飲水，額先赤，是其徵也。肝熱者，按之肌肉之下，至骨之上，寅卯爲甚；其證四肢煩擾，胸脇滿悶，便難，轉筋，多怒，多驚，筋痿不能起床，左頰先赤，是其徵也。腎熱者，按之骨分其熱，蒸手，亥子時甚；其證骨酥如蟲蝕，困難不能起床，頰下先赤，是其徵也。脾熱者，輕手按之不熱，重手按至骨又不熱，不輕不重，在輕重之間，熱在肌肉也，遇夜尤甚；其證怠惰嗜臥，四肢不收，無氣以動，鼻上先赤，是其徵也。薛氏又申其義，謂：「寅卯辰時熱而力盛，飲水者，肝經實熱也，用柴胡清肝散熱，而力怯飲湯者，肝經虛熱也，用六味地黃丸。巳午時熱，心經也，實則導赤散，虛用祕旨安神丸。申酉戌時熱，肺經也，實則瀉白散，虛用祕旨保脾湯。亥子丑時熱，腎經也，用地黃丸。」至王肯堂虛實之辨，尤爲中竅，面赤氣粗，口燥唇腫，作渴飲冷，大小便難，或掀衣露體，煩啼暴叫，伸體而臥，睡不露睛，手足指熱，此實熱也，宜表下。面色青白，恍惚神緩，口中虛冷，噓氣輒弱，喜熱惡寒，泄瀉多尿，或乍涼乍熱，怫鬱驚惕，上盛下泄，夜則虛汗屈體而臥，睡而露睛，手足指冷，此虛熱也，宜調補。

(七) 熱度一日之順逆——西人論熱度，謂人體中所含酸素，起一種燃燒作用，卽中國所謂營養相干，陰陽相勝也。常以一日晝分夜分間，辨其順逆，而卜病機之吉凶焉。

晝熱行陽二十五度。

夜熱行陰二十五度。

平旦發熱，熱在行陽之分，肺氣主之。

日晡發熱，熱在行陰之分，腎氣主之。

此以熱行分陰陽也。按先哲有云：「百病晝則增劇，夜則安靜，是陽病有餘，乃氣病而血不病也。夜則增劇，晝則安靜，是陰病有餘，乃血病而氣不病也。晝則發熱，夜則安靜，是陽氣自旺於陽分也。晝則安靜，夜則發熱煩躁，是陽氣下陷入陰中也。晝則發熱煩躁，夜亦發熱煩躁，是重陽無陰，當急瀉其陽，峻補其陰；夜則惡寒，是陰氣上入於陽中也。夜則惡寒，晝亦惡寒，是重陰無陽，當急瀉其陰，峻補其陽。晝則惡寒，夜則煩躁，飲食不入，名曰陰陽交錯，死期速矣。」

以上各篇均轉輯自楊如候先生之靈素生理新論。

37-6221

